武俠世界

逢二進一（獵王小五子故事集）

東門白・著

兩個大戶、一個土匪頭子、一個「醫卜雙絕」、一個鄉團總教練和一個保安隊隊長，詭謀奪產，自相殘殺，動作火爆、生死纏綿。最後到底誰是「逢二進一」的得主？主角小五子會給您滿意的答覆。

$4.00

第25年
11
革新號

編者話 「逢二進一」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這個書目很別緻而且也新奇，題材和人物俱以民初時代爲背景，故事講述當年一宗龐大詭謀奪產奇案，其中牽涉人物甚多，包括當地兩個大戶、一個土匪頭子、一個江湖術士、保安隊長、鄉團總教練等等……他們各展奇謀，務求達到目的，更番自相殘殺，鬥個你死我活，可惜……到頭來誰是「逢二進一」的得主？看過本文，主角小五子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　　＊＊　　＊＊

「五毒天羅」今期雖然結束，但黃鷹先生另一新篇「虎穴」即期又告刊出，愛好黃鷹作品讀者們切勿錯過。至於馮嘉的司馬洛故事「覇王過關」今期亦告完結，他的另篇「死亡牌局」，將在下期起隆重刊出，愛閱打鬥動作小說讀者，到時敬請購閱。

＊＊　　＊＊　　＊＊

不愛管人閑事的大俠傅雨生，下期在「觀海觀」湖海驚魂錄故事裡又被迫管起閑事來了。事緣由於三個青年夜遊觀海古觀引起了一連串痲煩和怪事，事後幸爲乘雲道長所救，其中眞相，耐人尋味。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8.11

第25年

第11期

（總號12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獵王小五子故事

一進二逢 醫卜双絶

東門白·文
可飛·圖

馬團練大義滅親

自古以來，這兒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歷代的兵燹浩刦，對這些具有無比韌性的百姓，並未產生決定性的嚇阻作用，甚至乎還在這戰火不斷，燬了重建，建了又燬的夾縫中，崛起了兩家大戶，鎮北的姓徐，鎮南的姓段，鎮南鎮北各據一方。

他們的財富像滾雪球，越滾越大，徐家經營銀樓起家，分佈在各市鎮的分號，約在三十家之譜，當然還有別的生意，段家經營當舖，大約也在三四十家之譜，他們兩家明爭暗鬥，又互相標榜，任何一家新開了一家分號，另一家必然亦步亦趨，絕不落後，所以這鎮上發生任何一件較大的事故，幾乎都和徐、段兩家有關。

就拿眼前這件「出紅差」的事兒來說吧，不也和這兩家有關連嗎？此鎮總團練馬志宏的姪子馬長鳴，與土匪勾結，搶刦徐家的銀樓，雖也得手兔脫，但馬團練大義滅親，竟予扣押，交給附近的保安隊，由保安隊大隊長莊雄呈報上級，批准就地正法，今天傍晚在鎮西河套上執行鎗決。

民初「出紅差」（殺頭或鎗斃人），大多還和民前差不多，先貼出告示，以朱筆勾銷了死囚的名字，然後由軍方派出處決班，也就是劊子手，押着死囚遊街，以收警惕作用。

有的死囚巳是魄散魂飛，幾乎要兩個人架扶着才能走動，也有少數的視死如歸，沿途大聲叱喝着：二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有的甚至於還能唱一段「黑頭」——金少山的「霸王別姬」。

而今天的死囚馬長鳴，他沒有唱，也沒說二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却沿途數說他的叔叔鐵面無私，其實是冷酷無情，矯枉過正。他那聲嘶力竭的呼叫聲，在晚風中顫抖着：「志宏叔……要不是我爹自幼把你帶大，你哪有今天？我不過是受人蠱惑，一時糊塗，又是初犯……你根本不致慮……給我改過向善的機會……馬志宏，你的心是什麽做的？」

有些鄉民尾隨在後面看熱鬧，對於馬志宏的斷然決定，十分折服，因爲馬長鳴在鎮上太不像話了，先不說這次搶刦，就以素日強奸婦女，敲詐勒索及仗勢淩人來說，鄉民巳恨得牙根癢癢的，所以後面那些看熱鬧的百姓大多爲被害者或其家屬。

這條河在雨泛期是有三五十丈寬，但在秋冬枯水之季，就只有二十丈左右，且河中露出一些鵝卵石，湍急的河水流下去，好像千百人在鼓掌表示馬志宏這次鐵腕作風，大快人心呢，一口薄棺早巳停放在刑場的沙灘上。

出紅差的行列到了河套沙灘上，天巳經暗下來，看熱鬧的人站在五七十碼外。

馬長鳴巳跪在沙灘上，還在嚷嚷着：「馬志宏……你對不起我爹我娘……你沒有良心……」

處決班巳在死囚犯後面約六七步外一字排開，每人一支「漢陽造」，班長站在一邊揮揮手，班中走出一名士兵，邁出五七步，揪下犯人衣領中插的牌子，丢在一邊。

然後退後三步，單膝跪地，子彈上膛，托起長鎗。

來看熱鬧的人，主要是看這一刹那，鎗聲響起，犯人仆下，鮮血濺起，要是射擊後腦，又是炸子兒的話，腦袋瓜子會開花，但此刻，大多數的人，却又別過頭去或捂起了眼睛。

「砰——砰——砰——」鎗聲撕裂着夜空，看熱鬧的鄉民望去，馬長鳴巳經倒下，劊子手收鎗轉身，向班長敬了個禮。

這工夫看熱鬧的人，巳經很快地離去了，因爲他們怕「處決班」拉夫要他們掘坑埋人，現在沙灘上只有「處決班」的人，河中鼓掌的聲音更加清晰了。

這工夫班長下令掘坑，長鎗架起，有的掘坑，有的去抬屍體，另外班長又派出一人，來到不久前鄉民看熱鬧的沙丘上四下張望了好一陣子，這才回來報告：「報告班長，都走了，連一根人毛也沒哩！」

班長低聲道：「看清楚了嗎？可不是鬧着玩的！」

「不會的，班長，百姓們怕拉夫，鎗一響，人倒下，他們就緊三火四地走人哩，這河套刑場一帶，日頭一下山，就沒有人敢來了。」

天巳經完全黑了下來，班長點點頭，仍叫那名士兵到那沙丘上去瞭望，他自己却走到棺邊，向棺中的屍體道：「小馬，出來吧，別裝蒜哩！上面交待，千萬不可回鎮，馬上照原訂計劃遠走高飛……」

這工夫棺中躍出一個人影，向班長一抱拳，道：「吳班長，一切遵辦，後會有期……」眼看他向河中走去，河中央最深處不過水深及腰，約盞茶工夫，人影巳消失於彼岸了。

而在這河套上，不久又增多了一座新墳……。

× × ×

夜深了。

山風捲起枯草在荒徑上打轉。這是山野中一條蜿蜒小徑，五七里內沒有人烟，馬長鳴埋頭疾行。

上面交待，今夜他要趕百里路，絕對不能遇上熟面孔，現在他才走了不到二十里路，現在，他忽然瞇起眼睛，手打涼篷，向小徑前方打量，隱隱約約，似乎有個人擋住了去路。

天上雲層很厚，能見度很低，那的確是一個人站在那兒，是在小解嗎？應該不會，小解應該面向路旁，不會迎着路的。再走十餘步，他確定是個人擋住了去路。

馬長鳴是個練家子，一般的護院那兩套他還看不上眼，所以吃了一驚之後，冷冷一笑：低聲道：「什麼人？」

「自己人！」這人的語氣很平和，似乎沒有敵意，可是他知道，在這荒徑上擋住他的去路，絕對不會是好朋友。

「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在下爲什麼不認識你？」

這人身材頗高，看來似很年輕，不會超過三十歲吧？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你不就是鄉團總練的姪子，也是團練的助手馬長鳴嗎？」

「你……你認錯人了，嗯？你……好像是……」

年輕人道：「知道就好，又何必提名道姓的，按理說．你應該是已經死了，埋在河套上的亂葬崗中哩！」

馬長鳴一字字地道：「既然我已經死了，爲什麼你又把我當作了馬長鳴？」

年輕人道：「俗語說：常走夜路必遇鬼，我八成是遇見鬼囉！」

馬長鳴到此，已不必再遮遮蓋蓋，冷峻地道：「大少爺，看來是你們祖上無德，合該斷後了……」

「嘿……」青年人道：「馬長鳴，你們以爲這一手很高明對不對？」

「媽的！我就是馬長鳴，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不是我把你怎麼樣，而是我拆穿了這件『轅門斬姪』的戲之下，你會對我怎麼樣對不對？」

「對了，你這小子在死前明明白白地，姓馬的超渡的孤魂野鬼不知有多少，又何差你這一個。」

「對對！馬長鳴，今夜你必須玩命，這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

馬長鳴已經撲了上來，可是他對自己的信心在接了五七招之後，已打了一個對折，對方不但招術精，速度快，力道也猛，對於時間的估計，方位和角度的拿捏都恰到好處，「蓬啪」聲中，馬長鳴中了一拳一掌，又一腳掃砸在他的腿彎上。

「卜通」一聲，馬長鳴單膝跪地。

在這瞬間，他忽然想到了一個赫赫有名的傳奇人物，已經拔出了藏在小腿上的七首。

這次他的攻擊是快猛無儔的，在他的記憶中，從未像今夜用盡了全身百骸的本能。

可是對方的攻擊似乎不按傳統，根本無法臆測，這也正是他絕非敵手的原因。

就在他掃出三刀在收刀時刀尖向內的瞬間，像天外飛來的一腳，正中刀柄，刀自胸腹之間進入，連柄都不見了。

青年人喃喃地說道：「把空棺埋在河套上，當你需要一口交貨的時候却又沒有哩……」

× × ×

夜風在屋脊及電綫上嗚咽嗥叫，天空一片黝黑，似在爲殺人越貨的匪徒預佈逃亡的烟幕。

這天深夜，段家最大的一家衆利當舖被搶，居然還開鎗打死了一名武師，「畢啾，畢啾」的步鎗夾雜着格格的「手提式」一聲，百姓們幾乎可以猜到，被刦的不是徐家必是段家。

第二天不到晌午，兼營飲食茶點及客棧的太白居，已經滿座，議論紛紛，但不久來了一男一女夫妻檔或者師徒什麼的，男的操南胡，女的唱着「打牙牌」。

這個男的醜極，元寶頭，羅圈腿，招風耳朶，雷公嘴，一套藍粗布夾衣褲有幾處補綻。

女的十八九，二十郎當歲，長頭髮大眼睛，一套醬紫色竹布褲褂緊裹着那窈窕身段，粉脂不施，清新宜人，隆翹的屁股蛋兒吸住了大部份人的目光。

有個楞小子點了一曲「十八摸」，在衆人哄笑中那賣唱的大閨女害臊沒有唱。

可是大閨女這一曲也夠瞧的：「……天上無雲雨不落……金蓮雪白沒人握……哎喲喲！金蓮雪白沒有人握……」有人瘋狂地叫好，像是雪白的金蓮有如清蒸全鷄端上了桌面，這麼一來，衆利當舖被刦的事，也就暫時沒有人談了。

叫好聲突然由寥落而停止，原來是馬總團練鐵樁似的站在門口，他的黑色細布夾襖的扣子全敞開，隱隱可見胸脯上的茸茸黑毛，一臉汗漬，腰間板帶上掖了一支「九連珠」。

誰都知道，他在這檔口是最頭痛也最可憐的時候。

「一大早，你們就在這兒鷄毛子喊叫地幹什麼呀？」馬志宏走了進來，大閨女的小調戛然而止。

「隊長……您多關照，」大閨女說：「小女子和外甥逃荒到貴地來，手頭不大方便，想張羅點盤纏……」

「逃荒的？叫什麼名字？」

「我叫崔蓮，我外甥叫巴豆！」

「媽的！什麼名字不好叫，端叫個毒藥的名字？」

元寶頭的小子哈着腰道：「其實巴豆要是適量的用，不也是一味瀉藥嗎？」

「你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從汶上來的，到濟南府去。」

「昨天晚上你們在什麼地方？」

崔蓮說：「昨天晚上大約八點到了鎮上，住在如歸客棧……」

馬志宏說：「離開本鎮的時候，要到俺那兒去說一聲，知道了沒有？」

崔蓮說：「知道了，老總！」

馬志宏掃視着其餘的茶客和食客，說：「昨天晚上衆利當舖被土匪搶了，還殺了一個護院的，有沒有人看到了土匪的長相，用的是什麼像伙？」

這工夫，二禿子開了腔，他是段家跑腿的，說：「總練，你這不是白問嗎？土匪開鎗明搶，除了苦主之外，誰敢出來看熱鬧，既然沒有人敢出門，晚上黑不里黝地，誰知道土匪是馬長臉還是鴛鴦眼，至於用的是什麼傢伙，就是你總練吧，穿了近二十年的二尺半，光憑聽聲音，能聽出是『捷克式』還是『大金鈎』嗎？」

馬志宏望着二禿子，說：「他奶奶的！聽你的口氣，倒像是對當時的情況挺清楚似的。」

二禿子甜着臉，說：「總練，您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段家淌了事，你却在這兒涼快！到我的隊部來一趟！」

兩人上了街，二禿子說：「去就去，又不是沒見過……」

「二禿子，你到太白居喝茶以前在什麼地方？」

「去找江鐵嘴，江半仙。」

「找他幹什麼？」

「段家這一年遭了好幾件倒楣的事，老爺說是流……流什麼不好……」

「流年運氣是不是？」

「對對，老爺正要找他算一算流年運氣……」

馬志宏冷冷一笑，道：「他奶奶的，你是剛剛從『醫卜雙絕』江怡齋那兒來的嗎？」

二禿子面色微變，「嘩啦」一聲，在馬志宏衣袋內放了三塊大洋，說：「老總您是幹什麼的，我二禿子有幾根骨頭，哪能瞞得了您？」

「哼，你說，衆利當被搶，今天一大早你就往徐家跑，就連附近百里之內都知道，段、徐兩家不大對頭……」

二禿子的反應不慢，母狗眼一翻，搔着白皚皚的頭皮，說：「這檔子事兒，還希望老總別張揚開去。」

「到底是什麼事，看你這份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鬼畫符眞不少哩！」

嘻嘻一笑，二禿子說：「還不是爲了一個『毛桃』……」

「哪個『毛桃』呀？放心，俗語說：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只要和俺的職責無關，你儘管說。」

「老總，還不是徐家的丫頭小菊。」

「就憑你呀？」

「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小菊他爹半身不遂，她娘前些日子又犯了氣喘，我送了她五十塊大洋，八月節晚上，我們在徐家的草寮中……」

「啪」地一聲，馬志宏拍了二禿子肩胛一下，說：「豬八戒進瓷器店——粗人玩細活，他奶奶個熊，眞有你的！」說完揚長而去。

二禿子暗暗跟着，眼見馬志宏去了白寡婦那個方向。

這會兒，太白居就更熱鬧吧，崔蓮和巴豆一拉一唱，儘是風流小調，屁股蛋兒像篩子似的，把一些食客和茶客迷得暈惚惚地。

這工夫「醫卜雙絕」江怡齋邁着方步進了門，拍了掌櫃的肩胛一下，說：「掌櫃的，你們寶號允許這種低俗的小調在這兒演唱……」

「這……這……江先生，聽說這是兩個逃荒落難的人，不過是暫時落腳，籌措點盤纏！」

「其實我才不管，我只怕砸了你這塊招牌。」

掌櫃的急忙阻止兩人唱下去，且領先大開善囊，於是有不少的客人掏腰包，不過也有兩個無聊的上去搭訕，問她「關門」要多少錢？

崔蓮和巴豆出門而去，還瞪了江怡齋一眼，巴豆還恨恨地說：「假道學！」

江怡齋到此鎮也不過是一年左右，由於精通醫卜，聲名鵲起。尤其是徐、段兩家大戶，都想延攬他成爲「御用」的醫卜顧問，只是江怡齋自稱一向逍遙慣了，一概婉拒。

這時有個衣着華麗，看來聰明外露的青年人在門外張望，掌櫃連忙顛着屁股迎出來，說道：「段少爺，您是吃茶還是找人？」

「馬老總來過沒有？」

「來過又走哩！」

此人正是段大戶的獨子段飛，聰明能幹，聽說能爲他老子出一半的主意，少年得志，難免意氣飛揚，說：「孫掌櫃的，小號衆利當昨夜出事，而家父又出了遠門，頭都大了！這工夫哪有時間泡茶館？」

段飛正要扭身，忽見江怡齋也在這兒，哈哈腰道：「江先生也在這兒？」

「段少東請進來小坐。」

段飛的架子十足，對江怡齋却不敢，就走了進來，孫掌櫃的親自拉好座位，送上了茶點。

「段少東，昨夜土匪搶了衆利當，損失不輕吧？」

「江先生，不瞞你說，損失慘重。」

江怡齋咀角噙着一抹哂意，說：「看少東的氣色，正在行運……」

「江先生，小侄即使氣色尚佳，也不能代表……」

江怡齋淡然說：「令尊外出，段家事業由你掌管，你就能代表一切，你的運氣自與段家事業息息相關了！」

「此刻小侄方寸已亂，還請先生指點迷津。」

江怡齋再次打量他一陣，說：「少東，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度，文王取人以色。這正是古人觀氣色而判流年的開始。按少東的氣色，兩月之內，應該掌握大權，也可能有一筆意外之財……」

段飛似懂非懂，却不動聲色，說：「江先生，段家事業少有成就，乃家父競競業業，勤儉持家所致，這『意外之財』，似有違朱子治家之道。」

江怡齋哂然說：「俗語說：人無外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況且這筆外財，兩廂情願無愧於心，何違朱子治家之道？」

這工夫又來了一個年輕人，英氣勃勃，雙目烱烱有神，乍見江怡齋，立即進入，抱拳說：「江老伯，小姪正在找您。」這正是兩大戶之一的徐家大少爺徐步雲。

他長年在外，回來不過一個月左右，所以鎮民對他就沒有對段飛那麼熟悉了。

「坐下來，步雲。令尊還好吧？」江怡齋張羅着讓座，孫掌櫃的親自沏茶端點心。今天兩位小財神爺齊臨太白居，掌櫃的感到十分光采。

徐步雲嘆了口氣，說：「家父又不太舒服。」

「你不說我也知道，」江怡齋說：「令尊的身胚太差，事業心又重，我會盡力而爲的。步雲，這位是段飛段少東，認識吧？」

徐步雲抱拳說：「鎮南鎮北，那有不認識之理？」

段飛只是淡然點點頭，沒有說什麼。態度十分倨傲。

江怡齋說：「步雲，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

「那我就先走一步……」他付了三人的茶資，這工夫門外來了兩個人，矮的在

前，高的在後，矮的說：「掌櫃的，有沒有房間？」

「有有。」孫掌櫃的說：「貴客要前樓上的還是要後院的？」

這矮瘦之人說：「只要清靜就好。」

「那就是後院的好哩！……」孫掌櫃的取來了旅客登記簿，陪笑說：「貴客請別介意，由於本鎭發生過搶案，保安隊和總團練決議，自今天起，凡是住店的貴客一律要登記。」伙計巳取出登記簿，把筆交給他。

「既是上面交待下來的，自應照辦：…」這矮瘦的人接過筆，在登記簿上的姓名及其他欄中寫着：孫七、三十一歲、河北南宮人、路過……

那知寫到這裏，後面那個較高的年輕人奪下他的筆，在登記簿上寫着：江阿根，二十八歲、上海人，又在「來此事由」欄內寫了個「玩」字。

然後把筆丟在櫃枱上，嚷嚷着說：「掌櫃的，給阿拉來個三鮮炒麵，十個包子，四兩燒酒……」扭頭一看，剛來那個瘦矮的客人一邊在擦手上的墨汁，一邊在打量着他。

江阿根眼一瞪，說：「怎麼？不認識呀？拆那！」

「媽的！」孫七猴眼一瞪，說：「幹嗎裂牙裂嘴地，踩着你的尾巴嗎？」

「欺生！想打架啦？好格！到外面來！」說着就擄胳膊捥衣袖。

孫七（就是「臥底擒龍」中的孫七。）冷蔑地一笑，說：「你八成是欠揍，一副挨揍的架子……」

江阿根一拳搗來，孫七閃開，還了一脚，兩人拳來脚去，都用的是莊稼把式，江怡齋和徐、段三人相視苦笑。

掌櫃的在一邊搓手，說：「兩位貴客，快不要打了！都是出門在外嘛！又何必爲了一兩句話就臉紅脖子粗呢？再說馬老總也交待過，最禁打架滋事……」

江阿根一收手，就衝着孫掌櫃的說：「馬老總是什麼東西。阿拉愛幹啥就幹啥！掌櫃的，帶阿拉到房間去。」

徐步雲在門外見糾紛已經結束，馬上離去。不久江怡齋和段飛也出了太白居，段飛說道：「江先生，徐老先生是什麼症候？」

「你們兩家不大和睦，有些話我本來不便說的……」

「先生不便說就算了！」

「其實一個人生了病，就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也是辦不到的，是不是段少東？」

「是的，江先生……」

「嗨！哲夫兄的脾氣不大好，相當痲煩……」

所謂「相當痲煩」，有理由相信是十分嚴重的，段家的人自然希望大對頭的病「藥石罔效」。段飛說：「以先生的高超醫術，難道還不能……」

「段少東，你聽過『藥醫不死病』這句話吧？」

「是……是的，江先生。」

「我觀察步雲的氣色，三月之內他可能『丁憂』……」

段飛發出一聲深沉的太息，人在極度興奮時，往往也會發出嘆息吧？兩人分了手，江怡齋轉入了一條小街，二禿子迎面走來，看了四下無人說：「先生，我該作的事都作了！」

「很好，巴狗。」

「先生，我哥哥巴豆和崔蓮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江怡齋好像耳呆重聽，沒吭一聲匆匆走了。

在此同時，馬志宏自白寡婦的後門內走了出來，才走出二三十步，停下來點了一根烟捲兒，一個丘八快步追了上來，低聲道：「馬老總……」

「啥事？」馬志宏緩緩前行，猛吸兩口烟。

「隊長派小的來報告您，長鳴的屍體被本隊派出巡邏的弟兄發現了……」

馬志宏被一口烟嗆住，大聲咳嗽着，說：「在什麼地方，距河套有多遠？」

「不太遠，才二十里左右，腹腔中有一柄匕首，是長鳴自己的……」

「遺體呢？」馬志宏嗓音沙啞。

「莊隊長指示今夜要弄開河套上那個墳，把長鳴的屍體裝入棺材，再原樣埋好，老總以爲如何？」

「俺又能如何？他奶奶的……」淚光閃閃地，說道：「會是誰幹的？段家還是徐家？」

「這，小的就不知道了！隊長說，旣然長鳴兄的事已被人揭穿，要特別小心！也交待了『野豬』暫時別到鎭上來了！」

馬志宏沒有再說什麼，就匆匆地離去了。

×　×　×

江怡齋爲徐哲夫切過脈，還詳細問了一陣子，然後開了個方子，告辭出來，而徐步雲也一道出門去抓藥。

「師兄……」徐步雲低聲說：「眞有那麼回事兒？」

「二禿子不是在事後的第二天早上來過？」

「是啊！不過他的話是否靠得住？」

「放心！絕對可靠。這種事由一個大亨做出來，不但是你，相信十個人九個都不會信。」

「師兄是說，那次搶刦，匪徒亂放槍，還打死了段家衆利當舖的一名武師，不是來搶，而是來送『貨』的？」

「不錯！不但這一次，前幾次也是如此，『野豬』這股土匪，大約有三五百人，專門打家刦舍，匪徒們個個都有毒癮，所以開銷很大，就必須不斷地到處作案。搶來的金銀財寶不能隨身携帶，單一部份他們自己人瓜分，約有一半送來，存入段家的當舖之中。」

「這……這簡直太絕了！晚上衆利當舖內外鎗聲大作，誰都會以爲是那家當舖被刦了，而事實却正好相反。」徐步雲說：「師兄，段家如此富足，何必再和土匪勾結？再說，『野豬』搶了財物，爲何不自己化用而和段家勾結？」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江怡齋說：「第一是段林的出身也不大好，大概早巳認識了『野豬』。要想完全擺脫『野豬』也辦不到。另外，『野豬』要在附近百里內打家刦舍，如果和保安隊沒有默契，那成嗎？」

徐步雲一愣，道：「師兄是說，保安隊隊長莊雄也是一丘之貉，和他們一鼻孔出氣？」

江怡齋笑笑說道：「這有什麼稀奇？保安隊吃土匪，土匪也需要保安隊的掩護呀……」

江怡齋走後，徐步雲怔怔地望着師兄的後影發愣。他們雖是師兄弟，但却暫時瞞着人，這是江怡齋要求的，他記得師父私下說過，師兄很聰明，雄心也很大。

師兄的確很聰明，他來此一年不到，巳混了個「醫卜雙絕」的雅號。據他所知，師兄在醫道方面，的確有兩套，卜的方面師父從未說他有過人之處。

×　×　×

傍晚，日頭西沉，炊烟四合，徐家大門外來了個化緣的出家人，頌了一聲「無量壽佛」！門房還沒開門，只聞門外的出家人又說：「今天晚上吃餑餑，明天早上哭哥哥；今天晚上吃餃子，明天早上哭嫂子。」

司閽人一愣，開了門，却見一個道士打扮的人，巳匆匆到了街角，好快的動作，由徐家大門外到街角，至少也有七八十丈以上。

司閽人也是個退休的武師，覺得這位道士有點怪，旣要化緣，爲何只說了兩句話就走了呢？立即全力追到街角，那知道道士巳經不見了，再追踪幾條街都不見影兒。

司閽人返回閉上大門，仍然搖頭幌腦地納悶自語着：「眞邪門！看來絕不是什麼好路數……」

「老劉，你在說什麼？」有人在他身後說。

劉德全回過身來，哈腰說：「少爺，沒……沒有什麼……」

「不會吧？」

「少爺，剛剛有個道士……」他說了一切。徐步雲心情沉重地想了一會，說：「也許是你聽錯了吧？」

「不，少爺，我相信一個字也沒有聽錯。」

「什麼事？」徐哲夫站在二門之內，似乎巳聽到了一切，徐步雲走了過去，說：「爹，請到屋子裏去談吧！」

父子倆進入客廳，徐步雲本來是不想把這事告訴父親的，那會使父親担心。自北伐成功，軍閥都巳下台，沒下台的，也沒有往日作威作福的派頭了。所以有些人以爲徐家失去了一些靠山，其實徐家之起家，並非倚賴軍閥。在當時，徐家和一些聲勢顯赫的大軍閥有來往，那只是錦上添花而巳。

「步雲，是什麼事啊？」

「爹，您也別操心！反正怪事會經常發生的。一個道士在門外化緣，說了兩句莫名其妙的話……」

徐哲夫聽了，面色驟變，踱了一會，說：「步雲，跟我來，看看你大伯和大媽去……」

徐宅共三進，徐覺夫是老大，他們兄弟一直沒有分家，這是因爲老大夫婦一直沒有個孩子，且夫婦情感極好，夫人勸徐覺夫納小，他一直不答應，他說，如果命中註定無後，納妾也是一樣。

反正他們夫妻以爲，老二有後，由姪子步雲來繼承他們這份財產，肥水不落外人田，有什麼不好，因而夫婦二人在最後一進大院中靜養，蒔花弄鳥，唸經拜佛。

父子二人來到後進，徐覺夫夫婦剛用過晚飯，正在品茗聊天。徐哲夫幾乎每天都來問候，兄弟、叔嫂間也不客氣，夫人說：「你們爺兒倆一起來倒是難得呀！」

「大媽，」徐步雲說：「妳培養的那一株『金玉滿堂』怎麼樣哩？」

「步雲哪！蘭花可眞難侍候！這棵『金玉滿堂』枯了根葉子！」

「那還能算是『金玉滿堂』嗎？」

「當然不是囉，步雲，你來看看，年紀輕輕地能愛花，也是一件好事。」夫人帶他往花屋走着，說：「只是經常出門，一去就是年兒半載的，家裏有這麼多的事業，不在家帮帮你爹，我眞不知道你在外面幹什麼？」

「大媽，我在家裏躭不住，只是出了門又不免想念大伯、大媽和我爹。」

「看你這孩子！旣然想念我們，又何必往外跑？再說，我們都這把子年紀了！還能在一起聚多久？」

「大媽，看妳的身子骨，至少能活一百歲！」

「噢……噢！看你……那不是成了精哩……」老夫人眞開心，尤其是和這個未來承繼他們的遺產，要爲他們披蔴戴孝的姪子在一起的時候。

此刻徐氏兄弟兩人正在品茗交談，小丫頭很會泡茶。也善解人意。是徐步雲在衆多丫頭之中爲大伯和大媽挑選的。

「哲夫，不知道爲什麼？這兩天心神一直不寧。」

「大哥，有什麼心事嗎？」

「昨天晚上作了個怪夢，你大嫂出嫁，而我却和她同乘一個轎子抬出大門以外，却又不是我自己娶親……」

徐哲夫聽說，要是作夢娶親是吉利的，出嫁則不好，因爲一個是轎子往裏抬，一個是轎子往外抬。可是他並不迷信這一套。說：「大哥，荒唐夢我也經常作，何必爲這種事煩心？」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徐覺夫說：「我們兩個足不出戶，一向又與人無爭，不會有什麼事的，我聽小翠那丫頭說，段家又被土匪搶了？」

「是的，大哥，土匪不像話，保安隊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要是都能像馬總團練那樣公事公辦，大義滅親就好了……」

弟兄兩人在唏噓，夫人和徐步雲也在唏噓，一夜之間，她那株寶貝似的素心蘭「金玉滿堂」竟然又枯了三四根葉子，看樣子會繼續枯下去的。

她對這株蘭花細心照料，無論如何也不該如此，記得有一年冬天，由於一時疏忽，保護不週，一夜之間枯了兩葉，她也哭了兩天。

現在這情況比那次更嚴重，但夫人却沒有哭，只是流了幾滴淚，且把花拿了來，說：「覺夫，你看……」

徐覺夫知道妻子是如何疼愛這株蘭花，他說：「怎麼？忘了澆水？」

「你想我會嗎？」

「要不，會不會是施肥過量？」

夫人搖着頭，其實徐覺夫也以爲妻子不會如此，有時妻子會半夜披衣而起，去照料她的花，徐哲夫父子安慰夫人好久，才懷着沉重的心情離去。

徐步雲還特別指派一名武師，入夜要格外注意後進院落的安全。

× × ×

在客棧房間內，崔蓮正在爲巴豆縫褲子，因爲褲襠破了個洞，冷颼颼地往裏灌風。崔蓮說道：「巴豆，給姑奶奶倒杯茶來。」

巴豆倒是很殷勤，端上一杯，她一口喝了，說：「再來一杯！」

巴豆說：「崔蓮，妳可眞難侍候！」

「難侍候？哼！有人想來侍候我，我還不要呢！」

「莫非妳對我巴豆有意思了？」

「你呀！下輩子和閻王爺打個商量，別讓你長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還不說，褲子破了，人家總團練拿話點你，你居然還……」

「哦……哦……我想起來了！」巴豆拍着自己的後頸說：「無怪馬志宏說我的『旱烟咀』露出來了！當時我沒聽懂，又說我的『命根子』露出來了！原來是指這個……」

崔蓮掩着嘴笑，她比他大一歲，他拿她當姐姐看待。這工夫副團練吳凱走了進來，這小子裂着兩顆大銀牙，笑起來就有一副輕薄相，順手就要閉上門。

崔蓮說：「吳老總，不要關門！」

「天黑了！有點冷，關起門不是暖和些？怎麼？還沒有出去吃飯？我請崔姑娘吃飯吧！」

「謝了！吳老總。有什麼貴幹？」

「妳是知道……」一雙色眼在她身上掃了一下，說：「鎭上發生了搶案，一直還沒抓到兇手，吃我們這碗飯的，不能不窮忙豁，尤其是初來乍到的外鄉人……」

「原來老總是公事。」

「窮忙豁罷了！人家拉來數十號人槍明幹，得了手還會留在鎭上嗎？」

「老總既然知道，又何必到這兒？」

「話又說回來！土匪雖然胆大包天，連段大戶都敢搶，而且還不只一兩次，內行人心裏有數，這鎭上必有內應。」

「這話也對，不過，如有內應，必是對本鎭很熟的人，應該不會是初來的外鄉人吧？」

「對是對，也不全對！這內應要是太熟的人，也有壞處吧？」

「什麼壞處呀？」

「比喻說吧！要是本鎭居民作內應，天長日久，終有一天會洩密的，所以陌生的人還是要多加提防……」吳凱坐在炕緣上，探着頭看她縫褲子。

「聽老總的話風，似乎我們兩個賣唱的也有嫌疑了？」

「這……這倒不一定！只是我爲了應付公事，又不能不來。」壓低聲音，說：「有句體己話兒，不能不說，自我第一眼看到妳，嘻嘻……」

「怎麼啦？」

「就他娘的像三九天的蘿蔔——凍（一動）了心哩！」往上一湊，就像要啃一口似的。

「喲……老總，我不過是個逃荒賣唱的，何必拿人窮開心？」

「崔大妹子，你可別這麼說，在本鎭上，大閨女小媳婦何只千百？看着『癢眼』的除了徐家的表小姐李妙玉和另外一個小家碧玉金粉之外，就數着妳哩！」毛手毛脚地去摸她的大腿，崔蓮順手用針在他手背上一刺，他急忙縮回手。

「姑娘，妳可眞狠心！」吳凱吸吮着手背上的血珠。

「老總，我們可是正經人，沒有事兒你就請便吧！」

「崔姑娘，妳可要酌量點，爲了應付段大戶，鄉團總部也可能抓幾個嫌犯應景，我一句話……」

「怎麼？生殺予奪？」

「就算不是生殺予奪呢？麻煩總是免不了的。」

「老總，區長最近下了一道命令，擾民者可以糾舉，情形較重者絕不寬貸！況且馬老總能大義滅親，他才不會胡亂抓人哩！」

「這……崔姑娘，我吳凱不識字，可不知道什麼區長的命令。」

「噢！老總不識字，我可以唸給老總聽……」她自桌上取過一張皺皺的紙，整了一下，唸着：「……爲顧及百姓安寧，地方官吏，及鄉團組織，一概嚴禁擾民，重者可處以極刑……」

可能「極刑」二字他不大懂。此人本是段大戶主人段林的捏脚小厮，的確不大識字，當初成立鄉團時，就按插在總團練手下，也算按了一步棋。這工夫又在她的胸前大施祿山之爪。

這次被刺的是手心，尖叫了一聲跳下炕來，這工夫巴豆走了進來，說：「吳老總，你嚷嚷什麼？」

吳凱說：「娘的！我要把你們一起帶回去！」

巴豆冷笑，說：「有樣東西你倒可以帶回去，不過我要先問問看，府上有沒有荷包？」

「荷……荷包？」

「是啊！這麼粗大的旱烟袋，哪能不配上個大荷包？」還向胯下指了指。

崔蓮笑得前仰後合，吳凱氣得像個刺蝟，向巴豆撲去，巴豆往外退，到了走廊的梯口處，巧妙地伸腿一絆，「咕咚咚」聲中，吳凱翻下樓梯，巧的是褲襠處涼颼颼地，伸手一摸，褲襠摔破，「旱烟管」也差點露了出來。

吳凱正要上樓算帳，崔蓮拿着那張破紙，說：「吳老總，所謂『極刑』，就是指殺頭或槍斃的。」

吳凱呲着牙說：「要不是總部還有事，操你格沒牙的老妹子，不把你打成扁的就跟你姓……」

吳凱走後，巴豆說：「崔蓮，妳手中那張破紙是什麼玩藝？能把吳凱嚇走？」

「是一張包大餅的紙，上面印的是千字文，吳凱把它當作了區長的命令！」兩人相視大笑。

× × ×

江怡齋的診所門前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昂然而入，說：「先生就是『醫卜雙絕』？」

「不敢，在下江怡齋。貴姓？」

「賈。」

「治病還是問卜？」

「想知道過去一年半及未來一年半的流年休咎。」

「請賈先生寫下生日時辰。」

姓賈的字還眞不賴，鐵劃銀鈎，力透紙背。江怡齋爲他列出了四柱，說：「賈先生，君命辛巳、丁酉、辛丑。天干兩辛，而地支又全會金局，初運乙未、甲午、火木並旺，骨肉如同畫餅，六親似如浮雲，『名利』二字，自不顯揚，但去年運交癸巳、壬辰兩運，干透水，友拱合金，自有意外之財，然否？」

姓賈的頗爲動容，但笑而不答。

江怡齋擲筆說道：「如果在下所測不靈驗，江某從此不再幹這營生而欺世盜名了……」

姓賈的說：「先生名不虛傳……」

江怡齋又說道：「但癸巳、壬辰運交之後，先生若不急流勇退，年內必犯『血光』！」

姓賈的陡然一驚，說：「先生請進一步說明。」

江怡齋說：「禍福無門，由人自招，修心可以補運。江某言盡於此。」

姓賈的臉色變化不定，說：「江先生，在下還想請敎。」

「能答則答，請勿勉強。但星相卦卜，其本意無非是使盈者有所足；進者知所止；頑者知所廉；懦夫知所立。先生儀表堂堂，目前却被小人環伺，猶豫不決，先生未來吉凶，仍取決於先生自己。」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姓賈的說：「先生說過去一年，有筆小財，不知先生可能估其大概數目？」

江怡齋閉目想了一會，說：「約在七八千大洋之譜。」

姓賈的激讚不已，說：「先生眞神人也。去年夏秋之交，小可腹瀉，由於是單身，弄髒了大衣，又住在黃河邊，漏夜到河邊洗滌，邊洗邊聞，看看是否尚有餘臭，那時正好有兩艘大風船泊在附近，兩船船首各站了一人，同時以一手伸出三指，在下更加茫然，最後他們又伸出四指，且用食拇二指圈成圓圈，事後才知道那代表大洋。可是當時在下仍然不解，只好搖頭。」

江怡齋笑笑說：「君之財運來矣！自然兇險隨之，唯兇險渡過，財運即至。」

姓賈的說：「正是如此。船上放下舢舨，上有五人，上了岸，各拔出匕首一柄，摟頭便劈，尚幸在下學了幾天工夫，把他們一一折服，爲首之人立即抱拳說：閣下既爲有心人，見者有份。今夜當派人送上土產一份，請示尊址。在下當時糊裏糊塗地說了地址，天亮時，果然有二人托一木箱至，說是說好的數字，即請哂納，並請當面點清，也好回覆命。我打開木箱一看，竟是大洋八千，正是那兩人各伸四指的數字。這才知道那是走私船，當時我邊洗邊聞那褲子，他們以爲我嗅出了裝滿兩船的硫磺氣味……」江、賈相視而笑。

賈某說：「先生神算，在下深受感動，當記取先生忠言，修心補運，趨吉避凶！至於在下來此的目的，諒先生已瞭然於懷吧？」

江怡齋說道：「可是鎭南的大戶請來的……」

「是的，先生。在下今夜就走，後會有期……」深深一揖，告辭而去。

這工夫巴豆鬼魅似的出現在門外，打量一下走了進來，說：「老江，我踩過那太白居剛來的兩個傢伙的綫，一個叫孫七，一個是你的一家子，叫江阿根，這傢伙十足是上海癟三，成不了氣候，至於另一個，比較深沉，也不像是什麼够斤兩的人物。」

江怡齋笑笑說道：「看人不可以從正面去看，就像看你一樣，你的頭從側面看，形同元寶，但從正面看，却像是一頂僧帽！」

「江老怪！你可別轉彎罵人，要不是我師兄派我們來帮助你……」

江怡齋揮揮手，因爲這工夫門外附近傳來了步履聲，江怡齋揚聲說：「巴老弟，本鎭風氣一向良好，自你們來了以後，下流小調一唱再唱，一時蔚成風氣，在閭里街巷之中，經常聽到孩童模仿，甚至扭腰擺臀，敗壞風氣，莫此爲甚，如不立刻收斂一下，在下可要請馬總團練把你們驅逐出境哩！」

「是……是的，江先生。」巴豆苦笑說：「怎奈茶客十九愛聽風流小調，酒罷飯餘，藉此消遣，也不傷大雅，難道先生所治之病，所卜的流年，都是藥到病除，應驗如神嗎？」

「只要儘力而爲，即可無愧於心！」

巴豆指着自己的鼻尖，說：「你給我看看流年如何？」

江怡齋向剛來的五個人點點頭，說道：「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先不說別的，你一出此門，可能就有個小災難！」

「媽媽的！我巴豆才不信這份邪啦……」像頭野牛往外衝，一不小心，被門檻絆倒，摔到門外去了。

江怡齋道：「怎麼樣？巴豆？江某的陰陽八卦還湊合吧？」

巴豆罵咧咧地走了，五個陌生人十分折服，爲首之人還豎起大拇指，說：「果然是盛名不虛……」

這工夫其中一人把一塊「因公外出，休業一日」的招牌在門外一掛，立刻閉上大門，甚至連第一道門也在內插上了。

江怡齋面色一變，說：「五位，這是幹什麼？」

爲首的絡腮鬍子大漢說：「江怡齋，你號稱『醫卜雙絕』，請算算看，你的大限還有多久？」

江怡齋顯得手足無措，道：「朋友們，江某與五位素昧平生，如有得罪之處，不妨言明，江某也好向各位賠罪！」

爲首之人道：「不妨告訴你，你這老小子在此鎭上，左右逢源，兩面討好，但據說你和徐家關係不同……」

江怡齋道：「沒有那回事兒，只是在下不願爲一家所用而開罪另一家罷了。」

「呸！」爲首之人說：「江怡齋，今天晚上你得認命！」揮揮手，兩個左右包抄撲了上來，那知內間竄出一人，面紮青巾，說道：「媽拉格巴子！你們還有王法

嗎？」

為首之人沉聲說：「你是什麽人？」

怪人說：「我只是一個過路人，風聞江先生是『醫卜雙絕』，特來造訪，剛才正好來到門外附近，看到你們掛牌閉門，知道事有蹊蹺，就自後面翻了進來……」

為首之人冷冷一笑，說：「報上名來，一併超渡你！」

「聽說過東北的小白龍嗎？我是他的弟弟小黑龍……」

為首之人說：「你認了吧！」再次揮手，四個部下一齊撲上。那知此人的腿上功夫奇絕，有時柔軟如麵條，有時又硬如銅棍，升騰頓挫完成了二十三腿的狂攻，幾聲慘嚎，四個人紛紛摔出，鼻青臉腫。

為首之人攻勢凌厲，加上四個鼻青臉腫的漢子，非同小可，江怡齋在一邊連連搖手說：「快！快住手……這要是出了人命……江某怎麽交待……？」

這工夫四個漢子又一個個被踹踢出去，為首之人勉強支持了三個照面，腮邦子上被蹴了一腳，此人一打招呼，四人自後面竄了。

江怡齋說：「師弟，你這『蟠龍腿』又有進境了……」

徐步雲扯下面巾，說：「師兄，小弟和你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師弟，你可別這麽說，記得師父說過，我們二人都很聰明，但若論其聰明，師父說到這裏就沒有說下去，依師兄猜想，那下文是指你更聰明些！」

徐步雲說：「師兄，我就是活到你這年紀，也混不出『醫卜雙絕』之名，你說我聰明還是你聰明？」

江怡齋說：「師弟，馬長鳴的屍體已被保安隊發現了！」

「他們會不會告訴馬志宏？」

「也許會，我們應該大胆地懷疑馬志宏和他們保安隊，以及土匪頭子『野豬』是一伙的。要不，這齣假槍斃，眞放人的醜劇，難道是保安隊自導自演，沒告訴馬志宏？」

「對，師兄，這個馬志宏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由於鎗斃人是保安隊經手負責，保安隊和馬長鳴勾搭，瞞着馬志宏，也不無可能。」

「當然，那種事也不能說絕對不會發生，但以馬志宏這個老油條的經驗來說，要把他架空，蒙在鼓裏，似乎不大可能。」江怡齋說：「師弟，回去時要小心點，別讓人看到你，我們的師兄弟關係，最好能繼續保密下去。」

醫卜雙絕　左右逢源

本來又在唱風流小調的崔蓮和巴豆，聽說江怡齋和馬志宏聯袂而來，立刻改唱了平劇，崔蓮居然唱黑頭「天霸拜山」的竇爾墩和黃天霸她都包辦了。

江怡齋和馬志宏站在門口，馬志宏點點頭說：「這個賣唱的還眞有兩套，什麽秦腔，河南墜子，風流小曲幾乎是樣樣通、江先生你聽聽，反串竇爾墩，居然能唱出腦後音來，還眞他奶奶的有兩下子。」

江怡齋說：「既然他們不再唱那些傷風敗俗的小調，也就不必驅逐出鎭了。」

此刻已是酉時末，也正是江怡齋和徐步雲在江的診所中分手之後不久。這時孫掌櫃的迎了出來，蝦着腰說：「江先生，馬老總，請進來坐坐如何？」

兩人還沒回答，身後傳來了另一人的口音，說：「孫掌櫃，你先別拉客，在下是奉段爺之命，請江先生去一趟的……」

江怡齋說：「褚總管，有什麽事？」

褚文達說：「八成是哪裏不舒服？」

孫掌櫃的說：「既然是段爺有請，我就不客氣了，馬老總您請進，孫某為您泡一杯雨前龍井……」

除了段林的至親好友或親信，進了段家的大門，都有幾分危險性，江怡齋自然知道這一點，尤其是他。

可是江怡齋並不放在心上，這理由似乎很單純，因為他是「醫卜雙絕」，或者另有原因吧？

段家大宅佔地六七畝，還不包括宅外的晒穀場在內。

江怡齋在待客室，褚文達入內通報，一個小廝，大約十六七歲，長得細皮白肉，唇紅齒白，要是穿上女人衣裳，比女人還好看，他正在為段林捏脚。

「來了？」

「是的，段爺。」

「依你看，江怡齋這個人……」

「段爺，表面上看來，此人是脚踩兩條船，左右逢源，不偏不倚，其實……」

「有什麽話自管說出來。」

「段爺，據小可所知，江怡齋和徐家的關係不同。」

「噢？有什麽不同？」

「小可剛剛聽說，江怡齋和徐步雲是同門師兄弟，這是指武功方面，而不是指醫道。」

段林想了一下，說：「你認為此人是不是咱們的心腹大患？」

「當然，段爺，此人不除，終將為徐家所用。」

段林並未說什麽，揮揮手說：「一會就去接待他……」

而此刻江怡齋正在和段飛談話，他發現這小子跋扈、衝動，但不像他老子那麽陰沉。這工夫段林由褚文達陪着來到客廳門外，說：「江先生，讓您久等哩。」

「哪裏，聽說段爺貴體違和……」

「也許並沒有什麽大毛病，只是心痛罷了。」

「心病還須心藥醫。」

「那要看是什麽心病了。」

「不論什麽心病，都要投以心藥。」

段林笑笑，這笑中很有內容。江怡齋自然知道已入虎穴，也知道段家高手如雲，鎗手也有幾個，動武是下下之策，此時此刻利用他的「醫卜」特長，才是上策。一個人聰不聰明，這是最佳的攷驗時刻。

「江先生要試試脈嗎？」

「當然……」

段林伸出手於小几之上，江怡齋的手指按在段林的腕脈上，褚文達目不轉睛地盯住江怡齋，因為這是十分危險的關頭。

但江怡齋閉着眼，似在全神貫注脈象及脈理的分析。約半盞茶工夫，收回了試脈的手。

「是不是心病？」段林的表情多少有

點戲謔成份。

「心病還在其次。」江怡齋的表情却十分嚴肅。

「江先生是說我還有別的病？」

「是的，段爺，不過，一般人過了五十，要說全身上上下下，裏裏外外，一點毛病也沒有，頗為少見。」

「我有什麽病？」

「段爺，剛才談到心病，您似有戲謔之色，其實段爺眞有心病。」

段林微微一怔，說：「僅憑試脈，就知道我有心病？」

「夫脈者，血之府也。諸血者，皆屬於心。」江怡齋說：「這是『內經素問』五臟生成論篇。」

「這個，我是外行……」

「內經一書，相傳為黃帝所著，但史學家攷證，實為秦漢時之作品，也許有人不信，秦漢時代之醫術，為何如此發達？甚至有人會問，醫術是不是越老越好，要不，三國時代之華陀，甚至更早的扁鵲，為什麽比現代的醫術還高明？」

段林說：「在下也正有此意……」

「段爺有所不知，『內經素問』卷中說：其死，可解剖而視之。由此證明，古人精通醫理，善於用藥，實因解剖屍體，瞭解人體內部而得。在北宋以前，還有解剖犯人屍體之事，後因受佛教教義影响，直到清末民初，解剖之事仍然很少，僅少數大學為之，因而固有之精闢醫學逐漸失落而式微，所以可以這麽說，中國之醫學，仍停滯在秦漢時代……。」

段林的戲謔之色消失，說：「江先生，我眞有心病？」

「是的，但不嚴重，中年之後，多有此症候，宜多作適量活動，只是段爺另有二疾，仍不可忽視大意……」

這話出自江怡齋之口，不可不叫人心頭悸動。

人都犯有一種毛病，在名醫未證明某人有病之前，都會以為自己十分健康，距死亡十分遙遠，甚至好像那是永遠到達不了的目標，一旦名醫宣佈了他的重症，立刻就會想到遺囑、財產處理，甚至用什麽方式埋葬等等問題……

「江先生，在下還有什麽病？」語氣就謙虛多了。

「這……」江怡齋在這檔口，很會利用機會，吊人的胃口，他肅然說：「不過段爺也不要太放在心上，任何病只要不是治療太晚的話，都是有辦法治的。」

「在下到底是什麽病？」

「一是消渴症，二是腎上也有點毛病，只是這毛病十分輕微。」

段林當然知道，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非常麻煩的，至於腎病，他雖不甚瞭解，那是五臟之一，又豈是等閒？

但段林和褚文達都不能不攷慮江怡齋信口雌黃的可能，所以都十分注意江怡齋的表情和神色。

段林知道江怡齋某些秘密，雖不太多，但像段林這種聰明人，自能見微知著。要使段林不敢殺他，或殺了他將無人醫治他的一些重症，說他有病是最好的自救之道。

可是江怡齋知道段林的秘密，比段林知道他的要多得。

段林自應知道，江怡齋知道自己在危險之中，而江怡齋也知道段林已覺察到他已知道四面楚歌了。

「江先生，為什麽我會完全相信自己有這些毛病？」

「段爺以為，信好還是不信好？」

段林說：「所謂消渴症，在下毫無感覺，先生可有什麽證明，能證實在下確有此症？」

江怡齋聽了苦笑一下，說道：「段爺，這也難怪，人都犯有諱疾忌醫的毛病，段爺，你有沒有發覺，偶爾內褲上會有螞蟻？」

「這……偶爾確有……」

「那就是了，因為便後尿液會滴在褲子上，而尿液中又含有糖份之故。」

段林的臉色漸漸地冷靜下來，他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但疑心極大，說：「江先生的『醫卜雙絕』之名，得來絕非偶然，江先生能否證明江兄之『絕』處，讓段某一開眼界？」

江怡齋絕不作「野人獻曝」之事，但目前，他如不能使段林心服口服，以段林之富有，何處找不到名醫？所以他拿不出點「絕」活來，他的危機就不能解除。

只要段林不放過他，他要活着出此大門，勢比登天還難。

江怡齋略一思索，說：「段爺，據說數日前貴寶號衆利當舖被刦，且被悍匪殺死一名武師？」

「不錯。若非忠貞之輩，不敢以卵擊石，公然抗匪，所以在下為李武師之死，悲傷逾恆，會數夜不眠。」

「雖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要求一忠貞部下却也十分難得，段爺的悲痛自是人情之常，請問李武師是如何被殺死的？」

「似是先射中他的胸部，然後為了洩忿，又用刺刀在他的肚子上划了一刀，幾乎開膛。」

江怡齋說：「匪徒暴行令人髮指，但李武師的遺體，却大有用處。」

「江先生是說……」

「剛才段爺說過，希望看看小可的『絕』處，是否濫竽充數是不？」

「江兄別誤會，段某只是久慕盛名，極想一開眼界罷了。」

「段爺不必介意，即使你不提出此事，在下也有個不情之請。」

「江兄請直言。」

「李武師幾乎被開膛，英靈不遠，如願嘉惠世上病人，相信以李武師的為人，地下有知也絕不會反對的。在下希望解剖李武師的遺蛻。」

段林一愣，說：「江兄，此事恐怕不甚妥，若是讓他人知道，要責段某不仁不義……。」

江怡齋說：「段爺宅心仁厚，小可十分敬佩。但中國醫術流傳數十年，高人輩出，尤以華、扁為代表性人物，他的『麻沸散』最為傑出，也是最早的麻醉藥物，但眞正能使他們名傳青史的原因，却在於他們能藉解剖屍體，精研內臟的奧秘。反之，華陀豈能為關羽刮骨療毒？為曹操治偏頭風，其實『後漢書』及『華陀本傳』可舉出十六個奇妙病案，是可採信。而華

、扁旣爲凡人，醫術能如此精絕，如未大量解剖屍體，詳加鑽研，其誰能信……」

段林有點折服了，說：「這麼說來，良醫就必須多解剖屍體了？」

「在我們中國的中醫，目前解剖屍體的，可以說絕無僅有，小可則常見家師解剖屍體。」

「江兄的意思，只是要藉重李武師的遺體作一次解剖？」

「是的，另外還要證明一件事，小可只要看看一具屍體的身材，即可說出其五臟的重量及長短。如不信可當場驗證。」

這在段氏父子及褚文達來說，眞正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當然，他們三人，非看看江怡齋「絕」到什麼程度不可，段飛這時好奇地開了腔，說：「江先生能說出心、肝或肺等的重量？」

「而且也能說出大腸和小腸之長短和尺度。」

段林却有點不信這說法，這太玄了，說：「如江兄說得不準呢？」

「心不差兩，肝、肺相差不逾半斤，大小腸的出入不逾一尺，如再有較大偏差，但憑段爺處置……」

「江兄言重了，但在下爲了開此眼界，增長見聞，決定請江先生一顯身手，相信爲了造福人羣，李武師地下有知也絕不不會介意的。江兄請跟我來。」

江怡齋出了大廳，電目微掃，陰暗角落及花叢間人影幢幢，豈能瞞得了他，看來段林絕沒「慢待」他。

段林領先，江怡齋居中，褚文達和段飛殿後，向甬道中走向後進，段林又說：

「聽說徐步雲是江兄的師弟，可是以訛傳訛？」

這很明顯是指武技方面，因爲徐步雲不懂醫術。他本可否認，但他泰然說：「正是。」

「據說令師弟頗受令師偏愛，其造詣不在先生之下。」

江怡齋說：「這恐怕是傳聞失實了，步雲學藝不過八年，小可已浸潤十七八年了，就算小可魯鈍愚昧，也不至於……」

段林哈哈大笑，說：「江兄眞不失爲性情中人，交你這朋友，今生何憾？」

江怡齋說：「能和段爺攀交，小可幸何如之……」

後院花匠住的小屋中，停放着李武師的棺木，由褚文達打開棺蓋，讓江怡齋看過屍體身材，然後進入內間，段林說：「江兄，看清了沒有？」

「段爺，請取紙筆來。」

段飛弄來文房四寶，且爲他研好了墨。江怡齋略一思攷就寫下「肺重三斤六兩、心重十二兩、肝重二斤四兩，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三尺——」

「够了，江兄，僅這四件，若能猜準，亦足證江兄奇人絕學，舉世無匹了。」段林雙手合什，站在棺前深深一揖，虔誠地說：「李武師，你生爲英雄，歿爲英靈，應能體諒江兄救人濟世之苦心……」

然後江怡齋叫段飛拿秤來，且要褚文達協助解剖。別看褚文達也是技擊高手，開膛破肚還是頭一遭，頗有難色，却又不便拒絕。

結果是肝差二兩、肺差二兩半、心重分毫不差，剛好十二兩，大腸三丈三尺二寸，只差二寸。

段林好像忽然感覺他面對的人不是江怡齋，而是華陀或扁鵲了。如果他的消渴症和腰子病屬實，殺了此人那眞是難以想像的事了。

「江兄，現在說你是華陀再世，扁鵲重生，恐怕也難形容江兄的奇術於萬一了，走，江兄，到前面好好喝一杯去……」拉着江怡齋就往外走，但又回頭說：「褚總管，希望能把一切回復原狀，且要厚葬李武師……」

「是的，段爺。」

× × ×

徐家的豪華的雙馬轎車在深夜緩緩而行，這工夫有人拍着車門，說：「小徐……徐大少……」

車門開啓，車外的妞兒被提拎進去，車門又閉上了，車把式當然知道，這正是本鎭上的兩大美人之一——金粉。她是小家碧玉，父親不務正業，對於她接近徐、段兩位大少爺，經常鼓勵。如果這兩位大少爺任何一位登門造訪，金貴必然緊三火四地顚着屁股往外走。

金粉艷、李妙玉清麗，是兩種典型，李是徐步雲的表妹，經常住在徐家，昨天又回來了。

「小徐，這些日子怎麼又不到我家去了？我就知道，貴人不踏賤地，怕沾上窮人味！」

「窮人還有味兒呀？」

「怎麼沒有？富有富味，窮有窮味，」金粉說：「大少，你有沒有體會到？到了窮人家裏，眞有一種冷冷清清的窮味。那味道極難形容。」

徐步雲想想，的確有此一說。這工夫馬車緩緩前進，路不平，顚得很厲害，加之她又有意無意地貼來。體香陣陣，那無骨的胴體，任何一下接觸，都使人身心感到無比的震撼。

這妞兒很開放，和李妙玉差不多，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想勾引這兩位富家子上鈎，造成事實，以便作兩家任何一家的大少奶奶。金粉索性一屁股坐在徐步雲懷中。

「噯……噯……噯……金粉……我可受不了……」

她「格格」笑着，嬌軀顫動，說：「大少……我也受不了哩……」

「妳爲什麼不去找段飛？他一向是來現的，他能管妳個够……」

「少沒良心的！你把我當什麼？你眞以爲我那麼隨便？」

「妳不是說受不了麼？」

「在你大少面前才會這樣……」車拚命地顚幌，人也肆意地搓揉，似乎不磨出火來不肯罷休。

「徐大少，你好像無動於『中』呀……」她自己點火，反而吁吁嬌喘，惹火上身了。

「金粉，我也不是木頭人，但非禮勿『動』這道理是必須遵守的。」

「八成，你表妹看得緊，你怕那隻母老虎。」

「那倒不是！我不怕任何人。」

「你是不是討厭我？嫌我寒傖？」

「更不是，金錢並不能買到美麗，對不？」

「那是爲了什麼？有什麼暗毛病？」

他笑了起來了，說：「你再試試看……」本來她已坐到一邊，現在又坐到他的懷中，還沒坐實，突然尖叫一聲閃到一邊，說：「徐步雲，你和段飛差不多，簡直是野人。」

徐步雲道：「我有暗毛病，妳多包涵！金粉，快到家哩！請下車吧！」

「那一天到我家去？」

「就是這幾天……」金粉在他的大腿上擰了一把，下車而去。其實這妞兒雖大胆開放，要說她淫蕩，却也不盡然。

徐步雲返家，徐哲夫都已經睡了，經過中院東跨院時，忽見表妹李妙玉雙手叉胸，倚在院門框上，說：「表哥，從哪兒回來的？」

「當然是從街上來的。」

「我知道，是什麼地方？」

「妳猜……」

她走近在他的身上嗅了一陣，冷冷一笑，說：「一身的狐騷味兒，又和金粉在一起？」

他不能不佩服她的嗅覺，說：「回家路上，金粉搭了個便車，不信可以問車把式。」

「我才懶得問哩！進來坐會吧？」

「幾點啦？還進去坐？」

「對一頭夜貓子來說，不是越晚越好嗎？」

徐步雲進入東跨院，她閉上院門，右臂往他脖子上一搭，他就把她抱了起來。他們自幼一起長大，談不上青梅竹馬，但是，父親有意親上加親，而且條件也配，所以徐哲夫十分反對他和金粉接近。

那倒不是欺貧愛富，而是聽說金粉行爲浪漫，和段飛很接近，不免蜚短流長。

把她放在炕沿上，她順手一拉，他伏在她的身上，而她的下半身還在炕沿上。這比剛才和金粉的動作還要惹火。

「妳不怕弄假成眞？」

「你想不想？」

「想是一回事，眞槍眞刀又是一回事。」雙方的衣服都很薄，幾乎就像肉碰肉的感受一樣。她不如金粉豐腴，但如此緊密相接，也是形同無骨。

「表哥，你根本不在乎我？」

「這是什麼話？」

「那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還不到時候，到了時候自會有反應的。」

「表哥，你去洗個澡好不好？」

「洗澡？噢！好好！是要洗個澡的：…」他趁機分開往外走。開了院門時她說：「我等你……」

徐步雲說：「別等了！來日方長。」

李妙玉狠狠瞪了他一眼，眼見他溜了。其實徐步雲也知道這位表妹，大方是大方，也有個分寸，她是怕他和金粉太近乎而弄假成眞，不如先把「寶」獻上，把他拴住。

徐步雲也並非不喜歡表妹，可是那要一段時間，把郝嘉芬忘掉才成。這要假以時日。

他也沒洗澡，躺在炕上，回味兩個妞兒，實在也分不出高低來。無怪段飛那小子也是脚踏兩條船哩。

× × ×

當第二天一大早，徐步雲還在沉睡時，有人猛敲院門，把他驚醒了。這工夫才不過七點正，還不到徐家開早飯的時候，一大早敢這麼敲門的只有兩個，一個是他的父親，一個是李妙玉。

但是，當他不悅地開了院門時，竟發現是長工老五，不由惱火，說：「什麼事？你一大清早就……」

他忽然發現老五似乎流過淚，而此刻又手足無措地說：「少爺……不好了！大老爺和夫人他們……昨天夜裏被……被：…」老王是徐家的老長工，專幹零活，爲人木訥老實，說到這兒竟捂着臉「嗚嗚」大哭起來。

眞是如喪考妣，聲震屋瓦。

徐步雲陡然一驚，抓住老王的雙肩猛搖着，說：「我大伯和大媽怎麼啦？」

「他們……昨天夜裏被人殺了……」

就像是一塊巨磐砸在頭頂上，徐步雲腦中「嗡」地一聲，幾乎暈倒，原地轉了一週，向後院奔去。

後院中擠滿了人，大多是徐家的人，也有地方上的近隣、朋友和鄉團的人，馬志宏也在這兒。在縣裏的仵作未到之前，團練要來作個見證，看看兇案現場。通常辦案子，縣裏是要和地方上的「聯莊會」或「團練」配合的。「聯莊會」和「團練」性質一樣，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徐步雲扒開人羣，在大伯的臥室門口，看到了倒臥在炕沿上的大伯，喉管被割斷，另外，在大媽的臥室內椅上，又看到了夫人坐在椅上，身子臥在一邊，也是喉管被切斷。

徐步雲目光如血，淚光流轉。大伯和大媽，一生與人無忤，爲什麼會有人下此毒手？他發現父親像癱在外間椅上，默默流淚。

馬志宏說：「徐爺，你的心情俺知道，大爺和夫人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足不出戶，沒有恩怨糾紛，他奶奶個熊！這兇手是狼心狗肺！俺要是不逮住他，送到保安隊槍斃，俺這個總團練還幹個什麼鳥勁？徐爺，夜裏就沒有什麼動靜嗎？」

徐哲夫搖搖頭。馬志宏說：「怎麼？這後院沒有護院武師保護嗎？」

「有一位，可是，他沒有發現任何動靜……」

「他奶奶的！這種武師乾脆把他吊死算了。」

大約十點半左右，縣裏的仵作陪着一位文案來了，這可能是由於徐大戶家與衆不同之故，一般百姓發生了血案，仵作來也就成了。況且，徐家和縣裏也有來往。

當然，段家也是一樣。只要有錢，就會有勢，所以「財勢」兩字是經常連在一起的。

這一天徐哲夫一直唸着：「今天晚上吃餑餑，明天早上哭哥哥，今天晚上吃餃子，明天早上哭嫂子。」這兩句話。這兩句話太可怕。當時却沒有體會到危機迫在眉睫。

尤其大哥的那個夢，以及大嫂的「金玉滿堂」突然之間枯了三四根葉，而今天早上去一看，幾乎全枯了。

這徵兆有多麼奇怪而令人悸怖？

而在此同時，在段家的暖閣之中有兩個人正在密談，一是段林，一是總管褚文達。段林道：「文達，這事是你幹的？」

褚文達說：「段爺，是小可推介的人，辦事很牢靠，段爺放心。」

段林有點心情沉重地說：「你說說看，徐哲夫能受得了這個打擊？何況，那老小子的脾氣也有毛病，據小飛聽江怡齋透露，徐步雲三個月內要『丁憂』……」

褚文達說：「段爺，江怡齋這個人，號稱『醫卜雙絕』，而手底下也眞有兩套，難能可貴的是博而精，以他的成就，大可不必在這鎮上混。他該到上海、北京或其他大都市去，必然名利雙收。」

段林想了一下，說：「這個鎮也不能算小呀！」

「段爺，這比起天津、青島、北京或上海等地，可就遜色多了！」

「你是說此人到鎮上來，會有什麼詭謀？」

「段爺，小可只是以為此人心機深沉莫測，不可不防。」

「防當然要防，不過，能為咱們看上眼，也被徐哲夫看上眼的人，沒有點頭腦怎麼成？」

「是的，段爺，小可以為，他所說的有關段爺的病，未必可靠。因為他看得出，也只有段爺的病說重些，段爺才會倚賴他，而不會向他下手。」

「這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但凡事多自猜忌，可能自己鑽入牛角尖中而不能自拔。我想不出，他能在本鎮上玩出什麼花樣。」段林自負地說：「充其量是恃術而驕，挾技自重，左右逢源於兩大之間，名利予取予求……」

「是的，段爺。」

「不過，關於我的病，的確近來有些不適……」

× × ×

今天的天氣好，太白居的茶、食客就比平常多，崔蓮和巴豆又在唱「大西廂」，由於唱做俱佳，據說有人聽過之後，非每天必到不可，所以幾乎老是那些聽衆。

唱完了「大西廂」，正要再唱「蓮花庵」，由於斷了弦，巴豆在換弦，這工夫聽衆們無事就聊起來哩。

有人在竊竊私議，談及崔蓮有沒有價錢？也有人在談馬志宏的鐵腕殺姪作風，以及徐家的血案。

這工夫有個人扯着公鴨子似的嗓門說：「我看哪！八成是窩裏反，各位想想看，徐老大夫婦是出了名的大好人，整天吃齋唸佛，足不出戶，不信問問看，鎮上的人有沒有一個說徐老大夫婦是壞人的？」

另一個人說：「老兄，這檔口案子沒破，局外人說話可要小心點！」

「怕什麼呀？咱們是合情合理的推斷，這不是很明顯嗎？徐家財產無數，二一添作五，總不如逢二進一好些……」

眞是語驚四座，幾乎所有的人都回頭望着這個人。原來他是一家騾馬店的小掌櫃，名叫曹平。

這工夫有人站了起來，走向曹平，說：「儂說這些話可經過大腦嗎？拆那！」

曹平自恃是地方上的混混，說：「媽的！你這小癟三少管大爺的閑事。」

江阿根說：「儂這個瘟生，滿口噴糞，不負責任。阿拉初來此鎮，當然和徐家沒什麼關係，却也聽說徐老二的獨子徐步雲，一人頂了兩支，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徐家兄弟，手足情深，徐老二怎麼會作那種事？十三點！豬頭三！欠揍是不是？」

「怎麼？你敢罵我。媽的！」騾馬店的客人都是騾夫小販，耳濡目染，自然粗魯不文了，平常在地方上，除了徐、段兩家的人，別人不敢惹他。此刻當衆挨罵，蹦起來撲向江阿根，一拳向他面前砸去。

江阿根一閃，此人似乎還會兩手，下面就是一式「騎馬毒」，江阿根又閃過，這小子知道遇上了吃生米的，拳脚交加，攻擊猛烈，學的大概是八卦拳。

沒出十招，江阿根一脚踢在曹平的腮幫子上。曹平的排骨身子飛起，砸在其他茶客的几上，一時之間，驚呼連連，茶壺、茶碗及點心齊飛。

曹平呲牙裂嘴地爬起來，說：「好好！媽的！你別走，咱們就會見！」

曹平往大門外急竄，江阿根說：「要溜啊？搭漿！還沒有完就想走？癟三！給我站住！」

曹平反而加快往外竄，江阿根追上就抓住了他的衣領，脚下一勾，「叭噠」一聲，曹平就躺下了。江阿根說：「是誰要儂說這些血口噴人的話？」

「是我自己說的，我警告你，你可別以為會兩手，在這地面上，你趁早別咋唬！還不快放了我！」

「你要是不說，我就先卸下你一條胳膊……」一脚踩在他們的肋骨末梢處，曹平是個秧子，痛得五官都換了地方。

「說不說？」他揪起曹平的右臂一扭，立刻慘叫着說：「我說……我說……」

江阿根鬆了手，曹平喘着低聲說：「是段家的褚總管要我說的……」

「儂要記住！謠言造不得，這會吃官司的！滾！」一脚踢在曹平的屁股上，這小子爬起來狂竄而去。

這工夫孫七大聲「嚷嚷」說：「這叫看王八旦打雜種，打死一個少一個！我說大妹子，妳來一段過癮的好不好？」

「你說什麼？」江阿根又衝着孫七來，說：「你少出鋒頭！不服氣就出來！」

「出來就出來！」孫七要站起來，被其他茶客拉住，江阿根也就算了。這工夫崔蓮又唱了起來。

此刻，已是掌燈時分，後街上的白寡婦開了大門，門外竟是鄉團總練馬志宏。

「喲……」白寡婦領下的夾襖琵琶扣子開了兩個，臉上薄施脂粉，三十五六歲，聳胸隆臀，倚在門上，很有點「夜戰八方」的架式，說：「原來是馬團練，天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呀？」

「白寡婦，我有公事……」

「喲……馬老總，你有公事和我有什麼關係？」

「白寡婦，有人說，有很多鎮民到妳這兒來串門子，敗壞風氣，這還在其次，要是有土匪窩在這兒的話……」

「什麼？窩藏土匪？馬志宏，你可別以為自己是羊欄的驢，我可不吃這一套，

我要花了心，早在七八年前就嫁了！你少在這兒紅口白牙地誣栽，我白寡婦是見過世面的。」

「白寡婦，俺只是向妳打個招呼，反正妳自己心裏有數……」

「馬志宏，團練吃不了人，惹上老娘，到縣裏去告你一狀……」她往前逼，馬志宏大概是基於好男不和女鬥的理由，只好後退，她得理不讓人說：「說，是什麼人來串門子？可是你爹還是你二大爺？」

「反正招呼俺是打過了。保安隊也有這命令，要嚴加查緝，過去妳敢說沒有人在妳這兒借過『乾舖』？反正要是被俺的弟兄查到了，他奶奶的！馬上驅逐出鎮！」說完就走了。

白寡婦大力吐了口垂沫，說：「你死不死？大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賣過大炕……」「匡郎」一聲閉上了門。左隣右舍都探頭看熱鬧。

白寡婦十幾年前尅死了丈夫，一直不嫁，據說鎮上有幾個固定戶頭，像江西棉花店的掌櫃莫大福，刀削麵舖的掌櫃孫長祿以及何記糧店的東家等等，和她都有香火之情，這種事兒，天長日久，隣居那會不知道？

這工夫白寡婦却又匆匆地來到後門內，不一會向外輕輕以指節敲了一長兩短，她輕輕開門一縫，一個人閃了進來。

白寡婦閉上門，這人就把她抱了起來，她在他的懷中用指頭戳着他的前額，說：「馬志宏，你可眞會撇清！」

馬志宏低聲說：「你呢？他奶奶的！胡攪蠻纏地，還不是唱作俱佳？」

白娘子坐在炕沿上，馬志宏的一雙大手，握着她一雙纖纖細細的金蓮，民十以後，由於國人思想逐漸開放，纏足越來越少，即使窮鄉僻壤仍然有纏足的，要求也不如以前那麼嚴格了。

白寡婦的一雙金蓮很標準，據說那些固定戶頭主要是偏愛這一雙金蓮，而酷愛此道的男人，大多在三十五歲以上。

「白娘子，時間還早，能不能釃上幾杯？」

「怎麼？今天晚上你不留下來？」

「俺什麼時候在這兒過夜來？俺不能不小心點呀！」

「你呀，老是被窩還沒有熱就要走人了……」

「白娘子，妳要暫時忍耐點，不會太久哩，長相廝守的日子快到了。」

白寡婦端來一壺綠豆燒，一盤鹵肝，和一大盤煮的花生。馬志宏說：「怎麼？還有鹵肝？」

「沒有什麼餚，將就點吧！」

「其實有一大盤『白切鵝肉』，不也夠了？」

她打了他一下，坐在他的大腿上，她寡了十餘年，却未斷過男人，經驗老到，幌悠了一陣子，馬志宏就受不了哩！

「別這樣，俺受不多！就會俺會……」

「死人！你嚼什麼舌頭？志宏，鎮上兩個大戶，你是站在哪一邊？」

「這是什麼話？俺是地方鄉團，怎麼可以站在任何一邊？」

「這麼說你是任何一家都不賣帳？」

「老實說，不賣帳，這個飯碗暫時還砸不了，要是偏袒任何一方……」

白寡婦似乎不信，也足證她是知道他的事不少，却不揭穿，剝了兩粒花生送入他的口中。

「那麼土匪搶了段家的當舖，有沒有查出個頭緒來？」

「那又談何容易？」

這工夫前門有人敲門，白寡婦說：「這會是誰？」

馬志宏說：「八成又是妳的恩客，來趕熱被窩的……」

「你死不死？」白寡婦來到大門之內，說：「什麼人？」

「是我。」

「你是什麼人。」

「白切鵝肉還有沒有？」

「你是什麼東西？」

「別罵人，我是來找人的，我是二禿子……」

門開了一縫，白寡婦沒好氣地說：「禿子，走錯門了吧。」

「沒有，白寡婦，我只有一塊大洋，能不能湊合一下……」

「呸！」一口唾沫差點吐在二禿子臉上，正要閉上門，二禿子說：「白寡婦，我是奉命而來的。」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我來找人！」

「找誰？」

「馬老總。」

「這兒又不是鄉團總部，二禿子，你要是閑得無聊，乾脆到保安隊隊部去砸玻璃去，他們一定管吃管住！」

「得了吧！白寡婦，」二禿子低聲說：「馬老總不在這兒？嘖嘖！在這兒都能聞到綠豆燒的味道哪。」

白寡婦心頭一跳，說：「放你娘的八寶屁！」又要關門，二禿子插進一腿說：「白寡婦，我是眞的來找馬老總，段府的褚總管找他，白寡婦，是妳叫他出來，還是我在門外吆呼？」

段家的褚總管，表情老是陰森森地，白寡婦很不喜歡這個人，也不敢得罪，就在這工夫，小街口處有人叫着：「二禿子，你在幹什麼工夫？」

原來是馬志宏。二禿子走過來說：「馬老總，你的動作眞快，褚總管找你。」

「什麼事？」

「我怎麼知道，總不會是請你吃白切鵝肉吧……」說完就跑了，馬志宏狠狠地瞪着二禿子的背影。

此刻孫七躺在炕上吸烟，時間不過是戌正，他只是在想一些事，還不想睡覺。就在這時，後窗微響，一個藍衣及藍布套套頭的人已飄落在炕前，這份輕功，一下子就把孫七驚駭得坐了起來。

「什麼人？」

「為你執行『告別式』的人……」此人的口音很怪，聽不出是哪一省的口音。

「在下在此路過，與人無猶。」

藍衣人獰笑着說：「幼稚可笑！」

孫七已在炕上站起，而且摸着腰上匕首的把手，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藍衣人一掌掃向孫七的雙腿，孫七躍起閃過，但藍衣人也上了炕，孫七揮出匕首。第八次被對方握住了右手腕。孫七大

駭，此人的身手太高了，鎮上有這等高手，他簡直不信。

而在此同時，他忽然嗅到了一股味道，而藍衣人已憑其無儔的力膂，扭過孫七的手臂，用孫七自己手中的七首，插入孫七的肋骨縫中。

手一鬆，孫七倒在炕上。

藍衣人輕蔑地一笑，穿窗而出，但幾乎同時，江阿根已推門而入，他閉上門上了炕，血已在孫七身下的蓆子上蜿蜒流流動着，他們毗隣而居，互相照應。

「老孫……是誰？」

「一個藍衣人……太……太厲害了……我沒接下第……第五招……小江……這……人身……身上…好像有股……」

傷得太重，因爲七首已送入大半，孫七已經斷了氣。

江阿根想到，兩人到鎮上來的身份可能已洩露，尤其他今天打抱不平，怒毆曹平，可能已引起敵方注意，曝露了身份。

「老孫……儂死得太慘了……阿拉，要爲儂報仇……」

．首先要辦的事是秘密地見到徐步雲，小江流着淚，說了大概的經過，徐步雲面色一黯，良久才說：「你們的身份，已經曝露，阿根，你要特別小心，乾脆，就到本宅冒充武師吧。」

「不，小開！在外面，報仇的機會較多，這個殺千刀的藍衣人，阿拉要親手宰了他！」

「你是說，老孫死前曾說，那藍衣人身上有一股子氣味？」

「是的！他沒說出是什麼味道就立即走了！」

「好，你馬上去見福祿壽綢緞莊的劉掌櫃，當這案子經馬志宏看過，仵作也驗過屍之後，請他以一貫的慈善家身份爲孫老料理後事，先不要厚葬，以免惹人疑竇，待事了我會另行厚葬的！」

江阿根走後，徐步雲這才目蘊淚光，他想着老孫的話，藍衣人厲害，不過五招，空手以老孫的七首殺了他，以老孫的身手來說，小徐也許能作得到。可是除了他，還有誰會在五招內殺死老孫？

還有，此人身上必然有異於常人的氣味，是很少洗澡的臭味抑或狐騷味或者由於職業之不同，身上有某種氣味？比喻說：廚師身上會有油膩氣味：皮匠身上會有臭皮子氣味：理髮匠身上有肥皂氣味，抽大烟的人身上會有阿芙蓉的氣味等等。

這人身上到底是什麼氣味？這鎮上到底誰有這等身手？段家的褚文達身手雖不俗，但他還不夠。

夜深人靜，一聲鎗響，好像千百響滙成一股洪流。鎮民對鎗聲並不陌生，似乎也有預感，反正土匪搶的對象不是段家的當舖，必是徐家的銀樓。

可是一聲鎗響之後，沒有聽到第二聲，監於馬志宏正在太白居調查兇殺血案，不在鄉團總部，只有助手吳凱在。

這小子是捏脚的出身，連一支「捷克式」卸下來他都裝不起來，可以說未受過一天的軍事訓練，有一次馬志宏試他的射擊術，一百公尺有以托射一個磨盤大小的小石目標，竟連彈着點也找不到哩。

鎗不響了，吳凱却來了精神，掖上一支匣子槍，大聲吆呼着：「弟兄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而老總又不在，咱們要和土匪拚了！上刺刀。」

吳凱外行，這些弟兄却大多數是老兵混子，「嘩啦」一聲，全部上了刺刀，頗爲整齊劃一！

吳凱伸頭向大門張望了一陣子，這一聲槍響，很可能是誰玩鎗走了火，土匪打刧，不可能只開一鎗，就是未遭遇抵抗，也會瞧天打上幾梭子輕機鎗或都是「手提式」。

吳凱大聲吆呼着：「成一路縱隊，跑步……走！」他領先帶隊跑出總部門外，居然沒有留下一人站崗，還喊着：「一一……一……一二一……」口號。

轉過街角，他探頭看了一下，伸長脖子大喊：「目標左前方，一百碼，獨立家屋，衝……」

五十來個弟兄，「訓練」有素，連裹腿都沒有綁，齊喊一聲「殺！」就衝了過去。

巴豆在樓窗上探頭望去，對崔蓮說：「妳聽聽這像不像澡堂子裏的吆呼聲，三號搥背，七號捏脚哪……」

崔蓮掩口不迭，原來是保安隊的弟兄擦鎗走了火。

段家秘密被揭露

徐氏夫婦出殯，自然十分隆重，徐步雲披蔴戴孝，喪事之後，所謂「熱孝」在身，也不宜常出門，但爲了大伯和大媽的血案，以及殺孫七的藍衣人，他在夜晚出動。

此刻褚文達自一家騾馬店的後面進入，江阿根自側牆進入，這種騾馬店佔地極大，因爲後面有許多牲口欄，還必須有暫代客人存放貨物以及停放大車的地方。

所以江阿根找了很久，才找到了褚文達。

原來這後院有三間小屋，褚文達已自小屋中走出，一個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的漢子走出來，抱拳說：「褚總管，恕我不送了……」

「請留步，沒有事兒，也以少出門爲妙……」

褚文達又自後門走出，此人去閉後門，江阿根就趁此機會，到小屋中急搜，第一，他要搜那藍衣頭套，其次，也希望搜到一襲道士的道袍。

由於後門距這小屋有數百步之遠，可能兩人在後門口又談了幾句話，江阿根有時間搜索炕洞中及桌子抽屜，這三間小屋只有一間是臥室，設備十分簡陋。

由此人和褚文達的交談來推斷，此人極可能是兇手，只不知是殺孫七的兇手抑是殺徐老大夫婦的兇手！

還有，此人被藏在這騾馬店的後院中，絕非趕牲口的客人，可見此人和此騾馬店店主的關係，或者褚文達和此店的關係了。

這就難怪曹平居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傳播謠言，說是徐老大之死是徐家自己人幹的了，當然這謠言並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現在，他自炕洞中找出了一個包袱，打開一看，竟是一襲道袍，江阿根深感此

行不虛。

但也就在此刻，有人自後面撲上，江阿根找到這證物就不肯放手，一手提着包袱，一手迎敵，此人攻勢相當凌厲，說：「姓江的，你還會？。」

「拆那！原來你就是那個假道士？走吧？跟阿拉到徐家去。」

漢子說：「那就要看你的玩藝兒靈不靈了！」

他怕此人溜了，江阿根把包袱丟在一邊，全力以赴，這一兩年來，跟着徐步雲，學了不少的絕活，已非在烟台時候可比了。

但此人能被褚文達倚爲左右手，自然不是泛泛之輩，兩人足足折騰了近七八十招，江阿根才踩了對方一脚。

這一脚很重，在腰腹之間，此人在門上撞了一下，似知不易討好，突然伸手拔鎗，來這一手江阿根可就是大內行了，他本就是快鎗手出身的。

當他的鎗先已拔出，在腰上一蹭，大機頭已翹起時，對方已放棄拔鎗，僅這麼一點時間的遲緩，腮幫子上又中了一脚而倒下。

江阿根十分高興，至少他和老孫來此，已爲徐小開辦了一件大事，立刻把此人的口用布塞緊，雙手倒綑，雙腿也綑牢，扛着由後門走出。

他儘可能走小街小巷，希望在路上別遇上任何人，至少不要遇上段家的人，但是快到徐家時，竟遇上了馬志宏。

江阿根本想改道而行，馬志宏喊住了他，說：「你不是住在太白居的一個過路客嗎？」

「不錯，阿拉是來玩的！」

「哦……哦……對了！他奶奶的！你就在登記簿上寫了個「玩」字的人，對不對！」

「對！」

「你扛的是什麼人？」

「阿拉雖是過路人，但此鎮發生了血案，阿拉要是正巧遇上了可疑的人，却不能不管。」

「什麼？這個人是兇手？哪一件血案的兇手！」

「徐家血案的兇手，當然也可能是太白居殺死孫七的人。」

「你他奶奶的好像是偵緝隊出身的，那好極了，把那人交給俺吧！」

「交給儂？爲什麼？」

「他奶奶個熊！抓到殺人嫌犯不交給俺，你要幹啥？難道要動用私刑不成，這可不是軍閥時代！」

「不成，你們鄉團辦不了什麼事兒，人交給你們，可能會被他跑了！」

「你說啥？咱們鄉團都是吃一鍋拉一炕的飯桶？他奶奶的，要不是看你立了一件大功，俺要把你關起來，你侮辱地方上的首長……」

「馬老總，這件事非同小可，況且距徐府很近，咱們先去見見徐家的人，招呼一聲，然後再由他們把此人交給儂帶回審問，儂看如何？」

馬志宏說：「你放心！俺正是怕你讓這兇嫌跑了，才來帮你，好吧！咱們一起去，你看着這嫌犯，俺到徐府去知會一聲吧。」

江阿根一想也成，在徐家門外等候，馬志宏到裏面去了，可是正巧徐步雲不在，馬志宏出來說：「徐大少不在，徐爺已經睡了！俺以爲還是先弄回本部再說。」

江阿根說：「馬老總，儂要知道，此人可能身犯數件血案，關係之大可是非同小可哩！拆那！」

「放心，俺更不會搶了你的功勞！你以爲俺不知道你心裏在想些什麼？他奶奶的……」

江阿根心想，眞不巧，小開不在，交給徐大爺也沒有用，不過這些混吃等死的傢伙，把人交給他們，眞是不放心，但也不能耗在街上。

於是他們去了鄉團總部，地方鄉團的經費，幾乎全來自地方，官庶的地方，而大戶又肯化錢貼補，這鄉團就像個樣子，要是地方上漠不關心，不要說服裝薪餉，恐怕連武器都不够支配的，就更談不上打靶訓練這種費用了。

此鎮上的鄉團，還算不錯，住的是一家破落戶，子孫都已流落外地的鄭姓家廟內，當然，祖先牌位早就不見了。地方很大，五、六十個鄉團人員是够住了。

「老總，這個兇嫌請儂把他綁起來好嗎？」

「他奶奶的！到了這兒，是聽俺的還是聽你的？」但馬志宏還是把此人銬起，甚至還上了脚鐐。他自己坐在破椅子上，把二郎腿擱在桌上，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此人像是重聽，根本不回答。

「你再不回答，俺可要揍人了！你叫什麼名字？」

還是一樣不吭聲。馬志宏嚷嚷着，說：「弟兄們，給俺打！」

吳凱說：「總練，打也不是個辦法，讓我來問問看。」他問了一會還是一樣。

「吳凱，你他奶奶的！到一邊涼快去吧。」

「總練，此人可能受了點傷，讓他休息一晚上，明天早上再問，八成他會合作的。」

這工夫徐步雲到了，江阿根大喜，立刻迎上，低聲把一切說了。當然，他問也是一樣，此人似要作一個死士，可是江阿根不管那一套，說：「你不說？有骨氣是吧？好格！」以拳代掌，一口氣就是十來個耳光。打得此人口鼻淌血，鼻青臉腫。

「他奶奶個熊！在俺的總部，淨看你一個人的。要是打死了人，是俺負責還是你負責？」

「朋友，看起來你是條漢子。」徐步雲說：「好漢作事好漢當。再說，皮肉受苦也犯不着。」

吳凱說：「徐大少，對付這種人光是打也不是辦法，我看讓他冷靜一夜，明天再問也許能合作的。」

徐步雲也只好點頭，他也不主張用酷刑，因爲此人的秘密，只有江阿根看到，等於一面之詞。

好在徐家也有人在鄉團之中，徐步雲暗暗叮囑，小心看守兇嫌。決定叫江阿根到徐家去，他說：「江兄，雖然此人不開口，大致也可猜到，此人必是兇手，江兄

不過是客居本鎮，心有不平，乃出手相助，在下十分感佩，如江兄不棄，可否暫時屈就舍下護院武師？」

「這一行嘛！阿根以前還沒幹過，恐怕勝任不了呀！」

「江兄客氣，只怕辜負了您這人才，當然，這只是暫時性的。」

「既然小開以爲阿根能行的，閑話一句……」

徐步雲另外交待馬志宏，務請小心，別讓這兇嫌跑了，馬志宏拍胸膛保證，絕對跑不了。

他帶着江阿根出了鄉團總部，江阿根說：「小開，段家太不像話，那褚文達顯然是奉段林之命行事的，如果一再忍讓，以後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

徐步雲說：「要對付段林，必須拿出證據來。」

這時到了巷口處，忽見一個人的背影，進入回春堂藥舖之中，小江說：「小開，剛才是不是江先生進入回春堂了？」

「是的。」

「小開，阿根也看到他在深夜進入回春堂，而且我發現，他爲病人處方，都要病人到這一家來抓藥。」

徐步雲說：「這也沒有什麼稀奇，也許他是這家小藥舖的股東之一，君子生財，取之有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可是我上次看到他進入回春堂時，那表情有點……」

剛才也是，徐步雲皺皺眉頭，却並未再談這件事。他說：「阿根，你先回去，我要去找個人。」

「我陪你去。」

「不必了。人多了不方便，到了舍下找護院韓廷庚，就說我叫你去的，以前我對他談過你。」

江阿根走後，他先去太白居，這工夫孫七已被裝殮起來，他默默禱告一番，還和孫掌櫃的談了一會，關于兩件血案的事，他說他來此，是想瞭解，兩件案子有無相似之處？

隨後，他來到段家門外，聲明要見段飛。

別看兩家勾心鬥角，甚至有仇，徐步雲找上門，門房也不敢怠慢，急忙通報，不一會段飛由一護院陪着來到門外，說：「徐步雲，你找上門來還是第一次。」

「我想和你談談。」

「如果要較量一番，我一定奉陪。」

「段飛，我現在心情很壞，不會來這一套的，有空嗎？」

「有什麼好談的？」

「有很多事要談。」

「好吧！有件事我也正想問問你，到那裏去？」

「只要不在府上也不在舍下，地方任你指定，也不帶任何人去，只有你我二個人。」

段飛年輕衝勁、好勝，心地並不壞，他拉着徐步雲就離開了段家大門，那護院立刻跟了來，段飛說：「李兄，我和他談談，你不要跟來。」

李護院說：「少爺，誰敢說他不是設下圈套……」

「不要說，他還不至于那麼陰險，就算會我也不怕！你回去吧！」

「少爺，你犯不着，他有話就在這兒說不就成了？」

「我要你回去，你是怎麼回事？」

「是……是的！少爺多加小心……」

護院退回，兩人上了街，怕那護院跟來，段飛加快脚步，左拐右轉，出了鎮，來到一座廢園之中，此園爲一富商別墅，燬于一場大火，後來傳說鬧鬼，就沒有修葺而任其荒廢了。

段飛在園中一站，說：「徐步雲，你以爲這兒如何？」

「很好！我所要說的是府上總管褚文達……」

「慢着，徐步雲，天大的事也要動完了手之後再談，我一直不服你，盡管傳說你很有一套，咱們點到爲止，如何玩由你決定。」

「段飛，我以爲在目前，這不是重要的事。」

「可是我以爲重要。」

徐步雲嘆口氣，說：「好吧！段飛，你能遵守點到爲止的諾言嗎？」

「你是怕被我宰了還是怕我不敵被你宰了？」

「誰傷了誰都不好。」

「放心！就算我段飛的玩藝兒不道地，輸給你了，也絕不會惱羞成怒，佔了上風也不會下毒手的！」

徐步雲說：「段飛，我一直對你具有這種信心。」

「廢話！對我既有信心，爲什麼還要再三叮囑點到爲止？」

「恕我直言，你的四周，小人比君子多……」

「哼！你少在這兒轉彎罵人！」

「段飛，就會我會提出證明來，絕非無的放矢！」

「好啦！接着……」一式「亮翅」既俐落又快速，難怪這小子自負。接着又是一招「截斗」洒脫而又凌厲。

連閃兩招，段飛說：「怎麼？要表示你的身份超然，非讓幾招不可？」

徐步雲的攻勢開始，「蟠龍腿」的絕處是無處不在，上中下三盤都可任意攻擊，當然，最主要的是不論什麼角度都可以攻到。

差不多二十多招，他看出段飛學得頗雜，既會陳派太極，也擅長楊派的路子，擒拿也很有火候。

大約折騰了七十招左右時，段飛扣住了徐步雲的左腕。但徐步雲立刻掣住了對方的肘部，段飛只好鬆手。

段飛的攻擊更加凌厲，一式「分鬃」砸中了徐步雲一掌，但徐步雲神來的一腿把他掃倒坐在地上。

段飛一躍而起說：「徐步雲，你怎麼說？」

徐步雲說：「平手！」

段飛冷笑說：「少來片兒湯！算我輸了半招。好，有話你說吧！」

徐步雲暗暗點頭，這小子還算直爽，不是胡攪蠻纏，死皮賴臉不認輸那類貨色。他側身聽了一下附近無人，他說：「殺我大伯和大媽的兇手，和府上有關！」

「你……」段飛歪着頭，指着徐步雲

說：「媽的！你別血口噴人！」

徐步雲雙手一按，說：「你先聽我說。沒有證據，我不會撲風捉影。今天晚上，那個上海癟三小江，無意中發現褚文達躍入源記騾馬店的後院中，小江也跟了進去……」他說了一切。

「你是說那個人還在鄉團總部？」

「不錯，只是任何人問話，他都一字不吐。」

段飛冷笑說：「問題是，褚總管爲何要派人殺死你大伯和大媽？」

悲怒地，徐步雲切齒說：「最直覺的想法是，由于家父和大伯及大媽叔嫂手足情深，殺死大伯大媽，使家父無法承受這打擊而病情惡化……」

「你似乎是弦外有音，暗示是另有人唆使褚總管幹的……」

「段兄，小弟不能不這麼想，因爲褚文達受顧於府上，且他本人與舍下一向無尤，他也沒有資格和舍下作對。雖然十五年前此鎮遭洪水，令尊曾用舢舨救過家父及大伯。」

「這似乎又暗示，有資格的只有家父了？」

「……」這次徐步雲沒有出聲。

「會不會是江阿根誣栽？」

「府上任何一位認識江阿根嗎？」

「有件事我也要告訴你，也可以說要質問你，家父自服用江怡齋的處方以後，病非但未見好轉，反而轉劇……」

「這和舍下有什麼關係？」

「你和江怡齋是師兄弟，他和徐家的關係密切，走動較頻，會不會是令尊唆教他……」

「段飛，這種毫無把握的臆測，說出來就是罪惡，事實上，家父也服用他的處方，情況也不見好轉……」

兩人愕然凝視了一會，都有各人的心事，尤其是段飛，認爲父親段林唆使褚總管找人去殺徐覺夫夫婦，是有可能的。近來二人頻頻密商，往往要迴避他不讓他聽到內容，可見是不可告人的勾當。

人當然都會自私。段飛目前不會說出這件事來，他說：「徐步雲，咱們去問問那個兇嫌……」

此刻已是丑時初，在鄉團總部的小牢房中，那漢子坐在麥稭上，並沒有睡，似在想心事，鐵欄外有個鄉團弟兄守衛，另外一人，正是徐家的眼綫，在另一邊監視，馬、吳二人已經睡了。

這時守護的弟兄倚在牆上打瞌睡，那牢內的兇嫌忽聞屋面上有微聲，却未抬頭，因爲他知道除了衛兵，還有一人在暗中監視着。

不久，從屋上掉下一個紙團，他立刻躺下來，身子背向那監視他的人，技巧地抓起草上的紙團展開來。上面寫着：「務請熬過兩天，不吐一字，他們拿你沒有辦法，明天晚上會設法弄你出去，記住！看完可嚼爛吞下，切勿落入對方手中……」

兇嫌果然丟入口中，嚼了一會，吞了下去，然後篤定一笑，躺在麥稭上就要睡了。

有些死士眞能做到視死如歸的，但是，如能不死，他們就會更有代價。自古艱難唯一死啊！

但此人躺了一會，忽然眉頭皺了起來，又過了一會，用手去摸肚子，再過一會，他忽然坐了起來，用手指在喉頭攪動，而發出嘔吐聲。

他此刻臉上早巳失去篤定的神色，而是被驚、怒所取代，嘔吐了一陣，吐出的一口不是未消化的食物，而是一口鮮血。

此人的眼睛瞪得像鷄子兒似的，忽然怒嘶了一聲。守護的人早巳醒來在外面問着：「幹啥？要吐呀！吐吧！你他娘的少來這一套鬼畫符……」

由于暗暗監視的人也沒看到屋上丟下紙團，也以爲此人想玩花樣，誘使衛兵進來探視，以便趁機逃走。

此人越來越痛苦，也越來越不濟，而此刻也正是徐、段兩個年輕人剛剛趕到的檔口，段飛驚問說：「怎麼回事兒？」

「段少爺，別上當，這小子想溜，就必須把衛兵誘進去……」

可是兇嫌已倒在草上翻滾，口角淌着鮮血，徐步雲厲喝：「快點打開牢門！」

「徐少爺……這……我可就不敢負責了……」

「誰敢負責？」段飛揪住了衛兵的胸衣，一字一字地說道：「快說！鑰匙在哪裏？」

「在……在總練團身上……」

這工夫馬志宏還在沉睡，那衛兵去叫他，半天也推不醒，好歹弄醒了他，還惱火地說：「幹啥？他奶奶的！俺忙豁了一天，簡直累煞了俺！想睡一覺都不成！眞是天生的勞碌命哩。」

「報告總練，那個兇嫌在……在……窮叫……」

「窮叫？他奶奶的！要叫就讓他叫吧！天生的叫驢，不叫怎麼成？」

「總練，段少爺和徐少爺都來了，他們要鑰匙，要進去看看，那兇嫌口裏淌鮮血哪！」

「什麼？淌鮮血？別他奶奶的吃胡稭拉蓆子哩……」他還是披衣來到小牢房門外，這工夫兇嫌巳是面孔泛紫，哼哼不巳了。

開了牢門，徐、段二人進入，徐步雲說：「朋友，你好像是中了劇毒，面孔泛紫，快告訴我們，是你自己服的毒還是別人下的毒？」

兇嫌似乎聽到這個「毒」字十分激動，但他仍不想說話。

這工夫段飛說：「朋友，不論是誰唆使你來行兇的，你自管說，只要說實話，我們會儘量爲你開脫……」

此人看看段飛，目蘊兇芒，似乎他恨段飛，段飛說：「朋友，你巳中了劇毒，你要是此刻不說，可能遺恨終生……」

徐步雲說：「如果是唆使你的人下毒，要殺你滅口，朋友，你想想看，你爲他保秘值得嗎？說不定他此刻正在得意地陰笑呢！」

此人大量吐出鮮血，而且身子蜷成一團，雙手抓扯着肚上的衣服，可見其痛苦難忍，混身痙攣、顫慄，面孔越來越紫。

徐步雲大聲說：「馬老總，快點派人去請江先生過來，如他不在，請別的大夫來也成，就說有人中了劇毒。」

人是派去了，但這人此刻可能是想通

了，也看出徐家是被害人，到此地步還會請大夫救他，這唆使他的人明明在那紙條上淬了劇毒，殺他滅口，自己還爲他保密，圖了個什麼？本是爲人家賣命的，這麼死了能對得起誰？

「老兄，到此地步，你還不說嗎？」段飛說：「死要死得心安理得才行啊！」

「你……你少在……這兒說風……風涼話……」這人終於開了腔。

段風心頭一涼，說：「朋友，這話怎麼說？難道我段飛會唆人去行兇嗎？」

這人顯然已支持不住，連眼皮也睜不大開了。說：「剛才屋上丟下一張紙條……叫我不……不要吐實……而且要我……看後把紙嚼爛吞下……」他忽然發出了一聲慘嗥。

「怎麼樣？老兄？」段飛大聲說：「你貴姓？是誰唆使你殺人的？」

「我叫丁奇……是……是……」大量鮮血湧出口鼻，他怒瞪雙目望着段飛，嘴動着，舌頭已不聽指揮，而且眼珠已開始定滯，終於嚥氣。

此人眞是死不瞑目，死魚眼中泛出冷芒。

徐步雲站起來，臉上像結了冰，段飛也站了起來，他忽然發現，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他的臉上。

段飛立刻跳了起來，厲聲說：「你們看我幹什麼？怎麼？以爲是我唆使此人行兇的嗎？不！不……」他嘶吼着，隨後他揪住了馬志宏的胸衣。

「馬老總，你以爲是我嗎？」

「這……俺怎麼能胡說？不過……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人剛才對段少東的態度……」

「怎麼樣？你別含含渾渾地！敞開來說好了！」

馬志宏似乎涵養很好，讓他揪着胸衣，居然不加反抗，說：「段大少，在這檔口，俺能說什麼？不過俺以爲你段大少不像那種人！段家也不會作這種事的。」

鬆了馬志宏，又去揪徐步雲的胸衣，徐步雲撩開了他的手，說：「段飛，現在已經遲了一步，但根據那上海人江阿根的說法，雖不是你，却和府上的褚總管有關。江阿根自此人的炕洞中搜出了道袍。大概二位也聽說過，那假道士說的『今天晚上吃餑餑，明天早上哭哥哥，今天晚上吃餃子，明天早上哭嫂子』的事吧？」

段飛焦燥地揮着拳，說：「好好！徐步雲，咱們去把這件事弄清楚，走……」拉着徐步雲就走。

徐步雲說：「到哪裏去？」

「去我家裏，找褚文達去！你敢不敢去？」

「段飛，爲了大伯及大媽的仇，就是龍潭虎穴我也敢去！」

「那就好了，可是你放心，有我段飛在，也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徐步雲，依你看，殺此人者是誰？」

「也必是唆使他行兇殺死我大伯和大媽的人！」

到了段宅，本來褚文達已上了床，他篤定得很，深信丁奇早就伸腿瞪眼了，只是他和段林極不放心段飛，到如今還沒回來，已派出多人外出尋找了。

那裏知道有人敲他的房門，而且敲得甚急，褚文達說：「誰？」

「開門！」

「咦？是少爺……」開了門，段飛一把揪住了他的胸衣，這小子還直衝，他不作那種下三濫的事，過去仇視徐家，是由於父親及褚文達的影響及挑撥，今夜在那麼多的人面前出了洋相，他就恨極了褚文達。

「少……少爺，你這是幹什麼？」褚文達在段林面前吃香喝辣的，素日段飛對他也很客氣，現在往段飛身後一看，徐步雲竟站在那兒，不由心頭一緊。

像褚文達這樣聰明狡猾的人，那會猜不出段飛突然變成張飛的原因？他冷冷地說：「少爺，你……」

「先聽我的！」段飛手上一加勁，大力一抖，說：「褚文達，我們段家可是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人家，絕不許可任何人敗壞我們的門風！說！徐老大夫婦的死，可是你唆使兇手幹的？」

這話當然已在意料之中，所以他面孔一冷，說：「少爺，話可要經過斟酌再出口，尤其是這種事……」

段飛厲聲說：「你不認識一個叫丁奇的人嗎？他沒有冒充一個道士到徐府化緣，又說了兩句話，虎頭蛇尾地走了？」

褚文達心頭盤算，按理丁奇吞下毒藥紙片，十分鐘以內必死無疑，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要是在他尚未斷氣之前含恨洩密的話，此刻的回答就要小心了。他說：「少爺，你這是聽誰說的？」

段飛厲聲說道：「是丁奇未死之前說的。」

褚文達心想，丁奇已死，這已無疑問，只要死不認帳就成了，他長嘆一聲，說：「少爺，過去小可一直以爲你聰明，穩健且明事理，今夜你完全變了，如今徐、段兩家不睦，有些事的發生往往出人意表，這種事爲什麼就不會是人家蓄意中傷嫁禍的。」

「胡說！」段飛厲聲說：「丁奇藏在騾馬店後院小屋中，你今天晚上去看他，不走前門，早被人家咬上尾巴了！人家還在丁奇那兒搜出了一襲道袍！」

「少爺，你不能再往自己臉上抹灰了，這根本是無中生有的事，我今天晚上根本沒有出門，而且一直在段爺身邊。」

「不錯，文達一直在和我談話，我們還是一起吃的晚飯。」段林站在門口，身邊左右各有一名護院，但他面色蒼白而憔悴，顯然病情不輕。

「爹，人家人、物證俱在！我看得出來，丁奇臨死時恨透了我們段家的人……」他已鬆了手退後三步。

這時徐步雲低聲說：「段飛，如能及時到源記騾馬店去問他們掌櫃的，他們後院小屋中住了一個人，不可能不知道。」

「對！」現在段飛已經信了徐步雲的話，這也是因爲過去偶爾也會聽到父親和褚文達談點不利於徐家的事。

當然，像和『野豬』勾搭，坐地分贓的事，他是絕對不會告訴兒子的，所以段飛斷然說：「徐步雲，我們到源記騾馬店去……」

兩人回頭就走，段林厲聲說：「段飛

，你給我回來。」

段飛大聲說：「爹，飛兒不查明此事，就對不起段家的列祖列宗……」

段林氣得搖搖幌幌，說：「這畜牲，他……他要去哪裏？」

這時褚文達已在他身邊說：「段爺，他們要去源記騾馬店，我要先去一步，一切回來談。」褚文達走的是後門，這就比徐、段兩人近了許多，因爲段宅佔地也有好幾畝，繞到後街總是落後一步。

結果叫開源記的大門，掌櫃的曹平一口否認，且帶他們到那小屋中去看。那小屋的門鎖着，開了門，可以看出，是有人住過的。

「曹平，人剛走對不？這兒一塵不染，的確有人住過。」

「段少爺，那是一位商人，到徐州辦貨，他不願和那些騾夫一起睡在大通鋪上，才讓他睡在這兒，今天傍晚才走的。」

段飛和徐步雲問不出所以然來，就出了源記，段飛說：「徐步雲，這件事恐怕是個誤會吧？」

「段飛，丁奇死時你親眼看到，你知道他爲什麼對你仇視？」

「我想不通。」

「這很明顯，丁奇以爲，褚文達唆使他殺人而又殺他滅口，以及最高主持人是令尊，因而恨你，甚至他以爲你也明知滅口之事，只是貓哭耗子故作不知罷了！」

段飛沉聲說：「徐步雲，你也這麼想的？」

他搖搖頭，說：「不，很明顯地，已有人打過招呼，曹平在瞪着眼說謊。」

段飛說：「徐步雲，你如何才能說服我，使我相信你的話？」

「好好！我不妨大胆地信任你一次，這也是因爲，憑我的經驗，發現你是清白的，走，我們找個地方聊聊！」

兩人來到鎭北，在視野遼闊的田陌上坐下來，在這兒談話，不怕被人偷聽到。

徐步雲說：「我對你說這些話，主要是認爲你還算坦誠，而且也不希望徐、段兩家繼續勾心鬥角，甚至互相仇視。」

「這個我也同意，今日和你一番談話及動手，我也發現你不是家父或褚總管所說的那種人。」

「第一，我要告訴你，死在太白居的孫七，是我的朋友，江阿根也是，殺他的藍衣人顯然已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們兩個都是你的人？他們裝得很像。」

「再像還是被人家看出來了！所以我感覺，這種事要不是令尊或褚文達幹的，另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第三者想從中挑撥，造成我們之間更大的衝突。」

段飛說：「我以爲我爹絕不會的。」

「另外一件事，在我未說之前，必須請你發誓，在沒有頭緒之前，必須保密，不能露出一點口風，也不要讓任何府上的人看出你對某人或某事已犯了疑心！」

「看你那神秘兮兮的勁兒，你到底要說什麼？」

徐步雲冷冷地說：「你不發誓，我寧願不說。」

「我爲什麼要發誓？」

「因爲此事非同小可！對段家對我們，都有太大的影響，甚至弄不好會引起兩家械鬥都不一定。」

「有那麼嚴重？好，我發重誓。」他跪地拜了三拜說：「如果眞有神明，請爲我作證，我段飛若洩露了徐步雲對我說的秘密，就叫我死在亂刀之下。」

「可以了！」徐步雲說：「段飛，儘管你發過誓，我說出此事，你仍然可能跳起來。」

「不會，你說吧！」

「據可靠消息，令尊和保安隊以及『野豬』勾結……」

「徐步雲！」段飛又揪住了他的胸衣，說：「你敢侮辱家父？」

「怎麼樣？事情還沒有說完，你就沉不住氣了！我眞担心，你能不能够眞正保密？」

「可是，你說家父和『野豬』勾結，媽的，稍有點常識，也不會這麼想，果眞如此，『野豬』會光顧段家的當舖？而且不只一次嗎？」

「如果他們根本不是來搶，而是深夜亂放槍，造成搶刦的假象，而是來送『貨』的呢？」他又在段飛耳邊談了一陣子。

段飛驚愕了好一陣子，說：「如果眞有此事，連我都不知道，你怎會知道？」

「這個你先不要管。你要絕對不露聲色，暗察此事眞相，如果眞有，要設法自救，因爲勾結『野豬』這種土匪，將來絕無好下場，而萬一你洩了密，徐家也會遭殃。」

段飛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由於幾次被搶之後，他的父親和褚文達並不怎麼焦急或惱火，段飛的心不斷地下沉，吶吶說：「我爹會做出哪種事來？」

「段飛，我幾乎也不信，但是，很多跡象顯示，也不無可能。因爲保安隊按兵不動，並未去清剿『野豬』，這豈不反常，要知道，他們土匪就在附近山中，而且在本鎭作案也不止一次了。」

段飛不出聲，良久，他說：「此事我姑且聽你的，暗中小心偵察，因爲這也是自救。另外，我也有一事不明，江怡齋的醫術，簡直不亞華、扁，爲什麼他爲家父着手治病，不到一個月，竟日益嚴重，他却說是暫時性的藥物反應，爲了表白他對家父的忠貞，還和家父結拜，已經磕了頭，換了帖……」

徐步雲一愣，居然會有這種事，說：「這事眞有點不尋常了！」

「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事……」段飛說了江怡齋解剖武師的遺體，說出五臟的重量及尺度的奇事，兩人相對良久。段飛說：「你是否以爲令師兄有點怪？」

徐步雲點點頭，說：「包括這件事在內，咱們心裏有數，暗中注意就是了。別以爲他是我的師兄，我們學藝並非同時，因爲他比我大二十多歲。」

「小徐，我相信你的話，就看你和我動手，勝而不驕這一點，你這個朋友是可以交的，我不妨告訴你，褚文達派了個臥底的花匠在你們家中……」

「花匠？有兩個，是吳大舌頭？」

「不錯。」

「我也不妨告訴你，二禿子，也是江怡齋的子弟，派在府上臥底。很有可能，

關於『野豬』的事，是他刺探出來的。」

段飛緊握住徐步雲的手，說：「小徐，我們要共同努力，來解除這個大危機。乾脆，你另派一個人到我家來，我安排個工作給他，我也另派一個小厮到你家，負責傳遞我們的消息，因爲二禿子及吳大舌頭我們都不能利用了。」

兩人不但握手而且擁抱，惺惺相惜之情，在青年人的表現上就更爲激烈了，都快到四更天兩人才珍重道別。

× × ×

第二天一早，徐步雲就交待了江阿根，暗暗監視吳大舌頭。江阿根低聲說：「小開，表小姐昨夜沒有回來……。」

「怎麼？外宿？」

「儂叫我注意她，我一直盯到凌晨兩點半，還沒有回來，今天一大早，卯時初她就回來了！小開，我有句話……」

「小江，在我面前說話，可別吞吞吐吐地……。」

「小開，大閨女整天外出串門子可不妙呀！夜不歸宿，那就更不妙哩！頭髮散亂，衣衫不整，好像哭過，這件事……」

徐步雲回頭就走，小江又說道：「小開，儂不要太火爆，要設法把事情弄個清楚……」

徐步雲叫不開她的院門，就竄了進去，但她的房門却沒有關。竟發現她倚在炕上發楞，還沒有發現來了人。

「妙玉，昨天晚上妳在什麼地方？」

「不要管我。」

「誰也不想管妳，可是妳自己管不了妳自己。」

「那是我自己的事。」

「可是妳的事和妳的名譽及徐家的名譽都有關係。」

「要是嫌我住得太久我可以回家。」

「妳不必胡攪蠻纏，無理取鬧，誰也不會嫌妳，而是關心妳，妳是名門淑女，怎麼可以夜不歸宿？近來我發現妳經常整天不在家。」

「表哥，妳不必操心，我會照料自己的，我自己的任何事都由我自己負責。」

「妳好像哭過，誰欺負妳了？」

「誰敢？」

「那就好，那妳哭什麼？」

「誰哭來？那是被烟嗆的……」

「妳吸烟？」

「偶爾抽抽水烟嘛！你何必大驚小怪地！」

「妙玉，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我都會帮助妳的。告訴我不要緊，我絕對不會告訴爹的。」

「什麼事都沒有，你請吧！」

「那妳昨夜在什麼地方睡的？」

「在家裏睡的。」

「哼！妳一大早才回來，有人看到你的。」

「不要你管，你要是逼我，我馬上就走！」她十分暴燥。徐步雲也不便逼她，却隱隱看出，她似乎發生了什麼事，只是他現在實在無暇管這種事。

父子倆在早餐桌上，徐步雲說：「爹，師兄的處方怎麼樣？」

徐哲夫皺着眉頭，似乎很不好出口，很久才說：「在感覺上，比吃他的藥以前要差些……」

現在又輪到徐步雲皺眉了，他說：「爹，我主張暫停服用那些藥。」

「可是江先生說，藥不可斷，如果稍有不適，那不過是藥的適度反應，沒有這種反應，反而未必有效呢！」

徐步雲的眉頭更皺得緊了，他攷慮了一會，忽然決定對爹說出他的看法。於是他在父親耳邊說了好一陣子，徐哲夫的表情變化萬千，說道：「步雲，眞有這回事兒？」

「是的，爹，先緩緩再服。」

「江先生知道了必會不高興的。」

「爹，爲了使他不見怪，每天還是到那家小藥舖子去抓藥，但回來煎了以後不要吃，倒掉算了！」

「不服就不必煎了，何必倒掉浪費金錢？」

「爹，不服也要煎，咱們家有奸細，吳大舌頭是段家派來臥底的人，正如二禿子是江師兄派到段家的人一樣。」

徐哲夫驚愕着，說：「這也是段飛說的？」

「是的，爹，所以這局面十分亂，好像在混水中一樣，必須看清楚，小心處理一些事，像大伯和大媽的死，就是段家褚總管派來的……」又說了丁奇被捕而被滅口的事。

徐哲夫是個商人，對這些事眞是十足的外行，說：「步雲，你在外面不是很危險嗎？」

「爹，危險是免不了的，但我很機警，我會十分小心的。」

「你是說，暫時不必服那藥？」

「當然，爹，但是您必須……」在父親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徐哲夫驚愕不已，似乎還不完全相信兒子的話。

「步雲，那怎麼可能？」

「爹，要誰來說，也不信段林會和『野豬』勾結，可是這件事十之八九是眞的。」徐步雲說：「小江是我的人，他會保護您的。」

「殺害你大伯和大媽的兇手死了！這太不公平。」

「爹，他死得也很慘，那種劇毒裂胃穿腸，不是人受的滋味，他已得到報應。但唆使他的人，終有一天我會叫他們嚐嚐還債的滋味……。」

× × ×

在段家的內院，有個特別的院子，別人不得許可不能進入，就是段飛也要經過通報才能進入。今天晌午稍過，段飛由前門出了門，馬志宏就自後門進入。由褚文達帶着進入那秘密院落之中。段林本是坐在軟椅上，精神萎頓，即使是一個普通人看他一眼，也知道他有重病在身。他見馬志宏走進來，立刻起身迎接。

若有外人在此看到，必然感到驚異。尤其是江怡齋看到，一定會大爲不樂，因爲段林對馬志宏的接待，要比江怡齋還親切。他說：「馬兄，請坐。褚總管，交待下去，弄幾道可口的菜來，至於酒，也多準備幾種，我的身子不好不能喝，你可以陪馬兄多喝幾杯。」

「是的，段爺……」

褚文達自去，段林說：「馬兄，依你

看，江大夫這人是否可靠？」

馬志宏道：「段爺，您是指的哪一方面？」

「比喻說……他爲我治病處方，似乎未見好轉，反而有……」

「段爺，這話俺也不敢說，人心隔肚皮嘛！不過俗語說：醫生運來醫病脚。也就是說，醫生有兩種，一種爲時醫，也就是走時運的醫生，凡是小毛病或者病本就快好的人去找他，自然是藥到病除咧！另外一種是名醫，却因不走運，別人醫不好的都找他，甚至快死的人也找上他，一連死幾個人，招牌也就砸了！」馬志宏說：「段爺，以俺看，他肯在本鎮落戶，老實說，若能治好您的病，神醫之名必然是不脛而走，豈不是名利雙收？怎麼會……」

「對，對！要是治好了在下的病，段家爲他一宣傳，一下子就出了名哩！」段林說：「馬兄，今天請你來，是爲了『野豬』的事……」

「段爺的意思俺可能猜到，『野豬』畢竟是粗人，嘴皮子不緊，難免會洩了口風，尤其他每次行動，又不是三五個或三五十個，動不動就是數百人之衆，就算他只告訴親信有關一些秘密，總是人多嘴雜。他奶奶的！有句俗語說：賊不打三年自招……」

「對對！馬兄，我就是爲了這檔子事，你看該如何處理？似乎愈快愈好……」

「這件事交俺來辦，俺本來已經有了底稿，來一次鴻門宴，把那頭『豬』宰了，能不大幹是最好，要是情況不太順，他奶奶的，乾脆就讓保安隊莊雄的人再來一次奇襲，一夜之間把他們瓦解，一口也不留……。」

段林爲之動容，說：「馬兄，你眞不愧爲老手，辦事牢靠，這種事非用雷霆手段，乾淨俐落不可。土匪被瓦解，非但地方百姓額手稱慶，莊隊長說不定還會受到上級的嘉獎或升遷呢！」

「不錯！這次『殺豬』行動由我和莊雄商量，三天內就決定行動。」

「事成之後，我會有所表示的！」

× × ×

巴豆和崔蓮剛用過晚飯，沒有回客棧，順着小河堤走去，兩人有默契，似乎都有話要說。兩人正要同時啓口，又同時打住。巴豆說：「崔蓮，妳先說。」

「巴豆，你先說吧！也許你說的比較重要些。」

巴豆吶吶說：「師兄派咱們來協助江怡齋，他到底要在這鎮上幹啥？」

「這也正是我一直弄不清的。巴豆，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巴豆吶吶說：「我發現，他不僅只是來帮他的師弟，對付段家，似乎對段家也很賣力。我眞不懂，他變成一個老鼠屎兩頭尖的人物了！」

崔蓮點點頭，說：「巴豆，你出息多了！已經會深入一層去觀察事情了！」

「崔蓮，你要說什麼？說呀？」

「江先生聲言救人濟世，到此鎮行醫，可是一天到晚，不是跑段家就是跑徐家，而且……」四下看看，低聲說：「他居然和段林磕頭結拜換了帖哩！」

「這……」巴豆搖着元寶頭，說：「崔蓮，這種事兒妳怎麼會知道？」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她說：「我探過段宅兩次，我知道的段家還不止這些。」

「妳還知道什麼？段家的護院不少，聽說褚總管很不好倒弄！」

「不錯，但我一直沒有遇上他，有一次我聽到褚文達和段林秘密交談，似乎徐老大夫婦是褚文達買兇幹的……」

巴豆說。「這話我信，也只有段家的人才會做出這種事來。」

「他們爲什麼要殺害這一對善良的夫婦？」

「好像是要打擊徐老二，他們徐、段兩家一直不和睦，希望對方早死，似是最大的願望！」

「段林這麼狠毒，難道江先生沒有看出來？要不，爲什麼和他結拜？」

曹平帶領徐、段二人到小屋中查證一切。

崔蓮笑笑，她比巴豆含蓄穩沉，別看她唱起風流小調來，扭得那些登徒子暈頭轉向，那不過是掩護此事協助江怡齋的身份。但江怡齋利用他們很短一段時間之後，就很少和他們來往了。

他們的師父和江怡齋是好友，不過他們對自己的師兄的做人方式也不敢苟同。

就在這時，前面小河堤的槐樹上飄落了一個人影，由於這一帶沒有路燈，由數十丈外路上燈光的映照，隱隱看出，此人穿了一套藍衣，頭上有個藍色布套。

他們自然聽說過，太白居有個客人被藍衣人殺死的事，兩人同時停了下來，而且隱隱覺得，此人雖然遮住了面孔，却覺得他是熟人。

却又猜不出是誰？

藍衣人緩緩走近，兩人已拔出了七首。左右一分，準備聯手迎敵，巴豆說：「什麼人？」

藍衣人不出聲，稍高的身子，走路無聲。

要不是此刻不過亥時初，眞會以爲遇上了鬼魅。

崔蓮說：「尊駕就是那個殺死孫七的藍衣人吧？」

「……」藍衣人已逐漸接近，也許是怕有過路人碍事，立刻出手，這一步跨得很大，像是一邁步就是一丈二三，追撲崔蓮。

崔蓮自然不是個賣唱的，寒七划出幾道銀綫，非但未把對方逼退，她自己反而急退抽身。尚幸巴豆在後猛攻五七七首。現在藍衣人已伸手抓向巴豆，巴豆的身手不輸給崔蓮，他們是鶴拳門下，要是沒有點火候，他們的師兄也不會派他們來協助江怡齋的。

但他們一出手就知道，自己這邊兩人加起來，仍然和對方差一大截子，這會是什麼人？

巴豆只攻出一招，其餘都是守，儘管兩人配合得不錯，這藍衣人臂長手大，幾次都差點抓住他們的手腕。

兩人越打越沒有信心，一旦失去了信心，就更打不出水準來，這工夫，對方大手如電抓向崔蓮的胸部，她有點羞怒，拚力猛掃他的大手。

巴豆猛撲，戳向藍衣人的側腰。

但是，藍衣人突然拔起五六尺高，身子蜷成人球，立掌如刀向巴豆的元寶頭上劈下，崔蓮大叫：「巴豆……頭上！」

說話的速度那會有這一掌快，「卜嗤」一聲，巴豆的頭由中央陷下一道溝，是有半尺多深。如不是橫切，恐怕連五官都分不清了。

巴豆的屍體還未倒下，藍衣人足一沾地，已到了崔蓮身邊。崔蓮此刻明知絕非敵手，甚至連十招也搪不過，却又非戰不可。她磨牙切齒地掃出七七，因爲她看出，對方根本不想留她的活口。

她從未遇上這等高手，別說他們的師兄，就是他們的師父也絕非此人的敵手。

那七七是只攻不守的玩命打法，她實在不甘這麼死去。但是，此人讓過七七，長臂又伸了過來。崔蓮急閃暴退，藍衣人如影隨形。

記得他們的師父曾說過，爲了保命，在危急時可以用詐，也就是兵不厭詐，崔蓮一時情急，大叫「江先生救我！」

藍衣人微怔，崔蓮已自死神爪下疾退三步，就在這時，果然有人放歌而來：

「華陀扁鵲藝事高，
千金要方孫思邈，
東漢有個張景仲，
精研傷寒藝事超。
晉代叔和留經脈，
巢元方名光隋朝，
明代傳有瘟疫論，
清代霍亂堪自豪，
昔有吳人葉天士，
軼事奇行一代嬌，
不才苟活於亂世，
醫卜雙絕聊解嘲，
專治疑難絕雜症，
包醫瘋狂殺人獠……」

來人正是江怡齋，眞是巧合，唱到這裏，藍衣人突然向相反方向竄去，幾幌不見。崔蓮忽然感到一陣內疚，不久之前她還懷疑過江怡齋，至少她並不以爲江是個耿介磊落的人。這一刻由於感激，這念頭一掃而空。

「江先生……」崔蓮畢竟是女人，年紀也不大，奔上去淌下淚來。江怡齋拍拍她的肩膊，說：「別哭，別哭，幸虧我及時趕到，以後可千萬別放單，少出門爲妙，巴豆他……」

「他被藍衣人劈死了……」崔蓮泣不成聲。

江怡齋走近看了一下，冷冷地說：「巴豆，我會向你們的師兄有所交待的，在此鎭丟的，一定會在此鎭上找回來……」

× × ×

秋夜，月明星稀，山野中更是幽美如畫，馬志宏開着大卡車，上面有兩頭百來斤的豬，五六十隻已殺好的鷄鴨，百十斤魚，另有些海味和蝦米，乾貝等等。當然還有，鍋頭五十罎，每罎五七十斤和「大鷄牌」香烟三百條。

車上還有五個弟兄，其中有三名是炊事兵出身，對於做大鍋菜飯有經驗。

車子停在山坳處已不能前進，因爲路窄，而且前面山中就是「野豬」的巢穴。

「口令！」土匪的哨兵喊叫着。

「什麼口令！他奶奶的！俺只是馬志宏，代表段爺來犒償你們的弟兄，快點報告『野豬』！」

「原來是馬團練，對不起！這就報告我們的頭子……」那哨兵說：「馬老總，有沒有帶『草』來？」

「有有！『大鷄牌』三百條……」

不久，「野豬」黃元寶的副手「狗熊」郭陽帶了三四十個匪兵來到，此人高頭大馬，像個黑驢蛋，腰上掖了兩支二八匣子，老遠就用手電筒照了過來。

馬志宏遮着臉說：「是小郭嗎？你這是幹什麼？」

「馬老總，現在省裏風傳要派一個大隊的保安隊來，可不能不小心哩！聽說你是代表段爺來的？」

「當然，八月節快到了！弟兄們也要過節。不過月餅要下次帶來……」

在山溝內的樹林中，匪徒們埋鍋造飯、燒菜，肉香在山野中飄溢。這工夫馬志

宏和「野豬」黃元寶及他的副手郭陽三個人在一株數圍粗的大樹下，地上鋪了草蓆和毯子，毯子上有茶也有烟。

「老馬，」黃元寶說：「你說段林這個人，娘的！靠得住嗎？」

「老黃，這可不是俺說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事到如今，你說這話就不對了！他是土生土長的本鄉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而你，拉着幾百口子人鎗却又是活動的。試問他有幾個胆子敢和你玩花草？」

黃元寶瞇着眼，打着哈哈說：「他要是和你們串通，一起來愚弄我呢？」

「黃元寶，」馬志宏眼皮子一擠，說道：「你要再說一句，俺就×你的八輩祖宗！」

「噯……噯……老馬，我不過是開開玩笑，你竟認了眞，咱們是什麼交情，怎麼會有那種事？」

「是啊！」郭陽說：「我們頭子昨天還說，他一生中只交了兩個眞正的朋友，就是馬老總和莊隊長哪！」

「不是俺他奶奶的爆伏脾氣，這種話俺聽了不舒服，你想想看，你們一個去搶，一個保管，將來分起來也過癮，俺給你們跑腿兒，吃肥走瘦，還相當危險，俺是圖了個什麼？」

「老馬，這你可不對了！當初我和老段談過，我和他分七成，你和老莊分三成。娘的！難道你以爲我黃元寶會坐臘？」

「那倒不是！朋友第一，錢是次要的，爲了朋友，俺一個不拿都成。」

這工夫紅燒豬肉、白斬鷄、鴨和紅燒魚都陸續端了上來。端白切鷄、鴨的人正是馬志宏的弟兄，望着馬志宏說：「這白切鷄太鹹了些，二鍋頭太烈，這兒還有老黃酒……」

黃元寶及郭陽喝二鍋頭，馬志宏喝黃酒，而且他只吃白切鷄，沒有去挾一塊紅燒肉及魚。

黃元寶說：「弟兄們可有好一陣子沒有大吃一頓了！小郭，有沒有叮囑他們，酒不能過量呀！」

「有有！」郭陽說：「我就會再去關照他們。」

大約喝了兩三杯黃酒，馬志宏說：「昨天晚上段爺請我吃獐肉和班鳩，不知怎麼回事，今天有四五次……」他提着褲子向下風頭走去。

下風頭也正是山坳的小徑，他在百十碼外學了五六聲貓頭鷹叫，不久幾個弟兄都到了，立刻向山坳外撤退。

當然，自這山溝到山坳口，大約千碼左右，放哨的匪兵每隔五六十公尺一個，直到山坳口，所以他們不能走小徑，落荒而走。

他們走出五六百碼，那山溝中已起了騷動，有些人大叫肚子痛，像要瀉肚，但又瀉不出來，但再過一會，拉出的却是鮮血。尤其黃元寶和郭陽二人也感覺肚子絞痛，黃元寶說：「小郭，老馬呢？娘的！屎遁哩！哎喲……這不大對勁呀！」

郭陽也在摸肚子，說：「頭子，我看不妙，這酒肉中恐怕有毛病，你聽……」

兩人側耳一聽，在附近的弟兄，本來正在不太大聲地猜拳敬酒，這工夫却傳來了哼哼聲，也有人在號叫。

「快！小郭，快找馬志宏，同時快通知機鎗手進入工事準備應敵，咱們中計了！八成，姓段的和馬、莊三人串通好了！四一二剩二，改爲三一三剩一了！喲……我的肚子裏……像小刀在割一樣……我要是逮住馬志宏……我要剝他的皮……快！叫他們盡量地嘔吐……」

黃元寶要站起來，沒站穩倚在大樹幹上，郭陽奔出五七步，就慢下來，他雖較年輕，但酒菜吃得多，很快地發作開來。

可是郭陽不愧爲「狗熊」人物，咬着牙大聲吆呼着：「弟兄們，咱們中了馬志宏的圈套，酒菜中必有毒，你們要儘快把食物嘔吐乾淨……好了以後才能找他們報仇……機鎗手馬上進入工事備戰……頭子的衛士趕緊到頭子那兒去照料……」

「砰砰砰！」三聲，大約數百碼外開了三鎗，接着四面八方人影幢幢包抄而來，這些大多是保安隊的人，約三百左右，加上鄉團的弟兄六十人。本來雙方實力相若，可是黃元寶的人幾乎個個腹痛如絞。有些雖能開鎗，已經談不上準頭了。

最初這邊的機鎗手還射了幾梭子子彈，「咯咯」聲却越來越少，迫擊炮本也有七八門，只放了五七次，就沒有人放了。

而今夜來此的，幾乎全用連發的「手提式」和手鎗，因爲預計不會有太久的對峙，果然，全部消滅，僅用了一個更次多一點的時間。

只是爲了要斬草除根，馬、莊二人商量，留下五十人仍伏在附近，待天亮後再行作地毯式搜索，預期一網打盡，一口不留。

黃元寶昨天還說過，他一生中只交了兩個朋友，一個是馬志宏，一個是莊雄。

× × ×

保安隊和鄉團班師時，鎭上轟動了，大家爭看「野豬」黃元寶的眞面目，他和郭陽的屍體放在大板車上，由西城門進入，緩緩而行，讓百姓觀看。

後面是擄獲的一卡車步鎗、機鎗、迫擊炮和子彈。莊雄和馬志宏接受百姓夾道歡呼。

鎭上狂歡了兩天，第三天把黃元寶及郭陽的屍體埋了。

就在這第三天深夜，段飛剛剛自段林的臥室內走出來，忽見花壇中的花木無風自動，心知必是刺客，他故作不知，走向外院，但到了外院却暗暗監視着。

那知此人正是黃元寶的貼身衛士，那夜馬志宏尚未到達之前，奉命到十里外小村中爲黃元寶的女人送生活費，他回來時正是莊、馬的人在作一網打盡行動，遍地躺着匪徒，哀嚎聲和鎗聲迴盪於山溝中。

此人沒露面，却恨透了馬、莊和段林等人，於是他要爲頭子報仇，先殺段林。

只是此人不知段林住在何處？在花壇中伏了一會，走向段飛的院落，原來他把這院落當作段林的住處，竟然越牆而入。

此人的身手不錯，段飛自然想不到，一個土匪頭子的部下會有此身手，當然，他現在還不知道他是黃元寶的部下。

當此人推開他的房門時，也許是太機警，已聽到了後面有人，突然扭身拔鎗在手，他的動作可謂不快，但是，段飛的機

警也高人一等，飛刀先自出手，「卜」地一聲戮在此人的肚子上！

這人的手鎗立刻掉落地上，性命交關，他似想去搶手鎗，却因肚子上有一柄匕首而彎不下腰，終於倚在牆上喘氣。

段飛倚在門上打量此人，約三十出頭一點，猿臂蜂腰，是個殺手胚子，段飛說：「是誰派你來的呀？」

「是我自己要……要來的……」

「你想幹啥？宰我？」

「本想宰……宰你老子……那老賊命大……」他握着匕首柄，似乎要戮深些提早上路。

「慢着，老兄，反正你是無救的了，何不說說你來此的動機。我爹何時開罪了你？」

「你爹是個老王八旦，是個隱惡揚善的血賊……」

段飛一掠而至，揪住了他的頭髮，說：「你如果不說出理由，你想死個痛快也辦不到！」

「對！我該告訴你，讓你知道自己有個什麼樣的老子？也好讓你窩囊一輩子……我是『野豬』黃元寶的衛士，你爹，莊雄，和馬志宏三人同流合汚……與黃元寶合作，由黃元寶四出打家刼舍，搶來的財物和珍寶，由於攜帶不……不便，就送到你們段家的當舖中保存……可是百姓却以爲是『野豬』去搶刼……因爲晚上土匪亂開槍，保安隊和鄉團眼開眼閉……老百姓誰敢出來查看……」

段飛此刻心臟在淌血，他的痛苦遠超過此人肚上插了一刀的痛苦。段家富甲一方，爲什麼父親還要作這雪裏埋屍的優事？這事由此人再加證實，就千眞萬確了。

這眞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像他父親那樣精明、老練的人，爲什麼會作這種幼稚的事？爲什麼？爲什麼？

除了鬼迷心竅，他實在想不出較好的理由來。

「我知道……這必是段林老賊想出的……毒計……先派馬志宏拉了一卡車的鷄鴨魚肉及美酒去犒賞我們的弟兄……我們頭子和馬、莊二人都是好朋友……沒有想到他們要殺頭子滅口……由四人而變成三人分那贓欵……於是全部弟兄中毒……然後，馬志宏和他的弟兄溜走……莊雄的保安隊三百餘人鎗……瘋狂地撲上……射殺了中毒哀叫的弟兄……一口沒留……」

段飛木然地望着此人，這是個土匪，死有餘辜，可是自己的父親又是什麼？此人說他是血賊，又有什麼不對？那不是比土匪更狠毒嗎？

「那你爲什麼沒有中毒，還要前來送死？」

「本來我以爲自己命大，逃過了……一刼，因爲頭子黃元寶在馬志宏未到達之前，派我到十里外給他的女人送生活費用，回來時……正是保安隊和鄉團的人，瘋狂地射殺已失去抵抗力的弟兄……」

段飛完全相信此人的話，因爲保安隊那天用大板車拖着黃元寶及郭陽的屍體遊街，他就想不通，旣是被射殺的，爲什麼通體紫黑，有中毒現象？而且兩人都是如此。

「我……我是完了……不過我……我覺得我死得很値……因爲頭子雖是土匪……對我却十分講義氣……我能這……這樣的死……總比中了毒被那些野獸們射殺還好些……」

「你是說，好幾次來搶當舖，都不是眞搶而是來送贓物？」

「嘿……」此人大量嘔血，然後塌下。而且他還在笑，他此刻的反擊方式，只有唯一的冷笑，他幾乎確知段飛此刻的心情。

段飛十分欽佩徐步雲，他居然早就知道了這件機密，要是他一直被蒙在鼓裏，最後的結局會怎麼樣？

他想了一下，匆匆把屍體移到室外，第一件事不是去見他的父親，而是要去見徐步雲。他需要傾訴，也需要徐步雲的按撫。

他長了這麼大，從未感覺需要一個人的慰安竟達如此迫切的地步！

他見到了徐步雲，而徐步雲却說：「你來得正好，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也許是過敏，但小心爲上。」

「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你先說。」

「好吧。」徐步雲說：「如果你爹也在服用江怡齋的藥，請馬上停止服用，觀望一段時間再說……」

「爲什麼？你連自己的師兄都不信任了？」

「你先不要問，總之，我是好意。」

「我絕對相信。」段飛說：「過去我狂妄自大，瞧不起你，其實我那一樣也不如你……」

「段飛，你只是要對我說這句話？」

「當然不，本來我不大相信你告訴我的話，現在我對你已心服口服……」他說了黃元寶的衛士所說的話，甚至他滴下淚來。

「你……別這樣！當然，如果我是你……我的父親是那樣的人……我也會難過。可是我們要想個辦法，把不幸減到最低程度，至少……我要設法證明你本人是絕對清白的，當然，要是證明令尊是殺我大伯及大媽的主謀，我要報仇。」

「那是當然！步雲，你說我該怎麼辦？要不要回去質問我爹？」

「先不要。」徐步雲說：「因爲那可能使他惱羞成怒，弄巧反拙，可以旁敲側擊地開導，同時要勸他立刻停止服那藥，如果病情嚴重，非服不可，可以秘密地另請一位大夫。但不可讓江怡齋知道。」

「爲什麼？是否江先生也靠不住？」

「我現在不便回答你這句話。」

「巴豆死於藍衣人之手，你猜想這藍衣人會是誰？」

徐步雲想了一下，吐出長長的一口氣，說：「告訴你，二禿子曾經碰巧在暗中看到了藍衣人行兇殺死巴豆，又要殺崔蓮時，而被江怡齋所救……」

段飛說：「江先生不是很講義氣，也表示藍衣人很忌諱他嗎？」

「的確，不過……」

「步雲，你好像對令師兄……」

徐步雲揮揮手，說：「段飛，你不懂，事情不是這樣的，你先不要問，凡事要深入一層去看，總之，這是個大漩渦，咱們都在這個漩渦之中。」

× × ×

段飛返家，已是凌晨一點左右了。他來到父親的住處，發現褚文達匆匆忙忙地走出來，段飛恨透了此人，相信若非此人出餿主意，父親也許不會做出那種糊塗事來。

「褚總管，看你的神色，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段爺的病似乎又重了些，尿……尿血……」

心頭一沉，又想起了徐步雲的話，他說：「你要到那裏去？」

「請江大夫來看看……」

「這……」段飛本想阻止，但此刻他必須單獨和父親談談，至於請來江怡齋，切過脈開了方子抓了藥，服不服這藥就在自己了。他說：「好吧！你快去快回！」

段飛來到段林的臥室中，這屋子很大，幾乎一般人的家，全部面積也沒有這臥室大。巧玲坐在床前，似乎哭過，段飛的母親已死了六年多，討了這個繼室，也沒有生育。

「爹，你感覺怎樣了？」

「小飛，我一直想不通，像江大夫那麼高明的醫生，怎麼越治越壞？」

「阿姨，妳出去一下我和爹談談！」

巧玲站起來出屋而去，段林說：「小飛，你這樣不太禮貌吧？」

段飛閉上門來到床前說：「爹，請馬上停止服用江先生的藥。」

段林一怔，說：「爲什麼？」

「爹，你必須停止，先不必問理由，徐步雲的父親也因服食他的藥非但不見好轉反而加重而停止服用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

「爹，小徐沒有說出理由，但叮囑我必須停止，是爲了你好……」

「爲了我好？他們徐家會爲我着想？」段林輕蔑地一笑，說：「這可眞正是：『大婦愛小妾，慈心世少有。晚娘疼前子，賢慧天下無』了。」

「爹，他似乎知道，徐老大夫婦之死，是褚總管唆兇幹的，由於我們一見如故，他不太記你的仇，除非爹是主謀。」

「你說什麼？徐老大夫婦的事，你以爲是我們幹的？」

「爹，那丁奇在鄉團的牢中臨死之前都已經招了。」

「招什麼？他說是我們幹的？」

「雖然沒有說，那嘴型可正是一個『褚』字——」

「渾帳！這種事那有往自己身上攬的道理？」

「爹，攬不攬都是一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爹，老實說，如果別人知道了您和馬、莊以及『野豬』黃元寶勾結的事……」

「你……你這小畜牲……你說什麼來。」段林的病已十分嚴重，這一生氣，立刻混身顫慄，神色十分可怕，似乎隨時都可能倒斃。

段飛驚得不敢再出聲，雖然父親可能做了一件壞事，畢竟是他的生身之父啊。

段林喘着說：「畜牲！你說呀！爹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事到如今還不承認，段飛想救父親的念頭被擊得粉碎了。

「你說呀！怎麼不說了？爹知道……必是徐步雲挑撥我們父子的情感……」

「爹，現在回頭也許還不算太晚。飛兒不是小孩子了，別人要離間我們父子也辦不到的，而是『野豬』的一個忠實的衛士，由於出差而逃過一刼，回去時却看到了保安隊和鄉團的人射殺他們已中毒的弟兄，他今夜來此報仇，幸虧他把我的住處當作了爹的住處，結果被我射中了一飛刀，在他死前說了這件事的……。」

段林愣了一下，又嘶聲說：「他胡說。一定是有人要他誣栽我們的，保安隊和鄉團去勦滅土匪，誰敢說不對？」

段林喘得很厲害，那樣子很不妙，段飛爲他撫着胸口，說：「爹，你不舒服，就不要談這件事了，爹，請暫時不要服江先生的藥，不過表面上仍要應付他，服不服他也不知道。」

不久褚文達和江怡齋一道來了。江怡齋說：「段老弟，你的氣色還算不錯呀。」這是因他們已結拜，稱呼上就改變了。

段飛暗哼了一聲，這氣色能算好嗎？段林說：「怡齋，我對你的醫術是絕對信賴，可是這幾天我感覺越來越不行哩。」

褚文達說道：「江先生，段爺似乎尿血。」

「尿血？尿呢？在哪裏？」

褚文達在床下端出尿盆，江怡齋指着略帶紅色的尿冷冷地說：「褚總管，隔行如隔山。不懂的事千萬別亂說。」

「這……這難道不是尿血？尿有時會很黃，可不該有紅色吧？」

冷冷一笑，江怡齋說：「那是因爲『血見愁』和『紅花』及另外一種藥合服之後，尿的顏色即會有淺紅色……」他開始試脈。段飛仔細打量此人，儀表堂堂，態度儼然，不僅感到迷惘。其實大多數人，對世事都會感到迷惘的。

「好，我再開個方子，應該能就此好轉的……」

褚文達急忙去研墨。方子開好，褚文達跟他去取藥。而段飛却說：「爹，我主張去請鎭上的方大夫來看看。您過去不都是請他看病？不也很好嗎？」

段林閉着眼，想了一下才點點頭。他實在並非不信任江怡齋，而是想試試別人的藥，抱着一種僥倖心理。

於是等褚文達回來，叫他去休息，段飛稱要親自照料父親，褚去睡了之後，段飛這才把方大夫請來，試過脈之後，方錦堂才皺眉，說：「段爺，恕我直言……」

段林說：「方先生有話自管說就是了！是不是我的病很嚴重？」

「這個嘛……」方錦堂說：「在下不解，段爺怎麼現在才重視自己的身體？您早該……」

段飛說：「方先生，家父近一月來，一直請江大夫看病的。」

方錦堂說：「江大夫的大名，在下久仰，可是段爺的腎臟很不好，江先生怎麼說的？」

段林說：「江先生早就說我的腎不大好……」

「不僅是不大好，段爺，事實上很不好調理，我就想不通，不久前小可在街上見過段爺，那時的氣色還很不錯，才不過

一兩個月……」

方錦堂開了個方子，自稱回去取藥，還要親自爲他煎，但段飛說：「方先生，這不敢當，還是派個下人跟您去取吧！我會煎藥的。」於是派了個護院跟去取藥。

直到段林服下藥，段飛才去睡了。

但是，天還沒有亮，下人去叫醒了他，說道：「少爺，老爺恐怕不成！請你快去……」

段飛大吃一驚，父親的病固然嚴重，但應不至這麽快，這劑藥會有問題嗎？

段林已奄奄一息，繼室巧玲在床前流淚，褚文達也在擦眼睛，段林見段飛來了，吃力地說：「飛兒……我去了之後……你只要管咱們……的財產就好了……其餘的事可委託褚總管負責……不要強自插手別的事……」

「爹，這怎麽會？是不是藥……」

褚文達說：「江大夫的藥即使暫時無效，也不至于馬上惡化的！」顯然他還不知道這方子是方錦堂開的。

「還有……飛兒……方大夫的爲人……爹很清楚……他應該不會……」到此震動了一下，喘了很久，又說：「總之，你不要插手爹的某……某些事……謹記！謹……記……」

段林的死訊，在這鎭上又是一件轟動的大事，但江怡齋聞訊，立刻趕到，對褚文達厲聲說：「褚總管，在下以爲這件事有點蹊蹺！」

褚文達也不無此感，訥訥說：「江先生……」

「老實說，江某懷疑這劑藥，那藥渣子呢？」

「應該還在，我去看看。」不久就取了來。

這正是在段林的屍床之旁，巧玲在悲泣，段飛也在落淚，但對江、褚二人的談話卻也在注意。只見江怡齋用指頭翻着藥壺中的渣子，很久，忽然大喝一聲「大胆！」一把揪住了褚文達，厲聲說：「褚文達，你在藥中作了手脚，是你，絕不會是別人！」

褚文達面色大變，但也十分惱火，說：「江大夫，你的一劑藥一服下去治死了人，也不必惱羞成怒。就算名醫，偶爾也會發生這等糗事！在下對段爺可是忠心不二……」

「大胆！」江怡齋指着藥渣子說：「這和我開的方子不同，而且我的方子中絕不會有『芒硝』和『大黃』這種烈性的藥，段爺就是被這兩味藥害死的……」

褚文達當時也沒看那方子，當然不知道有沒有這兩味藥，一時之間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麽好？一張臉變成豬肝色。他當然是絕對寃枉的，盛怒之下，大力推開了江怡齋，吼着說：「庸醫殺人，不必推卸責任。我怎麽會？我怎麽會……」

「好好！馬上把那張方子找來，咱們當衆看一下，另外再請位大夫來，證明這藥渣子中都是哪幾味藥？」

江怡齋立刻自動派人去請方錦堂，這大鎭上有三位中醫，加上江怡齋是四位，但過去以方錦堂較出名，而段飛卻在苦思，這些藥當然不是江怡齋開的，可是，方錦堂會開「芒硝」「大黃」這兩味藥嗎？

如果不出主意另找大夫，而仍由江怡齋處方，父親會不會死呢？

方錦堂是個老實人，也有懸壺近三十年的歷史，還沒有半夜病人家屬敲門，不敢親自開門的紀錄。但是，第一次出紕漏，又是鎭上兩大名人之一，儘管他問心無愧，也顯出慌張之色。

「段……段少爺……在下開的方子……自信藥性溫和，由于老爺是腎病，對症下藥……也沒有錯呀……怎麽會呢？不過昨夜在下發現段爺的脈象，十分散亂，只是當時在下不便說得太嚴重罷了！」

「什麽？昨天晚上你也開了方子？」江怡齋大驚，對段飛說：「段飛，這可是眞的？」

段飛以爲事到如今，也沒有瞞的必要了，他點點頭：「是的，江先生。」

江怡齋厲聲說：「府上既然不信任江某，又何必要江某處方？江某差點揹了黑鍋，担上殺人之罪……」

方錦堂一愣，說：「江先生，這『殺人之罪』從何說起？據在下所知，段爺一月前還是紅光滿面，自江先生爲他治病之後，就很快地日見嚴重，老實說，昨夜在下來未切脈之前，已看出段爺已經是病入膏肓了。」

「庸醫殺人！還敢巧辯，你以爲本鎭除了你方某，就沒有人了？好好！你看，這是兩味什麽藥……」

江怡齋端起藥壺，指着藥渣子中的「芒硝」和「大黃」大聲質問着，眞正是得理不讓人。而方錦堂卻面色大變，吶吶說：「我昨夜開的方子上，沒……沒有『芒硝』和『大黃』呀！這是怎麽回事？」

這當然無從查考，由于方錦堂開的方子是在另一家大藥房抓的藥，也去問過，對方聲言絕對不會發生此藥錯誤。

要說藥舖子拉藥匣子抓藥的人絕對不會出錯，那當然不可能，只是，抓的不是藥性相反的藥物，錯一味藥也不要緊。一個人要是胡思亂想，精神不集中，這種錯誤自也難免。

段飛一直在看此事的發展，卻一直不信方錦堂會弄鬼，因爲他的方子上也沒有這兩味藥，而去抓藥的護院喬某，也是一位忠貞之士，藥房的掌櫃，那更是一位作事認眞，十分老誠的人。

這很顯然，有人在藥舖把藥抓好，由喬護院帶回家，開始煎藥時，把那兩味藥放入。其目的有二，一是使段林提早歸天，二是嫁禍給方錦堂。以便使別人不敢找他看病，那麽本鎭上其餘的大夫，也就更不值一談了。

江怡齋建議段飛把方錦堂先送鄉團總部，然後再送縣府究辦。但段飛說得很婉轉，說：「江先生，方先生爲人方正而謹愼，而他的方子上也沒有那兩味藥，顯然不是他的錯誤，這件不幸已發生，不可再造成其他人的不幸，可以慢慢地進一步調查……」

江怡齋並未堅持，卻在屍床前悲切不已。

這天下午，一個小厮把段飛請到無人之處，說：「少爺，徐少爺勸你節哀，另外，叫小的捎個信來。」

這紙密封的信上這麽寫着：若非家父及早停止服藥，也可能步令尊後塵。你可以去想，什麽人希望令尊提早死亡？那人爲什麽要嫁禍方先生，嫁禍方先生之後會有什麽後果，這樣想下去，就不難得到一些端倪了。

段飛已有所悟，但他不動聲色。

陰險毒辣的大師兄

晚飯鐘還沒有响，暮色已籠罩了徐家大宅。徐、段兩家也都算是鐘鳴鼎食之家，每一家主僕都有四五十口人之多。

這工夫徐步雲剛剛和小江談了一會，就到西偏院來，意外地，妙玉竟然在家。只是徐步雲仔細打量她，總覺得她什麽地方變了。

什麽地方改變了呢？卻又說不出來，是身體？或者神情變了？妙玉說：「表哥，我陪你喝幾杯如何？」

「我沒有說要喝酒。」

「那就請你陪我喝幾杯如何？」

「爲什麽要喝酒？」

「有很好的理由，怎麽樣？表哥？」

「好，喝就喝吧！」他交待廚房格外做幾道可口菜餚送來。說：「妙玉，告訴我，妳有什麽心事？」

「表哥，我是有點心事，也許過一兩天之後我會告訴你的。」

「爲什麽現在不能？」

她苦笑一下，說：「爲了你也爲了我，以後你會明白，從現在開始，我不論作什麽事，都是爲了你。」

「別說得那麽好聽不成？我只希望妳以後少往外跑。某些事發生在別人家，小事一段，要是發生在徐、段兩家，就會有人敲鑼打鼓地到處嚷嚷。」

她笑笑，說：「表哥，放心吧！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什麽更使你煩心的事……」

「看樣子，妳似乎受過打擊。」

這時正好廚師先送來兩道冷葷和二鍋頭，她沒有回答，兩人就喝了起來。

他再次問她這問題時，她會技巧地支吾過去，儘可能談些幼時的輕鬆事情。比喻說，他們都是六、七或十一二歲的年紀，徐夫人（步雲之母）七月七日分巧果給二人，多分了兩個給妙玉，徐步雲就偷偷地在妙玉的巧果柳條筐中撒泡尿，由于柳條筐編細密，絕不透水，巧果（用油麵及蛋、糖烙成）就漂了起來，當時妙玉大哭不已。

談起這件事，兩人不由大笑。他說：「當然，我媽揍了我一頓，要我的分一大半給妳，但是，有個秘密你並不知道。」

「也許我知道。」

「妳說是什麽秘密？」

「你又尿了一次。」

「妳知道爲什麽沒有告訴我媽？妳怎麽看出來的，第二次尿了一點點，只是淋了一點而已。」

「巧果很脆，淋過尿之後就不脆了！而且有點騷味！」

兩人又大笑不已。他說：「爲什麽不告訴媽？」

「第一次姑媽一邊罵你太可惡，一邊用鷄毛帚子抽你的屁股，我當時已經很後悔……」

兩人相視默然，原來小表妹自幼就對他不錯，可惜他一直不知道。這麽多年了，妳已長大成人，記得有很多大戶提親，她都拒絕了。

「表哥，我敬你這三大杯。」

「該由我敬你才對，第二次妳沒有告訴媽讓我挨揍！」

「好吧！你陪我三杯……」談幼時的事，那眞是談也談不完，不知不覺，他們喝了將近二斤半的二鍋頭，這種烈酒，普通人有四兩就很可以了，喝半斤要很好的酒量，能喝一斤的，眞是海量了。

先是徐步雲一個人，就喝了一斤半以上，這是因爲他過去經常和奉軍的高級將領一起玩，那些人不是打茶圍，就是捧戲子，要不就是打麻將，反正不論玩什麽，總離不開酒。

喝酒與練功夫一樣，可以訓練出來的，當然，喝酒也要年紀輕才行，即使年輕時是海量，年紀一大就不成了。

儘管如此，徐步雲還是有七八分酒意了，他暈暈惚惚地說：「妙玉……我要回去睡哩……不過，就是再喝一斤……也醉……不了……」

「當然，所以你可以先在這兒靠一會，反正時間還早，到時候我送你回房。」

「妳……妳送我回房？笑……笑話……怎麽？妳以爲我……我醉哩？」

「沒有……你還能再喝一斤……咱們過兩天再喝個够……」扶他走入臥室躺下，不一會就睡着了。

她根本沒有猶豫就出了門，因爲這件事她曾想過，已有了腹稿。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才回來。

徐步雲醉了嗎？應該是醉了，卻沒有到爛醉如泥的程度，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只感覺口喝喉乾，嗓門眼像起了火，他說：「給我點……點水……」

有人自他身邊起來，倒了三大杯水給他灌下，不久，他又隱隱感覺，有個溜光水滑，溫軟如棉的胴體貼緊了他。

這種感覺還是有生第一次，以前和「二把刀」的女兒，曾有過很惹火的密貼，但是他感覺，這次的對象又自不同。

女人的胴體實在有很大的分別，有人說熄了燈，任何女人都是一樣，這話可能十足外行，同樣是女人，有的皮粗肉厚，滿身都有骨感，有的女人不胖，卻是肌肉勻稱，形圓無骨。

只不過在急色兒來說，在那緊要關頭，十之八九是不會如此細心去體會的。

那胴體太細膩，任何人的手都不忍用較大的力氣去撫摸或摟抱。宿醉未醒的徐步雲，不能有效制止血浪的洶湧奔騰，因爲他不是超人，也不能違反人性的趨向。

他摟緊了她，說：「妙玉……爲妳，爲了我……我們都不能這樣……」儘管理智說：不可如此，感情卻大發慈悲，說：發乎情止乎禮……

他知道妙玉很可人，卻一直不知道妙玉是個尤物。

美和尤物是不同的，前者使人賞心悅目，後者卻能使人着迷。即使是宿醉未醒的人，也能嗅到那濃烈的肉香。

激情和大量酒精的亢奮，使他有一次十分大胆的動作，她不禁顫抖而且發出了

一聲嬌呼，當然，這動作只是手的侵犯而已。

她這一驚叫，反使他有些清醒，由於這些微的清醒，忽然有些警惕，也有些不解。第一，妙玉的聲音不會這麽尖，其次，她的雙峯似乎也沒有這麽高挺。

可是，如不是妙玉，她會是誰呢？

屋中當然不會點燈。而他雖已懷疑，也不想馬上亮燈，却去摸她的頭髮，甚至還要逐漸一步步地去摸她的五官。下意識的動作自然不同，他感覺，妙玉的秀髮細而柔，這頭髮粗而稍硬。那時候時髦的大姑娘已流行「半毛子」，妙玉早已剪去了長辮子，而這女郎居然仍是雙辮子。

記得妙玉在和他喝酒之前，髮型還是「半毛子」，難道他睡了之後她又把頭髮紮成雙辮了？

他感到十分驚疑，加上妙玉這幾天的神情大變，他不能不馬上弄清自己的懷疑，伸手按了電燈開關。

那年頭，在鄉下根本沒有電燈，但像這個大鎭，却已在兩年前通了電，有了電燈。

所以有人想起劉伯溫的「推背圖」中說的：「五百年後燈頭瞧下」的預言。在點油燈及蠟燭的年代，是無法想像燈頭瞧下的照明器是啥玩藝的？

燈驟然大亮，她又發出一聲驚呼，要拉被蒙頭，已來不及了。她竟是此鎭上的兩大美女之一的金粉。

她驚、羞交集，他恨、怒塡膺。

也許有很多男人以爲，這是飛來艷福，求之不得，不玩白不玩。但在徐步雲來說，他的情感已暫時封存起來，絕不着與這種李代桃僵的勾當，他沉聲說：「金粉，這……這是怎麽回事？」

「怎麽？是我這豬頭送錯廟門，還是你這個神只愛香花素果，不喜歡三牲？」

「少胡扯！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坐起穿衣，她冷冷地說：「你以爲是我自己跑來，自甘下流的？」

「怎麽？是下帖子請妳，用轎子把妳抬來的？」

「那倒不是，至少別人求我來的。」

「誰？」

「你的大表妹李妙玉。」

「她？她爲什麽要這樣？」

「你還是去問她吧！」

「她的人呢？」

「誰知道？她和我乘車來此，叫我和你睡到一起之後，她就出去了！」

「她爲什麽要這樣？妳爲什麽也要這樣？」

「她說她有毛病，今生已不可能嫁你，她說，在這鎭上，條件和她差不多的，也只有我了。所以我接受了她的禮讓，你要知道，我這人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我早就打定主意，非徐、段兩家不嫁……」

徐步雲實在也不便苛責金粉，這個小家碧玉，自恃姿色不惡，想攀高枝兒，也是人情之常。

「算了！好在我們並沒有發生什麽事，老實告訴妳，我也有毛病。」

「什麽毛病？」

「暗毛病，這只怪以前常和一些高級將領在一起，玩弄風塵女子，賺了回扣，在這毛病沒治好以前，根本不想害人。不過今夜雖未發生什麽事，妳如果要求補償，只要數字不太離譜，我會答應的。」

「你把我當什麽？婊子？半掩門？」

「金粉，恕我口德不修，我是一份誠意，旣然如此，趁無人知道，我送妳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會回去。」金粉這工夫也把衣服穿好，說：「不過依我猜想，你表妹說的話未必可信，除非是你們已有那種事，你把毛病傳給了她。要不，她可能是已經失去了貞操，自感已配不上你了……」

徐步雲一震，說：「這只代表妳個人的看法。而妳的貞操是否就……」

「徐步雲，昨夜，我本想讓你看看我這個素自大方的閨女，是不是個清水貨？可惜，你身上有暗毛病，而我幸虧也沒有給你……」

徐步雲以爲，對方說的話大致可信，有很多女人口沒遮攔，看似隨便，但要想玩眞的，可沒有那麽容易。有的言談舉措，中規中矩，見了生人抬不起頭來，也許花心得很。

把金粉送出大門外，正好被江阿根看到，說：「小開，這個長頭髮和小段也很熟，是個十三點！」

「小江，你不懂……」

「阿拉不懂！拆那……」可是徐步雲已經進去了。

早飯後，徐步雲正在和父親談段家的事，護院韓廷庚來報：「少爺，江先生來了！在前院客廳裏！」

「知道了！老韓，他要是問你，我在不在家，你就說我一大早就出去了！」

「是的……」

徐步雲說：「爹，請您躺下來，要故意裝着不適的樣子。」

「這……這又是爲了什麽？」

「爹，就請你相信我的話吧！過份相信別人太危險了！段林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他唆使兇手殺害大哥大嫂，這是報應。」

「爹，據我所知，那是褚文達唆使的。爹，師兄待會進來，您就說藥還在繼續服用，只是感覺食慾越來越差，還有失眠等症。」

「好吧！我總以爲你太多慮了！他是你的同門師兄啊！」

徐步雲打個手勢隱起來，外院已傳來了江怡齋的爽朗說話聲，那是韓廷庚陪他進來的。

「江先生，請坐……」徐哲夫想坐起來。

「徐爺，您自管躺着，這兩天怎麽樣，還在繼續服藥嗎？」

「江兄交待不能斷，我當然要服。這幾天的情況還差不多，只是……只是食慾很差，根本不想吃東西……晚上失眠很厲害……」

「噢！這不要緊，吃不下飯，是因爲藥內補品的份量重了些，至於失眠，我給您再加一味藥，就能睡好了……」

「謝謝江先生。有江先生照料，我就

放心了！段林是怎麽回事？怎會突然又服用方錦常的藥？這眞是有欠考慮的事！」

「誰說不是！」江怡齋有點忿慨，說：「不信任我，可以根本不必找我，好在本鎭上有好幾位國醫，怎麽可以在緊要關頭又服用別人的藥？這且不說，藥舖竟然抓錯了兩味藥，您說，這豈不是命該如此麽？」

「是啊！病人對大夫也該有信心，不可以三心二意地……」江怡齋正在爲他試脈。

不一會收回手說：「徐爺，很好，很好！您的情況已經大有好轉了！只要再連續服十劑，也該差不多囉！」

「當然，當然！大國手的處方，那還有什麽話說？」

「不敢當！我來開方子……」

江怡齋開了方子又談了一會走後，徐步雲又出來了，父子二人互視一眼，心意相通。誰也沒說什麽。最後徐步雲才低聲對父親說了幾句話。徐哲夫驚愕地說：「初步化驗……」

「是的。爹，不過青島的友人還要再化驗一次……」

徐步雲本要出門，却又來到李妙玉的院落中，他要看看她有沒回來。他進入臥室內，望着那張床，也不由心跳，在這張床上，差點做出遺憾終生的事。

可是妙玉到底發生了何事？金粉的猜測是否可靠？

也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吧？看妙玉近來的神色，甚至於身體，都好像有了變化。是誰呢？這鎭上除了段飛，還有誰她會看上眼？

自幼經常在一起，自不免對她關切，拉拉抽屜，翻翻她的衣櫃，他也不知道要找什麽？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希望自她的衣物及用品中發現她的改變原因。

忽然，在一個鞋盒子中，發現了一本書。

書放在鞋盒子內，這未免反常。書上還放了一雙鞋子，拿出一看，竟是兩本書。一本名叫「鼎爐通攷」。作者叫鶴齡居士，另一本是「採戰術驗證」。沒有作者的名字。

他翻開這本「採戰術驗證」，有一段是這樣的：神仙之術，非全源於黃，老。所謂「栽接之術」，亦即老幹接新枝，借男女之陰陽調和，使生機返老還童……

徐步雲大吃一驚，楞了一陣子，再看另一本「鼎爐通攷」，有一段這麽寫着：「鼎爐者，女陰之別稱也。」

他根本不必再看，由於略翻了一下，還有男女燕好的各種姿勢，已知爲邪說異端。他過去也聽說過這類的書籍，使他震驚的是，妙玉怎麽會有這種書？

如果把她的改變，或稱之爲墮落，和此書扯上關係，又有何不可？

他的手有點抖，心在沉落，如果說他墮落，不如說他已被人蠱惑，甚而已變成了某人的「鼎爐」，作爲「採戰」的工具了……

他把書放回原處。匆匆出院，找到了段飛派來連絡的小厮，不久，徐步雲和段飛在郊外碰了頭。

「段飛，有沒有見到妙玉？」

「沒有。她怎麽哩？」

徐步雲問道：「你是什麽時候見到她的？」

想了一下，段飛說：「約在八九天以前吧！她到底怎麽哩？」

「段飛，只怕妙玉已被人毁了……」他目前已相信了段飛，說了發現的一切，甚至連金粉的李代桃僵也說了。段飛也大吃一驚，說：「妙玉開放、明朗，可是我一直相信她很有分寸。」

「你不是很喜歡她？」

「當然，我從未否認這一點，但我也不否認，她和金粉各有千秋。」

「那麽帮忙留意點，我們要救她，也許不算太晚。」

「那一種書籍，似乎是道家支派的典籍……」

「道家有所謂『房中術』，但據說不列典籍文字，都是師父口授，以免外行人用之不當，把它當作淫書。」

「你眞有學問，懂得很多。」

「有什麽學問？只是我這五七年來，接觸的人三教九流，大多爲軍閥將領，那些人有的肚子裏有墨水，也有些是大草包。另外有商人、政客、混混、流氓甚至幹無本生意的。至於方外之人，我也交過七八個，所以各方面的人見多了，不免多所涉獵。」

「知不知道藍衣人是誰？」

「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要殺的人還很多，咱們終會遇上他。不過我要提醒你，一旦遇上，如果自忖不敵，千萬不要逞強，逃並不丟人，因爲暫時的撤退，是反攻的延續！」

「對對！你我年紀相若，但你的見解却比我成熟深入。眞的，步雲，我每次見到你，比見到自己的親人還要有疼癢和安全感。」

「我們要密切合作，來對付強敵。」

「步雲，莊雄的保安隊今天一早就調走了！少了一個潛在的大敵。」

「那是我設法把他調走的。有他那三百來號人鎗在此，終是一種威脅，他們到豫南打紅槍會去哩！」

「你？你眞有辦法。」

「我不是說過，認識很多高級將領嗎？不要說一個保安隊的大隊長，才不過少校階級，他就是個團長甚至於旅長，我要設法調開他們也是一句話。」

「步雲，我眞服了你。」

「先不要說這個，要是最後證明莊雄有罪，我還要他來償還血債，如我大伯，大媽，好友孫七及巴豆等人的血債。」

「你以爲他是藍衣人？」

「恐怕不是，但即使不是，他也可能和藍衣人有點關連，因爲這道理很簡單，藍衣人濫殺人，保安隊有責派出巡邏隊日夜巡邏的。」

「對！按理說，鄉團不也該加強巡邏嗎？」

「不錯，所以我對他們都打了問號，而你也要心裏有數，步步爲營。」他在小段耳邊談了幾句話，小段大爲驚駭，說：「是……是爲了這個？」

「你仔細想想，他們不是爲這個而來是爲了什麽？在這鎭上，甚至於百里方圓

之內，還有比咱們兩家的目標更大的嗎？」徐步雲說：「一旦遇上藍衣人，一定要仔細嗅一下，據說此人身上有特別的味道。但不知是什麼味道，只要嗅出是什麼味道，要猜他的身份就容易了！」

兩人同乘一輛馬車，這是徐家的車子，由小江御車，當車子行經白寡婦的住宅小街口處，只見白寡婦門內進進出出，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小江去看了一下，說：「小開，白寡婦被殺，似乎是昨天晚上幹的。兇手太狠毒，胸口捅了一刀，兩隻小腳被人砍去不見了！拆那……」

徐、段二人相顧愕然，但徐步雲想了一下就已有所悟，有些事觸類旁通是可以猜個八九的。

× × ×

段林的喪事辦得也很隆重，有錢的人家非舖張不可，倒也不是誇當，而是若不隆重舉行，鄉里之間必有人說這死者的後人寒薄，對死者不夠尊敬。

當然，要是太舖張了，也有人會說，這不是孝，也和敬扯不上關係，而是為活的人裝面子。

但在這萬人空巷，出門看殯時，二禿子又不明不白地死在郊外，腦殼被砸碎，下手極重。

這是段林殯後的第三天入夜不久，這次是二人合乘了段家馬車，在鎮北郊區的小溪邊密談，他們談的是李妙玉的失蹤和藍衣人的事。

就在二人返回鎮上，徐步雲正要下車分手時，忽見一個藍影自一家民房中躍出，四下略一打量向馬車的相反方向疾竄。

但是，才竄出五七步，忽見那邊牆內又竄出一人，攔住了藍衣人，這人正是江怡齋，冷冷地說：「你逃不掉的，跟江某到鄉團去吧！」

藍衣人似乎很忌憚江怡齋，立刻回竄，但車內的小段竄了出來。由於這是段家的馬車，徐步雲以為，他此刻現身不妥，尤其二人同車，除非藍衣人向小段出手。

按理說藍衣人不應該怕段飛才對，由此推斷，他可能知道車內還有個徐步雲，或者他怕段飛接近他而看出他是誰？所以竟又向另一邊民房中躍落。

藍衣人落在這民房後園中，江怡齋緊追不捨。藍衣人似知擺脫不了，突然迴身撲上，在拳山腿浪中，封住了江怡齋四周每一寸蚊蠅都無法飛渡的空隙。

他的拳如鐵錘，腿如銅棍，那掌簡直是劈向枯柴的利斧。

江怡齋本來連連後退，但是，退了五步之後，他忽然像充了氣的汽球，升騰沉降，飄忽莫定。

藍衣人的打攻，終於受到了剋制。江怡齋的攻擊反而凌厲起來，小段不能永作旁觀者，且小徐打個手勢，叫他咋唬着上去援手。段飛果然翻入園內說：「江先生，我來助你一臂……」

就在這時，只聞「蓬拍」兩聲，藍衣人砸了江怡齋一拳，江怡齋的一腳也踩在藍衣人的腰上，兩人同時踉蹌後退，各自吐出了數口鮮血。

段飛一驚，藍衣人趁機越牆而去。

「江先生，你怎麼樣了？傷得可不輕吧？」

「還好，只是要休養數日，不過，此賊也傷得不輕，三五天內，他是無法再來殺人了！」

段飛扶着他出了菜園，說：「江先生，上車我送你回去吧！」

「不必了！我要回去治療一下。」

「江先生，您有沒有看出此賊的眞正身份？」

嘆了口氣，江怡齋微微搖頭，說：「眞是怪事，要說他是鎮上的人，就算罩上頭臉，也該看出他是誰才對，可是……」

「江先生，應該不會是外來的陌生人吧？」

「難說，難說！不過此人身手之高，可以說是我平生最強硬的對手……」

此刻徐步雲去追藍衣人，他以為，只比對方遲了一會，對方吐了數口血，必能追上，但是，他全力以赴還是追丟了。

徐步雲先是驚服此人的輕功，繼而有點懷疑。他對某些事的看法，一旦認為合情合理，就不會被枝節所迷惑，他心中一動，竟又折了回來，發現江怡齋已離去，段飛的車子也走了。

他再次竄入那菜園子中，仔細看那兩人所吐的血。然後把手帕撕開，把兩人所吐的血各自包起，凡事肯用腦筋的人，就不容易上當。

他回去和小江一起研究，不由大笑，他馬上把這結果通知了段飛，也正因為有此結果，他們才更加驚震於敵人的陰險狡詐，自然也順便通知他要特別小心了。

此刻，吳凱離開鄉團總部，叨着半截烟捲兒，正自邊走邊盤算，今天身上有五六塊大洋，到那裏去找樂子？

過去，白寡婦沒有死，他也是恩客之一，他明知馬老總也是同好之一，大家心照不宣，那是白寡婦有一次說話漏了口風。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幹這行生意的，何況這麼大的鎮上，那會沒有半掩門，吳凱來到一個漆黑的小巷中，伸手正要拍這家的門環，他的手被人拉了回來。

吳凱當然不會武功，却也知道目前此鎮上殺機四伏，不由駭然迴身，面前站着一個藍衣人，一個揑腳的出身，胆子絕不會大，正要驚呼，一隻大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吳凱倒斃時，雙睛及舌頭突出，面孔青紫。

在此同時，崔蓮外出吃飯回屋，一推開門就覺得屋中有人，即使屋中無燈，也隱隱看出有個高大的人影，臉上罩起 她往後退着，說：「什……什麼人？」

她見過藍衣人殺巴豆的情景，她看不出此人是不是那個藍衣人，但衣服是相同的。

藍衣人不出聲，往前一滑，崔蓮的匕首已在手中，一式「望月」，匕首向上斜掃，自藍衣人腋下穿過。

幾乎是一身冷汗。雖僅是一招，她隱隱感覺，這個藍衣人和殺巴豆的非同一人，天下技擊之術雖多，練家子是不易被蒙蔽的，她這時已到了炕邊，藍衣人反而擋在門口，崔蓮打量後窗，這是她唯一的逃生之路。

但藍衣人不會給她這種機會，當崔蓮

跳上炕要推窗穿出時，藍衣人來勢如電，已掀住了她的頭髮。也許是崔蓮又嗅到了此人身上的氣味，尖嘶着說：「你不是——」一隻大手箍住了她的咽喉。

稍後，在徐步雲大宅中的中院迴廊上，一個高大人影一閃而沒，不久即出現在徐哲夫的書房門口。弦月把這人影倒映室內，正在寫信的徐哲夫霍然抬頭，說：「什麼人？」

先聽到徐哲夫叱呼的是護院韓廷庚，自側院疾撲而來，但是藍衣人往書房內一閃，韓建庚的一擊落空，接着就是橫踩。

藍衣人似乎連閃避都不耐了，巨掌竟劈向韓廷庚的小腿迎面骨，韓廷庚知道厲害，本想收腿，却已不及，「克嚓」一聲，立刻骨碎肉靡。

韓廷庚為人極忠，此刻別無他法，為了主人的安危，只有大叫：「江老弟，刺客，藍衣……」「人」字未出，頭上已被按了三掌，頭骨裂開。

原來小江就在附近，聞聲不走前門，而是由後窗穿入，但是，他還沒有站穩，藍衣人已砸出一拳猛掃一腿。

小江近來大有進步，驚險萬分地逃過這一掌和一腿，正要回敬他一式「蟠龍腿」，那知這藍衣人似知他的路子，硬往上貼，也只有徐步雲親自動手，施出「蟠龍腿」，才能破解這種貼身搏殺，生手是難以招架的。

「咯」地一聲，一隻大手有如鐵鑵，已戳入江阿根的大腿骨肉之中。

江阿根非常後悔，要不是想以技擊取勝此人，提早拔鎗的話，以他的鎗法，絕對不會有此結局。心念及此，也正在拔鎗，沒想到另一腳有如天外飛來，又踩在他的腰腹之間。

他的身子飛出，砸向書架，却在尚未到達書架的瞬間，眼前金星迸射，腹痛有如火燎時，隱隱看到藍衣人撲向徐哲夫。

「砰」地一聲，子彈自藍衣人的耳邊划過，此人心頭一寒，人在中腳飛出途中，居然有此準頭，若讓他再開一鎗，那還能倖免嗎？

身手再高，速度再快，總不會有鎗子兒快吧？藍衣人不敢冒險，穿窗而出。而江阿根的身子竟把書架砸側。由於內傷吐血，弄了滿臉血污。

「江老弟……江老弟……」徐哲夫驚魂甫定，急忙來看江阿根，說：「老弟，你傷得不輕吧？」

「徐……徐老伯……阿拉不……不行了……這個藍衣人身上有……有藥味……」正好徐步雲趕來，聽到了這句話，說：「阿根……阿根……」

江阿根痛苦而十分吃力地說：「小開……你教我的幾手……對誰都管用……只有……對這人不……不大管用……老爺了無恙……阿拉死……死而無憾……」

好友孫七先走，如今小江也為徐家犧牲，徐步雲抱屍大慟。由江阿根的話聽來，這藍衣人是誰？也就不難想像了。

× × ×

由於吳凱、崔蓮以及江阿根等人的死幾乎在同一時間，却是在三個地方，此鎮很大，這三個地方相距都很遠，使人相信，藍衣人至少有兩個。

徐步雲猜想，藍衣人必殺他的父親，就想了個辦法。在第二天夜裏，果然書房中響了一鎗，兇手逃逸，徐哲夫倒翻在椅下。江阿根用鎗而奇準，似乎啓發了對方用鎗狙擊的靈感。

此鎮南端有一座火神廟，由於這一帶住戶稀少，深夜絕少行人，廟小又無人看守，此刻一片死寂，但不久，一個人疾行而至，在廟外一揑手指，「叭」地一聲十分清脆，接着廟內也傳來不相同的聲音。

此人正是褚文達，匆匆入廟，一個藍衣人站在石階上，說：「怎麼樣？」

「尚幸不辱使命！」

「命中要害，巳經無救了？」

「是的！當場倒地氣絕。」

「不中要害，往往還能苟活，這種事必須是百分之百，不可憑臆測或估計。」

「在下過去不論步鎗或手鎗射擊，兩百公尺有以托都是三十六環。很少打到三十四、五環的，就連飛靶——」

「好好！可以了！褚文達，謝謝你這一年來的合作，你是自己走還是要我相送？你早該看出，這種事人多嘴雜，日久終會洩密的……」

褚文達拔鎗時，藍衣人已經鎗在手中，槍頭翹起，說：「褚文達，本來可以和你分享成果的，只可惜你這小子太狡詐，花草繁多，我們沒有辦法信賴你，像假鎗斃馬長鳴的事，假道士化緣的那套詞兒：『今天晚上吃餃子，明天早上哭哥哥，今天晚上吃餑餑，明天早上哭嫂子。』等等，都是你想出來的點子，不除去你終是大患。」

褚文達說：「這種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勾當，最好收起來，因為同樣的歷史可能重複。」

「你是說我們之間也會發生這事？」

「為什麼不會？二一添作五，何如逢二進一？人心不足蛇吞象，到了最後必然是兩敗俱傷，空手來再空着手回去，你想想看，有我不多，沒我不少。而我又不和你們平分，只要有三五十萬塊大洋就十分知足了。」

「當然，這數字在這麼個大計劃之中來說，實在微不足道，然而，還是那句話，享受成果的人越少越好。這是人人知道的道理，如果到了最後只有我們兩人知道，我們兩人誰會洩密？那豈不是高枕無憂了？」

褚文達可能是看穿了這局面，除了捨死一拚，別無他途。但他的鎗還沒有拔下，一聲鎗響，響過雲霄，褚文達的心窩正中，倒地而亡！

在此同時，此鎮西端後街上的一幢四合房中，手電筒光芒閃爍，兩個人正搜尋什麼東西，其實正是徐步雲及段飛兩人。

段飛低聲說：「怎能證明白寡婦是此人殺的？」

「別忘了，二禿子對此人的素行清楚得很，有一次馬志宏本在白寡婦那兒，二禿子去找他，白寡婦却不承認。」

段飛說：「白寡婦不過是個半掩門，馬志宏找她，只是隨便玩玩，不會告訴她任何秘密的，又何必殺她滅口？」

「不然，長久相處，白寡婦多多少少，還是知道一些秘密的，所以小腳被砍去

，這是他的一個大破綻。」

「這一手又是為了什麼？」

「有些中年人還很欣賞小脚，據說馬志宏之欣賞白寡婦，主要是她有一雙纖細玲瓏的小脚，在那些有小脚癖的男人來說，眞正是：風味無殊麟脯，色香倍勝鵝黃。甚至有些人還用小脚女人的繡鞋作酒杯裝酒，狂歡行令呢！」

「男人眞賤！」段飛說：「誰說這房子是馬志宏的？」

「就是我按在鄉團總部那人說的。」

段飛忽然驚叫了起來，徐步雲說：「怎麼哩？怎麼這麼沉不住氣……」

「步雲，你看……好噁心……也好殘忍……」

在一個不起眼的小衣櫃的抽屜裏邊，用布袋包了一個很大的玻璃瓶子，也就像那種裝標本的瓶子一樣，瓶中有清清的藥水，藥水中泡着一雙小脚。

兩人雖然噁心，却也萬分高興，這是鐵一般的證據，因為那袋子上還寫有馬志宏的名字。

女人的小脚穿上繡花弓鞋，懷舊的人，也許還挺欣賞，但是，斬下來泡在藥水中，除了大脚趾，其餘四趾全折斷踩在脚掌之下，在這些年輕人看來，眞是感慨萬千。

男人想出這辦法玩弄女人，而女人居然趨之若鶩。這大概和「楚巳好細腰，宮中皆餓死」的心態雷同吧？

不久，他們又找到另一件有價值的證物，那是一本記事簿，上面這樣寫着：老段同意，他參加，說是此人可成大事，在目前，我不能反對。除去『野豬』和莊雄，都有賴此人的功夫與智慧……」

「段飛，你看這個……」徐步雲拿着一雙紫色緞面繡着淺黃色菊花的繡鞋。

段飛看了一下，說：「這只是一雙普通的女人繡鞋而巳！」

「是的，我們相信這是妙玉的。」

「怎能證明是她的？穿這同色繡鞋的女人很多呀！」

「不，這是妙玉的，因為我認識這雙鞋的大小、樣式，發藍皮底等，最主要的是這菊花共四朵，我當時還說，要是三朵就比較好看些，還批評過這種黃色絲綫的顏色不够純正，其中這朵的一個花瓣似要掉落，頗似繪畫技巧，但不適于繡鞋上的畫面……」

段飛面色一變，說：「你是說妙玉會死在馬志宏手中？妙玉會看上他嗎？」

「當然不會，但是，他也許用不正當的手法得到她。我以為她可能還沒死。」

「有什麼根據？」

「妙玉很可人，又會『鼎爐通考』及『採戰術驗證』等邪門術，馬志宏極好色，暫時恐怕不捨得殺她的。」

「那妙玉呢？」

「也許出去了！或被藏在別處。」

× × ×

徐哲夫被刺身亡，又是此鎮上一件極為轟動的事，但同樣是死，百姓的感受就不同，因為徐哲夫一生善行無數，和段林的蜻蜓點水式善行不一樣。

由于是中鎗而亡，及早入殮封棺，徐宅舉家哀悼。徐步雲請來縣府偵輯隊協助緝兇。

較早來弔祭及慰問的當然是江怡齋了，他淚下如雨，說：「師弟，為什麼好人老是不長命呢？此仇不報，非為人子。師兄發誓要助你生擒此獠！」

「謝謝師兄。想必又是藍衣人！家父一生與人無忤，他為什麼要下此毒手？」

江怡齋拍着棺身及棺底嚎啕大哭，說：「師弟，你我全力同心，我不信抓不到此獠的。師弟，你要節哀順變，身子要緊，今後徐家要你一個撐着了……」

「師兄，我會的。有件事不知師兄知不知道？」

「什麼事？」

「妙玉失踪，迄未回家。她過去曾說過，很欽佩你的『醫卜』之術，想跟你學習。」

「是啊！她也說過，要跟我學，我以為她只是說笑話，一位大家閨秀，學這個幹什麼？也沒放在心上，那知她竟會失踪了！想又是那藍衣人幹的。」

「必然是他，甚至生死未卜。」

「嗯！有可能！放心，師弟，不要說徐老爺子的仇，就是我的友人的師弟、師妹，崔蓮和巴豆，以及二禿子的仇，我江怡齋也不能不報呀！師弟，老爺子的遺體入殮，為甚麼不通知師兄一下，也好見他最後一面。」

抹抹眼淚，徐步雲說：「師兄，中鎗後到處血汚，我看屍體一眼，心中就悲恨萬分，所以決定提早入殮。」

× × ×

高仁自四十里外返家時，巳經是午夜了。

幹這行的人，就是這樣，有時縣裏的人深更半夜叫門，叫他去驗屍，這就是仵作的生活。什麼樣的死相他都見識過，因而，連個老婆也討不到。

並非任何人都不嫁他，而是有頭有臉的良家婦女，一聽他這份職業，就直打冷顫，更別說和他同床共枕了。

高仁回家自己弄了點東西吃，還喝了些酒，正要睡覺，床前站着一個人，他幹了十二三年的仵作，噩夢是作過，可沒見過鬼，今夜，他以為是遇見鬼了。

要不，怎麼會，一點聲音都沒有就站在床前了呢？

他正要坐起來，這人冷森森地說：「高仁，請你躺着別動，在下絕不會傷害你，只是問你幾句話，但必須照實回答。」

「是……是……」高仁心想，近日這鎮上死的人，幾乎全死於藍衣人之手，這藍衣人會放過我嗎？

「徐哲夫死了嗎？」

「先……先生……徐大戶的死，全鎮上的人都知道，這還用問嗎……」

「少囉嗦，我只問你，他死了嗎？」

「是……是啊！也是我驗的屍……」

「如果他沒有死你就得死，你還要說他死了嗎？」

「先……先生……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有點不大懂……」

「我是說，如果他只是受了傷而未死，你只是帮他們父子說謊而說他死了！你就要死！」

「先……先生……我為什麼要帮他說謊呢……」

「這理由你比我還清楚，他要是佯死，暫時也就不會有人去殺他了！」

「這……這……我沒有說謊……再說，我是仵作，證明某人巳死……怎麼可以不久又活了呢？」

「嘿……」藍衣人獰笑一陣，說：「如果和徐家的人有默契，事後自然可以翻案的！」

「不……不，先生……我不會那麼做……而徐老爺子的的確確是心窩中鎗，一鎗斃命的……」

藍衣人自袖內拔出雪亮的匕首，說：「本來不想殺人，看來你命該如此了！」

「先生，我說的全是實話，全是老實話……」高仁幹了這麼久的仵作，對一些殺人刑案頗熟，對兇手殺人的動機也很熟。他十分清楚，不論他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最後終不免一死。對方說的「命該如此」也沒有錯。

自古以來，發生命案，而仵作被人利用作偽證的，大不乏人。當然，這件事是例外的。

「唰唰唰唰」，藍衣人的匕首巳經够亮的，仍在鞋底邊沿上來回磨了幾下，說：「高仁，依我估計，那一鎗仍然偏了點，未正中心臟，但徐哲夫仍在生死邊沿上掙扎，對不對？」

「不不……」高仁長嘆一聲，說：「絕對沒有這個事兒，徐哲夫眞的死了！不信可以要求徐步雲開棺看看屍體！」

藍衣人似乎信了高仁的話，冷電似的眸子凝視了他一會，上前一掌切昏了他，挾起來就走……

× × ×

第二天正午，才有人發現了高仁的屍體，全身無傷，像是不愼落水而淹死的，因為他的確是浮屍河中的。

由於他身上有點酒味，驗屍人判為酒後不愼落水致死。

但有心人却看到了他床單上的紅字。

這天晚上，徐、段兩少爺收到了一張字條，上寫「有急事速到鎮東河邊小亭中一談」。徐步雲看得出這是段飛的字蹟，段飛也認為這是徐步雲的筆蹟。況且字條上也都有其名。但兩字條稍有分別處是另一張寫於「到河邊歪脖柳樹處見。」

除非有急事，一般來說，都是由他們按派的小厮互通消息。可見是十萬火急，來不及派小厮通知。

結果徐步雲在鎮東河邊小亭中是見到的是個藍衣人。段飛在河邊歪脖柳樹邊見到的也是一個藍衣人。這兩個地方，相距約半里左右。徐步雲和這藍衣人面對面的一剎那，立刻就想到，同樣的事，也必然也發生段飛的身上。他說：「這可能是天才計劃的最後一個步驟，除去了我們，你們就成功了！」

藍衣人笑笑，說：「不，這還不是最後的一個步驟，如果一定要列出一張天才名單，你與小段也必名列其中。」

「你現在似乎根本不帶一點鄉音了！就憑這一點，說你是天才中的天才，應不為過。」

「關於這一點，也不便妄自菲薄，我混了半生，去過太多的地方，自然學過很多種方言，鑑於馬齒徒增，一事無成，才擬訂了這個計劃。」

「到目前為止，你們的計劃可算是成功的。至少，『野豬』全部瓦解，一個不留，段林中毒病死，褚文達、二禿子、白寡婦、巴豆、崔蓮以及吳凱等，多少沾上點關係的人全死了。只要再除去我們兩人，這『逢二進一』的大計劃，大手筆就大功告成了！」

「你的確很聰明，假以時日，必然超過我們。」

「自江怡齋和段林結拜換帖時起，巳顯示了他的野心，而你，自殺了白寡婦，砍去了她的雙足，裝在瓶中準備長期保留欣賞時起，也巳暴露了身份。因為你和白寡婦有一手，以及十分欣賞她的一雙金蓮，巳由二禿子口中傳了出來。」

「好險！」馬志宏說：「要不是及時把你們誆來，這個千古以來最偉大的計劃，可能功敗垂成了！」

「馬志宏，妙玉怎麼會落在你的手中，以她的家世，以你的卑微，若非鬼蜮技倆，你絕對不可能……」

「這得感謝我的合伙人，他配了點藥，妙玉也就到手了。像妙玉這種女人，一且付出了貞操，加上本人過人體力，她雖然一度要死要活，但很快就服貼了！」馬志宏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問題？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讓你滿意。」

「可以了！馬志宏，應該讓我領教你的身手哩！」

「對對！我所以要在這兒見你，主要是因為我的合伙人說，你很有一套，我一來技癢，二來也想給你一次施展特長的機會……」

徐步雲的「蟠龍腿」巳經施展出來，好友孫七及江阿根的血仇，巳是責無旁貸。而這些血賊心機之深，手段之毒，野心之大，眞是曠古未聞，徐步雲咬牙切齒，恨恚之心，也只有對付日本鬼子時才有。

但是攻擊的主動，在五招以後巳經改變了，徐步雲絕對沒有輕估馬志宏，可是絕對沒有想到，一個老兵油子轉業為地方鄉團總團練，竟有這等身手，他甚至以為，馬志宏這兩套，可能比師兄要高明些。

「嗤！」地一聲，稍一分神，馬志宏的三招，戮上徐步雲衣袖，根本不易着力的飄拂衣袖竟被戳了個洞。

他知道這是「綿裏針」的眞工夫，心頭一凜，急忙聚精會神全力應付。

而在半里外的河邊歪脖子樹下，段飛當然也見到了另一個蒙面藍衣人。他們所以被約來此處，是由於這黃河岔流處雖窄，流速却十分湍急，過去常常淹死人，每年七月十五必有人在此燃燒冥紙，傳說這一帶鬧鬼，本鄉本土的人入夜即不敢由此經過。

段飛冷冷地說：「原來是你冒充小徐的筆蹟……」

「薑是老的辣，你不能不信。」

「其實你們的所謂『大計劃』，早在人家的預料之中。」

「誰？」

「你應該可以猜到，薑雖是老的辣，在人來說，却是『有智不在年少』！」

「你是指徐步雲吧，他也來了！如果

我們能讓你們活着離開這裏，那就是『無智空長百歲』了！」

「醫者父母心。這句話不知你有何感想？」段飛說。「其實你們兩人玩的一些花樣固然很新奇，却也沒瞞得了小徐！」

「什麽花樣？」

「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的，唱白臉的是那個藍衣人，唱黑臉的是你。一個代表邪惡，一個代表正義，大打出手，在那菜園中兩敗俱傷，各吐了幾口血……」

「原來指這個，你以爲花樣如何？」

「那是兩口假血，旨在造成一種錯覺，以爲你們都受了重傷，又說藍衣人三五天內不會再行兇殺人，但在當天晚上，又是幾條人命！」

「看來薑未必是老的辣囉？」

「要和褚文達的一些點子比起來，你們兩人也許有所不如。」

「他有什麽好點子？」

「什麽土匪搶當舖實際上是掩護送貨哩！假道士到徐家門外說那兩句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聯語哩！大義滅親，鎗斃馬長鳴等等，雖是左道旁門，花樣之奇，却也無可厚非……。」

「嘿……」藍衣人得意地笑了起來，說：「你以爲那是褚文達的點子！」

「難道不是他？」

「嘿……」陰笑似已回答了問題。藍衣人說：「小段，看在段林面子上，你可以全力自衞！」

「當小徐發現了仵作高仁床單上用紅藍鉛筆寫的『殺我者，醫卜雙絕』七個字時，我們已完全洞悉了你們的陰謀。」

「小鬼，這正是我們必須提早殺你們的原因，你們的刁鑽，的確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門戶一開，段飛已在瞬間三上三退，攻擊三次。也等於是藍衣人在他三次撲擊時把他擊退了三次。

徐步雲那邊的情況十分激烈，兩人已折騰了七八十招，徐步雲掃中對方兩腿，他也挨了對方兩拳三掌。他的確相信，此人比他的師兄高明。此人的臂長手大，任何一劈一掃都帶起凌厲的掌風。

「蓬」地一聲，徐步雲的肩上又挨了一掌，胸口悶脹，氣血翻騰。這是他第一次遇上的大敵，從未如此吃力地面對一個敵人。

當然，對方在他的「蟠龍腿」的奇妙角度和方位的狂攻之下，也傳出喘息聲。

殺死徐、段兩少雖非最後的步驟，却是這「大計劃」中的重要關鍵，所以藍衣人不敢大意，儘管他已略佔上風。

於是他在故露破綻下，挨了一掌時拔鎗在手。

徐步雲先是大吃一驚，說：「馬志宏！你不敢拚到底？」

「本來要宰你也不須用鎗，可是拖得太久對此計劃不利，只有提早打發你上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在你的身上留個彈孔是對計劃不利的！」

徐步雲緩緩後退，馬志宏就步步進逼，這是生死關頭，正義與邪惡的消長，他要是死了，小段八成也難逃出魔手。

魔鬼在笑，伴着嗚咽的河水，那支「七星子」鎗身上泛出森寒之芒。這種鎗永不會卡殼，也就是說，萬一卡了殼，再一扳機，又轉過一發子彈。即使再卡一發，手指一勾又是一發。所以行刺或重要任務多用這種插在身上比較凸起而不甚方便的手鎗。諸如「五蜂子」「六輪子」「八音子」和「九連珠」都極類似。

「砰——砰——」兩鎗皆中徐步雲的心臟部位，他的身子被震得向後疾退三步，仰身翻落河岔子湍流之中。

馬志宏自然相信自己的鎗法，而且雙方才不過相距七八步，可以說發兩鎗無一不中，甚至無一不正中心臟。

只是事非等閒，他仍然掠到河邊，想再補上兩鎗。但人却沉底且早已流下去了。他相信，自己的任務已順利達成，他又在笑，這種發自內心的笑是忍不住的。

在半里外的小段和這個藍衣人，也折騰了五六十招，小段的身手比徐步雲差，也許是由於這個藍衣人的身手也比另一藍衣人差點，小段才能支持這麽久。只是他已中了七掌，也中了四脚。

他的左臂已失去威力，腹部中中的一脚，已使他吐了一口血，但藍衣人的攻擊令人透不過氣來，在小段中了一拳，打了個踉蹌時，人影飛瀉，凌空瀉下，雙足交瀉，在全身撕裂似的劇痛之下，小段的上下身如同分成兩截，已失去了連絡。

段飛呼叫着後退，已退到河邊，藍衣人的槍口吼叫着噴出火舌，「砰砰」兩聲，比半里外的槍聲只遲了約一分鐘光景。

段飛的心窩處血注迸射而出的同時，「卜通」聲中，翻落河中，隨流而去，藍衣人看也不必再看。插起了手槍。而另一藍衣人已在十步以內了。

兩人發出低沉的陰笑，曠世大計劃完成，是值得驕傲的。別人耗大半輩子才有的局面和財富，他們只化了約一年的時間就達到目的了。

× × ×

儘管徐、段兩少的屍體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還沒有被發現，有心人却相信，就是天老爺再照顧他們，也不可能活命的，於是他們逐步展開了接收的步驟。

當然，出面的不是馬老總，而是極受局外人尊敬的江先生。他先到段家走動，段家的人憂心忡忡地告訴他，段少爺已有一天一夜沒回家了。江先生安慰他們，吉人天相，不會出事的，年輕人好玩，怕是玩野了暫時忘了回家。總之，一切有他。

這天傍晚，段林的繼室巧玲竟留書上吊自殺身亡。遺書上說，丈夫死去，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勇氣，要追隨丈夫於地下。

鎭民以爲，這眞是世上特字號的大傻瓜。坐享段家數千萬大洋的家財的機會不要，居然上吊，這不是天生窮命是什麽？

當然，有心人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似乎有個人對於模仿別人字體很有心得。

× × ×

這是鎭郊三間不起眼的小屋，但前有大院，後有菓園，佔地倒是不少，院牆是用亂石砌成的高牆，上面爬滿了絲瓜蔓。

在這三間小屋的左邊暗間內，一燈如豆，四壁蕭然，像這樣的地方，居然有位半裸的美人，半倚在大床上，望着跳躍的燈光出神。

她的生命已進入了秋冬之季，靈魂也離竅而去，只有這個外殼，看來還相當美

好迷人。儘管她對一切都已不抱希望，却已下了決心，要利用這臭皮囊作一件獨挽狂瀾、轟轟烈烈的事。這件事就像吞下大量的砒霜準備毒死老虎一樣。

命運爲她作了些不公平的安排，却仍留了一條路讓她走，達到復仇的目的。

此刻，幾乎沒有任何聲音，僅是燈火微幌了一下。藍衣人已站在床前了。

他木然地站着望着她那半裸的酥胸，和一隻橫斜在被外的小腿，本來，他今夜有要事，不想「辦事」。可是現在他的心比燈火更熾烈，跳躍得更快。

計劃完成之後，再有李妙玉在身邊，他以爲老運還眞是好得邪氣。

「妙玉，妳在想什麽？」

「你猜？」嬌慵地伸個腰，這動作對藍衣人來說，是不可抗拒的。她知道這藍衣人有多貪。

「妳不會是在想小徐吧？」

「都已經死了的人囉！」她說：「我這人最現實，我欣賞眞正的強者，眞正的英雄，對繡花枕頭沒有興趣……」

然後是四道目光如電焊似地冒着火花焊接在一起。繼而是一件件藍衣飛到衣架上，燈火在跳躍，牆上的影子也在跳躍。

本來最初她應付不了他的原始作風，但近來，他自己却有這種難以招架的感覺了。尤其是今夜，她非常興奮，好像飢渴已久，「食量」十分驚人，一而再地需索，爲了表現大丈夫雄風，他也不便示弱。

除了心在狂跳，燈還在跳躍之外，那只有喘息聲了。

「妳眞行……」

「你不是說過，淑女上了床，就要變成……」

「對對……我說過，不是我吹牛，換了任何人，消受不了妳……」

「當然，也許換了任何其他女人，也應付不了你這種狂熱粗獷的作風。」

「妙玉，眞怪，妳近來好像對這種事十分在行，耐力持久，而且……」

窗櫺上塗有桐油的桑皮紙上嵌着一塊瓦片，只發出了輕微的聲音，這手法眞是恰到好處，他知道這是誰的暗號。

李妙玉當然也知道是誰，但她故作不見。

藍衣人匆匆穿衣下床，說：「如果妳還沒儘興，等我回來，不要出門……」

「我要睡了！太累哩……」

「怎麽？妳也吃不消啦？」

「喲……我又不是鐵打的身子！」

藍衣人抹抹額上的汗出屋而去。

× × ×

這兒是一片棗林，夜風在已大半脫了葉子的枝椏上吹着尖銳的口哨，似在爲即將來臨的絕唱伴奏。

兩個藍衣人對峙而立。夜風撩起他們的衣襟「獵獵」作響。

「老江，是時候了吧？」

「當然，老馬，萬事俱備，即使是兩個大戶主人的遺囑我都仿造完成了。」

「那眞是了不起的手筆。不過……」

「什麽事？」

「那兩個小子迄今屍體未被發現，這怎麽解釋？難道是河裏的王八把他們吃掉了？」

「這是黃河的支流，八成已流入黃河之中，已在數百里之外了！其實這很簡單，只要我們捫心自問，當時我們做的够不够認眞而徹底，不就有了答案了？」

「對對！不過……」馬志宏說：「莊雄這一份……」

「你的消息太不靈通了！」江怡齋說：「莊雄的一個大隊，還沒開到豫南，就在豫中舞陽縣附近，遭遇了紅槍會的主力，約在兩千五六百人左右，據說兔脫的不超過二十個人，莊雄還被紅槍會割下人頭掛在城門樓上示衆呢！」

「那太好了！似乎天老爺也在儘一切可能配合我們。」

「不是我們，而是我一個人。你是聰明人，合伙的人一路減下去，自然是最後剩下一人接受碩大成果了！」

「噢！」馬志宏的眸子中射出燐火似的光芒，說：「姓馬的天生壞胚子，死後絕對進不了天國，可是這次，我本來打譜和你平分的，你居然……居然……」他笑了起來，而且笑得很篤定。

「是不是笑得太早了些？」

馬志宏大力搖頭，說：「馬某從不低估別人，也絕不會太低估自己。你的『醫卜』是不是貨眞價實，我不敢說，你那兩手，可沒放在我的眼裏。我怎麽會不笑？誰敢說我笑得太早了？」

江怡齋似乎更加篤定，由於他會施毒，李妙玉就是在他弄的手脚下失身於馬志宏的，所以馬志宏儘可能站在上風頭處。

江怡齋說：「你知道我爲什麽要送你個活寶，讓你天天銷魂，夜夜春宵嗎？」

「你……」馬志宏一愣。

「其實美色我也想，但爲了一個『大計劃』，不得不忍痛割愛。在她的茶中弄了點亢性之藥，使你得其所哉！」

「你以爲我會被她吸乾？」

「你可知道她爲什麽能征慣戰？通宵不疲嗎？」

「年輕健康的女人多數如此，咱們總是中年人，能配合她已經很不錯了！」

「你近來有感覺較易出虛汗，事了之後有前所未有的疲憊嗎？」

「這……這種事完了之後，誰都是如此的……」

「現在我坦白告訴你，你剛剛自一個戰場上退了下來，又要進入另一戰場，你的實力打了個八折。而我們的差距，也正是這個折扣的距離。」

馬志宏心頭一驚，他自信是那種戰場上的老兵，但是，李妙玉今夜的「表現」非常特別，一次是抵過去三五次。此刻馬志宏額上及鼻尖上又滲出了汗珠。

江怡齋已不再給他恢復體力的機會，開始了狂風驟雨式的攻擊，兩個藍影，在黑暗的棗林中起落翻騰。

馬志宏高他幾多，江怡齋早已有數，這也是他知己知彼的長處。而馬志宏却忽略了這個合伙人是「醫卜雙絕」。

狂烈兇猛的搏擊只不過才四五十招，馬志宏已感到力不從心。

「啪」地一聲，一脚掃中了馬志宏的左肋，奇痛如裂。在耗損過劇之下，即使平常最有信心的招式也失去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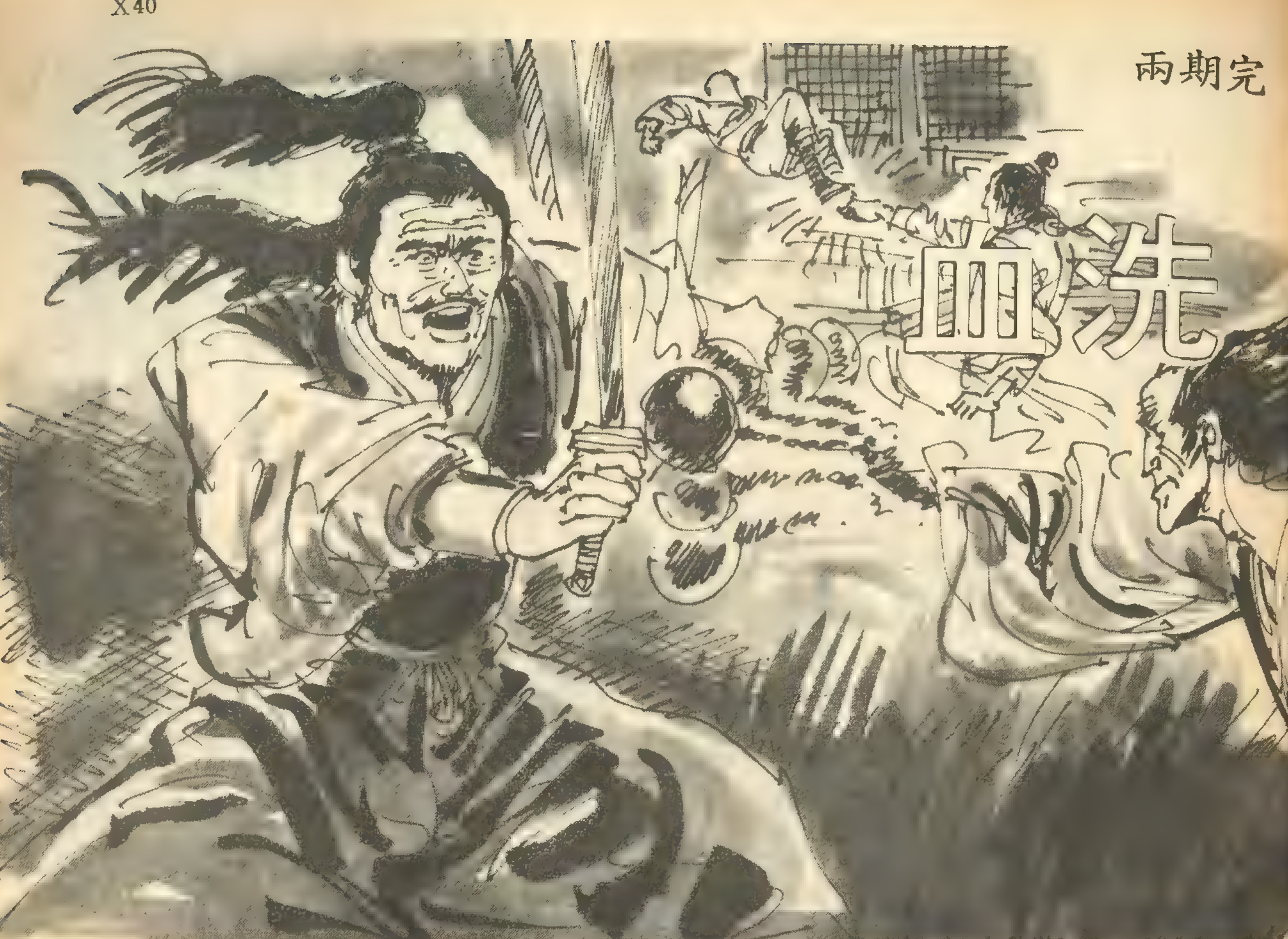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52頁）

俠情短篇故事

兩期完

血洗霸王莊（上）

文·馬可
圖·騰飛



山路殲鬼刀 摯友酒樓亡

「你爲何一直跟着我？」彭楚雄終於忍不住，霍然轉過身來厲聲疾喝。

可是，他的語言才出口，他不由張口怔住了。因爲他目光所及，背後不要說是人，連鬼影也沒有一隻，況且，這時候是大白天，明耀的陽光照射下，什麼東西也無所遁形！

眨了眨雙眼，他再重新掃視一次，眼前依然是人影杳然，而附近雖然有草有樹，但卻疏落，低矮得不足以將一個人掩蔽起來，那麼，那種被跟踪的感覺又怎樣解釋？

他自問對於那種如芒在背的感覺絕對沒有錯，憑着他出道江湖二年來的經驗，加上那種天生的奇異感覺，他肯定有人在背後跟踪着他，這一點，就算有人用刀劍架在他的頸脖上，他也不會改變的了！

他再度眨眨眼，臉上顯露出困惑的表情，禁不住用手搔起鬢來——莫非跟踪他的人會六甲神遁不成？

六甲神遁只是神怪之說，彭楚雄自開始讀書時起，就不相信，但眼前的事情又怎樣解釋呢？

自從他踏出漢陽城起，他就一直有那種被跟踪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一直以來皆沒有錯，他之所以一直忍耐着，就是想查察一下，跟踪他的企圖是什麼，所以他一直忍耐了半天。

這種滋味是不好受的，而他的耐性是認識他的朋友中，公認最差的，他這一次能夠忍受半天，可說是破天荒的了，連他自己也有點感到不相信。

「何方鼠輩，藏頭露尾，難道不敢見人？」彭楚雄忍不住再次喝叫！

四下一片沉寂，只有他的語聲，遠遠傳了開去，由於這時候連半絲風也沒有，所以草曳葉擺聲也半點也沒有。

彭楚雄陡覺冷汗標沁，一顆心也劇烈地跳了一下。這眞是咄咄怪事！莫非白天遇鬼，抑或撞了邪？

彭楚雄雖則心中生寒，但畢竟不是個胆小的人，何況又是在白天，雖則他出道只有兩年，但由於他系出名門——當代名劍客天劍居士的傳人，已得天劍居士六七成眞傳，在江湖上也掙得一個青鋒劍的外號，被武林中人稱許爲最有前途的年青劍客！

天劍居士以天罡劍法獨步武林，劍下未逢敵手，連武當掌門絕塵道長也不敢攖其鋒銳，可想而知那套天罡劍法之厲害，而彭楚雄既得天劍居士六七成眞傳，其身手也差不到那裏去，而事實上，他自出道江湖以來，未曾一敗！

鬼刀侯子通

吸口氣，彭楚雄胆氣陡壯，他乾脆不走了，走到一塊石前，一屁股坐了下來。

他決定與那跟踪者耗下去，而這個辦法雖然笨，但卻很靈，他在出道半年不到的時候，亦遇上與這一類差不多的情形，那一次，他就是用這個笨法子，將那位跟踪他的人逼了出來的！

只不知這一次靈不靈。

這時候大約離黃昏還有個多時辰，初春的時候的天氣不算熱，所以雖然是坐在太陽下，卻不感到燠熱難受。

彭楚雄這時置身的地方，仍是漢陽通往江南的一條捷徑，但由於路途太過荒僻難走，故此一般的商旅行人爲了安全起見，寧願走大道，多走四個時辰的路，也不走這條荒野路，心中不由暗罵那跟踪者。

彭楚雄若不是在四個月前，與一位新交的朋友約了在江寧相見，他也不會走這條路。

因爲，約定的日子，就在翌日，而走大道，勢必趕不及在翌日趕到江寧，只有走這條捷徑，才能在翌日午後趕到去。

他是個守信的人，更不希望第一次約會就給對方一個不守時的壞印像，故此他才走上這條路。

只不過坐了一會，他就像屁股上被針刺了一下般，猛然跳起身來，拔脚往前路走去。

他是猛省起，若是這樣耗下去，豈不是趕不及翌日的約會？心一急，他決定不理會那暗中跟踪的人，趕路要緊！

× × ×

疾奔了不過半里，那種被跟踪的強烈感覺又陡生了，而且越來越強烈，但他還是強自忍受着，不去理會。

可是，那種感覺卻有如芒刺在背般令到他越來越難忍受！而那種強烈的壓迫感，令到他有一種赤裸的感覺，終於，他忍受不住了，疾奔中猝然陡旋向後！

他銳利的目光在轉身的剎那，已掃瞥到背後連半絲人影也沒有，他不由怔了一下。背後來路上，確實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在輕柔的春風中搖曳的草樹。

他雙眼發定，猛吸了口氣，用力甩甩頭，證實自己很清醒，那種強烈的被跟踪感覺仍然存在，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那跟踪者會隱身不成？

他忍不住引吭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在空中迴響着，除了這，就沒有別的聲響了。嘯聲未歇，彭楚雄倏地轉回身去，向前路飛掠而去！

但是，那種被跟踪的感覺又倏然而生了，就像陰魂附體一樣緊纏不散。

彭楚雄咬實牙關，決定來個不理，身形盡展，一路向前急掠。在他以爲那暗中追踪之人或許輕功不怎麼高明，只要自己盡展輕功，那就有可能將之拋下！

一口氣奔行了足有八九里，那種被跟踪的感覺依然存在，一點也沒有消失，這就令到他有點氣餒了。這樣看來那暗中跟踪他的人肯定輕功也很高明，有可能比他還要高，否則，他應該可以將之拋下。

這一次他沒有停下來轉身察看，忍受着那種如芒刺在背的感受繼續向前奔掠。

驀地，他全身的汗毛皆豎了起來，忍不住發出一聲怪叫，猝然淩空向後一翻！

令到他全身汗毛倒豎的是：他倏然感覺到有人向他後頸吹了一口寒氣，禁不住打了個寒顫！「這到底是妖是怪？」他在身形倒翻的剎那，目光瞥到背後空空如也，由是產生了這個怪異的念頭。

相信任何人在這情形之下，也會產生像彭楚雄此刻生出的念頭。

落地之後，他縱目四顧，荒野寂寂，除了他自己之外，根本就沒有第二個人。

他不由倒吸了口涼氣，再也忍受不住了，身形一幌，在附近一帶搜查起來。

他直至現在仍然確信有人跟踪他！

他在附近方圓約三十多丈範圍內搜查起來，搜得很仔細，結果，卻連鬼影也發現不到一個！

回到路當中，他整個人有點呆了，他在自問：「難道我這一次的感覺只是一種幻覺？」

但他立刻就否定了自己這種想法。

因爲，那種感覺又陡然加強了，而且隱隱中有一種危機逼來的感覺。

那種奇異不安的感覺來自他的側背後，他好明顯地感受到，於是，他霍然擰轉身來，長劍亦隨着身形之轉動而亮了出來，直指那個方向！鋒銳的目光隨着轉動的身形掃瞥之下，這一次他眞的看到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第二個人！

× × ×

那人在彭楚雄轉動身形的時候，一動也沒有動，就那樣靜靜地站着，一雙陰冷的目光直直地盯在彭楚雄的臉上！

彭楚雄的目光在與那人的目光相觸之下，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迅忖：「這人陰冷得簡直不像個活人！」

乍然瞥見之下，那人確實不像一個活人，只像一具行屍！

因爲那人身穿一件不合體，頗爲寬大的灰舊布袍，個子比一般人高，臉色死白，削頰高顴，眉毛枯黃，削鼻薄唇，頷下一根鬍子也沒有，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定定地，眼皮眨也不眨一下，一雙又乾又瘦

，皮包骨的手露出在有點短的衣袖外，鬼手也似，腰間掛着一把又寬又短的刀。

若不是那行屍般的人在這時候眨動了一下眼睛，彭楚雄眞的會以爲那人是一個死人！

這個長相像個死人般的人，應該就是一直跟踪彭楚雄的人了。

這樣說來，這人身手一定很高，最少在跟踪及輕功上就比彭楚雄高明。

因爲照情形看來若不是這人自動現身，彭楚雄肯定發現不到這人，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這人的輕功比彭楚雄要高明！

× × ×

「閣下是誰？」彭楚雄在未明對方的來意時，口氣仍然很客氣。

那人白多黑少的眼珠稍微轉動了一下，臉上却木無表情，語聲有點沙啞地道：「侯子通。」

這人──侯子通似乎不喜歡說廢話，一個多餘的字也不說。

「鬼刀侯子通！」彭楚雄臉色陡變，脫口驚叫出聲。

侯子通却一點反應也沒有，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但盯在彭楚雄臉上的兩道陰冷的目光，却無異承認了。

吸了一口氣，彭楚雄壓抑下那股子震驚的情緒，語聲有點澀澀地道：「鬼刀侯子通名震江湖，今日有幸一見，却令我大失所望。」

侯子通那死白的臉上，一點變化也沒有，彷彿臉肌僵硬如石般，只是眼珠又轉動了一下。「那又如何？」

「閣下也算一號人物，爲何却鬼鬼祟祟地，一路暗中跟踪我？」彭楚雄這時已從震驚中回復過來。

「因爲我想殺你！」侯子通的話直截了當。

彭楚雄不由怔了怔，他實在不明白侯子通爲何無緣無故要殺他。「我與閣下有仇？抑或有過節？」

「沒有！」侯子通答得又快又簡結。

彭楚雄一聽，不由氣往上衝，但他隨即壓下那股怒氣，吐口氣道：「江湖武林中一直以來就是弱肉强食，但殺人似乎也有個理由！」

「錢！」侯子通咀裏吐出一個字。

彭楚雄心頭震動了一下，脫口道：「閣下是說，有人出錢要你殺我？」

侯子通眨了一下眼，閉咀不答，却嗆然拔出了那把又寬又短的刀！

那把刀連刀帶柄只有二尺左右，刀身又寬又厚，刀口也不怎樣鋒利，那形狀有點像斬柴刀，但刀一出，侯子通身上的殺氣便瀰佈開來，直逼彭楚雄！

彭楚雄握劍的手不由握緊了。他手中的長劍名青鋒，劍身有一層青濛濛的毫芒泛射出來，因之而得名，雖然比不上斷金削鐵的神兵利器却也不是凡品！

他的外號，也是由此而得到的。

欲殺人者反被人殺

刀劍相對，霎時間似乎已無話可說，只有動手分生死！

但彭楚雄却忍不住問道：「閣下幾時變成了職業殺手的？出錢僱閣下殺我的是誰？」

鬼刀侯子通却沒有回答彭楚雄的問題，驀然間一刀疾劈向對方！

這大概就是他的回答。

侯子通劈出的那一刀，其姿勢就像一個人執着一把砍柴刀在劈柴那樣，勢道不太猛，招式更是平平無奇，但彭楚雄却不封也不接，身一退盈丈！

他不是不想封接，而是根本就看不透侯子通那一刀的變化有多少，換言之，就是沒有把握封接得了那一刀，他是個穩重的人，所以不封接。

侯子通身形疾欺，身法之快，連彭楚雄瞧見之後，也不禁心驚不已，那劈出的一刀忽然間化作千百十刀，一時間令到彭楚雄有目不暇給，眼花繚亂之感！

彭楚雄確實瞧不出侯子通一共斬了多少刀，只覺得全身上下皆被刀光所襲，滿眼皆是刀光，吸口氣，他這一次却沒有閃避，劍急展，施展出師門天罡劍法中那招威力極巨，攻守兼備的「天覆地翻」，霎時間但見劍影漫天蓋，反罩向那千百十道刀光！

「鏗鏗鏘鏘」一連串金鐵交擊聲暴响起，隨即劍影刀光亦消散。

就在那劍影刀光消散的刹那，一道淡黯的閃光從侯子通的身上閃射出來！

× × ×

鬼刀侯子通之所以名震江湖，一方面是由於他確實身手很高，死在他刀下的武林高手，沒有一百，也有五六十，但從來却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出刀將人殺死的，因爲，知道的皆已死在他刀下，一個死人，是永遠不可能將他知道的秘密說出來的，另一方面是由於他一直以來行踪皆很神秘，輕功又高，神出鬼沒，若想要找到他，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若是要找一個人，那個人無論藏匿在任何地方，也會給他找到，這樣的一個人，不名動江湖才怪！

那邊淡黯的閃光一現，彭楚雄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身形閃退中濺出一蓬血光！

鬼刀侯子通，確實不是浪得虛名！

那道淡黯的閃光一現即隱，隱沒在侯子通的身上！

侯子通這時却沒有動，站着定定地注視着閃退出只七尺外，腰腹間用手捂着，但却湧沁出一股股鮮血，一臉痛苦驚怒之色，似已站不穩的彭楚雄！

「鬼刀，那原來就是你的鬼刀！」彭楚雄咬着牙，目射厲光，有點斷續地道：「你好卑鄙！」

鬼刀那木無表情的臉上，第一次有了變化，那是一種得意已極的笑意，踏前一步，陰陰地道：「說這句話的人你應該是第六十二個！」

他說話不再像動手之前那樣簡潔了。

那其實是他的一種策略，在動手之前，他盡量與對手一種沉重的壓逼感，令到對手心理負担加重，那麼，在動手時，就或多或少可以佔到便宜，而在擊傷對手後，他又用說話來分散對方的精神，伺機殺之！

「鬼刀，我終於看到你那柄所謂鬼刀了！」彭楚雄居然也笑起來，大概是終於看到侯子通那柄從來沒有活人看到過的鬼刀而興奮得笑了。「原來那只是一柄藏在你左袖內用一根幼細鍊子繫着的刀子！」─

侯子通一直靜靜地聽着彭楚雄在說，待他說完了，哼了一聲，冷厲地道：「被你看到了又怎樣？你遲早皆會死在我的刀下，那又有什麼要緊？一個死人，是無法開口說話的！」

「別太自信！若是憑眞本領，你肯定殺不了我，而我却有把握殺了你，我雖然負了傷，但你却不能再故技重施！我一定會留意你左袖藏着的練子刀，這樣，你就再不能輕易暗算我了！」彭楚雄說完後，一連喘了幾口氣。

侯子通那雙白多黑少的眼中厲光連閃，臉孔輕微地連連抽動了幾下，語聲陰冷地道：「我根本不用動手殺死，流血也會流死你，不信，咱們耗下去看看！」

彭楚雄身軀幌了一下，深吸一口氣道：「你以爲我會蠢到坐以待斃？就算死，也要你墊背！」

他是坐言起行，話聲才落，身形陡地直拔起來，捂着傷口的左手猛地向外一揚，身形接一個翻滾，人劍有如一道電光般，飛射向侯子通！

侯子通見彭楚雄身形拔起，不由冷笑一聲，雙眼向上一抬，便欲射出左袖中的那柄「鬼刀」，那知道眼前一片血雨急射而來，令到他急不迭閃身揮袖！

原來彭楚雄那隻左手沾滿了鮮血，向外一揚一抖，掌上的鮮血便脫掌甩射出去，由於他掌上已暗運內勁，故此那些抖出的點點血點被內勁一催，便有如激矢般勁疾射向侯子通。

這一着是侯子通意料不到的！所以他也吃了個大虧！

就在他閃身揮袖閃擊那一片射來的血點的刹那，人劍飛射的彭楚雄忽地脫手將長劍射出！

那柄長劍立時快逾驚虹駭電，閃射向侯子通！

侯子通在急亂中一眼瞥到，已來不及閃避了，危急一髮間，手中刀急展欲封。

「叮」一下激响聲中，急激飛射而至的長劍射在刀口上，震得侯子通後退了半步，而那柄長劍亦折墜落地。

這一刹那，應該是殺彭楚雄最好的機會，因爲彭楚雄身形依然掠射過來，而手上却沒有了兵刄。

侯子通是個老江湖，殺人經驗豐富，焉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左袖一揚一抖，那柄鬼刀從他袖中電射而出！

也就在這刹那，「奪」地一下急响聲中，侯子通的身形猛地向後撞出一大步，胸腹之間有一道血箭標射而出，激射而出的鬼刀由於他向後撞退一大步而半途一挫，折墜向地！

彭楚雄的情形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侯子通那柄鬼刀就在他頸側前不到五寸折墜落地，而他的去勢依然不變，若不是鬼刀驀然間折墜，肯定射入他頸側，就算他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 × ×

侯子通大睜着一雙駭異的眼睛，露出不相信的眼神，望着手上那柄刀！

那柄刀自他出道以來，便成爲他的隨身兵器，從來沒有損毀過，但現在刀口却缺少了拇指般大的一塊，也就是那缺了的一塊，射入他胸腹之間內，令到他身受重傷！

却原來彭楚雄自知受了重傷，決拚不過侯子通，是以他運聚了全身功勁於右手臂上，全力射出長劍，長劍被他全力一催，不但去勢如駭電驚虹，劍身也注滿了勁道，加上青鋒劍不是一般凡品，射擊在刀口上，便將刀口擊缺一塊，而那塊缺口亦急疾地激射向侯子通的胸腹，侯子通一個不察之下，便弄成現在這樣。

彭楚雄掠射的身形在離侯子通約六尺許倏地翻墜落地，幾乎連站也站不穩，蹌退一步，搖幌了幾下，才能穩住身形。

而他腰腹間的傷口，仍然淌出鮮血。

粗重地喘了口氣，彭楚雄居然還能夠笑出來。「閣下，看來你的傷勢比我還要重！」

侯子通捂在胸腹間的那只左手已被湧流出的鮮血染紅了，衣襟也染滿了血漬，那張本已血色全無的臉上，如今更加灰敗難看，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睛光芒盡隱，有如死魚眼一樣。「但我仍然殺得了你！」

彭楚雄大聲笑了起來：「別吹了，你嚇不了我的，難道你還有第二柄鬼刀？」

侯子通的那柄鬼刀就跌落在地上，沒有收回袖中，名震天下的鬼刀，終於讓彭楚雄看到了。

只是，彭楚雄不知是不是第一個看到鬼刀後仍能活下去的人。

那柄鬼刀形狀很怪異，也不知是用什麼打造的，通體是暗黑色，一點光澤也沒有，刀彎有如眉月，大約只有一指寬闊，半尺左右長，刀口薄而鋒銳，用一根亦是暗黑色的細鍊子繫着，這原來就是名震天下的鬼刀！

「彭楚雄，我若死，你也活不了！」侯子通冷聲中，手中那柄缺口刀脫手飛射向彭楚雄。

彭楚雄的眼色變了一下，驀然間像支持不住般「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幾乎是在同時間，侯子通那柄鬼刀像有生命般，驀地從地上蹦射起來，竟然後發先至，去勢急疾地射向彭楚雄的後腰！

彭楚雄若不是忽然栽倒在地，他肯定閃避不過擲射飛斬而至的缺口刀與鬼刀，嘶風聲中，兩柄刀以間不容髮的驚險之勢，從彭楚雄的頭肩上掠射過！

幾乎是在兩刀掠射過的同時，一道匹練也似的白光從地上電射向侯子通！

侯子通萬料不到彭楚雄身上除了長劍之外，還藏帶有兵器，這時候他雙刀已脫手，就算鬼刀迴封也來不及了，加上他身負重傷，根本封擋閃避不了，但當此生死存亡的刹那，他仍然奮力倒跌閃去！

可惜他身負重傷之下，反應與動作皆沒有以前那樣靈捷矯活，他的身形才倒翻，那道白光已「奪」地將射入他的下頷中，貫穿口腔，直貫腦門！

「呃！」侯子通只能發出一聲啞悶的慘叫，便重重地摔墜落地，身體挺搐了一下，頭一歪，便沒了動靜！

而彭楚雄亦脫力般，躺在地上起不了身，不過雙一目光却直直地射在侯子通的身上，看到侯子通那樣子，長長地喘了口氣，臉上露出一抹興奮驚喜的笑意。

在他來說，他沒有死在侯子通的鬼刀

之下，反而將之擊殺，實在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竟然是第一個看到鬼刀後仍然活着的人，這怎不令到他感到驚喜興奮。

適才，他在栽倒落地的刹那擲射出的，仍是他一向不輕用，一直貼身收藏的家傳短七。

那柄短七名秋霜，七身眞的有如霜雲般森利透瑩。既然是家傳之物，當然要收回，可惜，他現在連爬起來的氣力也沒有，剛才，他已使盡了氣力，掙扎了一下，他終於昏了過去。

會賓樓頭遭襲擊

薄暮時分。

江寧城中。

會賓樓頭，正有一個漢子在憑欄遠眺，從這裏不但可以看到街上的人流，也可以眺望到從西城門外進城的人。

他大概已坐了不少時候，因爲他面前的枱面上，幾碟菜餚已空了，而酒壺也滴酒不剩。

事實上，他是從中午時分就坐在這會賓樓頭了，陸陸續續喝了七八斤酒，坐了兩個時辰有多，連酒樓的伙計也不時拿眼望他兩下，覺得這個人實在奇怪，一個人竟然坐得這樣久。

這漢子大概是喝够了，所以沒有叫伙計添酒，只是坐着，一雙眼却盡往外望。

看來，他之所以坐着不走，大概是在等人，因爲　他此刻臉上企盼焦急之色越來越濃。

他這時候甚至連有一個伙記走近他身邊也不覺察到。

「客官，你還需要添酒菜麼？」那伙計一臉假笑，微躬着腰，一雙手垂下，被衣袖遮住了。

那人頭微擺，目光在那伙計身上溜了一眼，不耐煩地道：「暫時不要了，若要，我自會招呼你過來。」

說完目光接一遠，眺望向城門口那一邊。

那伙計連連躬着身，迭聲道：「是，客官。」

脚步却沒有移動，反而倏地向前欺進一步，垂下的右手乍翻，寒芒陡現，疾扎向那漢子的腰肋之間！

那漢子竟然不知覺，直到刀尖扎破衣衫，觸及體膚，才猛然驚覺到有人暗算！

可惜已經手遲了！

怒叫變成了痛嘶，那店伙手上的傢伙向前全力一送，「噗」地刺扎入那漢子的腰肋中！

那漢子於痛嘶中，一掌擊向那店伙！

那店伙不可謂退得不快，一擊得手，急鬆手後退不迭，可是仍然避不過那漢子的一掌，「砰」然聲中，張口慘叫着整個人飛摔出去，撞碎身後一張桌子，幸好坐在那張桌子上的客人眼快動作快，從椅子上滑落在地上，才沒有被那店伙撞中。

那店伙扎手扎脚重重地摔墜落地，一連噴出幾口鮮血，手脚掙動了一陣，便不動了，看來，不死也傷重昏了過去！

這刹那之間，那三數個在消磨時間的酒客見發生了這等兇險嚇人之事，紛紛離座搶着下樓，那位掌櫃的則嚇得臉色煞白，抖作一團，癱坐在櫃枱內的椅子上。

另一個店伙則雜在人客中，倉惶竄落樓下。

霎時之間，樓上偌大的樓面，竟然就只剩下那腰肋上插着一柄短七的漢子！

×　×　×

那漢子雖然一臉痛苦之色，竟然還能支撑得住，也不理會插在腰上的短七，一掌震開身前的桌子，杯碟碗筷落地碎响聲中，一步竄掠到那躺在地上不動店伙身前，目光一落，目中陡然露出訝異之色。

那店伙不知是死是活，總之聲息全無，那漢子目光一掃，瞥到那掌櫃癱坐在櫃枱後抖個不停，身形偏旋，一陣風旋掠到櫃枱前，一把將那掌櫃揪起來，一陣風般又掠回到那店伙躺着的地方，也不管那掌櫃是否驚嚇過度而暈了過去，厲聲道：「這人到底是誰？」

那掌櫃的已暈了過去，自然聽不到他的話，所以一點反應也沒有。

那漢子將那掌櫃摔轉，才看到他原本暈了過去，目光一凝之下，接抓起隣桌一壺酒，傾倒在掌櫃的臉上！

那掌櫃被冷酒一淋，倏然張開雙眼，目光與那漢子凌厲的目光相觸，不由全身抖索了一下，驚惶地哀叫道：「大爺饒命，饒命……」

「饒命可以，我且問你，這人到底是誰！」那漢子一聲斷喝。

掌櫃的全身猛震了一下，目光慌亂地落在地上那店伙的身上，結結巴巴地道：「他不就是吳榮麼！」

「你認識他？」漢子目中殺機陡現！

「大爺……小的當然……認識……他，他……是敝店……伙計啊！」那掌櫃簡直語不成聲。

「那他怎會向我暗施辣手暗算？」那漢子的目光有如刀鋒一樣，盯在那掌櫃的臉上。「莫非這是賊店？」

那掌櫃若不是被那漢子揪住，早就癱在地上了，聞言雙手亂搖，慌急地道：「大爺，敝店開了足有二十年，怎會是賊店？這個吳榮也在敝店做了二年，平時很規矩的，不知怎地，今日像瘋了般，向大爺你暗算。」

「他不會武功？」那漢子一點也不放鬆問那掌櫃。

「應該不會，」那掌櫃咽了口口水，遲疑了一下，續道：「他在店兩年。老漢從來沒有見他與人動過手。不過，他却很好賭。」

那漢子聽了，像洩了氣的皮球般，一下子放開了那掌櫃。那掌櫃立時像一堆爛泥般癱軟在地上。

「你若有一句謊言，我不會放過你！」那漢子身軀搖幌了一下急忙用手扶住一張桌子才穩住身形，牙齒咬得格崩作响。

看來，他是極力忍受支撑着。

「他一句也沒有說謊，那吳榮確實不會武功，也確實是會賓樓的伙計，不過，掌櫃的說得對，他確實太嗜賭了。」

說話是不是軟癱在地上的掌櫃，而是忽然問從樓梯下冒出一顆腦袋來的人。

黑手奪命唐九槐

那漢子一聽，神情猛震了一下，刀鋒一樣的目光射向梯口那面。

那漢子這時已全身倚在那張桌子上，頭上也有汗滾滴下來，而且，他的臉上不知何時泛現出一片淡淡的烏藍色。

那答話的人一下子便從樓梯上走了上來，是一個年約五旬左右的灰袍老者。

這老者生就一副兇相，任何人只要一眼看到，就知道不是善類。

那漢子目光射在那老者身上，臉色立時遽變，脫口一聲：「唐黑手！」

那老者陰陰一笑，道：「想不到你竟然認識老夫！」

接目光一凝，落在那漢子的臉上，目中光芒一閃，哈哈大笑起來。

那漢子這時臉上烏藍之色濃了一些，呼吸也逐漸急促起來。「唐黑手，你爲何要殺我？」

這老者正是江湖上人稱黑手奪命唐九槐，川西人氏，憑着一雙毒手橫行江湖，死在他那雙毒手之下的高手不知凡幾，任是一等一的高手，只要被他的毒手擊中或抓破，若沒有他的獨門解藥，也活不了，所以江湖武林中人皆對他敬而遠之，若沒有深仇大恨，誰也不敢去惹他，是江湖上一個極難纏的煞星。

「老夫根本就沒有向你動過手，你却說老夫殺你，眞是滑稽荒唐，莫非你瘋了不成？」黑手奪命唐九槐又大笑起來，笑聲震耳欲聾，最少，那位癱軟在地上的掌櫃就有這種感覺，急忙用雙手捂住雙耳。

「好毒計，買通了這名伙計，乘我不覺，向我下手暗算，我沒有說錯吧？」那漢子就這幾句話之間，臉上烏藍之色又深了幾分。

「算你聰明，這傢伙若不是嗜賭，相信老夫不易將他收買，五百兩銀子在他來說是一個龐大的數目，這起碼要他做十年，他毫不猶豫地一口就答應了老夫！」

「五百兩銀子？」那漢子不由苦笑出聲：「五百兩銀子就可以買我一條命，你好會打算，只可惜那蠢材不知道我的一條命曾經值七千兩銀子，否則，相信他不會輕易答應你。」

那老者得意地笑着，點頭道：「這一點老夫絕對相信，但他不是江湖人，更不是一個殺手，否則，區區五百兩銀子怎能買得動他，他也根本就不可能那樣輕易暗算得了你！」

那漢子臉上的烏藍之色又濃了幾分，與人一種怪異的感覺，呼吸粗濁急促語聲啞悶地道：「唐黑手，你爲何要殺我？」

那老者陰陰一笑，道：「橫豎你已快成爲死人，告訴你又何妨！」

語聲略頓，加重語氣道：「老夫乃是受命來殺你的，至於那授命之人是誰，你別問，老夫不會告訴你！」

那漢子聽了，汚濁的眼珠子遲緩地轉動了一下，倏地發出閃光，神色異常激動地嘶叫道：「我猜到了，一定是他……」

下面他本來還有話說的，但已說不出來，因爲他已被黑手奪命唐九槐閃電般掠前，伸手一把堵住了他的咀巴！

軟倒在地上的掌櫃幾曾看過這樣快的身法，他根本就看不到唐九槐是怎樣閃掠前去的，眼前一花，他就看到唐九槐那只黑得發亮的手掌堵住了那漢子的咀巴，他再也忍受不住，一下子昏死過去。

那漢子在唐九槐身形掠前的刹那，神情一震，搭在腰間劍把上的手欲動，可惜却力不從心，僵痲得就像不是自己的手臂般，根本就不能將長劍拔出來！

那漢子先是身中異毒，而且已發作，加上唐九槐那一掌堵擊之下，立時毒發身亡，咕咚一聲，栽倒落地上，一張臉烏藍一片，那模樣顯得既怪異又恐怖。

唐九槐那隻手立時一垂，衣袖一抖，那隻毒手又藏在衣袖中。

接目光一落，盯了那漢子一眼，便轉身朝樓梯口走去……

聞惡耗追兇手

彭楚雄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輛馬車上，不由驚異得一挺身坐了起來。

但他立刻痛得發出一聲呻吟聲，又躺下去。

一顆腦袋立時從車廂外探了進來。「這位公子，你怎麼哪？」

探頭進來的人原來是趕車的，臉上滿是關切之色，他是聽聞彭楚雄那一聲呻吟，以爲彭楚雄傷勢發作，故此忙不迭探頭看一下。

而看來，彭楚雄也是這位趕車的救上車廂內的。因爲馬車內除了他們兩人外，沒有別的人了。

彭楚雄只覺得腰腹間的傷口痛得很，同時感到目眩頭暈，看不大清楚那趕車的臉容。吐口氣再深吸一口氣，眼沒有那樣花了，眨一下眼睛，他終於看清楚那趕車的臉容。

而這時趕車的已勒停了馬車。

那趕車的年約四十許，臉孔黑黑的，一臉風霜的痕跡，模樣忠厚老實，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好心腸的人。

舔舔咀唇，彭楚雄啞澀地道：「大叔，在下怎會在車上？」

那趕車的大叔道：「俺趕車經過，看到你與一個人躺在路旁上，便下車察看一下，發覺你還有氣息，便將你抱上車，幸好你身上帶有藥，俺也不知合不合用，便替你敷在傷口上，包扎好，你流了很多血，躺着別動，也別多說話，養養神吧。」

彭楚雄聽了，完全放心了，於是將雙眼閉起來，那趕車的亦轉身吆喝馬匹，但彭楚雄閉起的雙眼倏又睜開。「大叔，你載在下到那裏？」

那趕車的扭頭道：「趕往江寧府，怎麼啦？你想到那裏？」

彭楚雄長吐口氣。「沒有什麼，在下正是趕往江寧城。」

趕車的沒有再說什麼，吆喝一聲，馬車立時走動起來。

彭楚雄躺在車板上，馬車行起來雖然頗爲顛簸，但他由於流血太多，身體非常之虛弱，所以不一會他又昏昏迷迷地，陷於昏睡中。

×　×　×

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正被那位趕車的大叔從車板上抱起來，走向一間低矮的屋子。

他心中實在非常之感動，但又不知說什麼好，所以只好依舊閉着眼睛，裝作仍然未醒的樣子。

屋內很黑暗，大約是未點燈的緣故吧

。接着，他就被那趕車的放在一張硬板床上，替他蓋上一張薄薄的布被子，那趕車的也沒有再點燈，摸索着走出了屋子，並且順手將門帶上。

彭楚雄這時才睜開眼睛，四周黑漆漆地，也才知道已經是夜晚了。

他腰腹上的傷口已沒有那樣疼，大概是敷了自己隨身携帶的金創藥吧，只是，頭腦仍然昏昏眩眩地。

既然看不到什麼，他乾脆將眼睛閉上。這一閉上眼睛，也不知怎地，又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了……

到他再醒過來的時候，刺目的亮光刺得他睜開的雙眼急不迭閉起來，一會，才再慢慢地張一張雙眼。

這一次不再忍受不住那幌亮的光綫了。也發覺到原來已是白天。

他將頭側轉，慢慢地移動着目光，打量起來。

這是一間簡陋的屋子，屋子內除了自己躺着的這張床，靠床頭這邊的牆邊，擺放着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外加一條板櫈，桌上放着一個酒罎，一個碗，還有一盞油燈，床尾牆邊放着一只木櫃，對面牆角擺放着一些雜物，如此而已。

彭楚雄一看，就知道這間屋子的主人是窮苦人家，他的腦海中立刻就浮現出那趕車的大叔那張滿是風霜的臉龐來。

掩着的兩扇木門「咿呀」一聲被推開，隨即走進一個人來。

彭楚雄目光一移，立刻認出，正是那位救了自己的趕車的大叔。

他急忙掙扎着想坐起來。

那趕車的大叔一見，慌不迭搶上兩步，伸手將他按住。「別起來，躺着吧。」

彭楚雄這一掙扎，只覺全身虛軟，實在起不了身，只好乖乖地躺着不動，咀邊露出一抹歉意的苦笑。

「這位公子，今天覺得怎樣?要不要俺去找一位大夫回來給你看一下?」那趕車的大叔伸手拉了那條板櫈過來，坐下來看着彭楚雄。

彭楚雄虛弱地道：「大叔，很多謝你將在下救來這裏，在下感到好多了，不用找大夫來看。」

「唏!」趕車的大叔猛地伸手拍一下後腦，自責地道：「俺就是沒記性，忘了你流了那樣多的血，又半日一夜未有食物到肚，俺這就去為你將熬好的粥端來。」

說完一陣風般衝出了屋子。

× × ×

將一瓦煲米粥吃光之後，彭楚雄感到精神好多了，手脚也不再感到虛軟，乘那趕車的大叔將瓦煲拿出去的時候，他用手撑挺起身子，倚坐在牆邊。

那趕車的大叔進來一見，關切地想將他扶躺下來，他急忙道：「大叔，在下的精神好多了，坐着不碍事。」

趕車的大叔見他這樣說，搓搓手，坐下來。

彭楚雄輕哼了一下。感激地道：「在下還未請教大叔貴姓。」

趕車的大叔目光一抬，道：「公子客氣了，俺姓程。」

「程大叔。」彭楚雄叫了一聲，自我介紹道：「在下彭楚雄，程大叔就叫在下的名字好了。」

程大叔忙道：「這怎麼成，還是叫彭公子好。」

彭楚雄苦笑一下，他不想在這稱呼上多費唇舌，口氣一轉道：「程大叔，救命之恩，在下沒齒不忘!」

程大叔連連搖手道：「彭公子快不要這樣說，俺不敢當。」一頓接道：「彭公子，你怎會與那人……」

彭楚雄明白他的意思，吁口氣道：「不瞞程大叔，在下也是莫明其妙，那人在下根本不認識，只聽說他是為了錢來殺在下的。」

程大叔一臉驚容道：「這樣說來，那人眞的狠毒了，居然為了錢而殺你。」

彭楚雄深有感觸地道：「程大叔，江湖就是這樣的了，既有俠義為懷的白道人物，也有為錢殺人，什麼事也肯幹的殺手之流，更有無惡不作，殺人如家常便飯的黑道中人，只要一涉足江湖，便會遭到意想不到的兇險，這是避也避不了的。」

程大叔聽了彭楚雄這番話，伸手抓抓頭皮，有點驚悸地道：「幸好俺只是個窮趕車的，置身江湖之外，否則，嚇也嚇死俺了!」

忽地，他一拍大腿，脫口嚷叫起來道：「俺就是記性差，差一點忘了將那兩樣東西交還給你!」

話未說完，也不等彭楚雄問他是什麼東西，便一陣風般衝出了屋外。

望着程大叔消失在門口的背影，彭楚雄心中萬分感激，設想自己若不是遇上這位古道熱腸的中年漢子，就算不遇上鬼刀侯子通的同伙，就是流血也會流盡而亡。

一陣風般，程大叔又奔了入來，手上拿着兩樣物件，彭楚雄一眼看到，不由驚喜得一挺腰，驚喜地叫道：「程大叔，在下眞不知怎樣多謝你才好!」

却原來程大叔手上拿着的兩樣物件，乃是他的青鋒劍與那柄家傳短匕!

這怎不叫彭楚雄大喜過望?

程大叔將青鋒劍與短匕放在桌子上，笑笑道：「彭公子，俺見這兩樣物件像是你隨身携帶的兵器，所以順手將之拿到車上，如今交回給你。」

「程大叔，在下眞不知怎樣說才能……」彭楚雄伸手一把執住程大叔那雙粗糙但却溫暖有力的大手，下面的話却被程大叔打斷了，「彭公子，別說了，再說俺就當受不起了，那只不過是順便拿上車，算不了一回事。」

彭楚雄眼眶陡地有點濕濕地，忙將頭別轉了……

驚悉友遇害　誓報戴天仇

兩日之後彭楚雄見腰腹上的傷口已沒有什麼大碍，精神與體力也恢復了，便告辭了程大叔向城中那條主要的大街走去。

他在離開程大叔的家時，乘程大叔不備，暗中將一張二百両銀子的銀票塞在枕頭底下，那一點錢雖然算不了什麼，也萬難報答得了救命之恩，奈何他身上只有二百両銀票及三四十両散碎銀子，他希望那一點銀子能够帮得了程大叔。

他走上了那條貫通江寧城南北的大街

，信步朝會賓樓走去。

會賓樓就在城南那一邊。

江寧城他在半年前曾來過一次 會賓樓是全江寧城規模最大的兩間酒樓之一，他當然不會錯過，前後光顧過二次，所以，他可以說是識途之馬。

會賓樓那塊金漆招牌燦然入目之下，彭楚雄的一顆心不由又緊張又興奮起來，脚步也不自覺加快了。

令到他這樣緊張與興奮的原因是，他本是約了一位生死之交於三日前在這會賓樓碰頭，但如今已過了兩日，只不知那位生死之交會不會仍在此等他。

他懷着忐忑的心情一脚踏入會賓樓，一逕走向樓梯那邊，拾級而上。

——他與那位生死之交是約在二樓相見的。

他終於登上了二樓，目光亦隨之在樓面上掃視起來。

樓上的食客約有七成，可惜却看不到那熟悉的身形及臉龐。

彭楚雄目光再掃視一遍，確定了那位生死之交確實不在之後，心裏不由有點悵然若失，轉身欲向樓下走去。

「這位公子，請這邊坐。」一個伙計滿臉諂笑，搶上前來，將樓梯口堵住。

彭楚雄身形一頓，瞄了那伙計一眼，正想開口想說什麼，倏地心頭一動，開口道：「小二，可有好的座頭?」

那伙計見彭楚雄不走了，喜得連聲道：「公子!那邊正有一副好座頭，請隨小的來。」

說着偏身搶前走向一副臨窗的座頭。

彭楚雄目光一移，看到那座頭確實不錯，凭臨窗欄之前，凭窗而望，可以看到下面大街上的情景，於是隨在那伙計後面走過去。

那伙計搶先一步走上前去拉開椅子，用衣袖揮了揮，再拿抹布抹一下桌面，然後退開一些，微躬着身，迭聲道：「公子請坐。」

待彭楚雄落坐之後，又殷勤地道：「公子請隨便點菜，可要酒?本店有……」

彭楚雄招手截道：「酒來一壺，要陳年的狀元紅，揀幾個貴店的拿手好菜送上來。」

伙計迭聲答應，退了下去。

趁這空隙，彭楚雄流目打量着樓面內其餘的客人，這一打量之下，他發現不少人不時他向這邊偷瞥一眼，這令到他感到奇怪，隨之，他又發現，既然這副座頭擺在臨街窗前，是副好的座頭，而他又不是最早來的人客，那為何先他而來的人客為何不佔坐這副座頭，而寧願揀別的座頭坐，這令到他大感納悶。

他雖然奇怪納悶，但又不便詢問，只好硬着頭皮坐下去。

那店伙很快便將杯筷及一壺酒送上來，並討好地替彭楚雄斟了一杯酒。「公子，本店的狀元紅是十年陳釀，公子請嚐一嚐。」

彭楚雄却沒有喝，却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半両左右的碎銀子，塞給那伙計。「這是賞你的。」

那伙計銀子入手，掂了掂，喜得他心花怒放，臉上的諂笑更盛，連連哈腰道：「多謝公子厚賜，多謝……」

彭楚雄擺擺手阻止他再說下去，稍為壓低聲音道：「小二哥，在下想請教你一些事。」

那伙計滿口答應道：「公子請只管盡問。」

彭楚雄却不忙着問，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一聲：「好酒。」放下酒杯，才目注那店伙道：「小二哥，兩日之前，貴店可有一位身穿藍衣，腰掛長劍，年約二十八九的人來此喝酒?」

那伙計一聽，眼珠轉了一下，刹時臉色驟變，瞪大了眼，望着彭楚雄驚疑地道：「公子說的那人是否鬢邊有一道約寸許長疤痕的?」

彭楚雄立時目光一亮，急聲道：「正是!」

接又道：「他來過?」

那店伙臉上的驚容更盛，吶吶道：「公子，小的斗胆請問那人是公子的……」

「朋友!」彭楚雄快截地道。

那店伙臉上的神色更驚異，怪異地瞥了彭楚雄一眼，驚顫地道：「公子，你那位朋友於兩日前就坐在你這副座頭上，那眞是巧!」

彭楚雄一聽，滿心歡喜，急促地說道：「小二哥，在下那位朋友可有什麼話留下?」

那伙計一聽，神色驚震了一下，好一會才能說出話來：「公子，你……你那位朋友死……了!」

彭楚雄一聽，心神猛震，陡地站起身來，一抓抓住伙計的一隻臂膀，疾聲道：「你說什麼?他死了?」

那伙計被他這一抓，痛得差一點沒有軟倒在地上，呲牙咧嘴，呼痛不已，那裏說得出話。

彭楚雄這時也驚覺到自己失態，那一抓用上了眞力，難怪那伙計抵受不住，急忙鬆開手，有點歉然地朝那伙計道：「小二哥，抓痛了你吧，對不起。」目光瞥到其餘的客人皆望向這邊，且在竊竊私語，不用說，可能是談論自己，吸口氣，復又坐下來。

那伙計歪倒着半邊身子，伸手直揉搓被抓處，苦着一張臉，吶吶地說道：「公子……你……那位……朋友……就在兩日前……的黃昏時分，被人殺死在這副座頭上。」

彭楚雄一聽，臉色遽變，不過他這一次不再失態了。猛地端起面前的酒杯，將杯中酒傾倒在口內，「咕」一聲喝下肚子，長吸一口氣，語聲竟然出奇地平靜。「小二哥，殺他的人是誰?你可看到?」

這名小二正是當日逃到樓下的那名伙計，他自然看到，脫口道：「他就是敝店的伙計吳榮!」

彭楚雄一聽，雙眼陡睜，霍地一把抓揑住伙計的手腕，疾聲道：「那吳榮會武功?為何要殺死在下的朋友?」

那伙計臉呈痛苦之色，急聲道：「公子請放開小的再說!」

彭楚雄這才發覺自己又失態了，忙鬆開手。

其實，這也難怪他失態的，一個伙計竟然殺得了他那位朋友，這實在令人感到

驚奇，要知道，他那位朋友可不是一般庸手或是不會武功的平常人，就算是一般的高手，也殺不了他！

那麼，他那位朋友到底是誰？

原來他那位朋友正是沂兩年來，在江湖武林中崛起得最快，外號千鋒一劍的季正元！

千鋒一劍季正元與彭楚雄相識不過兩年，兩人由於年紀相若，加上志趣相投，很快便成爲莫逆之交。

但令到兩人成爲生死之交的，却是有一次——應該說是一年前的事了，那一次彭楚雄隻身追殺一位採花賊，可是那位採花賊易飛却溜滑得很，幾次被其溜脫，彭楚雄却毫不放鬆一直追踪了三百多里，最後才在一處叫九里灘的地方追上了易飛！

可是，那却是一個陷阱，易飛之所以讓他追上，乃是因爲他早巳邀約了兩位帮手，準備聯手擊殺彭楚雄。

彭楚雄却懵然不知，知道的時候欲退巳不可能了，況且他根本就不會退，於是便動起手來。

若是一個對一個，易飛決不是彭楚雄的對手，二對一，彭楚雄還可以應付自如，三對一，那就完全處於下風了。

易飛請來的兩名帮手，原來就是他的兩位師兄，彭楚雄與他們三師兄弟劇戰之下，身上先後負傷達五處之多，而易飛三人亦各自負了傷。

苦戰一個時辰之後，彭楚雄巳負傷七處，血染全身，巳經左支右拙危狀頻生。

易飛三人的攻勢更加凌厲，根本就不讓彭楚雄有喘息的機會，欲一舉擊殺之！

彭楚雄終於支撐抵擋不住了，腳步一蹌之下竟然被一塊石頭將之絆倒在地上。

易飛三人焉會錯過這個好機會，獰笑聲中三樣兵器一齊猛擊向彭楚雄的要害。

彭楚雄這時已是強弩之末，根本就抵擋閃避不了，只好眼睜睜看着三樣兵器擊落自己身上。

就在這生死一髮間，驀地一道劍光有如驚虹乍展般從斜刺裏射來，倏地化作千百道劍芒，但聽「錚錚錚」一串激响，千鋒又化作一劍，而易飛三人的兵器不但擊不中彭楚雄的要害，反被震退一步！

劍現人現，將彭楚雄從鬼門關前救回的人，正是千鋒一劍季正元！

季正元身手異常敏捷，未等易飛三人從驚呆中醒過來，彎腰伸手一抄，將彭楚雄抄抱起來，急掠而去。

易飛三人一怔即回過神來，季正元巳挾着彭楚雄飛掠出足有十數丈，三人自然不肯輕易罷手放過，追掠前去。

但巳經追不上了。

後來，養好傷之後，在季正元的協助下，終於將易飛擊殺在洞庭湖邊！

自此，兩人便成了生死之交。

× × ×

彭楚雄驚悉季正元的噩耗後，雖則心中又驚又痛又憤，但他却強自壓抑着。

「公子，就小的所知，吳榮不但不會武功，氣力也不大，至於他爲何要殺你那位朋友，據掌櫃的事後告訴小的，那是吳榮貪圖五百兩銀子，乘你那位朋友不備，暗中下手殺害的，但結果他也沒有了命，被你那位朋友一掌擊斃了！」伙計一口氣說完。

彭楚雄聽完，臉上却一點變化也沒有，平靜地道：「後來怎樣了？」

伙計接口道：「後來怎樣小的就不知道了，小的巳逃到樓下，就只有掌櫃的嚇得走不動，留在樓上。」

彭楚雄利時目光一亮。「小二哥，煩你去請掌櫃的過來坐一下。」

伙計巴不得早一點能够脫身，聞言鬆了口氣，急急地道：「小的這就去請掌櫃來。」

口裏說着，人巳急急退開去，側轉身朝櫃枱那邊走去。

掌櫃是個年約五十許的老漢，伙計對他說那邊那位客人請他過去一坐，他便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心裏驚顫不巳，但又不敢不過去，只好硬着頭皮走向彭楚雄坐着的那張桌子。

彭楚雄一見掌櫃那副驚顫的表情，立時放緩了語氣道：「老丈請坐。」

掌櫃的見彭楚雄一臉和悅，不似早兩日前見到的黑手奪命唐九槐那樣兇惡，一顆提起的心放下了不少，朝彭楚雄拱了拱手，才敢坐下來。

「老丈貴姓，彭楚雄亦朝掌櫃的拱拱手。

掌櫃的忙道：「老漢姓徐。」

「原來是徐掌櫃，」彭楚雄又朝掌櫃的抱拳一拱。「徐掌櫃，聽那位小二哥說，您老知道兩日前敝友被殺死的情形，是麼？」

徐掌櫃臉上閃過一抹驚悸之色，微吸口氣道：「老漢當時因爲走避不及，確實看到一切。」

「那麼，請徐掌櫃你詳細說給在下聽一次，好麼？」

徐掌櫃這刹那猛地回想起當日那可怕的情形，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一顆心也猛跳起來，只覺喉乾舌燥，乾咽一口口水，才怯怯地道：「那日的情形嚇死老漢了，那人好兇！」

彭楚雄緊接問道：「那人是誰？什麼模樣？」

徐掌櫃一生人第一次遭遇到那樣嚇人的怕人場面，故此對那日發生的一切，印象深刻，他不用想就答道：「那人年約四十許，那隻左右手好黑，黑得發亮，公子你那位死去的朋友曾脫口叫出那人的姓名，好像是唐……什麼槐的，當時老漢驚怕得差點沒有暈死過去，所以聽不大清楚，猶以那唐什麼槐的對貴友說，敝店的伙計吳榮就是被他用五百兩銀子收買，暗算貴友的。」

彭楚雄在聽徐掌櫃形容唐九槐時，他巳猜到是誰，切齒恨聲道：「原來是他，一頓語聲接一緩，朝徐掌櫃道「是不是唐九槐？」

掌櫃的一聽，連連道：「正是唐九槐三個字，公子你認識那人？」

彭楚雄搖搖頭：「徐掌櫃，請你將所看到的詳細說一遍，好麼？」

徐掌櫃點頭不迭道：「當然可以。」接將他知道的情形，一五一十向彭楚雄說了一遍。

彭楚雄聽完後，目中像要噴出火來般，一雙拳頭不自覺握得緊緊地，只覺熱血

奔沸。

徐掌櫃眼看彭楚雄的神情那樣悲憤嚇人，他忍不住又抖索了一下，驚怯地望着彭楚雄，不敢出聲。

彭楚雄緊握的拳頭慢慢放鬆開來，目中厲光也隨之消失，長長地吁了口氣道：「徐掌櫃，敝友的屍體怎樣了？」

徐掌櫃見彭楚雄的神情和緩下來，不覺鬆了一口大氣，急急接口說道：「貴友的屍體是敝店殮葬的，就葬在北城外的墳地。」

彭楚雄這時候那裏還有心情吃喝，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塊約兩多重的碎銀，遞給徐掌櫃。「徐掌櫃，煩你老帶在下到敝友的墳上看一下，這塊銀子會賬後餘下的請你笑納。」

徐掌櫃將聲「多謝」之下，站起身來，對彭楚雄道：「公子請隨老漢來。」

× × ×

北城外的那爿墳地，其實是亂葬崗，會賓樓的人雖然將季正元殮葬了，但却由於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只有墳而沒有碑石，若不是徐掌櫃帶彭楚雄來找，他一個人肯定找不到。

徐掌櫃朝彭楚雄帶到那堆新墳前，向彭楚雄一拱，便自轉身離去了。

× × ×

斜陽下，凄凄荒草，漫漫墳頭，偶爾傳來一兩聲擾人心神的鴉叫聲，這一切，拱托得這爿亂葬崗荒凉凄清，令人心頭哀沉不已。

黃土一坯，長埋俠骨，垂頭站在這沒有碑石的新墳前的彭楚雄，心頭百感交集，往事一幕幕映上腦海。

相對豪飲，秉燭相對歡笑快語，聯袂馳騁江湖，快意恩仇……如今却只剩獨對黃土一坯，能不令人唏嘘悲激？

也不知站了多少時候，直到一聲鴉鳴聲傳來，才將他自悲沉的思念之中醒轉過來。

仰頭天望，彭楚雄長長地吐了口氣，心中的悲鬱才消解了些，目光驀地一落，接一轉，掃視了一下周圍的墳頭，陡地身形一動運飛掠於雜亂的荒墳間。

倏忽之間，他的身形消失在荒墳間。

到他身形再顯現的時候，他的手上多了一塊碑石，飛快地掠回來。

那塊碑石也不知是什麼人弄置在這墳地間的，被鑿平的一面平平整整，沒有被鑿上字，這正好用來給季正元立碑。

彭楚雄也不用挖土，就那樣雙手豎着執起那塊碑石，接運勁向地上一插，那塊碑石便直直地插沒入土中有小半截！

接從懷中拔出那柄家傳短匕，蹲下來，彭楚雄就以七代筆，暗凝功勁，在那截碑石上端端正正地刻上——

摯友季正元之墓。

左下欵再刻——

弟彭楚雄敬立。

刻好之後，接以七尖刺破食指，以血代硃，塗寫在刻出的字上。

收回七首，接雙膝點地，跪了下來，三叩拜之後，才挺身站起來，雙眼望天，發出一聲穿雲裂石的長嘯聲！

嘯聲在墳地上空嬝嬝迴蕩，驚起一陣「呀刮」的鴉鳴聲。

嘯聲鴉鳴聲混成一片，一陣衣袂破空聲也就在這個時响起。

墳地歷險

斜陽下，一條灰灰黃黃的身形有如天魔西來般，從墳頭上飛掠而來。

彭楚雄利時驚覺地霍然將頭一擰，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便射在那一身灰黃的人身上！

那人也就在這刹那掠到距彭楚雄約三丈許的一座墳頭上，身形一頓，就那樣停在那座墳頭上。

彭楚雄挺站在原地上，雙唇緊抿着，一雙目光却銳利有如刀鋒。

那立在墳頭上的人由於正迎着斜陽，故此一身浴在金黃的陽光中，那張兇惡的的臉也就變得金金黃黃地，彷彿發出光來，顯得氣勢凌凌。

那人的一身灰袍也就變得灰灰黃黃的了。眯着一雙眼，那人的目光彷彿有如兩道金光，凝注在彭楚雄的臉上。

兩人用目光互相對視着，誰也沒有開聲說話。

好一會，那灰衣人終於忍不住掀唇道：「彭楚雄。」

彭楚雄凝聲道：「正是在下。」

一頓接道：「請教閣下——」

那灰衣人不答，左手一抬一擧，衣袖一滑，露出一隻在陽光下閃泛起一層異光的黑手來！

彭楚雄目光一瞥之下，眼色遽變，脫口一聲：「黑手奪命唐九槐？」

「相信天下間只有老夫練成這隻黑手！」灰衣人一副傲然之色。

吸口氣，彭楚雄冷然道：「那又怎樣？」不等唐九槐答話，緊接又道：「閣下知不知道你很蠢？」

唐九槐神色一怔，緊接目光一寒，道「老夫何蠢之有？」

彭楚雄咀角一翹道：「季正元是你所殺？」

唐九槐連連揮手道：「這一點老夫要加以更正，姓季的不是老夫下手殺的！」

「但他却是你買兇殺的，」彭楚雄目中怒火閃射，激動地大叫。

「這一點老夫承認。」唐九槐淡淡地說，就像說一件不關緊要的事一樣。

「那你知不知道我與季正元的交情？」彭楚雄的目光若是能够殺人，唐九槐起碼巳死了九次！

「當然知道。」唐九槐的目光一閃，聽說你與姓季的是生死之交，要不，老夫也不會找上你！」

「我與季正元不錯是生死之交，你殺了季正元，我一定會替他報仇，我還未找你，你巳自動送上門來，你說，你是不是很蠢？」彭楚雄語帶諷刺。

「這一點老夫絕不同意。」唐九槐的雙眼在陽光的洒射下，竟然眨也不眨一下，單是這一點，就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了。「老夫若是有把握能够殺得了你，你以爲老夫蠢到自動送死，所以，老夫一點也不蠢！」

彭楚雄神色稍動了一下，語聲冷峭地道：「你眞的那樣有信心殺得了我。」

唐九槐忽然詭譎地笑了一下，語聲陡

高。「聽聞你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手底下必然不弱，所以老夫不敢低估你，老夫一個人或許不能夠擊殺你，但加上八名刀手，相信綽有裕餘。」

× × ×

唐九槐的話還未說完，在彭楚雄所站的地方方圓約十丈內的雜亂墳頭間，接連冒起八名身穿土褐色勁裝的大漢，每一個皆腰懸長刀，手執一根短矛！

這八名黑衣人臉日冷肅，一點表情也沒有，目中冷芒閃射，一看就知道不是好相與的。

彭楚雄目光瞥視之下，心頭不免震動了一下，臉上卻神色不動。「你倒有自知之明。」一頓，語聲一轉道：「閣下一直監視着會賓樓？」

唐九槐直到這時才眨了一下眼睛。「老夫既然探悉你與姓季的會在會賓樓相會，你若是不死，必會到來，監視會賓樓應該是聰明的一着！」

彭楚雄聽了唐九槐這番話，心底裏不得不佩服他這樣作確是最簡便有效的方法，驀地，他心頭一動，問道：「那末，鬼刀侯子通是你們的人了？」

「他不能算是咱們的人。」唐九槐不屑地道：「他還不夠資格，他只是咱們出錢買來的殺手，殺得了你固然好，殺不了，最少可以阻延你趕去會賓樓。」

彭楚雄緊接着問：「你們為何要殺季正元？」

「這一點，暫不告訴你，若是你急着想知道，你可以立刻去問季正元！」唐九槐惡毒地笑起來。

彭楚雄極力忍耐着，吸口氣道：「難道你們要殺我，就為了我是季正元的生死之交？」

唐九槐點頭道：「不錯，咱們殺了季正元，你遲早會查到，你既然與他是生死之交，在得知他被咱們殺死後，必不會罷休，一定會替他報仇，與其遲早找上咱們，何不趁早將你解決，省得日後麻煩。何況，還是在這種有絕對把握的情形之下。」

彭楚雄這刹那沒有話說了，心中卻在轉着念頭，看如何才能突破唐九槐九人的包圍溜之乎也。

在這敵衆我寡的情形下，不要說如今重傷初愈之下，就算是未負傷之前，也肯定敵不過他們，彭楚雄不是一個只會匹夫之勇的人，更不會意氣用事，他在未出道之前，他的師父天劍居士經常諄諄教導他，切不可莽撞衝動，他一直緊記在心，出道之後，因之得益不少。

既然打不過，若是逞匹夫意氣之勇，那只會到杜死城作客，根本就不能替季正元報仇，若想報仇，那只有保存自己，才有機會。

他是一個心思靈活的人，很快，就讓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嘿嘿，原來你不只帶了這八個刀手來殺我，」彭楚雄驀然朝着唐九槐的身後一指。

唐九槐與那八名刀手聽聞之下，不由微怔了一下，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別的同伙，唐九槐一聲：「你亂說什麼？」一顆頭卻不由扭轉向後面望過去！

其餘六名圍站在左右兩邊的刀客亦不由扭頭望過去。

就只有站在彭楚雄後面的兩名刀手沒有扭頭望過去，因為他們與彭楚雄望的是同一個方向，他們的反應很快脫口一聲：「九爺，這小子瞎說！」

彭楚雄的反應也很快，就在唐九槐與六名刀客扭轉頭的刹那，背後兩名刀手叫聲出口的霎間，他的身形忽地向後一個倒竄，掠射向那兩名刀手！

那兩名刀手入目之下，手中的短矛閃電般擲出，腰間的長刀亦已拔出，左右斬向彭楚雄！

彭楚雄倒射的身形猝然凌空一個翻滾，「颼颼」兩聲，兩支短矛從身下交叉射過。

而那兩名刀手斬出的那兩刀，自然亦斬了個空！

凌空翻滾起的彭楚雄身形接一展，長劍暴撤而出！

兩名刀手但覺眼前一花，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便叫也叫不出一聲，兩顆頭顱旋飛上天！

兩具無頭軀體仍然往前衝出一大步，頸腔才噴濺出一股血泉，撲倒在地。

說起來，彭楚雄之所以一擊得手，乃是他在有所行動前思量算計好了的，他連背後那兩個黑衣人有什麼反應及動作皆計算好，否則，只怕不易那樣得手。

唐九槐的反應也很快，那兩名刀手的叫聲入耳，他扭轉的頸便霍地轉回來，根本不去理會身後是否有人，身形同時從墳頭上騰掠如飛，疾撲向彭楚雄。

可惜他仍然阻不了彭楚雄殺那兩名刀手。

但他卻成功地截住了彭楚雄的身形。

彭楚雄若不是要出手擊殺那兩名刀手，唐九槐肯定截不住他，那出手一擊，必然阻滯了一下，他的身影甫着地便欲往前掠，但頭上已銳風急襲，迫得他只好打橫竄出。

唐九槐凌空一掌擊落，身形飛墜落地，接着一爪疾抓向彭楚雄的背心！

彭楚雄只好擰身反手一劍急削向後！

唐九槐那只黑手雖然其毒無比，但卻不是刀劍不懼，眼見劍光急閃而來，只好沉肘縮手。

這一刹那，但聽「嗖嗖」連聲，彭楚雄身形急窒，身形急矮，左手暴抄，「颯颯」聲中，兩支短矛從他頸上左右飛射而過，分別射向插入數丈外的墳地上。

而他暴抄而出的左手則一把攫住一支從他頭頂上飛射過來的短矛。

這刹那他身形倒地一滾，腥風急掠中，恰好避過唐九槐劈來一掌。

在倒地滾身的刹那，左手力擲，那根短矛倒飛回去。「噗」地射入一個刀手的小腹上，矛端透體而過，那名刀手大叫一聲，身形竟然被撞飛出去，撞在一塊碎石上，透背而出的矛端恰好撞在碎石上，「篤」地從那刀手的小腹上撞脫出來，血箭激射中，那名刀手癱萎在碎石前的地上。

唐九槐一掌劈空，耳聽眼見又一個手下死在彭楚雄的手下，不禁又驚又怒，厲吼一聲，身形緊追不捨，一連劈擊出七八掌！

但竟然一掌也劈不中身形急滾的彭楚

雄，每一掌皆是以毫厘之差，劈在彭楚雄身形滾過的地上。

彭楚雄急滾的身形驀地一窒，「颯颯」破空聲中，三根短矛擦着他的身側疾射在地上，他若不是刹停得快，只怕已被那三根短矛釘在地上！

但這一來，他肯定閃不過緊接劈至的唐九槐雙掌！

這一次，彭楚雄就算脇生雙翅，也飛不了！

唐九槐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大好機會，「嘿」地沉喝一聲，雙掌交錯疾擊落在彭楚雄的身上。

那知道彭楚雄的身形卻在這刹那之間猝然從地上蹦彈起來，劍光飛閃中，長劍直射唐九槐的咽喉！

唐九槐萬料不到彭楚雄會來這一着「兩敗俱傷」的拚法，他若是不撤掌閃避，肯定可以一掌擊殺彭楚雄，但他也一定會被彭楚雄的青鋒劍刺入咽喉！

換言之，彭楚雄死，他亦非死不可。

這就划不來了，唐九槐這次伏擊彭楚雄，目的是殺死他，如今自己亦要死，他當然一千一萬個不肯，所以，他雖則怒極恨極，也極之不情願，也只好放過這個擊殺彭楚雄的大好機會，撤掌疾退。

彭楚雄這刹那亦身形一挺，接雙腳連環踢出。

兩根插在地上兀自微顫的短矛立時被他踢飛，激射向三名執刀猛撲過來的刀手其中兩名。他的身形亦旋掠出去。

那三名猛撲向彭楚雄的刀手其中兩名一眼瞥到自己射出的短矛倒射回來，其勢急勁，不敢伸手去抄接，身形偏閃，其中右邊那名閃避得慢了那麼一刹那，被激射的短矛擦破了手臂上一塊衣服皮肉！

彭楚雄旋掠出的身形劍光忽展，「刷刷」兩聲幾乎是連成一聲，兩支激射過來的短矛被斬削兩斷，折墜落地。

彭楚雄的身形亦隨之一停橫劍而立！

那兩名擲出短矛的刀手沒有乘機撲向彭楚雄，只是仗刀立在彭楚雄身前約丈許的兩座墳頭上，堵截住彭楚雄的去路。

另二名刀手亦各據一座墳頭，居高臨下，將彭楚雄左右前後的去路堵死！

唐九槐則鐵青着一張臉，雙眼射出兩道煞光，雙手舒曲作勢直逼彭楚雄，但卻沒有出手。

彭楚雄這時顯得有點氣喘，臉色亦顯得有點蒼白，不過氣勢仍然不弱。

他在重傷初癒之下，體力氣勁自然有未受傷時那樣充沛，這一拚搏之下，難免氣喘心跳。

這刹那，雙方皆沒有再動。

少女解厄

「果然有兩下子。」唐九槐冷厲地望着彭楚雄，目光有如利劍。「任你有飛天遁地之能，今日也管教你橫屍墳地，長伴季正元！」

彭楚雄乘這時機，暗中運氣調息。「吹什麼大氣，我如今不是好好的麼？」

唐九槐冷哼一聲，右手霍地作勢一探。「老夫這就殺給你看看！」

身形隨着話聲驀地向前一掠，併掌如刀，疾插向彭楚雄的心胸要害，同時口裏疾喝一聲：「殺！」

那五名刀手暴應聲中，刀光縱橫暴展，斬劈向彭楚雄！

彭楚雄立在墳頭上，長劍一引，劍勢一連數變，截阻消解了唐九槐的一招五式殺着，接長嘯一聲，身形猝然直拔起來！

刀光揮閃如虹中，那五名刀手皆斬了個空，身形接倒翻出去，依然形成包圍之勢，仰頭上望。

唐九槐在彭楚雄拔起刹那，身形亦騰拔起來，竟然比彭楚雄拔得還高，凌空一掌仰向彭楚雄的頭頂。

彭楚雄覷得真切，一個沒頭跟斗疾翻而下！

唐九槐那一掌劈空，身形亦一拳，流星隕射般飛墜而下，雙手抓劈向彭楚雄的腰眼背心！

彭楚雄驟覺勁風急襲而至，身形接連凌空三個變化，終於閃避過唐九槐的一爪一掌，劍接反手向上撇劃！

唐九槐眼見一連數擊，皆被彭楚雄以間不容髮之間閃避過，心頭更不是滋味，正想再施辣招殺着，瞥眼一道青森森的劍光閃劃而至，不由吃了一驚，暴縮雙手的同時，身形硬硬擰開尺許兩尺！

劍尖「嗤」然劃過，差一點沒有將他的衣袍肌膚劃破。

彭楚雄一劍劃空，身形已墜在地上，五道刀光也就在那刹那分從上中下左右五個方位向他斬劈刺削至！

彭楚雄目光瞥見之下，心頭大懍，暴喝一聲身形疾施，青亮的劍光繞體暴閃！

「鏗鏗錚錚」一連響起五下激響，刀光被激蕩起，五名刀手亦被震退開去！

彭楚雄剛才乃是用了一招天罡劍法中的一招天威驟發，才將五名刀手震退，但卻耗去了他大量的內力，以他新傷初癒的身體，難免感到有點氣促力拙。

也就在這刹間，一道威猛無儔的勁氣直撞向他背側。

彭楚雄不由大驚失色，他不用看也知道襲擊他的乃是黑手奪命唐九槐，自己若是被擊中，只怕要永遠躺在這墳地長伴好友季正元了。

生死一髮間，他硬硬將身形偏閃開去。可是，另一股剛猛的掌勁竟然後發先至，恰好擊向他身形偏閃的方向，這一次彭楚雄怎樣也閃不了，因為那情形變成了他自動撞向那股擊到的掌勁！

所幸他仍能在生死一髮間，硬生生將身形微微閃側了一下，將那股擊向他背心的掌勁，變成擊向他的肩膀處！

「砰」然聲中，彭楚雄被擊得橫飛出去。重重地摔墜在丈許兩丈的地上，彭楚雄強忍着翻湧到喉間的一口血，及肩膀處骨折般的劇痛，一挺腰就想躍起來。

但兩道飛閃的刀光已疾斬落他身上！

這一次彭楚雄縱有通天徹地之能，也難逃厄運了。

而他也只好閉目認命了。

當他閉起雙目的刹那，眼前彷彿看到千鋒一劍季正元正向他含笑點首。

那兩名揮刀斬向彭楚雄的刀手臉上皆泛起一抹獰惡的笑容，疾斬下去！

「住手！」一聲清喝陡地從一座墳堆後傳了過來！

森冷的刀鋒已沾觸在彭楚雄的衣衫上，那兩名刀手卻在喝聲入耳的霎間，刀鋒一頓一側以刀面斜壓在彭楚雄的胸腹上！

彭楚雄在刀鋒觸衣的剎那，一顆心便陡地沉向下沉，整個人彷彿也一下子沉落地獄，及至那一聲清喝傳來，才算將他從地獄中喚轉上來，雙眼急睜，鋒芒映目，他才知道自己仍然活在人世間！

不過他卻不敢動，因爲就在他睜開雙眼的剎那，喉頭驀地一寒一痛，原來另一名刀手握着一支短矛，抵在他的咽喉上！

他若是動一動，鋒銳的矛尖就會刺破他咽喉，他還不想死，所以他只好不動。

救星原來是嬌娃

斜陽映照下，荒涼的墳地這剎那沉寂得有如地獄般，所有人的眼睛皆望向清喝响起的那座墳堆！

連彭楚雄這時也忘了自己一條命已捏在別人的手中，目光斜望過去。

這時候，死對他來說，已變得很平常了，若不是那一聲及時的清喝，他早就死了，他如今只是好奇，什麽人有這樣大的阻嚇力，能够喝止那兩名刀手殺自己。

× × ×

傳出清喝聲的那座墳堆大約離開彭楚雄「躺」的地方五丈開外。

在衆人的瞪望下，一條身形慢慢從那座墳後冒起來。

站得離那座墳堆最近的唐九槐入目之下，神色激動一下，脫口一聲：「原來是妳！」

唐九槐口中的那個「妳」這時已挺起身來，竟然是個清麗脫俗得有如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子般的女孩子。

那五名刀手顯然對那仙子般的少女很熟悉，在一眼瞥見的剎那，個個俱神色震動了一下，噏動着咀唇，但卻沒有語聲！

彭楚雄也清楚地望到那少女，只見那少女只不過十八九歲年紀，容貌清麗動人，勻稱婀娜的嬌軀穿一身手工精細，剪裁合體的杏色錦綉衣裙，正一臉驚容地望着彭楚雄。

彭楚雄一時間竟然忘其所以地，怔怔地望着那少女。

那少女的目光亦在彭楚雄的身上溜轉，流露出關切之色。

人謂秀色可餐，彭楚雄現在的神態，可說充分表露出來。

終於，他從呆怔中猛醒過來，臉上不由一熱，急忙將目光移開。

但緊接着，他又將目光偸偸地移向那少女的身上。

這並不是說他是個好色之徒，本來，君子好逑，這也怪不得他，他雖然年紀已到而立之年，卻是直到如今仍未接觸過異性，如今一旦看到如此美麗的少女，被其姿容所吸引，實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只不過他不是被那少女的姿容所迷，他是要看清楚一點那少女到底有何奇特之處，能够令到唐九槐與那五名刀手在她的清喝之下停止了動手，暫時救了他一命。

只是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那少女有何異於常人的地方，這就令到他大惑不解了。

但立刻，他就明白了。（下期續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由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此聯存款人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逢二進一

（本文承自第38頁）

江怡齋卻越打越勇，這是因爲「大計劃」行將完成，而他是唯一獨享其成的人。毫無疑問，心理對生理之影响太大了。

江怡齋學的也是「蟠龍腿」，已有十餘年的火候，「蓬」地一腳，又踩在馬志宏的左肩上，馬志宏耳中狂鳴，一連退了七八步。但是，一片腿浪又凌空罩下。

馬志宏的槍剛剛拔出，「克崩」一聲，持槍的手臂，竟被齊肘踢斷，槍已不知去向了，馬志宏扭頭就跑。

眼前人影幌動，江怡齋已迎面攔住了去路，而且打算速戰速決，當馬志宏向右側狂竄，想以棗林樹幹爲掩護逃離現場時，江怡齋身在六七尺的空中，一腿呼嘯而至，砸在他的後腰上，他的身子高速下落，「蓬」然大震，把地上砸了個小洞。

馬志宏再也爬不起來了，他的視覺開始恍惚，高大的人影已向他走近，馬志宏欲哭無淚，他和段林及莊雄打好了天下，此人竟坐享其成，眞是死不瞑目。（因江是以後參加的。）

江怡齋提起腳，說：「老馬，你也不必難過，人生本是過客，你只不過比我早幾年而已！讓老友送你一程……」

「師兄，慢着！」這聲音在這行將勝利的人心中造成至大的震撼。猝然回頭，徐步雲和小段已在數步之外，只是他看得出來，小段的傷勢頗重。

「你們……沒有死？」這是多麽意外的意外。

「薑不一定是老的辣。師兄，你的『逢二進一』大計劃之所以不能成功，主要還是昔年師父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他說你聰明得可怕。」

「你們兩個都……都沒有中槍？」

「自從江阿根先用了槍，我就想到你們必然用槍解決一些大事，比喻說家父，如果褚文達射倒的不是一個做得唯妙唯肖的假人，那你對小段所說的，三個月內我會『丁憂』的事必然成眞。由於我們相信，最後的目標必是我們兩人，就下功夫製了兩件防彈馬甲。那是一層棉，一層鐵皮再加一層棉。而謹愼的殺手，射殺對方必射心臟，因爲萬一不能正中心臟，稍有左右或上下丁點偏差，仍可致人於死，這就是我們爲什麽都是各中兩槍而落水，竟能不死的原因了。至於小飛受的傷，那是因爲馬志宏的身手太厲害了。」

江怡齋腦中有一段時間的空白。因爲有此結果，絕對出乎他的預料。徐步雲說：「馬長鳴在鎭上強姦婦女有五次之多，被害人不敢出頭。他還包娼包賭、販賣毒品及軍火，實在是紙包不住火了，他才故作姿態，壯士斷腕，交給保安隊就地正法。本來過去槍斃人犯，多在正午，至遲也不會晚於未時，而槍斃馬長鳴卻安排在黃昏以後，我就起了疑，所以我宰了他。」

「師弟，你比我聰明，比我更可怕……」江怡齋面孔木然。他仍在想，是否還有「逢二進一」的可能性？

「你們以爲徐、段兩家之主都已不在，而段林的繼室也自縊而亡，一切順利完成。當然那又是你仿別人字體的傑作。」

江怡齋沒說什麽。

徐步雲續說：「而我和小段一死，你和段林結拜換過帖，和我又是師兄弟之親，不要說已仿製兩份假遺囑，就算沒有，你也可以出頭處理兩家的財產。師兄，自第一個人嗅到了藍衣人身上有味道，我就想到可能是藥味，一個大夫常和藥物一起，身上會有濃烈的『當歸』味道……」

江怡齋體會到「當歸」二字的深意。

「我最恨你的是，爲了暗算馬志宏而利用妙玉，使她完成任務之後，而留書自盡！江怡齋，你……你簡直禽獸不如！」徐步雲淚下，小段泣不成聲。

江怡齋木然站了這麽久，仍未見任何動靜，絕望的意念又開始消褪。如果仍能達到「大計劃」的目的，那可眞是天意了。在這念頭的同時，瘋狂的攻擊又再開始。他必須儘快解決，因爲他發覺自己並不比這兩個年輕人聰明多少。

同是「蟠龍腿」，浸淫十餘年的火候，自然比七八年的造詣要深一層，就在十招後，徐步雲在連中七腳，滿地翻滾，眼看已無法逃過另一蓬腿浪時，他的身子突然平旋四尺多高，一式腿中有腿，腿中套腿的怪招，在幾乎絕對不可能的情況之下施出，在篤定的江怡齋臉上、胸前及小腹上各中了一腳。在他滾動中，伸手去摸槍，可惜槍已在翻滾中掉落，而段飛手中已握着一柄「九連珠」。他動拳腳不成，放槍轟一個十步以內的人還成。

其實江怡齋胸部中的那一腳最重，三根肋骨內陷，其中一根斷了戳入胸腔中，口鼻中不斷地冒着血泡。但他還沒有死。

在此同時，四個縣裏的偵緝隊弟兄已圍攏來，他們已在四周監視多時，作了筆錄。他們之中有兩人是小徐的朋友。

「師父當年傳我這腿中套腿的『連環腿』時特別交待，練這一招不可被任何人看到，包括最最親近的人在內。雖然師父未指明包括師兄在內，我卻以爲應該如此，要不，我今夜必死在你的腿下。在師門五個徒弟中，我排名第五，小五子之名即由此而來。師父也曾暗示過，大師兄走正路，必能爲百姓造福，如走邪路，就不可收拾。師父遠見，令人折服，若非我較早懷疑你爲家父的處方和藥，送到青島友人處化驗，證明有毒，那麽家父……」

忽見江怡齋的身子逐漸蜷曲，不斷地抽搐而蜷曲，不久面孔泛紫，七竅流血而亡。

據一位偵緝隊小隊長說，他服的可能就是「牽機」毒藥。當年李後主被賜死，就是服此毒藥的。所謂「牽機」，就是指服此毒藥的人，身上的筋會不斷地收緊，就像牽動織布機上的綫一樣而縮到一起。

由於小段未參與其父與馬、江、褚等人害人以及和「野豬」的勾結，且由徐步雲證明他確是無罪的，他不負任何刑責，卻把那些「野豬」搶來的不義之財捐給了慈善機關。

段飛有感於妙玉的偉大犧牲，執意獨資厚葬，而且碑文是這樣寫的：愛妻李妙玉之墓。

左下方是：「段飛泣立」字樣。

（全文完）

民間歷史俠情故事

麥海雲・文
可飛・圖

劍海飛龍

比武顯奇能

朱元璋以牧牛郎的身份奪取帝位，建立明朝，二十四年之內，連場血戰，如果他不是武藝超羣，怎能壓倒羣雄，戰無不勝？他的武功係皇覺寺方丈所授，除了做皇帝，還是關外飛龍派的掌門人，從劍陣打江山，端的是劍海飛龍！

大明江山由朱元璋一手造成，身經百戰，在他的一生中，充滿了可歌可泣的往事，其實，他有許多場戰役是他親自督戰的，此外，他的刀槍拳棒也很出色，是當時皇覺寺方丈正覺禪師嫡傳的入室弟子，朱元璋能夠做皇帝，可以說是師父隻手造成。

閒來無事，不妨談談朱元璋出家爲僧的前因後果，閱讀本文，你可以更爲深入了解朱元璋的一生。

有許多的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在中年發生轉變的，朱元璋卻不然，只有七八歲，已經是非常特異，沒有一個人肯做他的老師。

有一次，在鄉間私塾掌教的徐老師，以「菊花」爲題，叫童子吟詩，他只有八歲，出口成文，說了幾句：「衆花發，我不發，我若發，衆花殺，願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就黃金甲。」徐老師吃一驚，問：「朱元璋，誰敎你作詩的？」

朱元璋說道：「沒有人敎過我作詩，這幾句只是我隨口說出來吧了，想甚麼，我就說甚麼。」跟着他又說道：「我還有

鋤頭鬥大刀

一首詩，是昨夜想出來的，講給你聽好不好？」

「好的。」徐老師說。

朱元璋朗聲誦讀：「天爲蓬帳地爲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宵深不敢長伸腿，深恐山河一脚穿。」

徐老師更加駭怕，不敢留他，認爲他的詩充滿了反叛氣息，收他爲徒，異日他變成反賊，誅九族，做老師的也要殺頭，故此送他返家，講清楚他不收朱元璋爲徒，朱元璋所交的束修全部送還，師徒關係一筆勾銷。

當時朱家珍因爲一場大火把全家衣物焚毀，帶了朱元璋寄居女婿家門，無法可想，只好輟學，讓朱元璋牧牛！

朱元璋已經有十二歲，仍是牧牛郎，因爲他生得高大，臉長耳亦長，最古怪的是下頷翹起，鼻也是翹起的，兩個鼻孔露出，實在有些醜怪，一來他的形容怪異，二來他體力驚人，比較別人的孩子粗壯，打架的時候一定是他打贏，所有在濠州鍾離鄉的牧牛郎奉他爲首，尊稱「朱大哥」，他經常坐在圓石上面，接受許多個牧牛郞跪拜，儼如天子。

有一天，幾個牧牛郞捧着肚子喊叫，朱元璋坐在高處，喝問：「何事大呼小叫？速速稟告，由孤王定奪。」

有一個孩童跪稟：「大王明察，我們都餓慌了，缺少軍糧，如何是好？」

「可以殺馬。」朱元璋正經地說道。

「軍中無馬，只有牛。」

「好，就殺牛吧。」朱元璋順口說。

當時他很喜歡扮皇帝，想到就說，怎料牧牛郎當中有些孩子嫌他太過傲慢，乘機捉弄他，眞的殺了一頭小牛，就地生火煮食。

朱元璋發覺孩子們所宰的牛，正是他牧的牛，這一驚非同小可，追究此事，有一個大孩子說：「君無戲言！」

牛已殺了，有甚麼辦法彌補呢？朱元璋逼於無奈，把小牛的屁股那一截連用牛尾爬上高處，塞入石隙，吃完了牛，然後回報，牛主係「劉太秀」，聽說朱元璋所牧的牛鑽進了石隙，沒法拔出來，只剩一條尾巴留在石外，牛已死了，故此無法帶牠回來，十分奇怪，率領家丁到山上看看，朱元璋的把戲被揭穿了，拔脚就走，劉太秀係鄉中首富，喝令家丁追捕，他狂奔不已，這時天色已是黃昏，那晚他躲在山上渡宿一宵，翌日覺醒，發脚奔走，遠遠的離開鍾離鄉。

他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靠近中午，不單是走到渾身怠倦，加上了飢餓煎逼，寸步難移，遠遠的望見一座廟宇，希望取食，傾全力多捱幾步走過去，剛剛抵達山門，便即暈倒。

寺僧發覺山門之外有人倒地，飛報方丈「正覺禪師」，他的職責所在，走出山門看看，伸手摸摸這傢伙的前心後心，知道此人並未斷氣，偶然摸摸後腦的玉枕骨，特別壯大，看看那張臉孔，竟是怪異的相貌，符合「相人書」說的一句：「五嶽朝天，不是皇帝，便是大賊」，立刻另眼相看，叫人把他扶起來，帶入大殿，放在床上面，施展推脈過宮的功夫，把他救醒，跟着送上一碗稀粥。

朱元璋體力旺盛，只是太過疲勞，加上了饑餓，然後昏迷不醒，有些食物到肚，且又歇息一會，逐漸恢復常態，方丈正覺禪師問他何以奔走，急於遠行，他把實情稟告，還說劉太秀的家丁即將追到，方丈哈哈大笑，說：「你想免罪，最好削髮做個小和尚，到時沒有人斗胆衝入皇覺寺抓你。」

朱元璋福至心靈，立刻跪下。

自從那一天起，朱元璋就出家做和尚，劉太秀獲悉他的踪跡，親到皇覺寺查問，方丈正覺禪師說：「施主不是說過捐一隻牛給本寺作爲耕種之用嗎？我已經把你捐的牛寫在化緣簿上，朱元璋失去你的小牛，正好抵銷，你意下如何？」

米已成炊，劉太秀只好答應不再追究，朱元璋由衷的感激正覺禪師，這時他只有十二歲，留在禪房服侍正覺禪師，做個小和尚，倒是很貼切的，索性安心住下。

有一晚，正覺禪師把他留在方丈室內，左右無人，很鄭重的說：「朱元璋，你出家爲勢所逼，既然係衆孩童吃了你的牧牛，當時你坐在石上扮皇帝，可見你有心做皇帝了，我發覺你生來骨格相貌俱是異乎常人的，確有帝王之姿，實不相瞞對你說，救你一命，我已經立心捧你做皇帝，現時元順帝殘殺漢人，四方豪傑紛紛起義，那一個雄霸天下，推倒元朝，他就有人擁戴，變成新君，你未必能成大事，但却有條件做皇帝，因爲你沒有讀過太多的書，變成迂腐秀才，並且體格壯健，學會了武功，便可殺敵立功，平步青雲，說不定有一天眞的做皇帝，我想敎你一些武功，你願意學嗎？」

朱元璋跪下叩謝，變成正覺和尚的入室弟子，專心學習，五年之後，他渾身是勁，十八般武藝都有些根基，儼然是一員武將。

有一天，他在寺內練武，每次他打完一套「飛龍拳」便伸拳向萬斤重的大鐘打去，使拳頭堅挺，那天他連發三拳，居然把大鐘打得响噹噹，令到寺僧驚疑莫定，以爲寺內發生巨變，紛紛走到鐘鼓樓查看，有人稟告方丈，正覺禪師獲悉他無故用拳撞鐘，驚動各僧，當衆向他薄責了事，入夜之後，召他入方丈室說：「鐘聲一响，證明你的功夫巳經有輝煌的成功，明日即可下山，我有一封密函，你帶它到濠州找滁陽王郭子興，他自當重用你，記得這一句，連戰要皆捷，殺退衆羣雄，你就是眞命天子。」

朱元璋帶了密函叩見郭子興，那時叛軍的形勢逐漸增強，郭子興看過密函，說：「本軍欠缺一名悍將做前鋒，難得皇覺寺的方丈正覺和尚這樣熱心，匡扶明室，驅逐元賊，介紹你做這個職位，我十分高興，不過，你的年紀太輕了，未够二十歲，如果派你担當這個職位，諸將不服，只好揀個日子考選武藝超羣的人，作爲急先鋒，你是否願意比武決定呢？」

朱元璋很率直的說：「我只是在皇覺寺學過三五年的功夫，沒有打過架，更加沒有打過仗，實在不知道自己的武藝是否合格，比武決定，十分合理。」

郭子興聽了，心上一喜，暗暗的稱說他有志氣。

比武之期已到，郭子興雖然擁兵七千餘人，濠州可以堅守，元朝未必派大軍壓境，能够保持小康之局，慢慢的招兵買馬，擴張勢力，不過，元兵隨時進攻，故此先鋒一席，十分重要，角逐的人相當多，即使是比武決定，仍是很鄭重的，郭子興當衆宣佈，比武分三個階段進行，先行用石担石鎖比試臂力，然後揮拳擊鼓，以鼓聲的強弱作爲計算積分標準，此外，還要明刀明槍的交鋒，把各項積分加在一起，便即分得出高下，只揀兩人，作爲正副先鋒。

一共有三十多人角逐，身型最雄壯的一個就是朱元璋，他的頭上仍未生出髮絲來，光秃秃的頭，配上了五嶽朝天的一副醜惡形象，特別搶眼，還沒有輪到他出試，已經看得出他的臂力不同凡响，果然不出所料，他把大大小小的石鎖，一層層的疊起，大喝一聲，單手把它舉起來，走了七步，然後放下，跟着抓起石担，高舉過去，放下少許，攔腰揮舞，各人自愧不如，郭子興給他「滿分」。

下一步的考試是拳擊大鼓，朱元璋排名第七，輪到他出試，只消一拳，就把那個大鼓打破，另有一種刺耳之聲，這一拳打出去，又是「滿分」。

郭子興說：「各位不必再試臂力和拳勁了，就用兵器決定高下吧，身爲前鋒，打仗第一個衝鋒陷陣的人就是他，臂力是否強大，倒是次要，最要緊的是武藝高強

，兵器架上面不止是有十八般武器，一共有三十六種，任由各人選擇，全是沒有鋒的，劍是鈍劍，槍是鈍槍，打起來却是不比眞槍眞劍遜色，順序比武，排名第一的武將跟排名第二的交鋒，打贏的留下來，順序打下去，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够一口氣打贏三十多人，誰可以留幾次，壓到別人，他就是我的副急先鋒。」

各人依他的吩咐去做，鬥了一會，輪到排名第七的朱元璋上陣，他揀一柄由整塊鐵鑄造的鋤頭做兵器，叫做「虎頭鋤」，各人看了，爲之愕然。

「虎頭鋤」簡直是鋤頭，不過，鋤頭頂端特別粗，且又鋒利，把鐵鋤納入木柄之上，很易脫手飛出，故此這種武器要整塊鋼鐵鑄成。

它的功用就是向前衝鋒之際，敵人用籐牌或鋼盾抵擋，使勁一壓，逼對方退後一步，乘機收回，用鋤頭最尖銳的一處插入對方盾牌或籐牌背後，用力一撬，那個盾就沒法抓得住，自然跌下來，跟着進馬出擊，一招就把對方殺掉，它本來是攻城的武器，尅制籐牌鋼盾，十分適當，倘若對方沒有沉重的武器，用它出擊，由於這種武器重達四五十斤，轉動不够靈活，屈居下風，故此各人看見朱元璋用虎頭鋤跟刀劍交鋒，認爲他不堪一擊，不過，郭子興素來知道正覺禪師武藝高强，朱元璋是他的愛徒，專函介紹，决不會揀錯兵器，仍然對他充滿了信心。

儘管如此，沉重的虎頭鋤，如何能够戰勝靈活而又威猛的大刀呢？仍然是一個「謎」。

奪命挑槍　一戰揚威

朱元璋從未眞眞正正的交鋒，故此他嚴陣以待，絕不鬆懈，對方是出戰多次的大刀張霸，已經戰勝了三個，他以爲朱元璋缺少陣上交鋒的經驗，且又選用四五十斤的虎頭鋤，太過笨重，不堪一擊，很輕鬆的說：「小弟弟，我已經贏了三次，由你發招吧，希望你後來居上。」

朱元璋說：「那麽，我不客氣了，看招！」

說完，他舞動鐵鋤，把虎頭鋤靠近背部比較沉重的一截，壓向對方的刀子，張霸認爲這一招極爲尋常，刀子稍爲向下一沉，避過了它，便即反手把刀鋒由下而上的倒削上去，並非攻他的身體，而是向他抓住鋤柄的前鋒手仰攻，好個朱元璋，移步換形，只是向左邊斜走半步，已經避過那一把大刀，順勢把鋤頭尖銳的一截向對方割去，假如張霸不是退後收刀，一招就打輸。

只是交鋒一招，他已經看出朱元璋的虎頭鋤十分靈活，絕非捱打，張霸不敢怠慢，集中精神應戰，可惜他的刀法是天山派，只宜遠攻，纏着打鬥，疏漏之至，朱元璋偏偏把虎頭鋤握短了許多，使它由長兵器變成短兵器，盡量貼身纏打，逐漸佔上風，打了十多個回合，他的鋤頭捲住對方的大刀就勢一扭，張霸覺得右腕的手掌險些震裂，不由自主的抛刀，錚的一聲，大刀落地，郭子興判他輸掉，不必再鬥。

下一個武將用花槍作戰，那一柄籐柄花槍長達一丈二尺，彈力極強，本來是尅制虎頭鋤的，槍柄由籐心製成，刀斬不斷，且在遠處發招，虎頭鋤根本上無法交鋒，看來朱元璋簡直是輸定了的，料不到他把虎頭鋤豎高，化爲一條棍，以「朝天一柱香」的姿勢應戰，對方的花槍不論向左刺抑或向右刺，被他很輕易的擋開，綽號花槍手的武將萬寧使盡全身氣力，那柄花槍纏住對方的軀幹中部團團轉，始終沒法戰勝，氣力漸弱，朱元璋把握機會，等待對方的花槍已經刺到他的背後，忽然出擊，那一柄虎頭鋤早是鋤頭向天的，把它往下一插，壓住槍柄，對方收槍，剛剛扣住槍尖，他大力一拉，對方的花槍脫手而飛，就此再度戰勝。

直到那時，各武將才知道虎頭鋤的妙用，如果用鋤頭彎曲的部份食住對方兵器任何一截，向自己懷中使勁一扯，對方的兵器便即脫落，大刀花槍先後敗下陣來，就是敗在這一招。

另外一個武將出擊，手持雙劍，看來虎頭鋤難以取勝了，甚至郭子興也是這樣想，料不到兩人交鋒，開始第一步，朱元璋就以奇妙的步法忽左忽右的走，令到對方不可捉摸，然後橫放虎頭鋤應戰，右邊是鋤，左邊是鐵棍，等於用兩件兵器抵擋雙劍，打個平手，他想得如此刁鑽，喝采之聲不絕。

朱元璋雖然握了四五十斤的虎頭鋤應戰，一來他的氣力強大，久戰不疲，二來他只是採取守勢，並非太過吃力，反而對方傾全力撲攻，太過傷氣，喘息不已，朱元璋發覺他的氣力不繼然後反攻，對方一個不留神，有一把劍被虎頭鋤勾住打落，依例作輸。

這傢伙退下，跟着出戰的一個人，挑選蠍子鈎挑戰，眞的是過了一關又一關，各人看見那兩把兩頭向內彎進去的蠍子鈎，都替朱元璋揑一把汗。

蠍子鈎首尾兩邊都是鋼鈎，能斬能割，並且可以扣住對方的兵器使勁一扯，令對方的兵器脫手，有如虎頭鋤一樣，問題是兩個蠍子鈎等於有四個鈎，朱元璋的虎頭鋤只有一個拐彎，如同鈎子，僅憑一個鈎怎能抵得住四個鈎呢？各人認爲朱元璋輸定了，沒有交鋒之前，郭子興叫他上前，說：「朱元璋，你已經贏了兩陣，且又在臂力拳勁考試奪取滿分，不必再鬥了，虎頭鈎跟蠍子雙鈎的交鋒，太過吃虧。」

朱元璋笑了笑，說：「正覺禪師飛龍派的武藝，神出鬼沒，包管我打贏他，如果你不信，不妨留心看看我這一柄虎頭鋤有甚麼變化。」

郭子興說：「好的，你就試一試吧，切勿勉強！」

一聲號令，兩人分別從十呎之遙的一處直衝過去，各人定睛一望，只見朱元璋突然變招出擊，把虎頭鋤沉重如山的一邊收後，只用柄尾出擊，它突然變成一條鋼棍。

蠍子鈎尅制刀劍或虎頭鋤，最忌花槍或棍，原因是那種長兵器隨時可以在雙鈎之間穿過，特別是棍，沒有一處給鈎子食住，反而佔了上風，因此朱元璋一輪猛烈衝刺，打落雙方一個鋼鈎，便作打贏。

朱元璋的確武藝超羣，再也沒有人跟

他爭奪正先鋒的地位了，郭子興委他做那個職位，又委派作戰經驗很豐富的老將郭榮做副手，準備對抗元兵。

元朝「至正」十二年，元順帝派大隊人馬圍攻濠州，因爲郭子興早有準備，城牆高厚，且又準備一批箭手，遙遙發射，元兵無可奈何，仗着補給糧草弓箭有利，圍了半年，始終不走，郭子興憂形於色，對朱元璋說：「我們雖有七千之衆，濠州能够緊守，並非守得住十年八載，這樣子過下去，總有一天箭盡糧絕，對方有三萬人馬，比我們多出四五倍，實在沒有勇氣突圍，再又因爲今時今日羣雄並出，就算投奔別的一帮英雄豪傑，仍是沒有出息，你試想想，有沒有妙計解圍呢？」

朱元璋說：「妙計一時想不出來，不過，奇門武器却有一兩種，可以運用，它是正覺禪師秘傳的攻城絕招，既然可以攻城，料想可以憑着它從城裏殺出去。」

郭子興喜出望外，說：「朱元璋，既有這種武器，你何不早說？現時城牆未破，說出來仍未爲遲，它究意是些甚麽？」

朱元璋想了想，說：「第一種武器是由八個人一齊拉的大弓，那麽大的弓，所射的箭，叫做勁箭，射程比較普通弓箭超過四倍，雙方互射，必佔上風。」

郭子興笑了笑，說：「這是行軍主帥共知的武器，不算甚麽。」

朱元璋說：「如果我們把大弓勁箭裝置在木輪之上，推向敵人陣地，夜間出擊，那就犀利得多。更加重要的是這種勁箭的箭頭用油布包住，濕透了油，燃火即射，對方營帳互相勾連，只要一個營帳着火，便會焚燒起來，此地並非江邊，他們只是用沙泥救火，如何會得生效，那時必然破敵。」

郭子興哈哈大笑，說：「果然好計，另外一種奇門武器是甚麽？」

朱元璋說：「這種武器叫做大弓勁箭，最宜夜間火攻，如果敵衆我寡，眞的打起來，他們棄營苦鬥，未必打贏，故此製造另外一種奇門武器配合，叫做奪命排槍。每枝花槍長達二十呎，結成一排，共有二十四枝，放在四輪的木頭車上面，十六個士兵推着走，我們紮營在高處，居高臨下，輪子滾動得快，向下邊猛衝，對方猝不及防，死傷必衆，衝入敵營，隨即各取一枝花槍，見人就刺，專向人叢急攻，對方沒有那麽長的兵器應戰，必然打輸，用這種奪命排槍配合大弓勁箭出擊，兼在夜間縱火，那就可以以寡敵衆。」

郭子興歡呼不已，連聲誇獎，說：「眞是好計！」

郭子興依計行事，大破元兵，化危爲安，重賞朱元璋，鑑於進攻元兵陣地傷亡慘重，雖然打贏，損折了大半兵馬，必須添補，朱元璋說：「營內的武將多數是附近各鄉參軍的，各自返鄉招募，多多少少總是有人參軍，集腋成裘，便有可觀。」

郭子興認爲可行，朱元璋回到「鍾離鄉」，才發覺父母雙亡，兩個哥哥，因爲家貧，分別入贅富家，等於嫁了出去，整個朱家蕩然無存，萬感交集，牽性把一條身子看做賭注，實行一生對抗元順帝。

他在故鄉招募了幾十人，又到隣近各村莊招募，帶了七百人叩見郭子興，其他武將亦有健兒招募，連同舊部合計，超過二萬，比較未破元兵之前，更加聲勢浩大，郭子興欣喜如狂，認爲朱元璋確是人才，有意招他爲婿。

郭子興有三個兒子，本來沒有女兒，因爲他跟妻室收養了一個艷麗無雙的少女，叫做馬月娥，索性把她配與朱元璋，於是，朱元璋不單是正先鋒，還是郭家的女婿。

朱元璋榮任郭家女婿，一團高興，揮兵直撲滁州，節節勝利，滁州係金陵的外圍，攻下滁州之後，軍師李善長獻計，認爲進兵金陵，作爲基地，穩定基業，統一中原，再跟元順帝決戰，郭子興覺得機不可失，命朱元璋率領五萬大軍，封爲元帥，徐達作副，軍師李善長，直取金陵，銳不可當，向泗州張天佑招降得手，對方大開城門迎接，休息三日，朱元璋揮軍撲攻和州。

勇戰帖木兒一身是胆

和州的守將係元朝大將「帖木兒」，一向自負，接了朱元璋的勸降書，立刻叫軍中文士修書回報，邀朱元璋單騎出戰，朱元璋如果戰敗，立刻撤退，反之，帖木兒戰敗或戰死，便即獻城，朱元璋批准依時出戰，問計於軍師李善長，軍師說：「帖木兒驍勇異常，身懷雙劍，腰間掛刀，再用花槍出擊，馬背之上，還有一把勁弓一壺箭，另外加上了全身軟甲，頭戴鋼盔，單對單的交鋒，雖是一人，等於幾員武將參戰，你未必是他的對手，我看只可智取，不宜力鬥。」

他的意思是勸朱元璋詐敗，把元朝悍將帖木兒引到山谷，伏兵齊出，亂箭射去，帖木兒恃着勇武，必然中計，朱元璋不肯依他，說：「大丈夫創業不應如此奸詐，我是正覺禪師嫡傳入室弟子，不信飛龍派的武藝低於元朝的武將。」決心單騎應戰。

他不擅長弓箭，故此沒有帶備箭壺，馬背之上，並無別物，至於他的兵器，只是一柄特別長的大斧。

他一向喜歡用虎頭鋤出擊，後來他由先鋒升任元帥，認爲鋤頭不雅，改用長柄大斧，另加一個鋼盾。

眞的武藝超羣，跟帖木兒相距五十呎，怒吼一聲，策馬如飛的衝過去，帖木兒挺了挺鋼槍，便即迎戰，兩名虎將俱是斤兩十足，旗鼓相當，打個平手，帖木兒雖然手上有槍，槍比斧長，稍佔上風，可是，他雙手握槍就無法放箭，對方有時閃過花槍一斧劈來，他又缺少鋼盾擋格，有些狼狽，無法閃電取勝，劇戰了一個時辰，他終於想出了一個妙計來，憑着他的武功，詐作戰敗，策馬回身疾馳，對方剛剛追及，立刻收槍放箭。

這一招雖然厲害，瞞不過朱元璋，他連發三箭，俱是被朱元璋的鋼盾擋住，白費氣力，無可奈何，回馬再戰，他一怒之下，花槍有如雨點似的繁密，即發即收，向朱元璋狂刺，朱元璋不單是那柄大斧頻頻撥開對方的槍尖，還有力量閃避，對方想盡辦法也不能取勝，最後，帖木兒發覺朱元璋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喜形於色，策

馬再鬥，那時他不再使用急攻的戰術了，相反的越拖越慢，務求消耗對方的氣力，此外，他還逐漸把戰馬移向谷口那邊，希望對方跟他在谷中決鬥，免得其他武將加入戰團。

軍師李善長已經說過，最有用的戰術就是在谷中放下三幾百個弓箭手，到時詐敗，把帖木兒引入谷中，萬箭齊發，使對方死於亂箭之下，他不肯依，到了那時，他由衷的佩服，認爲軍師李善長確有先見之明。

那一個葫蘆谷分前後兩層，越入越濶，朱元璋不知是計，被帖木兒引入谷內，看見帖木兒勒馬守住谷口，恍然大悟，認爲帖木兒必然想守住谷口，逼他苦戰，他必須握盾，預防對方放箭，大斧以及鋼盾俱是很沉重的，這一塲決鬥越是拖長，對他越加有利，却又無可奈何。

進退兩難，他只好化守爲攻，怎料帖木兒忽然收槍，改用雙劍迎戰，只是採取守勢，絕不砍劈，雙劍擋不了一招，他就拉韁閃避，約略計算，已經鬥了兩個時辰過外，朱元璋突然怯戰，那一柄大斧越來越加沉重，他認爲繼續苦鬥不是辦法，把心一横，策馬向葫蘆谷深邃之處疾馳。

帖木兒熟悉戰場附近的地形，葫蘆谷的第二層是懸崖峭壁，沒有出口，高不可攀，朱元璋雖然急急忙忙的疾馳而去，他却慢慢的策馬而行，終於置身於谷中最爲深邃之處，他哈哈大笑，說：「朱元璋，你鬥倦了嗎，你是否想躺下來睡覺？此處就是你長眠之所！」

他說得聲色俱厲，似乎立心展鬥一番惡戰，實則不然，他並不想戰，只是想消耗對方的體力，朱元璋初時完全想不出甚麼辦法解圍，聽了對方說的這一句，頓有所悟，吃吃地竊笑，說：「帖木兒，我眞的有些倦了，你又何嘗不倦，我們下馬再鬥吧，雙脚站在地上，比較輕鬆。」

說完，朱元璋驟從馬背躍下。

他剛剛跳下來，便即舞動大斧，直衝過去，打算砍斷對方的馬脚。

帖木兒猛吃一驚，連忙勒避，連續避了七斧，他殺得性起，索性把戰馬掉頭飛奔了一截路，然後收回雙刀，改用弓箭射出，逼朱元璋用鋼盾擋格，他一變再變，連發三箭，戰馬已經奔到朱元璋前面，雙蹄突然提起，向朱元璋踏下去。

朱元璋避無可避，只好把鋼盾向上迎格，想不到帖木兒的戰馬飽經戰陣，懂得主人的意思，不必鞭韃，牠也自動採取攻勢，向朱元璋一而再，再而三的踐踏，朱元璋要雙手抓住鋼盾向內的雙環，然後有力迎戰，逼不得已，放下了大斧，勉強招架，鬥了幾個回合他就不能够支持，突然，他覺得形勢有變，帖木兒似乎馬失前蹄，連人帶馬倒在地上打滾，喜出望外，定眼看時，他才發覺帖木兒並非一個人倒地打滾，而是被人推跌，換而言之，有一個人向他飛躍過去，抱住他雙雙倒地滾個不停。

朱元璋正想走過去助他一臂之力，那個人已經制服了帖木兒，用繩索把帖木兒綑綁起來。

帖木兒大聲叫喊，指責朱元璋，不應該另派勇士躲在暗處伏擊，那個陌生人搶先回答：「帖木兒，我叫常遇春，乃是和州的居民，一向跟朱元璋沒有見過面，今日我看見你便立刻飛撲過去，把你從馬背扯下來，純然是盡了明室子孫之責，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與朱元璋無關。」

說完這幾句，常遇春俯伏在地，向朱元璋叩拜，說：「草民常遇春叩見朱元帥，擒了帖木兒，請元帥發落！」

朱元璋厚着面皮說：「快些上馬，把帖木兒帶返營地，斬首示衆，我封你做兵總，攻陷和州，向金陵推進！」

常遇春是朱元璋手下第一名戰將，眞的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赤手空拳擒了帖木兒，這樣威風，無人不及，朱元璋亦自愧不如。

劉伯温獻計掃蕩吳王

朱元璋一鼓作氣，殺了帖木兒，攻入「和州」，安民之後，立刻揮軍出擊，撲攻金陵。

金陵即是今日的南京，又名石頭城，形勢險要，居天下之中，明朝統一之後，定都於此，今日仍有「明孝陵」的古蹟，供後人憑吊，城高而厚，且有江流巨石拱衞，不易攻入，當時朱元璋得了常遇春相助，如虎添翼，大軍向金陵外圍的采石磯出擊，常遇春身冒矢石，扳登懸崖，跳躍如飛，一槍戳了守將，率領衆兵混戰，有如生龍活虎，酣戰多時，果然奪取最後勝利，采石磯也落在朱元璋的手中。

朱元璋連下數城，揮軍圍攻金陵，聲勢浩大，元朝大將「赤福壽」總是不敢應戰，堅守金陵，城內糧草充足，兵馬頗衆，一時難以攻下。

朱元璋向衆將問計，兵總常遇春說：「末將蒙元帥提拔，急欲報恩，自願親冒矢石，駕雲梯攻城，死而無怨。」

朱元璋沉思有頃高興地說：「有了，你們有沒有聽見過武功裏面鐵布衫這種功夫呢？」

常遇春說：「末將聽見過，這種武功是一個人的肌膚千錘百鍊，堅如鐵石，刀槍不入，那就戰無不勝！」

「如果每一個兵士都有這種本領，那就好了。」朱元璋說。

常遇春說：「啓稟元帥，鐵布衫並非三幾個月可以練習成功。」

朱元璋笑笑，說：「雖然我無法使他們在三幾天學到鐵布衫這種功夫，却有本領使他們具備這種本領，只要大量製造鐵傘好了，仍是以前一招，夜間攻城，大軍分作四路出擊，只是其中一路的士兵持有鐵傘，由你率領，在玄武湖那邊撲攻！」

根本上在水中駕起雲梯，相當困難，朱元璋叫人造了大批木筏，順流而下，結集十多塊木筏，用鐵鏈鎖住，然後在木筏之上竪起雲梯，就像是平地進攻一樣，這一招確是神機妙算，對方必須分兵四路抵擋攻城的兵卒，不提防在玄武湖撲攻的一路人馬，才是主力，更不提防這一路人馬個個互持着鐵傘，擋住上邊拋下來的矢石，很快就被朱元璋的人攻入，常遇春剛剛跳到城頭就從背後拔出一枝枝的鐵箭，空手發射，殺了城頭的武將，打開城門，外邊朱家軍如潮湧入，城內元朝將士聞訊大

驚，不過一個黑夜，便即失去金陵，元朝大將赤福壽自刎身亡。那時郭子興已死，王位傳子，叫做和陽王，奪取金陵之後，朱元璋把金陵改稱應天府，恭迎「和陽王」入宮，大局已定，羅致當時最有名氣的文士宋濂劉基葉琛，聲威大震。

劉基又名劉伯温，精通五行八卦之術，更得朱元璋器重，事無大小，一概跟他商量，因爲軍中已經有了一個李善長做軍師，他任命劉伯温爲「太史令」，李善長送還和陽王身邊，仍做軍師，此舉並無不妥，不料李善長此人多疑，認爲朱元璋兵權在握，臨陣叛變，自立爲王，獻計於和陽王，下令朱元璋率兵進攻自封做吳王的張士誠，朱元璋領命出戰，却又少給糧草，迫朱元璋出戰。

張士誠擁有十萬大軍，座鎭蘇杭兩州，以此爲朱元璋大破元兵，奪取金陵，正好聯手北上，跟元朝大軍打一塲生死之間的決戰，料不到朱元璋並非北上，而是南下，猛吃一驚，問計於羣臣，王弟張士德有覇王之勇，說：「我願單騎挑戰，引他入盆地之內，三萬大軍掩殺，他一定支持不住，表面上說是挑戰，實際上却是乘機追殺！」

張士誠認爲此計可行，立刻投下戰書，劉伯温看過戰書，說：「張士誠一生謹愼，決不會叫王弟向你挑戰，必然有詐，我們先行批他十日後決戰，在十日之內，多派士兵扮成逃荒避戰的農民，詐作舉家遷徙，實則察看地形，研究對方如何佈下陷阱，伏兵設在何處，到時大軍齊出，你纒住張士德苦戰，大軍殺了伏兵，你再跟他相鬥，便可獲勝。」

朱元璋依計行事，果然成功，先殺伏兵，再擒張士德，對方另外一個王弟張六九揮軍救兄，亦被活捉，朱元璋再依劉伯温的獻計，僅有千餘士兵，守住大營，兩個王弟俱綁押在內，預料必有吳王的探子回報，吳王張士誠派大軍攻入大營救弟，到時就可以把對方的士兵消滅，吳王張士誠果然中計，就親自率領五萬大軍救弟，殊不料闖入空營，急急忙忙的撤退，已經太遲，營外各處地面，掘了無數刀坑，人馬跌在坑內，便即喪命，加上了對方萬箭齊發，箭鏃帶火，五萬雄兵擠在一起，反而被人火攻。

張士誠眼見兩個弟弟中箭身亡，前後俱是一片火海，逼於全面撤退，半途又碰着朱元璋的大軍，所穿的服裝跟吳王的兵卒一模一樣，只有少許分別，朱家軍當然知道如何辨別，吳兵却不知情，發生混戰，不知誰是敵人，屈居下風，鬥到天亮，吳王只剩千多人，無法再回蘇州了，落荒而走，朱元璋以小敵大，居然獲勝，不單是奪取吳王的地盤，還添了幾萬兵卒，威震一方。

他本來就是樹大招風的了，一再戰勝強敵，和陽王更加震動，軍師李善長看見他憂形於色，私自跟和陽王的兩個王弟商量，打算以勞軍爲名，先行犒賞三軍，再派大臣恭迎朱元璋入宮賜宴，由吳王親自斟酒，那個酒壺是特製的，壺上有洞，按住小洞斟酒，所斟的是毒酒，不按小洞，斟出來的是醇酒，打算毒殺朱元璋，事已至此，和陽王逼於無奈，勉強答應。

劉伯温認爲吳王召見朱元璋入宮，不懷好意，却又無法拒絕，苦苦的思索，終於得到一條妙計，告知朱元璋，朱元璋哈哈大笑，說：「太史令，你眞是無所不精，將來我做了皇帝，封你爲宰相！」

只是這句話，已經預卜朱元璋跟和陽王勢不兩立。

詐作鬼上身嚇死和陽王

朱元璋奉召入宮之後，和陽王大宴羣臣，親自斟酒，說了許多甜言蜜語，舉杯相慶，以爲朱元璋一定上釣，怎料朱元璋雙目一翻，整個變了形，怒吼不已，大聲斥責吳王，說：「吳王，我是朱元璋的師父正覺禪師，派他協助你奪取金陵，爲何你在成功之後用毒酒害他？」

只是說了幾句，朱元璋把那杯酒潑在地上，一片紫藍之色，地也崩裂，顯然是毒酒了，羣臣看了大驚，和陽王過度刺激暈倒，不歡而散。

此事發生之後，和陽王面目無光，羣臣多半依附朱元璋了，這一招「鬼上身」，確是靈驗，後來太平天國的楊秀淸假借天主附體責罵天王洪秀全，「依樣劃葫蘆」，首先想出這一條妙計的人却是劉伯温，功不可沒。

這一條妙計妙在「鬼上身」，如果眞是毒酒，令和陽王下不了台，反之，酒中無毒，也不能怪責朱元璋，那時正覺禪師已經病逝，眞的鬼上身，不足爲奇！

當時和陽王嚇了一跳，就此患病，捱了幾個月，終於一病不起，朱元璋仍然推奉皇弟繼位，繼續出擊，他並不急於做皇帝，直到陳橋兵變，皇袍加身，諸將推舉他爲王，然後正式統治江山，以退爲進，不會因此喪失民心，充份顯得出他的慷慨風度，這樣安排，也是劉伯温獻計。

他殺退張士誠，隨後剿滅另外一路人馬，最後一戰，跟當時自立爲「漢王」的陳友諒在海上血戰鄱陽湖，大獲全勝，掃蕩各路英雄，把元兵消滅，在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攻入大都，元順帝帶了奴子逃出關外，他宣佈明朝建立，定都金陵，並且定名「洪武元年」，册封羣臣，馬氏也封爲皇后，劉伯温當然是宰相了，前後血戰了二十四年之久，眞的是戎馬半生。

朱元璋未做皇帝的時期，東征西討，殺氣騰騰，後來登基，不必打仗，他反而覺得沉悶，思慮太多，終於亂了性，懷疑羣臣密謀推翻他的皇朝，另立新君，又因皇太子太過孱弱，心地太過善良，朱元璋担心他死了之後，太子登基，無法保存帝位，到時皇室一家人都不得善終，思慮過度，走火入魔，竟然想把開國功臣逐個消滅。

他的心理轉變極有可能是因爲早期殺氣太過旺盛的影响使然，有一晚，他跟皇后馬氏在宮内對飲，醉後無意中吐露心事，馬皇后大驚失色，連忙下跪，說：「皇上，臣妾有一幅畫，敬請細心欣賞，是否大開殺戒？看畫之後，再行定奪。」

朱元璋帶醉點了點頭。

馬皇后從金櫃拿出一卷長畫展閱，朱元璋看見畫上出現的人，全是當時鄱陽湖大戰的忠臣烈士。（以下轉第一壹四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鷹堡主郭鐵鷹、二堡主郭鐵鵬避居雲嶺南峯之下，他們娶妻生子，兒女成羣，都傳授了兒女們一身武藝，堡主的第三個兒子郭子羽和小女兒郭子琴，有一天發現一個暈厥的白衣少女，郭鐵鷹把她救醒，見她胸前繡有金蠍子，知道是金蠍門的人，她只道出姓名叫費玲，不肯說出眞相，郭鐵鷹不敢得罪她，並派郭子爭探聽消息，郭子爭回來說南泉鎭出現男的一律黑色勁裝，女的白衣白裙，胸前都繡有蠍子，他們打聽飛鷹郭大俠的消息。郭鐵鷹知道後，就舉家離開雲嶺，名義是說去取「三空藏劍經」，以免落入別人手中，和郭鐵鵬分兩批出發……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



酣戰冷泉莊　和尚施援手

褚茂的妻子葉秀鳳，清新可人，原是褚風惟一的弟子，後來嫁給師哥，成婚還不到兩年。

褚家熱情感人，何況郭氏夫婦對他們又有救命之恩，但在飯後歇息之際，褚風却提出了問題。

當然，問題是善意的，因爲褚風久走江湖，當得是見多識廣，他由郭氏老少的神色之間，便已瞧出一些端倪。

「老哥哥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這……是有一點，有沒有聽過三空藏劍經的傳說？」

「聽說過，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莫非……」

「據說這一件武林寶典，已在東南出現。」

「啊，那老哥哥是想去碰碰運氣？」

「是的，不過帶着家屬有些不便，我想將他們留在烈山。」

既是帶着家屬有些不便，爲甚麼不將他們留在鐵鷹堡？

顯然，郭鐵鷹語意牽强很難使人信服，只是事涉武林寶典，褚風倒不便多問。

「好的，老哥哥儘管放心，只要大嫂跟侄兒們不嫌簡慢小弟自然竭誠歡迎。」

一言九鼎，不必再多說甚麼，但臨到就寢之前，郭子羽却向他爹提出了要求。

「爹，你甚麼時候走？」

「明早就走。」

「孩兒跟爹去。」

「不行。」

「爹……」

「不要多說了，留在這兒好好的孝順你娘，有暇時勤練武功，去吧。」

郭鐵鷹的話就是命令，作子女的怎敢反抗？翌晨他果然走了，單身隻劍，獨闖江湖。

他這麼作並沒有錯，將妻兒寄居烈山，可以免却後顧之憂。

然而，他走後的第二天郭子羽就不見了，第三天郭子鉉及郭子琴也相繼失踪，這一下可就天下大亂了，不只是陳琪憂心如焚，做主人的褚風更急得青筋暴露，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他派出幾批人追尋，結果都是徒勞往返，最後還是陳琪勸慰道：「不要着急，山主，他們是找他爹去了，不會有什麼事的。」

褚風一嘆道：「不管怎樣我都對不起老哥哥，將來叫我這張老臉往那兒放！」

陳琪道：「我這個作娘的都管不住他們，這怎能怪你。」

褚風略作沉吟道：「大嫂，小弟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陳琪道：「不要客氣，山主請說。」

褚風道：「小弟覺得老哥哥有什麼難言之隱，莫非鐵鷹堡遭遇到什麼困難？」

陳琪嘆息一聲道：「山主，你跟他是多年的老兄弟了，他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決定的事沒有人能够更改，他不願說的話也沒有人能够叫他說，咱們可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我也曾經問過他，他不肯說，我實在無可奈何！」

褚風道：「大嫂，咱們去找他。」

陳琪道：「我是要去，但山主就不必了，咱們擾亂了你的寧靜生活已是不該，怎能要你放棄隱居，再履江湖。」

褚風面色一正道：「大嫂這麼說是將小弟當作外人了，當年如果沒有賢夫婦義伸援手，褚風只怕墓木已拱，那裏會有今日。」

經陳琪百般勸說，都無法阻止這位忠義爲懷的血性漢子，最後總算取得一個折衷的協議，由褚風陪伴陳琪母子去找郭鐵鷹，褚茂夫婦及褚鸞仍然守住烈山，他日也好有一個退路。

× × ×

洪河口是豫皖邊境的一個鎭集，偏僻小鎭，來往的旅客自然不多。

不過它也有一家客棧，兩間酒館，只是生意並不太好，顧客多半是本地鄉隣。

這天傍晚時分，街頭的一間酒館，三三兩兩的坐着幾位客人，除了一位身着紫衫的少年旅客，幾乎都是本鎭的人士。

一陣震耳的蹄聲，忽然遙遙傳來，片刻之後，五名身着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一起湧進了酒館。原先飲食的酒客，似乎對這般人十分畏懼，他們匆匆會完酒賬，一個個悄悄的溜了出去。

這般金衣人莫非是兇神惡煞，否則那些酒客爲甚麼如此害怕？

惟一沒有溜走的只有一個紫衣少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彼此毫無恩怨，這有甚麼好害怕的？

他的想法沒有錯，可惜別人並不同意他這種想法，溜走的酒客是害怕，那麼不溜走豈不是沒有將金衣人放在眼裏？

因此，這般人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一名身材瘦長的金衣人走了過來。

頭部一揚，雙手往腰間一叉，道：「小子，那兒來的？」

紫衣少年想不到會有人來查他的底，不由神色一呆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瘦長金衣人道：「大爺高興快說！」

紫衣少年道：「要是我不說呢？」

瘦長金衣人哈哈一陣狂笑道：「大爺就超渡你！」

紫衣少年面色一變道：「爲甚麼？咱們素昧平生！」

瘦長金衣人道：「大爺是冷泉莊西院的三級武士，小看冷泉莊，你小子就只有死路一條！」

這當眞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冷泉莊的三級武士，就能判定別人的生死，這冷泉莊豈不比閻王殿更爲可怕？

而且此人語音甫落，單掌倏飛，五隻鋼鈎般的手指，便已抓向紫衣少年郭子羽的咽喉，來勢之急，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出手這般歹毒，一招就要置人於死地，這那能不逗起郭子羽的怒火！

「狗賊找死！」在一聲清叱之後，右腕一翻就已扣着對方的脈門，跟着運勁一抖，金衣人那龐大的軀體已像稻草人般被摔了出去。

這一摔可就熱鬧了，連續砸翻幾張食桌，弄得碗筷齊飛，他也趴在地上半晌爬不起來。

冷泉莊的武士，個個功力不俗，想不到這位三級武士竟然栽在一個少年手裏，其餘的金衣人焉能不大爲意外！

不過雙拳難敵四手，現在他們是四比一，仍然佔着絕對的優勢。

郭子羽知道他們不會罷休，他却不想使店家遭受太多的損失，因而出聲招呼道：「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外面見。」語音一落，逕自穿窗而出，放開脚步向鎭口奔去。

在一片空曠的草地之上，四名金衣人向郭子羽展開狂攻，四柄長刀有如雪花亂舞，攻勢兇悍以極。

雙方無怨無仇，招招往死裏招呼，除了冷泉莊的武士，江湖上倒也少見。

如此一來郭子羽就陷入險境了，他雖然跟八卦門下百步蛇聞放鰲眞刀眞槍的拚鬥過，但打鬥的經驗畢竟不多，如今是以一搏四，他怎能不手忙脚亂？

十招下來他受到兩處創傷，右肩左臂被劃了兩道口子，傷勢雖是不重，在心理上却受到極大的震撼。

像這樣下去，他只怕無力再支持二十招，那麽死神在向他招手，他寶貴的生命眼看就要擱在這裏了！

他不想死，至少他不願就這麽窩窩囊囊的任人宰割，就算刦數難逃，也要死得轟轟烈烈一點。

於是他發出一聲長嘯，揮劍展開了兇猛的反擊。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是一種極端快速、威力强大的劍法，出手九劍連施，如同風雨驟發，當今武林，具有如此快速劍法的並不多見。

金衣武士絕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大孩子，會身負如此驚人的劍術，待得銀芒耀眼，冷焰砭肌之時，他們再想逃避已經來不及了。

但見血光迸射，慘嚎連聲，幾條軀體向四週仆倒下去，這一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四名金衣人只落得三死一傷，這是郭子羽運力不均，劍招還不太精純，否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不過，如果他再揮一劍，那位倖存者決難逃得活命，但他並非嗜殺之人，瞧到那三具鮮血淋漓的屍體，他已經大爲後悔，自然不願再出手了。

身形一轉，他準備離開鬥場，那位負傷未死的金衣人却遞過話來了。

「朋友留下姓名，今日之事，冷泉莊必有一報。」

「郭子羽，在下隨時候敎。」語音一落，放步急馳而去。

他沿潢川往西走，一逕來到信陽。

這是他走錯了路，從離開烈山開始，他就弄錯了方位，如此一來自然追不到他爹了。

信陽是豫南的重鎭，位於「大別」，「桐柏」兩大雄山之間，是扼守中州的一道重要門戶，因而商業頗爲發達。

郭子羽是午前到達信陽的，他想打個尖，再找人問問路。

在一個飯館進餐之後，他詢問店小二道：「小二，請問你往廣州怎麽走法？」

店小二道：「往南走，經湖北湖南就到達廣東了。」

郭子羽道：「到廣東不是要經安徽江西福建麽？怎麽跑到兩湖去了？」

店小二還未回答，一股宏亮的笑聲忽然傳了過來，道：「小施主，你是才走江湖吧？」

郭子羽扭頭一瞥，見說話的是一位濃眉大眼的中年和尚，他桌上放着兩碟小菜，面前一碗稀飯，已經碗碟朝天，想必已經飲食完了。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在下的確是初走江湖，還望大師指示一條明路。」

中年和尚道：「咱們目的相同，邊走邊聊吧。」

郭子羽道：「好的。」

他們分別會過賬相偕走出店門，郭子羽道：「在下郭子羽，請問大師的法號怎麽稱呼？」

中年和尚道：「貧僧布袋和尚，小施主到廣東有事？」

郭子羽道：「我爹到廣東去了，在下是去找他。」

布袋和尚道：「令尊是武林中人？」

郭子羽道：「家父會一點莊稼把式，但咱們從不涉足江湖。」

布袋和尚道：「够了，會一點莊稼把式，就可以碰碰運氣，貧僧預祝小施主馬到成功。」

郭子羽道：「在下沒那麽好的運氣，也沒有那份能力，大師倒是不妨試試。」

布袋和尚喧聲佛號道：「罪過，罪過，出家人四大皆空，怎能犯那貪字，貧僧前往東南，只是想瞧瞧熱鬧罷了。」

郭子羽道：「請恕在下失言，咱們往那兒走？」

布袋和尚道：「先去武漢，再往湖南，沿途的名勝多得很，貧僧帶你去開開眼界。」

郭子羽道：「多謝大師。」

布袋和尚閱歷豐富，沿途講些當地風土及江湖見聞，使郭子羽獲益不淺。

他們脚程很快，原想趕到柳林投宿的，但鎭集雖已在望，他們却前進不得。

這自然是有人找碴了，而且還是郭子羽的對頭寃家。

在一片松林之旁，聚集着二十餘名金衣人，其中一名瘦長大漢，曾經在郭子羽的手下栽過觔斗。

他們是冷泉莊西院的武士，日前他們三死兩傷，自然要向郭子羽討還這筆血債了。

領頭是一名中等身材，年約四旬的漢子，此人擧止沉穩，氣度不凡，一身功力，可能已達精純的境地。他身後一字排開二十三名金衣武士，雖是鴉雀無聲，氣氛却顯得極端肅殺。

布袋和尚向金衣人瞧了一眼，跟着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任施主率衆阻路，莫非在打窮和尚的主意？」

敢情那位身材中等的金衣人，就是冷泉莊西院院主任休，此人以一柄無情扇名噪武林，在江湖道上是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物，他居然親自出面，可見冷泉莊對郭子羽是志在必得。

他向布袋和尚雙拳一抱道：「大師說笑話了，咱們是找你身邊的朋友了斷過節，與大師全然無關，你請吧。」

布袋和尚啊了一聲道：「這位小施主初出江湖，怎會惹上冷泉莊的？究竟是什麽過節，能不能看貧僧的一個薄面？」

無情扇任休冷哼一聲道：「對不起，大師，本院武士三死兩傷，本莊不能栽在這小子的手裏。」

布袋和尚道：「三死兩傷那是倚多爲勝了，貴莊名滿江湖，如此對待一個孩子，不怕令江湖朋友恥笑？」

無情扇任休面色一寒道：「布袋和尚

，別給臉不要臉，要不看在你跟莊主往日的一點交情，今天連你也不會放過，快走吧，否則休怪本座不講情面！」

布袋和尚哈哈一笑道：「多謝，不過，咱們橋歸橋，路歸路，閣下如果講交情，就揭開郭小施主的樑子，要不你就劃下道來，咱們接住就是。」

無情扇任休哼了一聲，伸手向兩名金衣武士一揮，那兩人立即聯袂奔出。

他們是冷泉莊的一級武士，功力之高不下於一方霸主。

奔向布袋和尚的名叫翟佑，是一個瘦高條子，邀鬥郭子羽的身材較矮，名叫駱引川，這兩人全都用刀，是無情扇任休的左右手，在西院，除了院主任休，就以他們功力最高。

翟佑長刀一抱，說道：「大和尚請賜招。」

布袋和尚從來不使用兵刃，如果徒手無法應付，就以布袋對敵！

他的肩上經常掛着一隻布袋，中間開口，兩頭裝東西，也就是俗稱的褡褳。

翟佑請他賜招，他却哈哈一笑道：「不必客套，施主請。」

翟佑果然不再客套，足尖一點地面，身形跨前兩尺，右臂猛的一振，長刀以雪花蓋頂之勢劈了過來。

布袋和尚吆喝一聲道：「好傢伙，你當眞要玩命，和尚惹不起你。」脚下斜踏，僧袍一蕩，向一側讓過三尺！

翟佑哼了一聲，長刀一挺，身隨刀進，腕脈反覆之間，一連劈出八刀，刀刀相連，泛起一片刀幕，單看這份威勢，勿怪任休會倚他爲左右手。

不過無論他的刀法如何凌厲，要傷到布袋和尚却也不易，但見灰衣鼓風，人如魔影，那雪亮的鋼刀，連他的衣角都無法沾到，他有時拍出一掌，或搗出一拳，必然會迫得翟佑撤招避讓。

布袋和尚遊走於刀光之中，並未使出全力，他所以如此，只是心分兩地，時時在關心郭子羽而已。

的確，一個初涉江湖，二十不到的大孩子，面對冷泉莊的一級武士，怎能不叫人爲他担心？

實情確是如此，郭子羽的確無力應付駱引川凌厲的刀法，幾招對拆，他已險象環生，有幾次差一點就傷在對方的刀下，所幸此種不利的情況在逐漸改善，二十招以後他就穩了下來。

此時他不再只守不攻了，口中一聲清叱，一劍揮了出去。

一劍之後連續八劍，是郭家的獨門劍法，但見寒芒急閃，宛如流星逐月，不待九劍使完，鬥場上已傳來一聲慘呼。

冷泉莊的一級武士駱引川無力接下郭子羽的一輪快攻，結果他留下一條斷臂，被他的同伴救了回去。

布袋和尚瞧到了此一結果，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他不必再心分兩地，大袖揮舞之際已用上九成眞力。

那像一股掀天動地的狂飈，翟佑瘦長的軀體被它捲飛三丈以外，落地之後這位一級武士已經氣息全無了。

一旁觀戰的任休大吃一驚，他原以爲翟佑也許敵不過布袋和尚，但想不到會付出生命的代價，更意外的是郭子羽，一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居然身負如此高深的劍術。

現在他的左右手一死一殘，冷家莊再次遭到沉重的挫敗，這是他不能忍受的，除非搏殺這兩名仇敵，他一世英名豈不要斷送在這裏！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給我殺——」

冷泉莊的武士立即分作兩起，十人圍攻郭子羽，餘下的跟着無情扇任休向布袋和尚展開强悍的攻擊。

顯然，他們攻出的重點是布袋和尚，因爲他是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

至於郭子羽麽，年紀太輕，初出茅廬，就算他劍術頗高，以十名一級武士對付他，必然可以將他收拾下來。

這是無情扇任休的如意算盤，他却沒有想到這項如意算盤會使他栽了一個更大的觔斗。

郭子羽的確年紀太輕，江湖閱歷及搏殺的經驗都很缺乏，不過郭氏「天都九歸劍法」是一項獨步武林的絕藝，九劍歸一有如萬流歸海一般，如非身負絕頂功力的高人，很難接下如此凌厲的劍法。

郭子羽雖是搏殺經驗不足，但他明白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陷身在虎狼羣中，不得不死中求活的拚命一搏。

於是長劍以閃電般的速度揮出，帶起一溜溜的血雨，但見殘肢四飛，一條條軀體仆倒下去。

在天都九歸劍法橫掃之下，冷泉莊的一級武士幾乎不堪一擊，只不過刹那之間，圍攻郭子羽的十名大漢，便已變爲十具殘缺不全的屍體了。

無情扇任休雖是在跟布袋和尚搏鬥，郭子羽那招招見血的兇猛招式，他依然瞧得十分明白，這位冷泉莊的西院院主震動了，他絕未想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劍術竟是如此的可怕。

自然，以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自信足可與郭子羽一搏，只是對方還有一個布袋和尚，那麽前途就未可樂觀了。

他不敢再纏鬥下去了，一扇震退布袋和尚，立即轉身躍出鬥場，同時大喝一聲道：「今日之仇，冷家莊勢在必報，咱們走。」

任休丟下了兩句狠話，他却不願再作半分躭擱，片刻之間，冷泉莊的部屬連死帶傷走得一個不剩。

郭子羽向鬥場上的斑斑血跡瞥了一眼，道：「大師，在下——」

布袋和尚哈哈一笑道：「不要難過，小施主，江湖就是這樣，一言不合五步橫屍是常事，你如是殺不了他們，那麽躺在地上的就是你了，時間已經不早，咱們到鎭上去吧。」

他們在柳林寄宿一晚，翌晨越武勝關，經廣水，一逕奔向武漢。

這一路之上遇到不少武林同道，除了有人暗中向他們指指點點，倒是風平浪靜，並未發生任何意外。

及到達武漢可就熱鬧了，當得是八方

薈萃，高人雲集，似乎天下武林各派，全都集中在這兒。

布袋和尚領着郭子羽落脚在粵漢碼頭附近的一家客棧之內，晚餐之後，他們在一起閒聊。

「大師，這兒爲什麼聚集如此多的武同林道，莫非三空藏劍經是在此地？」

「這很難說，你到客房歇息一下，我出去找人打探一下消息。」

「好的。」

布袋和尚正待離開客棧，一名身着黑衣，腰纏軟鞭的老者向他們走了過來。

「大師，久違了。」

「啊，原來是高施主，請坐。」

「不必，老朽只是替敝莊莊主傳幾句話，說完了就走。」

「好，高施主請說。」

「敝莊主時時想念大師當年拔刀相助之恩，將大師當作道義之交的朋友——」

「這沒有什麼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事平常得很，希望貴莊主不要放在心上。」

「大師施恩不求補報，叫老朽好生佩服，不過大師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這話怎麼說？」

「一個人成名不易，敝莊莊主更是經過千辛萬苦，才創下目前的這點基業，大師不念舊好，蓄意破壞，請問這是爲了甚麼？」

「問得好，貧僧如果說是爲了正義，高施主是否相信？」

「嘿嘿……好一個爲了正義，大師所說的正義，就是幫助那姓郭的小子行兇殺人？」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我不殺人，人就殺我，何況除惡就是行善，你說對嗎？施主。」

「你太不知好歹了，布袋和尚，冷泉莊並不怕你，只是不忍不敎而誅！」

「多謝好意，貧僧心領了。」

黑衣老者高連璧，是冷泉莊四大護院之一，當年他以一條軟鞭橫行四海，博得黑煞鞭的渾號，他原是奉莊主七殺刀曲日華之命來向布袋和尚作說客的，估不到話不投機，竟弄成一股劍拔弩張的形勢。

冷泉莊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布袋和尚雖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但以勢單力孤，不可能對冷泉莊造成多大的困擾。

只不過七殺刀曲日華心機極深，他不願揹上恩將仇報的不義之名，所以派遣高連璧來作說客，結果雙方把言語弄僵，看來只好訴諸武力了。

黑煞鞭高連璧仍不願各走極端，嘆了一口氣道：「大師，老朽想不透，你跟咱們莊主，是近十年的交情了，你跟姓郭的相識不過幾日，你這樣不怕落個薄情寡義之譏！」

布袋和尚微微一笑道：「貴莊主如果顧全咱們往日的情誼，就請揭過跟郭小施主這段樑子，貧僧自是感同身受，如是貴莊不肯原諒，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高連璧道：「想不到大師會如此堅持，老朽實在替你惋惜，一個人成名不易，希望大師再加三思。」語音一落，雙拳微拱，然後轉身急馳而去。

當布袋和尚與高連璧針鋒相對時，郭子羽幾次欲言又止，此時再也忍不住了。

「大師，姓高的說得對，你實在沒有必要與冷泉莊反臉成仇的。」

「不，貧僧只是求心之所安罷了。」

「在下不懂。」

「貧僧當年出手救了曲日華，一直寢食難安，因爲他是一個大奸大惡之人……」

「這……」

「所以小施主不必將這件事放在心上，貧僧幫你只是借這個作爲跟曲日華反臉的緣由而已。」

「既是如此，在下倒無話可說，大師不是要去打探消息的麼？快去吧。」

「好，貧僧就去，小施主先歇着。」

待布袋和尚前脚離開，郭子羽立即向櫃台結賬，然後離店向碼頭奔去。

他與冷泉莊結下了樑子，這是他個人的事，無論布袋和尚有什麼理由，牽涉無辜會使他衷心不安的。

這是他悄然一走的動機，只是他不僅人生地不熟，簡直連方位都弄不清楚，他要去福建，但如何走法才能達到目的？

這些他毫無所知，但也並不着急，路是人走出來的，他不相信自己就會迷失。

再說他目前並不想離開武漢，八方英豪薈萃是難得見到的場面，他想湊湊熱鬧，長點見識。

所以他奔到江邊，搭船去到武昌，此地江湖人物盈千累萬，冷泉莊的人縱使存心找碴，未必能够將他找到。

此時城門還未關閉，他想先找一個落脚之處歇一晚再說，但剛剛踏上碼頭，便聽到叱喝之聲由左側傳來。

年輕人好熱鬧，也更好奇，郭子羽當然也不例外，他微微遲疑了一下，就放步向叱喝之處奔去。

那兒是江岸上的一塊平地，已經圍着一堆瞧熱鬧的人潮，郭子羽擠進去一瞧，原來是三名勁裝大漢，在聯手攻擊一位白髮皤皤的道姑。

勁裝大漢一人用斧，兩人用刀，道姑用的是一隻紫竹簫，四個人像走馬燈似的，正在作兇狠的拚鬥。

郭子羽是武林世家，他當然瞧得出這幾人的功力，他覺得這三名勁裝大漢功力極爲深厚，攻防之間全都具有極深火候。

白髮道姑比他們更爲高明，紫竹簫指東打西，變化莫測，往往一招攻出，必然會迫得勁裝大漢收招自保。

按他們的功力，應該早就分出勝負來了，白髮道姑雖是以一敵三，她却掌握了主動，可以說是勝劵在握。

只是出家人以慈悲爲懷，紫竹簫雖是縱橫飛舞，像天際遊龍一般，她却點到爲止，放棄了很多傷敵的機會。

也許她是要勁裝大漢知難而退，但別人却不領她這個情，仍然狂呼酣戰，着着進逼，每出一招都是往死裏招呼！

這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陰謀詭計，有些鬼蜮技倆是防不勝防的。

其中一個使鬼頭大刀的勁裝漢子，就

是一個慣於暗箭傷人的傢伙，他在等待機會，想給白髮道姑致命的一擊。

現在機會終於被他等到了，因爲他的兩名同伴在作全力的進擊以轉移白髮道姑的注意。他們在替陰謀者製造最佳的時機，以圖陰謀得逞。

道姑的注意力果然移在那人的身上，她迎鬥那兇悍絕倫的一刀一斧，完全疏忽了他的身後。

陰謀者的嘴角牽起一絲冷笑，姆指一按刀柄，呼的一聲，約莫兩寸長短的刀頭，竟然離開刀身，以電掣星馳的速度，向白髮道姑的身後飛去。

這是無恥的暗算，更令人髮指的是緊隨刀頭之後，還有一蓬多如牛毛，藍汪汪的淬毒鋼針，無論白髮道姑功力多高，必然逃不過這狠毒的一擊。

也許是吉人天相吧，就在陰謀者的刀頭剛剛射出之際，人叢中忽然喊出一個「打」字，接着寒芒急閃，暗算傷人的勁裝大漢立即抱着手腕痛得跳了起來，他那把特製的鬼頭大刀也把握不住，掉在地上砸起一溜火星。

自然，刀頭雖是飛了出去，淬毒鋼針却失去了準頭，它沒有傷着任何人，一起散落到地上去了。

白髮道姑擊退了身前的兩名敵人，也避過了身後的暗算，因爲那個「打」字使她提高了警覺。

敵人撤退了，他們偸鷄不着蝕把米，那裏還有胆量留下來？

搏鬥沒有了對手，這場好戲自然要收場了，但江湖之上講的是恩怨分明，有人救了白髮道姑的生命，她不能不知道誰是她的恩人。

於是，她雙拳一抱，向瞧熱鬧的作了一個羅圈揖道：「適才是那位仗義相助，請出來讓貧道當面道謝。」

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離開，瞧熱鬧的是想瞧瞧那位仗義出手的英雄人物。

只有一個人不想再瞧下去了，他是郭子羽，曲終自然人散，何況他還要找一個落脚之處。

這一陣躭擱，他無法趕到城裏去了，好在武勝門外也有客棧，他終於找到一間可供棲身的客房。

× × ×

黃鶴樓建自孫吳，雄峙江干，俯瞰武漢，爲當地著名的勝跡之一，而且遊人日以萬計，盛況歷久不衰。

這天風和日麗，黃鶴樓更是仕女雲集，人潮洶湧，樓上樓下幾乎難得找到一塊立足之地。

在這般遊客之中，有一個身着紫衫的英俊少年，他擠進樓中一瞧，但見喧囂盈耳，座無虛席，那裏有他容身之地？

他正待轉身退出，一聲呼叫忽然傳入他的耳鼓：「小施主！這邊來。」

他聽到了呼聲，心頭却有點懷疑，因爲遊人如此之多，怎能斷定是叫自己？

再說，他在此地沒有朋友，也沒有熟人，惟一相識的只有一個布袋和尚，但適才那呼聲嬌音琅琅，分明是一個年輕的女性。

不管是不是叫他，他仍然本能的向發聲之處投下一瞥。

是她？昨晚在江邊遭人圍攻的白髮道姑。

而且她還面含淺笑，伸手在打招呼。

「這就怪了，我跟她分明素不相識，她爲甚麽會叫我？」

他雖是疑雲滿腹，仍然舉步向白髮道姑走去。

「前輩是叫我麽？」

「不錯，快坐下來，想吃點甚麽？」

「這個……」

這張桌上坐着四個人，除了白髮道姑，其餘三人都是三十上下的彪形大漢，他們四人各霸一方，他眞不知道往那兒坐才好。

其實不必他担憂，坐在下首的一個已經移往右邊去了。

白髮道姑微微一笑道：「坐嘛，施主，相見就是有緣，不必客氣。」

紫衫少年告了一個罪，然後在下首坐了下來。

他原是一個倜儻不羣，丰神洒脫的少年，此時却行動拘謹，有着手脚無措的感覺。

他爲甚麽會這樣，莫非他不習慣與生人相處？

不，他並不畏懼生人，只是白髮道姑在他的內心造成震撼罷了。

她那滿頭銀絲，皤皤白髮無論誰只要隨便瞧看一眼，都會斷定她必然超過耳順之年。

但，如果你向她仔細一瞧，上述的論斷你多半會立即推翻，而且會心情動蕩，久久難以平息。

因爲她除了那滿頭銀絲，其他每一處地方，都像牡丹一樣的艷冠羣芳，桃花一般的嬌媚絕倫。

紫衫少年雖是出道不久，却也走過不少地方，見過不少女人，但是能够在他內心造成震撼的，只有這位白髮道姑。

這除了白髮道姑那絕代的姿色，還有一點是在別的女人身上找不到的。

那就是她的媚態。

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碰到這麽一個女人，匹夫可以爲她忘身，人君可以爲她傾國，紫衣少年是一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伙子，怎能不爲之六神紛馳，而手脚失措呢？

好在他畢竟不是常人，暗中吸進一口長氣之後，終於將紛亂的心情穩了下來。

這些，自然都看在白髮道姑的眼裏，她招呼店伙添上碗筷，然後伸出纖纖玉手，提起酒壺，替他斟滿了一杯。

「來，施主，謝謝你救命之恩，我敬你。」

「舉手之勞，仙姑不必放在心上。」

「好好，請敎少俠尊姓大名？」

「在下姓郭，草字子羽。」

「原來是郭少俠尊師是那位高人？」

「在下沒有師門，武功是家父所敎，雕虫小技只怕難入仙姑的法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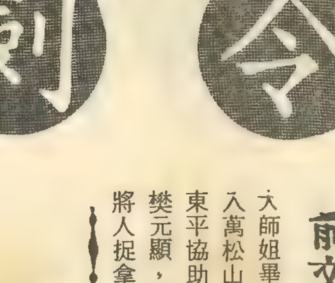
「少俠太謙虛了，令尊呢？也來了武漢？」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和方如蘋——喬裝易容公孫龍將于𡡉𡡉用入迷散迷住點了穴道，薛慕蘭也被點了穴道，由方如蘋帶走，她和大師姐畢纖雲——喬裝易容查家榮將迷仙岩受迷的高手一同回五雲門……丁劍南自己轉入萬松山莊助戰，這時任東平將孫翊擒下，萬少岳接戰宋友仁；年其武接戰居義方，任東平協助也將兩人拿下，其他人陸續將他們的人捉下，餘下的只有道乾道人、范子陽、樊元顯，由霍從雲收拾范、樊二人；丁劍南協助柳飛燕收拾道乾道人，整個戰局，全部將人捉拿，萬啓岳邀請衆俠入大廳坐落，丁劍南將前事一一向萬盟主報告……

設宴慰群俠　夜審魔敎徒

萬啓岳喜道：「這麽說他們果然是被迷仙岩迷失了神志前來的，既然祁掌門人二位要來見我，那就快去把他們請來。」

公孫乾應了聲「是」，匆匆退出。過沒多久，只見他領着祁耀南，榮宗器、滕立言三人從廳門走入。

萬啓岳急忙迎了上去，拱拱手道：「恭喜祁掌門人，榮老哥，兄弟還担心金不換花粉不知是否能解迷仙岩的迷藥，現在二位總算清醒過來了。」

祁耀南走在前面，一臉愧色，連忙作了個長揖說道：「敝派不幸，大師兄無端遇害，祁耀南復遭奸人迷失神智，反被利用，率衆而來，冒犯盟主虎威，多蒙盟主不加責怪，反而慨賜解藥，使祁耀南得以脫出魔掌，重見天日，盟主大德，祁耀南和敝派同沾恩澤，盟主請受祁耀南一拜。」說着，果然跪拜下去。

他這一跪，跟在他身後的榮宗器，滕立言也一齊跪下去。

萬啓岳慌忙和他對拜一拜說道：「祁掌門人，榮老哥不可如此，快快請起。」

挽着祁耀南一同站起，然後替澄慧、澄一兩位大師、聞天聲、霍從雲、丁劍南等人一一引介了，大家才分賓主落坐。

祁耀南道：「兄弟想請敎盟主和諸位道長，不知這利用兄弟等人，來向盟主尋釁的迷仙岩，究係何人？是何來歷？」

萬啓岳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這裏眞正見過迷仙岩谷主的人，只有丁老弟第一位，沒有人知道她的出身來歷，就是她一手調敎的門下弟子，只怕都不清楚。」

祁耀南又道：「今晚和兄弟同來的還有邛崍道乾道人，六合門范掌門人，鷹爪門樊掌門人，他們在迷仙岩都是長老身份，兄弟被迷仙岩迷失神志，不知他們是否也被迷失神志？」

萬啓岳道：「他們此次行動，事前佈置，可謂十分週密，其中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掌門人，是以證人身份參加，邛崍道乾道人和鷹爪門樊掌門人則是以應祁老哥之邀，助拳來的，另外還有迷仙岩谷主三個門人和八個記名弟子則是以貴派弟子的身份隨同前來，如今澄心大師已證明，並非澄心大師，那麽六合門的范掌門人，很可能也是有人假冒的了，只是目前還沒有詢問。至於邛崍道人和樊掌門人，是否神志被迷，抑或甘心爲虎作倀，也要查證以後才能知道。」

說到這裏，口氣微頓，又道：「但迷仙岩慣於把手下的人，迷失神志，也並非完全出於利用某一個人，這中間又有分別，譬如祁老哥，榮老哥，他們殺害滕老哥，可以引起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形成對立，甚至自相殘殺，爲了利用祁老哥，自然非把你神志迷失，才能完全聽她指揮，至於她手下也有許多人在出山之時，必須服用迷失神志的藥物，那是另有作用……」

祁耀南問道：「那有什麽作用呢？」

萬啓岳道：「因爲迷仙岩谷主和她幾個侍女，都會一闋樂曲，叫做迷仙曲，不論笙簫琴笛，一經吹奏，會使人聞聲着迷，手舞足蹈　渾然忘我，只有心神已被迷失的人，不受迷仙曲影响，她手下殺手，預服迷失心神之藥，此時只須依次揮刀，就可把敵人一舉殲滅。」

祁耀南聳然動容道：「迷仙曲有如此厲害，難道沒有對策嗎？」

萬啓岳微微搖頭說道：「兄弟爲了此事，曾向少林寺方丈請敎，但方丈大師覆函見告，少林寺中除了幾個曾修枯禪神功的大師，或許可以不受干擾，並無破解之法。」

此次奉派趕來萬松山莊的澄慧，澄一兩位大師修習的正是「枯禪神功」。

說到這裏，總管公孫乾又走了進來，在萬啓岳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萬啓岳目光一凝，說道：「果然不出所料，好，你去把他請進來。」

公孫乾答應一聲，返身退出。

萬啓岳道：「六合門范掌門人，果然臉上戴有面具，不是范掌門人，方才公孫乾點了他睡穴，已把面具揭下看過，他進來之時，諸位道兄不可揭穿，看他說些什麽？」

清塵道長動容道：「看來澄心大師，范掌門人都已落在迷仙岩手中了！」

祁耀南神色微變，矍然說道：「這麽說，這兩人就是殺害先師兄的兇手了！」

只見公孫乾領着范子陽走了進來，他雙手下垂，顯然穴道還沒解開。

萬啓岳拱拱手：「范掌門人請坐。」

在座的人也隨着主人紛紛站起。

范子陽沉着一張臉，目光轉動，看了衆人一眼，就發出清朗的笑聲，說道：「萬盟主，你要公孫乾把范某押來，范某是階下囚呢？還是座上客？」

祁耀南細聽他口音，確是范子陽，絲毫不錯，若非事前聽萬盟主說過，誰相信他是假冒之人？但江湖上擅於易容術的人，也都精擅變音之法，可以摹仿某一個人的口音，維妙維肖，那也不足爲奇。

萬啓岳含笑道：「兄弟已要公孫總管給范掌門喂了迷失心神的解藥，范掌門人現在神志已經恢復清明，應該不會再責怪兄弟得罪之處了吧？」

范子陽微微一怔，依然冷笑道：「范某就是神志已經清明，才要請問盟主，范

某犯了何罪，公孫總管還要點住兄弟雙臂穴道？」

萬啓岳忙道：「公孫總管，快替范掌門人解開穴道。」

公孫乾應了聲「是」，說道：「范掌門人原諒，盟主方才沒有交代，公孫乾不敢擅自作主。」說着，果然舉手解開了范子陽的穴道。

萬啓岳抬手道：「范兄請坐。」

他的坐位，就設在霍從雲的右邊，丁劍南的左首。

范子陽大模大樣的在椅上落坐。

萬啓岳含笑道：「方才祁掌門人清醒之後，兄弟已把迷仙岩假傳金劍令，殺害滕老哥，又以此作藉口，向儆莊尋釁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幸蒙祁掌門人見諒，把這場過節揭開了，現在范兄也清醒過來了，范兄和少林澄心大師，是當日執行金劍令的人，因此想請范兄作一說明，不知范兄是否還記得起來？」

范子陽不覺一怔，抱拳道：「兄弟方才清醒過來，有如大夢初覺，以前種種，似夢似幻，了無痕迹可求，實在想不起來了。」

萬啓岳道：「范兄說的是眞話嗎？」

范子陽道：「怎麽？盟主可是不相信兄弟說的話嗎？」

祁耀南道：「先師兄遇害，背後先中澄心大師一記般若禪掌，范掌門又是一記六合指擊中前胸，今晚經少林兩位大師把澄心拏下之後，才發現乃是賊黨戴了面具，假冒澄心大師之人，由此可見殺害先師兄的兇手，乃是迷仙岩的賊黨所爲，今晚范掌門和假冒澄心大師的賊黨，同以證人前來，不知當日向先師兄下手的范掌門人，是賊黨假冒了范掌門人，還是范掌門人下的手？」

范子陽神色微變，說道：「既然有人假冒澄心大師，也可能有人假冒了兄弟，向滕老哥下的手，兄弟是滕老哥遇害之後才被迷仙岩刦持去的，這點，兄弟記得起來。」

祁耀南道：「范兄沒有記錯？先師兄是被迷仙岩賊黨假冒范兄，以六合指殺死的？」

「不會錯。」范子陽道：「那天兄弟和澄心大師正好也在揚州，還一同去了滕家莊，還引起滕老哥和榮老哥的誤會，硬說滕老哥是兄弟和澄心大師所殺，祁兄總還記得吧？」

祁耀南心想：「第二次到滕家莊去的，那是眞的澄心大師和范子陽了，他這話自然是聽范子陽說的了。」

心念一動，這就虎的站起身來，目注范子陽說道：「范兄可以證明老師兄眞是假冒范掌門人的賊黨殺的嗎？」

范子陽道：「兄弟當然可以證明。」

「好個賊子！」祁耀南目光凌厲喝道：「你招供了？」

他此話一出，榮宗器、滕立言都及時站了起來。

范子陽詫異的說道：「祁兄，你說什麽？」

祁耀南喝道：「你方才承認殺害先師兄，大家都聽到了，還想賴嗎？」

范子陽攢攢眉，苦笑道：「兄弟是說殺害滕老哥的旣非兄弟，自然是有人假冒了兄弟……」

榮宗器瞋目喝道：「難道你不是假冒范子陽的賊黨？」

范子陽說道：「兄弟怎麽會是假冒之人？」

榮宗器喝道：「你分明戴了面具，還不肯承認嗎？」

范子陽作色道：「笑話，兄弟幾時戴了面具？你們旣然對兄弟不滿，兄弟暫且告退，你們日後自知。」

說完，要待站起　那知只是上身動了一下，那想站得起來？不覺目露異芒，怒聲道：「你們什麽人暗算范某？」

丁劍南含笑道：「你老哥和假澄心大師假傳金劍令，在下是唯一目擊之人，你和假澄心大師從迷仙岩出發之時，在下又是唯一目擊之人，所以希望你還是坐着，把眞相說出來的好，你站起來了，也無法走得出大廳，站起來又有何用？」

范子陽怒聲道：「你是什麽人？」

丁劍南臉上戴了面具，如今是一個三十出頭濃眉黑臉漢子，他自然不認識了。

丁劍南伸手緩緩從臉上揭下一層薄如蟬翼的面具，含笑道：「在下九宮門下丁南強，也是谷主門下記名弟子，此次奉命隨同于嬷嬷和二師兄薛慕蘭（薛慕蘭外出的化名）趕來黃山增援的，范長老（范子陽在迷仙岩是長老身份）現在認識區區了嗎？」

范子陽心頭一怒，脫口道：「原來是你小子！」

丁劍南大笑道：「范長老現在想起在下來了吧？你方才不是說以前的事，了如夢幻嗎？以在下看來，閣下還是從實招供的好。」

范子陽沒有說話反是暗暗咬了咬牙。

公孫乾在旁伸手一攤，湊近過去，含笑道：「范掌門人有一顆假牙，在兄弟手中，你再咬牙也沒有用的了。」

他掌心果然有一顆白瓷臼齒，不用說這顆假牙中定是暗藏了劇毒藥物，準備必要時咬碎假牙，服毒自戕的。

坐在范子陽右首的霍從雲道：「丁兄弟說得沒錯，閣下還是及早招供的好，你已經知道霍某是誰了吧？在座的各位道長，都是名門正派中人，不會使什麽手法，霍某一向嫉惡如仇，點五陰絕脈，倒轉奇經八脈，可是拿手得很，光棍不吃眼前虧，你方才有服毒的勇氣，除死無大事，你還怕什麽？」

「兄弟……不是貪生怕死之人……」范子陽道：「兄弟實是有難言之隱……」

霍從雲嘿然道：「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有什麽難言之隱？」

范子陽聽了他的話，鼓着勇氣道：「因爲兄弟……中了他們附骨之毒，每月朔望，就得服他們的解藥，否則毒發之時，有如萬蟻嚙骨，痛癢難忍……」

霍從雲道：「你只要實話實說，就是比附骨毒再厲害十倍，霍某也可以保你無事。」

范子陽抬目道：「好，在下相信霍大俠，你可否替兄弟解開雙手穴道？」

霍從雲舉手解開了他雙臂穴道。

范子陽雙手一抬，從他臉上揭下一張

面具，衆人擧目看去，這人約莫四十出頭，皮膚白皙，五官也極端正，抱抱拳道：「兄弟宮百川，范子陽是我大師兄……」

他口氣一頓，一臉痛苦的道：「兄弟三年前誤交匪人，投入迷仙岩，被他們暗下附骨之毒，此後一切行動，全受他們控制，他要在下假扮大師兄，和假扮澄心大師的人同去揚州，假傳金劍令擊殺滕傳信，因爲滕傳信是淮陽派祁掌門人的大師兄，淮陽派在大江南北，聲譽極盛，六合門和少林派淵源極深，先前的計劃是想因此挑起淮揚、六合、少林，和萬盟主之間的仇恨，故而挑選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掌門人連袂抵達揚州的那天，由假澄心大師和兄弟持假金劍令把滕傳信處決……」

滕立言聽到這裏，口中大吼一聲：「好個賊子，果然是你殺害了爹，血債血還，我和你拚了。」鏘的一聲掣劍在手，直奔過來。

萬啓岳搖手道：「滕世兄請冷靜些，父仇不共戴天，爲父報仇，這是一件大事，沒人可以阻止你，但你應該先弄清楚眞正的仇人是誰？這位宮老弟身中附骨之毒，一旦毒發，生不如死，能不聽命於人嗎？殺害令尊，是爲了挑起江南武林的自相殘殺，這是迷仙岩企圖在江南擴張的第一步，就是宮老弟不假扮范掌門人，也會有另一個人假扮范掌門人去執行的，所以以事論事，殺害令尊的兇手，不是假冒澄心大師和假冒范掌門人，而是迷仙岩的谷主，宮老弟也只是被迫的受害人而已，滕世兄請先回座，聽宮老弟把話說完了，令尊大仇，如今已演變爲整個江南，整個武林的事了，大家需要從長計議，切不可魯莽從事。」

祁耀南也道：「立言，盟主說得極是，你先坐下來。」

滕立言不敢違拗，只得依言退下，回到椅上落坐。

萬啓岳問道：「迷仙岩一共有幾個長老？是不是都中了附骨之毒？」

「長老一共有九個。」宮百川道：「據在下觀察，被迷失神志的只有祁掌門人一個，那是爲了要利用他向萬松山莊尋仇，如果不迷失神志，恐怕他未必肯接受擺佈，其餘的人可能都是中了附骨毒，不過不論什麽人，包括谷主的門人在內，所有奉派出山的人，凡是神志沒有迷失的，身邊都備有一顆藥丸，一旦聽到簫聲或者琴聲，必須立即把藥丸納入口中，這藥丸可能就是迷失神志之藥了。」說完探手從懷中摸出一顆蠟丸，雙手遞到萬啓岳面前。

萬啓岳聞言大喜，伸手接過，說道：「如此就好，有了這顆藥丸，咱們不難找尋出它是用什麽藥物合製的了。」

一面立即把藥丸遞給公孫乾，以「傳音入密」說道：「你把這顆藥丸立即送給仲孫先生去，看看他能不能找出是什麽藥物合製的？」

公孫乾雙手接過。

萬啓岳又道：「你去請道乾道人和樊掌門人二位進來。」

公孫乾領命退出，不多一回，就領着道乾道人和樊元顯兩人走入。

萬啓岳站起身，迎着朝兩人拱手道：「道乾道兄，樊掌門人，方才多有開罪之處，二位幸勿介意才好。」

說話之時，親手替兩人解開了受制穴道，接着說道：「方才兄弟已把淮揚派滕老哥遇害，實係迷仙岩借刀殺人之計，企圖因此引起江南武林自相殘殺，已蒙祁掌門人見諒，今晚一場過節，也就此揭開，大家都是武林同道，自可杯酒言歡，二位快快請坐。」

道乾道人目光一轉，呵呵笑道：「萬盟主果然豁達大度，不記前愆，貧道恭敬不如從命。」

此人不愧是老江湖，轉風得很快。

樊元顯究是一門之主，被人家拏下了再釋放，心中不無耿耿，勉強拱了拱手，才和道乾道人一同落坐。

萬啓岳目注二人，問道：「二位道兄，兄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樊元顯微哼道：「萬盟主雖然親手解開了兄弟二人穴道，咱們也坐上了萬松山的大廳，但咱們畢竟是萬盟主的階下囚，萬盟主要問什麽，只管詢問就好了，有什麽該不該問的。」

「哈哈！」萬啓岳大笑一聲道：「樊掌門人誤會了，兄弟忝爲本屆武林盟主，如有危害江湖武林事情發生，兄弟都有權過問，迷仙岩谷主假傳金劍令，殺害淮揚派滕老哥，兄弟已該查究，何況又以迷神藥物，迷失祁掌門人和榮老哥二人，前來萬松山尋釁，樊掌門人和道乾道兄是祁掌門人約來助拳的，兄弟就是要問，難道還不該問嗎？」

口氣微頓，接着道：「何況二位眞是祁掌門人約來的嗎？還是奉迷仙岩谷主之命替祁掌門人來助拳的，但兄弟要請問二位的並不在此，兄弟尊重你樊老哥是一派掌門人，道乾道兄也是邛崍有道之士，決不會無故去附和迷仙岩，和天下各門各派的同道作對，因此兄弟要問的是二位切身之事，兄弟早已聽說迷仙岩以迷藥、毒藥控制手下，身受其害的人，除了聽他擺佈，無力反抗，兄弟有鑑於此，已經配製了解迷、毒的藥丸，專解迷仙岩之毒，兄弟想請問二位道兄，是否受了迷仙岩迷、毒之害，如果確是中了迷毒，兄弟可以奉贈解藥，二位從此可以不受他的脅迫了？」

他這番話，先前口氣極爲嚴峻，責以大義，使人無可置喙，但說到後來，還是爲了他們兩人。

他果然不失爲武林盟主，自有他的威武氣概，樊元顯一張老臉被他說得通紅，垂首無言，過了半晌，才微微歎息一聲，抱拳道：「萬盟主責備得極是，盛情也彌足感激，只是兄弟……唉！兄弟縱然解去附骨之毒，但……」

萬啓岳道：「樊道兄有什麽困難，但請說明，咱們這裏有這許多人，難道都帮不上忙嗎？」

樊元顯神色一黯，微微搖頭，接着說道：「兄弟有一位師兄，人稱禿頂神鷹陸浩，在揚州被武當門下鐵扇子公子一記鐵扇點閉右臂穴道……」

清塵道長微微一楞，問道：「徒兒，可有此事？」

鐵扇公子年其武站在一旁，連忙躬身道：「啓稟師父，弟子根本並不認識禿頂神鷹陸浩其人，也沒和他動過手，怎麽會

點閉他右臂穴道？」

樊元顯道：「據敝師侄魏虎說，明明是武當門下的鐵扇公子，絕不會錯的，如果僅憑武當門下一個鐵扇公子，自然也無法傷得了陸師兄，但陸師兄就在當塲倒了下去，經魏虎抱着他趕到兄弟那裏，早已氣絕身亡，經兄弟檢查，才發現陸師兄後心中了一記般若掌，震斷心脈而死，那自然是少林高僧經過，看到武當門下鐵扇公子不是敝師兄的敵手，才暗中出手相助，少林、武當誼若一家，暗中出手也並不足奇……」

「且慢！」年嵩昌道：「樊道兄說的鐵扇公子，就是小兒，方才清塵師兄已經問了小兒，小兒說並沒有和令師兄動手，小兒對他師父絕不敢有半句不實之言，還請樊道兄明察。」

樊元顯道：「年老哥原諒，兄弟說的是當時的情形。」

丁劍南站了起來，拱拱手道：「樊掌門人、年前輩，這件事情乃是在下親身所經歷，因為在下當時使的兵刃，就是一柄摺扇，直到後來敝師叔要在下把摺扇留下，在下才改使長劍的。這件事說起來和霍老哥師兄妹也有關連……」

他把自己初到揚州，看到霍從雲師兄妹三人在街頭賣藝，任東平和柳飛燕劍尖相豎，倒立之際，有人打出三枚金錢，被自己暗中擊落，後來在酒樓上有一個錦衣少年向自己尋仇，自稱錦衣二郎，當晚有人約自己去梅林，遇上一個禿頂老者，不容自己分說，硬指自己是武當門下，逼着自己動手，自己一記扇招點閉了他右肩穴道，詳細說了一遍。

樊元顯目光一注，忙問道：「閣下何人？」

丁劍南笑道：「在下九宮丁南強，谷主的記名弟子。」他又把覆在臉上的面具拿了下來。

邛崍道乾道人目芒飛閃，看了丁劍南一眼，沒有作聲。

萬啓岳道：「樊道兄請再說下去。」

樊元顯續道：「兄弟當時極為氣憤，正好仙女廟的通玄道兄聽說陸師兄身故，特來弔唁，他和陸師兄乃是方外之交，力勸兄弟廣邀同道，向武當、少林評理，並說淮揚派的滕老哥也死在般若掌下，目前祁老哥已去了迷仙岩，要兄弟趕去和祁老哥會合，共商復仇之事，兄弟不該聽信他的話，就帶着小兒文華和陸師兄之子乘風，依照他的指點，趕去迷仙岩……」

清塵道長道：「善哉、善哉，迷仙岩製造事端，陸老施主身中般若掌，和殺害滕老施主如出一轍，這兇手只怕就是假冒澄心大師之人了！」

澄一大師道：「貧衲因他假冒澄心大師，本待此間事了，要把此人押回敝寺去，但此人既是殺害滕老施主和陸老施主的兇手，就要聽憑盟主處置了。」

「此事兄弟已另有安排。」萬啓岳朝樊元顯問道：「後來如何？」

樊元顯慘笑道：「兄弟担任了迷仙岩的長老，小兒和陸師侄也投到谷主門下，作了記名弟子，直到後來才知兄弟身中附骨之毒，小兒和陸師侄名雖記名弟子，實則已被迷失心神，充當了迷仙岩的殺手，不知被派往何處？兄弟縱然獲得解藥，但小兒和陸師侄却等於作了人質。」

萬啓岳攢眉道：「這倒果然……」

霍從雲豁然大笑道：「此事不難，樊掌門人只管放心，先解去身中之毒，至於令郎和令師侄二人，保在兄弟身上……」

樊元顯一怔，問道：「霍大俠有什麼辦法？」

霍從雲笑道：「樊掌門人再想一想就會明白，今晚迷仙岩來人，不是已被全數擎下了，其中三個是迷仙岩谷主的嫡傳門人，另外有八個是她記名弟子。」

聞天聲一手拈鬚，呵呵笑道：「霍老哥神機妙算，果然名不虛傳，樊掌門人令郎和令師侄，不過是迷仙岩兩個無足輕重的殺手，美其名為記名弟子，若和她的三個嫡傳弟子相比，自然是嫡傳弟子重要多了。」

萬啓岳大笑道：「霍老哥此計不錯，咱們擒下了迷仙岩三個弟子，兄弟正想不出如何處置才好，和她交換人質，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樊元顯聽萬盟主的口氣，答應以迷仙岩三個弟子去交換人質，心頭一陣感動，不覺撲的跪倒地上，老淚縱橫的道：「不僅兄弟僅此一子，就是陸師兄也只有一個獨子，盟主這番高誼，陸、樊兩家，世世代代都會感戴大德……」

萬啓岳連忙把他扶起，說道：「樊道兄快不可如此，和迷仙岩交換人質，那也算不了什麼，只要令郎和令師侄能夠安然脫險就好，她的三個門人，咱們縱然暫時釋放了，還是會被咱們擒回來的。」

時已夜半，莊丁們早已在廳上擺好三席杯筷，這時陸續送上酒菜，一名使女請盟主恭請大家入席。

萬啓岳站起身，抬抬手道：「時間不早，大家已經忙了一個更次，兄弟吩咐廚下做了幾式酒菜，給諸位道兄宵夜，大家不用客氣，請入席了。」

霍從雲大笑道：「萬盟主方才還要兄弟和丁兄弟早些休息，咱們如果去休息了，這頓酒菜豈非吃不成了？」

這頓宵夜就不用細表了。

却說萬松山莊西首的一座偏院之中，這時也有着燈光，只是燈火不太明亮，一張小方桌上，沏好一壺新茗，總管公孫乾和任東平、柳飛燕、孫必顯、陸承遜五人圍桌而坐。

公孫乾一手拿起瓷壺，給大家瓷盅中斟滿了茶，然後取起瓷盅，輕輕喝了一口，就靠過身去，和四人低低的說了一陣，四人連連點着頭，接着又低低的交換了一陣意見，公孫乾就引着四人進入後面一間房中。

過沒多久，走出五個黑衣蒙面人，一口吹熄燈火，就像五頭夜鳥，撲撲撲飛掠出屋，登上牆頭，一閃而沒。

× × ×

假冒澄心大師的漢子被囚禁在第二進西偏院的一間房屋之中，有兩名莊丁坐在入門處一張板櫈上，木門還上了門。

那漢子已被澄一大師震散一身眞氣，而且左臂自肩以下也已斷折，自然十分狼狽，垂頭喪氣的蹲坐在地上。

屋中只有一盞油檠，燈火如豆，此時突然有人叩了兩下門。

兩名莊丁迅即站起，一個喝道：「是什麼人？」

門外有人應聲道：「總管有令，要把這廝押到廳上去問話。」

莊丁打開木門，剛拉開門，木門已被門外的人大力推開，像一陣風般竄進兩條黑影，沒待莊丁開口，閃電般點出兩指，制住了莊丁。

另一個一下掠近那漢子，伸手朝他身上拍下，喝道：「快跟我們走。」

那漢子苦笑着道：「兄弟已經走動不了。」

伸手拍那漢子的人問道：「為什麼不能走？」

那漢子道：「因為兄弟被那賊禿閉住了經穴，眞氣無法運行，就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一樣了。」

伸手拍他的漢子一呆，沒有再說話，一手抓起那漢子的身子，迅速奔出屋去。

另一個漢子立即跟着退出，回身掩上了木門，兩條人影一先一後掠上屋簷，牆頭上另有一條人影，舉手打着手勢，三人迅快一躍而下，躲躲閃閃，走的盡是陰暗之處，終於飛掠出萬松山莊。

三條人影不敢稍停，只是一路奔行，這樣足足奔出十數里路，前面不遠處忽然傳來「咕咕」、「咕咕」，兩聲夜鳥的啼聲。

走在前面的漢子也學着夜鳥啼聲，發出「咕咕」，「咕咕」的聲音。

一陣工夫已奔到一處農家的茅屋前面。茅簷前站着一個黑衣蒙面人，看到三人已把人救回，一聲不作，回身往裏行去。

三個黑衣人也沒有作聲，跟在他身後走入。

茅屋中沒有燈火，黑黝黝伸手不見五指。

三個黑衣人跨進茅屋，就站成了一排，恭立不動。那個挾着假澄心的也立即把他放落地上。

引他們進來的黑衣人躬身道：「啓稟令主，我們已把澄心大師救回來了。」

他話聲一落，三個漢子同時躬身道：「屬下見過令主。」

黑暗之中響起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冷冷一哼道：「你們沒救錯人？」

剛才挾着假澄心來的漢子忙道：「回令主的話，屬下三人奉令主指示，先找到了潛伏在萬松山莊的莊字三號，由他領着屬下去救人的。」

那年輕女子聲音冰冷的道：「你們有沒有問問清楚？」

那挾着澄心回來的漢子不覺一怔，躬身道：「回令主，當時時間緊迫，屬下來不及細問……」

「哼！」那年輕女子冷哼一聲道：「你一向辦事謹慎，我才派你去救人的，救人怎可如此大意？于嬷嬷回來，萬一救錯了人，誰負得起這個責任？」

假冒澄心的漢子到了此時，不得不開口了，說道：「本座正是澄心，令主要他們去救本座，並沒救錯人。」

年輕女子冷哼道：「你是澄心大師？你胆敢在本令主面前假冒澄心大師？你不要命了？」

那漢子嘿然道：「澄心本來是由本座假冒的，本座被擒之後，被少林賊禿揭下了面具，令主自然認不得了。」

年輕女子黑暗之中閃着兩點星星般的眼光，疑信參半的道：「你是什麼人？」

那漢子道：「本座是誰，于嬷嬷來了自然認識。」

年輕女子冷峻的道：「于嬷嬷認識你，本令主並不認識你，在于嬷嬷未來之前，本令主自然先要對你瞭解清楚，你可是不肯說麼？」

那漢子沉笑一聲，問道：「令主叫什麼名字？」

年輕女子怒叱道：「你再多是本門一個長老，各大門派充任本門長老的人，誰不對本令主客客氣氣，你臨陣失風，被人毀去武功，老實說，本門對你已無利用之處，你還敢對本令主倚老賣老，這樣說話？本令主難道不能處置你嗎？何況你身份不明，極可能是萬啓岳使的苦肉計，派你來做奸細都不一定，你不好好回答本令主的話，我就可以把你殺了。」

她氣呼呼的在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本座並不是各大門派充當本門長老的人。」那漢子聞言陰森一笑道：「令主假如知道本座是誰，就不敢這樣對本座說話了。」

「好！」年輕女子道：「你說，你是什麼人？」

那漢子緩吞吞道：「本座向飛天。」

年輕女子哼道：「我沒聽說過。」

那漢子冷冷的道：「妳當然沒聽過本座的名字，但妳總知道谷中有一座朝陽宮吧？本座就是朝陽宮的第三護法，也是妳的三師叔，妳現在明白了吧？」

「哈哈！」站在他左邊上的一個黑衣人忽然大笑一聲：「果然是魔教餘孽！」

那漢子身軀一震，失聲道：「你……」

這左邊的黑衣人一把撕下蒙面黑巾，說道：「在下公孫乾，閣下總算說出身份來了。」

於是茅屋中點起了燈火，幾人都已撕下了蒙臉黑巾。原來挾着漢子來的是任東平，年輕女子則是柳飛燕，另外兩個黑衣漢子自然是孫必顯、陸承遜了。

那漢子怒聲道：「想不到在下在江湖上闖了多年，還會中你們的詭計。」

公孫乾笑了笑道：「向朋友，你既然說出來了，不如乾脆些全說出來算了，迷仙岩谷主是你師姐，不用說那一定是魔教教主了？」

向飛天哼道：「魔教是你們稱的，朝陽教正大光明，何魔之有？」

公孫乾道：「好，向朋友可以告訴我，谷主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向飛天道：「向某不說呢？」

公孫乾聳聳肩，乾笑道：「這裏已在萬松山莊之外了。」

向飛天道：「萬松山莊之外，又怎麼樣？」

公孫乾道：「萬松山莊之內，是武林公舉的盟主府第，不好嚴刑逼供……」

向飛天道：「你們選擇在這裏，打算嚴刑逼供？」

公孫乾道：「向朋友說對了，這裏是

萬松山莊之外，就算嚴刑逼供也沒人聽到的了。」

向飛天大笑道：「向某一身武功已廢，不能回去，就無法修復，身落人手，殺剮悉聽尊便，何在乎你們嚴刑逼供？」

任東平道：「小師妹，妳到外面去守着。」

他因小師妹是女孩兒家，心腸較軟，所以要她守到外面去。

柳飛燕答應一聲，一手提着長劍往門外走去。

公孫乾厲笑：「向朋友，公孫乾給你一盞茶的考慮時間，你仔細考慮考慮！」

向飛天道：「向某用不着考慮。」

任東平笑道：「可惜向朋友想充當好漢也充不了多久！」

突然雙手齊發，十指連彈，朝向飛天身前錯落點去。

他手法奇快，只是一眨眼的時間，已點出一十二指，向飛天不自禁的身軀一顫，打了一個寒噤！

任東平早已住手，退了回去。陸承遜從屋後搬來了一張長板櫈，四個人都坐了下來，靜以觀變。

向飛天坐在地上的人，先是起了輕微的顫抖，漸漸的顫抖加劇，連牙齒都在上下打戰。

他似是在極力忍受，但一個已經失去武功的人，忍耐自然也不會支持得很久，他頭上汗水滾滾而下，張了張口，好像要叫出聲來，但還是忍了下去。

又過了一回，本來坐着的人，忽然臥倒下去，身形彎曲似弓，又突然伸直，又彎曲如弓，接着口中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一個人在地上不住的翻滾，終於大聲叫道：「解開我穴道。」

任東平哂道：「我道你有多大能耐，原來也不過如此，你是不是考慮好了？」

向飛天因為牙齒打戰，口齒也說不出清楚，顫抖而吃力的道：「快……給我解開……解開……我……說了……」

公孫乾道：「只要你先說出谷主是誰，任大俠自會解開你穴道。」

向飛天道：「她……她……是公主……」

「公主？」公孫乾追問道：「什麼公主？」

向飛天顫抖得更厲害，他咬緊牙關，從牙縫中迸出話來：「求……你們……先給……我解開……穴道……」

公孫乾朝任東平點點頭道：「任大俠，先給他解了吧？」

任東平走過去，雙手一抖，在他身邊連接按了幾按。向飛天好似全身脫了力，一個人委頓在地，只是喘息。

公孫乾道：「迷仙岩谷主，是什麼公主？快說！」

向飛天到了此時，只得乖乖的道：「她是本教故教主的唯一女兒……」

任東平一怔道：「魔教公主！她為什麼不稱教主呢？」

向飛天道：「當年教主臨終遺命由她繼任教主，她不願意……」

任東平道：「谷主和教主還不都是一樣？」

向飛天道：「不一樣，她只答應替教主復仇，不肯担任教主，曾說等她把萬松山莊、少林、武當消滅之後，由咱們師兄弟四人互推一位担任教主，復興朝陽教，她就不問事了。」

任東平道：「你們教主和萬盟主、少林、武當有仇？」

「那是六十年前的事。」向飛天道：「本教昔年就敗在萬啓岳父親担任盟主的時候，全教精英盡失，教主也因傷成殘，當年圍攻本教的就是少林、武當會同當地的淮揚、鷹爪、六合三個門派。」

任東平道：「所以你們要殺害滕傳信、陸浩，嫁禍少林、武當了。」

公孫乾道：「你為什麼要假冒澄心大師呢？」

向飛天道：「我勤練少林武功，本來是要回少林寺去的。」

公孫乾說道：「你怎麼會少林武功的呢？」

向飛天道：「公主化了二十年心血，取得各大門派的武功秘笈，少林武功又何奇之有？」

公孫乾道：「澄心大師可是落在迷仙岩手中？」

向飛天道：「這個我不清楚，因為我一直住在朝陽堂，公主不准我們過問谷中之事。」

公孫乾看他說得不像有假，點一點頭道：「好，向朋友還算合作，咱們可以回去了。」

一般人回轉萬松山莊，大廳上酒筵還未散席。

萬啓岳含笑起身道：「任兄幾位辛苦了，快坐下來喝幾杯再說。」

座上的人不知任東平等人去了那裏，任東平、孫必顯等人就在下首一席落坐。

公孫乾走到中間，當衆把向飛天供詞詳細報告了一遍。

這話眞聽得大家恍然大悟，迷仙岩之所以要殺害滕傳信和陸浩，原來是為了六十年前的一段公案。

大家紛紛議論之際，只有道乾道人始終沒有開口，大家也沒去注意及他。

這頓宵夜散席之後，公孫乾已替祁耀南等人騰出賓舍，各自回房。

丁劍南因天亮之後就要和霍從雲趕出懷玉山，就和霍從雲住了一個房間。

兩人回到房中，還沒坐下，任東平和柳飛燕兩人也跟了進來。

任東平回身掩上房門，說道：「大師兄剛才……」

霍從雲道：「不錯，愚兄方才以傳音入密要你和小師妹一同來的。」

柳飛燕問道：「大師哥有事嗎？」

「當然有事。」霍從雲笑了笑朝任東平道：「你和孫必顯、年其武、閻柏年、陸承遜五人，是負責巡邏萬松山莊的人，今晚再加上妳小師妹，有一件事要辦，但你還得先知會公孫總管一聲。」

任東平聽得一怔，說道：「今晚還會出事？」

「不是出事。」霍從雲道：「但比出事還要重要。」

柳飛燕道：「到底是什麼事呢？」

霍從雲笑道：「妳只要聽二師兄就是了。」接着咀皮微動，以「傳音入密」和任東平說了幾句。

任東平一怔道：「小弟這就去。」

霍從雲笑道：「不忙，至少也是半個時辰以後的事，但千萬別露了形迹。」

任東平道：「小弟省得。」一面回頭道：「小師妹，我們走。」

柳飛燕噘起小咀，說道：「又要叫人家來，又不和人家說，大師哥一直把我看成小孩似的。」

霍從雲拍拍她肩膀，笑道：「妳是我的小師妹，愚兄明天一早就要走，光是二師弟一個人來，豈不引人注意？好了，快去吧，今晚之事，十分重要，妳只要看愚兄特地把妳加進去，不是很重視妳嗎？」

柳飛燕嫣然一笑，明亮的眸子朝丁劍南一轉，說道：「我走了。」

俏生生跟着任東平身後走出房去。

丁劍南過去關上了房門。

霍從雲道：「丁兄弟，時間不早，早些休息吧！」

丁劍南道：「霍大哥，小弟還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

霍從雲舉手拿起茶壺，給他和自己斟了一盅，然後舉盅喝了一口，笑道：「方才我看你和公孫總管說，要和我同住一間房，我就知道你有事要和我說了，好，兄弟，有什麼困難，說吧！」

丁劍南被他說得俊臉不禁一紅，囁嚅的道：「事情是這樣……」

他把自己和方如蘋進入迷仙岩，多蒙薛慕蘭處處照顧，三天前晚上，自己和霍從雲別過之後，回轉客店，就被她發現，自己無法隱瞞，只得把實情告訴了她，她勸自己洗去易容，儘速離去，自己也勸她棄邪歸正，正說之間，于嬤嬤趕了來，說要薛慕蘭和自己跟她去相公廟，率同公孫龍一組人，增援淮揚派，自己就跟了來。今晚，方如蘋把于嬤嬤放倒了，由她師姐畢纖雲假扮查家榮，把十二名劍手一起帶走，薛慕蘭是自己點了她穴道，方如蘋認為她對自己兩人不錯，不好把她帶走，現在安頓在一處農家，本來要自己明天趕去，解開她穴道，勸她迷途知返，一誤不可再誤，如今自己明天一早就要趕去五雲門，自己對這件事，不知怎麼辦好？

這一段話，有大半霍從雲早已聽他說過，其中有關兒女之私，他當然不會說出來，但霍從雲是老於世故的老江湖，只要聽他口氣，豈會聽不出來。

試想薛慕蘭是迷仙岩谷主門下女弟子之首，丁劍南、方如蘋易名進入迷仙岩，還可以說她事先不知道，那天晚上，她既然發現了丁劍南是個深藏不露的人，等丁劍南坦白說出身份，還勸她改邪歸正，這不是要她背叛迷仙岩嗎？

她如果和丁劍南沒有深厚的交情，于嬤嬤到了，她還會替丁劍南隱瞞，女生外向，女孩兒家除了心裏已經有他這個人，叛師背門的事，她會肯替你担待？

這回連老江湖心裏都大感躊躇起來！

他倒並不是為了不容易解決薛慕蘭的事，而使他感到為難的，因為據他所知，小師妹遇上丁劍南之後，一顆心已繫在這位兄弟的身上，為了他失蹤，不惜女扮男裝，身入虎穴。（進入五雲門江南分壇）後來聽丁劍南的述說，紫衣壇主方如蘋和他同住百丈峯石穴達三個月之久，成了師兄妹，又同去迷仙岩，可見兩人交誼極深，如今又冒出一個薛慕蘭來。

他（丁劍南）少年英俊，人品武功都是一等，自然會有不少少女為他傾心，只是像他們這樣四個人糾纏不清的感情債，將來又如何了結呢？一個不巧，因愛成仇，會招惹出多少麻煩事來？

「唉！」霍從雲口中忍不住「唉」了一聲，心中暗道：「這些年輕人……」這話當然沒有說出口來。

丁劍南一直望着他，聽到他的「唉」聲，忍不住問道：「霍大哥，你是不是感到很為難。」

「哈哈，」霍從雲忽然縱聲大笑道：「事情並不難，但也十分棘手，不過你兄弟的事，再難老哥哥也担待了，時間不早，咱們休息吧。」

丁劍南有他這句話，心裏就放寬了，崆峒飛龍答應下來的事，還有什麼好担心的？但他還是問道：「霍大哥，明天怎麼辦呢？」

這叫做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霍從雲道：「小兄弟，你放心，老哥哥答應了，明天一早，自然會把事情辦妥了再走。」

× × ×

現在快四更了。

天上雲層很厚，星月都被遮掩了起來，山影空濛，夜氣更濃！

萬松山莊今晚大獲全勝，大家辛苦了一個多更次，此刻全已進入夢鄉，偌大一片莊院，燈火全熄，萬籟俱寂。

就在此時，第一進西首一座偏院中，忽然飛起一道人影，此人才在屋上現身，身形迅疾一個輕旋，就長身掠起，宛如一頭夜鳥，破空四射，好快的身法，眨眼之間，已經凌空越過圍牆，朝牆外瀉去！

他輕功雖高，但也頗出他意料之外，能夠如此順利，不驚一草一木，就脫出萬松山莊的樊籠。

出了萬松山莊，至少已不懼任何人攔截了，就是此刻被人發現，也已追不上自己，但這裏究竟還不安全，他當然不敢逗留，雙足一頓，一個人又破空飛起，只一兩個起落，已經到了二十丈外，現在他放心了，正待再次掠起！

突聽前面路上，有人喝道：「是什麼人，還不給我站住？」

舉目看去，前面人影綽綽出現了兩個人影，並肩走來，那只是萬松山莊的兩名莊丁，他自然不會放在心上，嘿然道：「你是什麼人？」

兩名莊丁中有人說道：「咱們是巡邏的，四更天了，朋友怎麼會從莊中出來的，還不隨咱們去見總管。」

前面兩人還未走近，後面也有了腳步聲，也有兩名莊丁並肩走來，有人問道：「有什麼事？」

前面兩人中有人答道：「這人從莊中出來，不知是什麼人？」

那人眼看一下出現了四名莊丁，自己雖然不懼，但驚動了莊上的人總是麻煩，不覺殺機陡起，沉喝道：「胡說，老夫有事要離莊，你們不信去問問公孫總管。」

（未完・廿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虎穴

功成身先退

風雪漫天。

驛道上只有鳳棲梧一騎，這種天氣萬不得已相信也沒有人喜歡外出，鳳棲梧也不例外。

風雪吹進了他的胸膛，他沒有寒冷的感覺，只是一種無可奈何，若是有辦法不走這一趟他一定不走，可惜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想到。

時間是他決定的，地點也是，所以決定這時間地點，完全是出於一片苦心。

有誰明白他這一片苦心。

驛道兩旁的樹木都積雪，三隻寒鴉棲息在其中一株樹上，突然「呱」的驚叫，驚飛起來。

那株樹的一片樹幹同時飛離，赫然是一個全身白衣，頭上也罩着白布袋只露出一雙眼睛的人，他伏在樹幹上，與樹幹混爲一體，一動之下，卻是那麽的靈活，一片飛雪也似凌空襲向鳳棲梧。

飛離了樹幹，他的兵器便已到手上，是一柄軟劍，一動便發出一陣驚心動魄的聲響。

鳳棲梧目光暴閃，一柄彎刀在手中出現，一揮正砍在劍尖上。

「錚」的劍與人飛開，白衣人凌空翻滾，軟劍抖動着一蓬光雨般襲下。

鳳棲梧彎刀再揮，連砍出三刀，將光雨砍散，輕喝一聲，催騎奔前。

三個一樣裝束的白衣人同時從前面的樹幹後閃出，手揚處，寒星飛閃，暗器向鳳棲梧的坐騎射來。

忠義兩難全

鳳棲梧勒馬，下馬，風車般一轉，彎刀將暗器擊下，橫擋在胸前。

那柄彎刀有如新月，刀光並不像一般利器的燦爛，但一瞥之下卻立即令人生出一種極鋒利的感覺。

兩旁的樹木後同時出現了六個一樣的白衣人。

九柄長劍接在那九個白衣人的手上出現，九個白衣人接將鳳棲梧包圍起來。

鳳棲梧若無其事，回望向第一個襲擊他的白衣人，那個白衣人已倒躍上一株大樹上。

「南宮望？」鳳棲梧接問。

「不錯是我——」那個白衣人反手拉下罩在頭上的白布袋，露出一張峻冷年青人的面龐。

鳳棲梧再問：「南宮世家名門正派，怎麽會用到這種襲擊手段？」

南宮望面寒如水，冷應道：「嬌嬌是我未過門的妻子，爲了她，我準備放棄一切。」

鳳棲梧道：「甚至南宮世家在江湖上的聲譽？」

「不錯！」南宮望斬釘截鐵的。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南宮世家傳到你這一代，你應該——」

南宮望截道：「我自爲南宮世家的主人，有權處理南宮世家的一切。」

鳳棲梧正要說什麽，南宮望話已接上。

「這也是南宮世家的事。」

鳳棲梧點頭。「南宮世家的事我的確無權過問，閣下既然爲南宮世家的主人，當然亦會關心南宮世家的前途，用不着外人提點。」

南宮望突喝一聲道：「鳳棲梧，你回去！」

鳳棲梧微喟：「這事已鬧得太大。」

南宮望沉聲道：「你這是存心與南宮世家作對的了。」

「隨便閣下怎樣說。」鳳棲梧有點無可奈何。「閣下也應該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

南宮望道：「我只知道我一定要阻止你赴約，不惜任何代價。」

鳳棲梧仰首苦笑。「做江湖人實在不是一件寫意的事情。」一頓一歎。「人在江湖，有時的確身不由己。」

南宮望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是絕不會答應的。」語聲一落劍指向鳳棲梧。

九個白衣人同時九劍一轉，或前或後，一片迷濛的劍氣隨即在其中瀰漫起來。

鳳棲梧目光亦隨着一轉，道：「南宮世家的八卦九宮劍陣？」

南宮望道：「你也知道。」

鳳棲梧道：「九宮八卦劍陣乃是天下三大劍陣之一，今日總算有幸見識。」

南宮望聽到鳳棲梧這樣說，知道他是立定了主意，劍疾揮，一聲：「上——」

九個白衣人身形疾展，劍勢亦開展，排山倒海的攻向鳳棲梧。

九柄劍那剎那彷彿變成九百柄，九千柄，鳳棲梧身形一轉再轉在他的眼中那仍然只是九柄劍，他的彎刀立卽迎上去。

珠走玉盤也似的金鐵交擊聲響不絕，鳳棲梧眼看便要在排山倒海也似的劍勢中消失，突然山翻海覆，他一隻飛鳥也似從中飛出。

南宮望驚歎，軟劍截住了鳳棲梧的去勢，鳳棲梧刀往劍上一壓，往上拔起來。

南宮望亦拔起，半空中翻身揮劍，斜削向鳳棲梧要害，他的劍很快，但比起鳳棲梧的身形還是慢三分，劍未到，鳳棲梧已飛落在旁邊的一株大樹上，再貼着樹幹掠上了樹梢。

南宮望緊追在鳳棲梧身後，那九個白衣人九宮八卦陣被破，怔在那裏，再看那株大樹的高度，不由驚呆。

鳳棲梧樹梢上一停身形又開展，天馬行空般橫越長空，落在另一株大樹上。

南宮望人劍亦凌空飛刺，在他的劍刺到之前，鳳棲梧人劍已轉到樹幹後，一條大壁虎也似頭下腳上，遊竄了下去。

那九個白衣人立即衝過來，在他們衝到之前，鳳棲梧雙腳已一蹴樹幹，橫飛出七丈之外。坐騎也就在那裏，鳳棲梧半空中「鷂子翻身」，正落在鞍上。

與之同時南宮望人劍合一，一道閃電也似劃空飛至，這種高度，速度，完全置生死於道外。

鳳棲梧目光及處，歎息中一掌拍出，那剎那他那隻手掌一片赤紅，有如一團火焰在當中流轉。

南宮望只覺得一團灼熱的空氣撲面湧來，幾乎爲之窒息，劍勢不禁爲之一緩，鳳棲梧即時一指彈在劍身上，一聲龍吟，南宮望連人帶劍被彈飛。

鳳棲梧連隨叱喝一聲，策騎奔出，揚起了一片冰碴子，迅速前去。

九個白衣人左右追上，暗器便要出手，那邊南宮望身形一個翻滾着地，突然開口阻止：「算了。」

九個白衣人一齊回頭向南宮望望來，南宮望歎息接道：「少林九陽神功無堅不摧，鳳棲梧顯然已練到了八九重以上的境界，你們的暗器如何起得了作用？」

九個白衣人聳然動容，南宮望歎息接道：「嬌嬌當然也不是他的對手。」

鳳棲梧這片刻一騎已去遠。

× × ×

冰天雪地，那個山谷就像是天地間一個白色的漩渦，人在其中，難免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山谷中一塊圓形的平地上這時候立着一個一身白衣的少女，美得來冰冷，一把秀髮飛舞在風雪中。

江湖上人才輩出，近三年來男的當數鳳棲梧，女的却得數她玉嬌嬌。

鳳棲梧是這一代少林弟子中成就最大的一個，天資超人，七十二種絕技一般人窮一生之力亦未必能够練成其中三種，他却是二十七歲便已練成三十種之多。

他的運氣也很不錯，還找到少林派失傳數千年的九陽神功，武功再進，到了另一個更高更新的境界。

到他成爲飛鳥帮的帮主，更就是名動天下。

飛鳥帮原就是江湖上最大的帮派，因爲助朱元璋得天下，在江湖上的地位絕不是一般可比。

原來帮主鳳生與鳳棲梧是兄弟，戰死在沙場，臨死遺言將飛鳥帮交給鳳棲梧。

飛鳥帮上下對鳳棲梧與對鳳生並無分別，鳳棲梧也從未令他們失望。

天下既定，鳳棲梧生活更淡薄，可惜他的名氣實在太大，又有人將他許爲天下第一高手。

武無第二，何況只要將他擊倒，便能够成爲天下第一高手，所以找他決鬥的高手很多。

要打發這些人當然不容易，現在這玉嬌嬌，更就令他傷透腦筋。

與元人對抗的時候，所有門派都非常團結，組成了武林盟，有如一家人，鳳棲梧與玉嬌嬌南宮望都曾經携手合作，出生入死。現在他們都是要刀兵相見，鳳棲梧當然感慨萬分，却是不能不赴約。

這非獨他個人的榮辱，還有少林派。

玉嬌嬌練的是華山派的九陰眞經，九陰九陽各走極端，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武功，華山少林也因此成爲世仇，一直到少林派失去了九陽神功。

少林派雖然分僧俗兩門，一向却是以僧門爲主，素來不喜歡惹事生非，以和爲貴，華山派掌門的也一向是佛門弟子，這兩派原則上應該很難發生衝突，所以有第一次衝突完全是出於別人的挑撥。

那不錯已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但有了第一次衝突便不難有第二次。

這種衝突已綿延百數十年，是是非非也難以算清楚的了，鳳棲梧也根本沒有興趣算。

在他的印象中，玉嬌嬌也應該不會有

興趣算，事情是怎樣發生的，連他也不清楚。

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在意，到他在意的時候，事情已鬧得太大，挑戰的書信也跟着送到了。

更多的消息緊接傳來，他完全沒有辦法跟玉嬌嬌連絡上，只有決定地點，接受挑戰。

來觀戰的人都給擋在三里外，也沒有人敢招惹少林華山與飛鳥幫，他們當然很失望。

——戰勝的一方將會當先走出山谷。

到底那一個先走出山谷？來觀戰的江湖人都很想知道，有些人甚至已開出盤口，都是賭鳳棲梧勝。

×　×　×

風雪更大，鳳棲梧一騎終於走進了山谷。

玉嬌嬌一直等到馬蹄聲停下才張開眼睛，看着鳳棲梧，搖頭道：「你不該這時候才來的。」

鳳棲梧道：「沒有遲正好是時候。」

「我却已先熟悉這個環境。」玉嬌嬌接道：「也許你根本就不應該選擇這個地方。」

鳳棲梧說道：「這個地方沒有什麽不好。」

玉嬌嬌道：「冰天雪地中，九陽神功的威力只怕沒有九陰的容易發揮。」

鳳棲梧只是問道：「勝負眞的那麽重要？」

玉嬌嬌道：「若是不重要，你也不會到來。」

鳳棲梧道：「我調查過了，是那一個促成這一戰雖然不清楚，由始至終……」

玉嬌嬌接道：「我都沒有反對甚至阻止，只因爲主意原就是我出的。」

鳳棲梧怔住。玉嬌嬌又道：「少林九陽華山九陰之爭，已經有多年，勝負既然還未分，少林既然又得回九陽神功，應該有一個解決的了。」

鳳棲梧搖頭。「你不是這種人。」

玉嬌嬌反問道：「那我是怎樣的一種人？」

鳳棲梧又怔住，玉嬌嬌笑笑，道：「你從來根本就沒有在意過我這個人。」

鳳棲梧深注玉嬌嬌，若有所思，玉嬌嬌接道：「我們何必要谷外的江湖朋友久候？」

她半身一轉，劍出鞘，那柄劍形式古拙，劍鋒有如一泓秋水，一看便知道絕非凡品。

鳳棲梧忽然又一聲歎息，道：「南宮望曾經阻止我到來。」

玉嬌嬌冷應道：「我早已叫他不要插手，他一定要插手，我也沒有辦法。」

鳳棲梧道：「南宮世家乃是名門…」

玉嬌嬌冷截道：「這一次的決鬥與南宮世家並沒有什麽關係。」

鳳棲梧無言點頭，玉嬌嬌手一抖，披風「獵」然飛揚，捲起了片片積雪，劍隨即指着鳳棲梧。

鳳棲梧目光落在劍上，似要開口說什麽，玉嬌嬌已道：「這柄誅仙劍雖然沒有少林驚鯢刀有名，也不是一般劍可比。」

鳳棲梧道：「兵器上你沒有吃虧，只是……」

玉嬌嬌道：「既然公平，還說什麽？」劍一動，一股森冷的劍氣直迫鳳棲梧面門。

鳳棲梧身形倒退，彎刀出鞘，往面前一抹，將劍氣切斷。

玉嬌嬌身形隨即轉動，劍隨身轉，有如一道道閃亮的光環飛繞，隨即飛射向鳳棲梧。

鳳棲梧沒有動，劍環來到了他身前，也沒有再進，反而繞着他轉動。

一股股劍氣緊接襲來，沒有那種銳利的感覺，却綿綿密密，彷彿蠶絲般纏繞，鳳棲梧一開始便已經有這種感覺，到玉嬌嬌轉到第三匝，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他終於動了，人刀在叱喝聲中，向前疾斬了出去，刀勢的凌厲並不是一般語言文字所能够形容。

只是一刀，劍勢便給他削斷，雖然說柔能制剛，但這個剛到底太剛，已不是這個柔所能够克制。

刀風過處，積雪紛飛，鳳棲梧人刀閃電般一掠三丈，玉嬌嬌被迫到一旁，一轉而到了鳳棲梧身後拔起，凌空翻身，劍從鳳棲梧身後刺來。

鳳棲梧回身，刀一截，那刹那之間，玉嬌嬌已刺出了十七劍，方位俱都不同。

鳳棲梧一刀接一劍，身形隨着玉嬌嬌轉動，只接不攻，看似輕描淡寫，實在也很着意。

玉嬌嬌的劍勢並不太快，却只纏綿不絕，一劍纏上便貼着進擊。

鳳棲梧的刀勢至剛至烈，但剛烈中見變化，一貼上即掙脫，玉嬌嬌的變化越來越複雜，身形却是始終都不見怎樣迅速，那份陰柔與鳳棲梧的陽剛截然迥異。

劍與刀很少接觸，就是接觸聲響也不大，不覺激烈，却覺驚險。

積雪被刀劍激盪起來，一片片變成一絲絲，再變成粉屑一樣，然後滙成旋渦般，繞着兩人飛旋不已。

兩人逐漸被裹在飛雪中，只是一個白色的東西在半空中滾動，久久不下，蔚爲奇觀。

之後非常突然的，那團白色的東西爆炸開來，鳳棲梧玉嬌嬌從中爆出，半空中翻飛。

玉嬌嬌當先着地，面如寒霜，本已欺霜賽雪的一雙玉手更變得有如白蠟一樣。

一縷縷白烟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櫻唇吹處，秋水也似的三尺青鋒彷彿也結成寒冰，光芒消散，但一望之下，更令人心寒。

鳳棲梧却相反，脚步着處，周圍的積雪彷彿被蒸發，化成了一縷縷水氣，他的面色嫣紅如夕陽，手中彎刀更明亮，望之令人有一種灼熱的感覺。

他們的身形停下立即又飛展，鳳棲梧着地雖然稍遲，但拔起却比玉嬌嬌要快，仍然能够在相同的距離以刀迎上玉嬌嬌的劍。這一次劍與刀相交竟有如霹靂一樣，也就在霹靂聲中，刀劍同時從他們手中脫出，飛蹤在半空，他們也同時倒飛開去。

刀劍落下，插在雪地上，冰雪立時溶化了老大一片。

鳳棲梧這一次先着地，面色由火紅而

灼亮，有如烈日在中空。

玉嬌嬌的面上一絲血色也沒有，右掌一探，身形筆直飛射向鳳棲梧，在她身前左右的冰雪亦隨着一齊飛捲起來，凌空襲向鳳棲梧。

人未到，冰雪先到，與箭矢無異，可是才來到鳳棲梧身前三尺便已消失，化成縷縷白烟飛散。

玉嬌嬌的手沒有消散，直迫鳳棲梧胸膛，鳳棲梧一聲歎息，右掌終於迎上去，又是霹靂一聲巨响，周圍的冰雪紛飛，鳳棲梧倒退出半丈，玉嬌嬌却倒飛出丈外。

鳳棲梧的面色沒有變，玉嬌嬌的面色却陡然紅了起來，看着鳳棲梧，沒有再出手。

鳳棲梧又歎了一口氣，面色逐漸回復正常，道：「我已經盡了全力。」

玉嬌嬌搖頭道：「不勝便是敗，技不如人我敗得心服口服，你也沒有必要說這些。」

鳳棲梧道：「以我所知，你練九陰眞經只是這三年的事情。」

玉嬌嬌道：「你還是要說這些話，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冰天雪地，原就不利九陽神功，你後我而來，我以逸待勞，又佔了天時地利，還是敗在你手下，我就是再笨，也不會不明白根本不是你的對手。」

鳳棲梧無言，玉嬌嬌接道：「你是故意讓我佔這種便宜，也當然是早已看出我怎也不是你的對手。」

「你一定要這樣說我也……」

玉嬌嬌截道：「不管怎樣，我也都是盡了全力，對得住師門——」語聲一落，一柄匕首出現手中。

鳳棲梧目光及處，脫口呼叫道：「嬌嬌——」

玉嬌嬌淒然一笑，反手一掠那一把秀髮，匕首過處，將那一把秀髮割下來。

「你這是——」鳳棲梧驚問。

玉嬌嬌冷截：「皈依我佛，清靜之下應該有助於我修練九陰眞經心法。」接將匕首與秀髮拋進風雪中。

鳳棲梧看在眼內，心頭不禁難以言喩一陣蒼涼。

玉嬌嬌接將劍鞘解下，拋在那柄誅仙劍旁邊。「誅仙驚鯢爲武林中兩大神兵利器，武林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任何一個敗在另一個之下，都歸勝方所有，持之可以號令武林，這所以爲什麽我們這一戰如此哄動。」

鳳棲梧搖頭道：「我明白，却從來沒有這個意思。」

玉嬌嬌道：「你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吧。」也不再說什麽，一掠披風，走向羣山。

鳳棲梧沒有追上去，他清楚玉嬌嬌的性格，經過這一戰，也就更清楚的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個聲音突然在他後面响起來：「你現在明白我爲什麽要阻止你。」

鳳棲梧已發覺有人接近，一聽這聲音亦知道是南宮望，轉過身子，果然是南宮望立在身後十丈外。

南宮望的眼神充滿了憂傷，接道：「此去她必定削髮爲尼，她決定了的事情你也應該知道任何人也不能够阻止。」

鳳棲梧沒有作聲，南宮望又道：「這個結果也是在意料之中，她明知道絕不是你的對手，但她還是要到來，爲的難道也就是一敗？」

鳳棲梧道：「我只知道我絕不能够放棄個人的原則，有些事就是已知道做了會很難過，還是非做不可。」

南宮望上下打量了鳳棲梧一遍，道：「你的確是這種人。」

鳳棲梧沒有作聲，移步走過去拔起了那柄彎刀，南宮望隨即轉過半身，道：「你們放心，我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對你們的頭兒有所不利的行動。」

在他後面不遠的四塊石後立時冒出了四個人，一個一身黑衣，中年，背插一雙鐵爪，乃是飛鳥幫四大護花的烏鴉，也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劊子手，一向報凶不報喜的。

在他身旁的是僧人裝束的空空，他事實是少林寺藏經閣的長老，以他四十不到的年紀能够做到這個職位，武功與佛學的修爲是不用懷疑的了，就爲了對抗元人，光復漢江山，加入了飛鳥幫。

在飛鳥幫中有叫他鴿子和尚，也有就叫他鴿子，由於他肥胖也有人叫他肥鴿。

鴿子空空與烏鴉對面的是一個道士與一個鐵塔也似的彪形大漢。

那個大漢叫金鵬，一身十三太保金鐘罩鐵布衫橫練功夫，雖不至刀槍不入，也差不多的了。

道士叫花鷄，玩世不恭，一柄鐵塵拂既是兵器也是暗器，在飛鳥幫中與鴿子空空是一對活寶。

南宮望雖然一身白衣，冰天雪地中不易發覺，但還是被飛鳥幫這四個護花發現，追踪到來，只要他有所行動，這四個護花便會出手阻止。

南宮望也發覺這四個護花的存在，却也實在再提不起勇氣對鳳棲梧怎樣，鳳棲梧的武功高出多少方才的一戰他已經很清楚。

話出口，他只是走前去，拾起了玉嬌嬌拋下的匕首還有那一把秀髮，用一方白布裹起來，默默的走向另一個方向，也是頭也不回。

鳳棲梧刀劍入鞘，才轉過身來，空空便上前，合十一聲：「恭喜帮主。」

花鷄道士接道：「誅仙驚鯢，都在帮主手中，從此號令武林，太平天下。」

鳳棲梧淡然一笑，道：「天下越太平，武林中便越多事，在太平盛世要號令武林是絕沒有可能的事，這一刀一劍，說不定還會帶給我們很多煩惱。」

金鵬放聲大笑。「以我們的勢力，難道還有人來找我們的麻煩？」

烏鴉却說道：「會有的，只要將我們弄倒便可以稱霸武林，何況還有這一刀一劍？」

金鵬笑罵道：「你這個老小子就是沒有一句好話。」

烏鴉一笑，目注鳳棲梧。「還有一些壞話屬下也是不得不說。」

鳳棲梧目光一轉，問：「可是邊關方面又出事？」

烏鴉點頭道：「明兵在到處屠殺元人，不分男女老幼，數以千萬計。」

鳳棲梧歎息道：「一路上我也聽到這消息，這樣做只有激發元人的報復心，後患無窮。」

空空僧沉吟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幫主見到皇上，無妨跟皇上商量一下，總有一個處置的辦法。」

鳳棲梧微一頷首。「皇上有意將我們編入禁衛，經已三番四次催促答覆，正好趁這個機會一併解決。」

金鵬大笑說道：「他其實應該知道，我們這一羣江湖人，是絕不會習慣那種生活。」

花鷄道士道：「大家也許已留意到一點，皇上已不是當初與我們出生入死的皇上。」

金鵬道：「我也發覺他與我們的距離越來越大，包括思想與行動。」

烏鴉失笑道：「連你這種大笨人也察覺，我們又怎會不發覺？」

鳳棲梧道：「江湖人到底是要回到江湖上。」

×　×　×

「江湖有什麼好？」朱元璋想不透。

在他未成爲皇帝之前他却是很明白，也會經表示同意在事成之後讓每一個江湖人回到江湖上，現在他顯然已經完全忘記了有這件事。

「沒有什麼好，只是比較適合江湖人，我雖然是他們的頭兒，也不想強迫他們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鳳棲梧的說話始終是那麼委婉。

朱元璋也發覺了，道：「你跟我說話是不用這樣客氣的，要說什麼盡管直說，朕也一樣。」

鳳棲梧立即問道：「皇上有什麼話請說。」

朱元璋沉吟道：「朕得天下，江湖人出了不少力，雖然一個個都寧願回到江湖，只怕其他的江湖人誤會，以爲朕是寡情薄義。」

鳳棲梧道：「皇上這可以放心，江湖人絕對明白江湖人。」

朱元璋道：「聽說驚鯢誅仙這兩柄神兵利器都在你手中，以之可以號令武林，若是存放在宮內，那些不服朕的江湖人應該也不敢進來鬧事。」

鳳棲梧道：「驚鯢誅仙在江湖上才能夠發揮作用，宮內禁衛森嚴，江湖人原就會望之却步，皇上大可以放心。」

朱元璋也沒有追討，他實在太清楚鳳棲梧的行事作風，笑接道：「朕只是忽然有這個念頭，既然不可行也就算了，你也別放在心上。」

「皇上言重。」

「是了，江湖上近來怎樣？」

「很安定，因爲曾經同心合力對抗元人，不少都打破門戶之見結成好朋友。」

「很好。」朱元璋笑笑。「大家原是一家人，又何必互相殘殺？」

鳳棲梧沉吟接道：「倒是邊關方面似乎仍然未安定。」

朱元璋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對於某些有野心的元人，朕不能不採取強硬手段。」

鳳棲梧道：「有消息，我們的軍隊在邊關大開殺戒，不分男女老幼。」

「怎會有這種事？」朱元璋皺眉。「你放心，朕一定會徹查這件事，上天有好生之德，這樣做有傷天理。」

鳳棲梧目光忽然一轉，一陣嘈雜的聲音即時在御書房外傳來。

朱元璋目光隨着轉向那邊，嘟喃道：「朕已經吩咐過不要驚擾我們的了。」

鳳棲梧道：「似乎有什麼事發生。」

朱元璋道：「會不會是你帶來的那些人……」

鳳棲梧道：「他們都留在御花園外，沒有我的吩咐，絕不會進來。」

朱元璋想想道：「你還是去看看。」

鳳棲梧無言點頭，身形一動，掠了出去，他已從朱元璋的眼神看出那種不信任，而事實也想一看到底出了什麼事。

那些侍衛應該清楚禁宮的規矩，絕不會無緣無故的嘈吵起來，隨他到來的只有烏鴉空空花鷄金鵬四人，以四人的見識，他也絕對相信絕不會惹事生非。

×　×　×

嘈吵的侍衛都在御花園的一側，烏鴉四人也進來了，鳳棲梧一陣旋風也似掠來，那些侍衛慌忙都讓開。

四個侍衛倒在那兒的花木叢中，烏鴉他們正替那四個侍衛檢查，看見鳳棲梧掠到，烏鴉仰首道：「都是被封了穴道。」

空空僧接道：「來人認穴很準確，只是力道未免用得手重，雖然不是要穴，但要弄醒這四個侍衛也不容易，醒來之後也需要一番休養。」

說話間一個侍衛已然在花鷄道人手下悠悠醒轉，脫口叫出來：「有刺客——」

鳳棲梧心念一轉，倒掠了回去。

×　×　×

刺客這時候已經在御書房內，一柄彎刀指着朱元璋，他的年紀看來並不大，却一臉鬍子，站在那裏就像是半截鐵塔，一身黑衣，半敞着胸膛，濃眉下的一雙大眼睛精光畢露。

「你到底是那一個？」朱元璋強作鎮定，到底是經過大風浪的人，胸膛仍挺得那麼開，不失皇帝尊嚴。

「我們的人都叫我鐵虎！」大漢的神態更加鎮定，語聲也是，擲地有聲。

「蒙古人？」朱元璋接問。

「蒙古人都是好漢，我這次進來，也不是向你求饒。」鐵虎雙拳一握，一陣爆栗子也似的聲音。

朱元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你來幹什麼？」

鐵虎道：「我們已退出關外無意再逗留中原，你爲什麼還要派人追殺我們？」

朱元璋道：「那你此來——」

「要你立下字據，以後不要再找我們麻煩。」鐵虎手一探，將旁邊的一個玉璽拿在手中。「我要拿你的人頭，就像這個玉璽這麼容易。」

「你這是威脅朕？」朱元璋更加鎮定，他已經看見鳳棲梧出現在門外。

鳳棲梧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他當然明白朱元璋的處境，也明白就是怎樣快也快不過鐵虎手中的彎刀。

朱元璋顯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也沒有妄動，鐵虎接喝道：「寫——」

朱元璋移步到案後坐下，鐵虎亦步亦

趨，彎刀不離朱元璋一尺。

「你的胆子不小。」朱元璋一面拿起筆來，他是要鐵虎分神，好讓鳳棲梧有機會出手。

鐵虎道：「胆子若是小也不會跑到這兒來，我們的人中多的是我這種人。」

朱元璋冷笑。「若是如此，朕也不會如此輕易得天下。」

鐵虎道：「那是我們當政的不懂得攏絡人心，而且多行不義以至天怒民怨。」

「想不到你也懂得這個道理。」朱元璋打了一個哈哈。

鐵虎接道：「這原就是漢人的地方，交還漢人並沒有什麼不好。」

朱元璋道：「你們也是只要回到你們的地方。」

鐵虎道：「只要我們的人平安回去，絕不會再進中原。」

朱元璋笑問：「你是什麼身份，你能夠作主？」

鐵虎一怔沉聲道：「我會盡我的一切能力，你什麼也別管，只要立下字據。」

朱元璋道：「朕就信你這句話。」揮筆疾書。

鐵虎緊盯着朱元璋，握刀的手就像鐵鑄的，一動也都不動。

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消失在門外，朱元璋反而更加放心，他知道鳳棲梧必定已想到了什麼方法才會這樣做。

信終於寫好，鐵虎看着朱元璋將姓名寫下，才將玉璽送到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接過玉璽，蓋在信末，歎了一口氣，他是歎息鳳棲梧爲什麼還不採取行動。

鐵虎隨即以刀將卷軸挑起來，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穿窗而入，驚鯢刀閃電般削至。

鐵虎原就沒有傷害朱元璋之心，耳聽風聲，第一個念頭便是，伸手抓回那個卷軸，跟着往後倒縱不出去，鳳棲梧也顯然看準了這一點才在這時候動手。

刀風過處，燈火盡被捲滅，鳳棲梧這一刀絕無疑問全力施爲。

能够偷進大內禁宮的應該是高手，只要是高手，應該知道鳳棲梧這一刀的厲害，除非封擋，否則便只有後退閃避，若是要傷害朱元璋，便得一命換一命。

鐵虎非但知道這一刀的厲害，而且知道目的到達，多留無益，一退便退到窗前，大呼道：「你若是反悔，我一定將你這份聖旨公於天下！」

朱元璋厲聲道：「抓着他殺了！」

鳳棲梧不等他開口身形已繼續掠前，驚鯢刀直取鐵虎，雖然黑暗中，用刀認位仍然那麼準確。

刀砍到一半已變成千鋒，鳳棲梧的用意非常明顯，是要先毀掉那份聖旨。

他非常同情蒙古人，也所以才會進諫朱元璋，但他却是不同意鐵虎這樣做，朱元璋被迫寫下的那份聖旨若是外傳出去，對朱元璋的尊嚴無疑有一定的打擊，才立國未久，這種事影响民心至大。

鐵虎黑暗中仍然能够分辨刀勢，立即明白鳳棲梧的意圖，手一翻，卷軸，疾捲了起來，彎刀同時擋在卷軸之前。

兩刀交擊，一蓬火花閃射，鐵虎身形倒翻，借力使刀，撞碎後面一扇窗戶，飛了出去，一條飛索隨即從手中飛出來，飛越三丈，鈎住了飛簷，鐵虎的身形順勢往上拔起，飛上了飛簷。

鳳棲梧的刀緊接斬至，一刀斬空，雙脚往欄杆上一點飛鳥般亦掠到了飛簷上。

鐵虎飛索又已飛出，這一次竟飛出十丈之外，他的人隨即跟着飛索飛越長空，一隻猿猴也似同時沿着飛索疾攀上。

到他差不多攀到一半，身形便又倒翻了上去，正好落在那邊的飛簷上。

鳳棲梧輕功就是再好，也不能够橫越十丈長空，但他仍然掠出去，落在四丈外的一株梧桐上，再從梧桐上掠出兩個起落，亦掠上那邊飛簷。

鐵虎當然已不在那裏，藉着飛索飛越一重重瓦面，猿猴般黑暗中飛逝。

鳳棲梧追越兩重瓦面，已看不見鐵虎的踪影，不由失歎道：「好身手——」

×　×　×

朱元璋看見鳳棲梧空手回來已猜到兩三分，仍然故意問：「刺客那裏去了？」

鳳棲梧搖頭道：「不知道，他有備而來，對周圍的環境顯然又非常熟識。」

朱元璋說道：「總不成讓他就這樣離開。」

鳳棲梧道：「無論如何也得將那份卷軸追回來的。」

朱元璋道：「這個人難道完全沒有印象？」

鳳棲梧道：「傳說中蒙古有一個天神般的高手，住在深山窮谷，姓鐵，應該就是這個人。」

朱元璋道：「不管是不是，你也要找到他，能够殺掉最好。」

鳳棲梧道：「他知道蒙古人的事情，此去當然北上，我追向北面，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

「你應該明白那份卷軸的重要。」

鳳棲梧點頭。「只是……」

朱元璋截道：「蒙古人可以讓他們回去，卷軸也一定要追回來。」

鳳棲梧道：「君無戲言，這我就放心了。」

朱元璋仰首天望，道：「給你三個月，可以了？」

鳳棲梧毫不猶疑的道：「可以了。」

朱元璋揮手一聲：「去——」

鳳棲梧一揖而退，迅速出了御書房，朱元璋目送他消失不見，才轉身走到屏風後面。

一扇暗門隨即在照壁上升起來，朱元璋走了進去，暗門便關上。

暗門後又是一扇門，過了這一扇暗門，外面的聲音便完全隔絕，密室內的聲音也同樣不會傳出去。

那是一個奇怪的密室，佔了一半是一個人造的泥沼，不停有氣泡從泥沼裏冒出來。

過泥沼的牆壁下放着兩張石床，每張石床上都臥着一個人，覆着白布，看不到面目，只看見胸膛部份不住起伏。

泥沼的前面有一列金絲鳥籠，裏頭載着各種雀鳥，似乎都被暗門開關的聲音，一齊叫起來，那叫聲在密室中迴盪，變成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朱元璋在泥沼前面停下脚步，打開其中一個鳥籠，探手拿出了一隻小鳥，往前拋出去。

那隻小鳥啁啾一聲，好像在慶幸重得自由，一道劍光突然從泥沼裏飛出來，只一劍便將鳥頭斬飛。

鮮血飛洒，無頭的鳥身落向泥沼，一隻小手適時從泥沼裏伸出來，正好接住了那截鳥身。

劍與手隨即沉進泥沼裏消失。

朱元璋看在眼內，却若無其事，顯然是見怪不怪，接又從鳥籠中取出第二隻小鳥拋出去。

那隻小鳥也是在泥沼上空被泥沼裏飛出來的劍光擊殺。

朱元璋的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也就在此際一陣陣軋軋聲響，對面牆壁上出現了另一扇暗門，一個青年從中走出，遙遙跪向朱元璋。

這個青年赫然是南宮世家的南宮望。

朱元璋一笑揮手。「你來了。」

南宮望道：「來了多時，因爲御書房的事才又走出去。」

朱元璋接問：「那鐵虎你看到了？」

南宮望忙道：「微臣救駕不力，罪該萬死。」

朱元璋搖頭道：「這個人來得如此突然，任何人都意料之外。」

南宮望道：「微臣看得很清楚，這個人武功絕不在鳳棲梧之下。」

朱元璋道：「你的意思是若是讓他們大打出手，無論勝負如何，雙方都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了。」

南宮望急道：「鳳棲梧乃是……」

朱元璋道：「你不是說過，這個人絕不會服從任何人的了。」

南宮望試探着問：「他果然不肯將誅仙驚鯢兩柄神兵利器交給皇上？」

朱元璋道：「而且強調江湖人那種目無王法的所爲絕對值得同情尊重。」

南宮望道：「這個人是因爲不停替江湖人出頭，甚得江湖人愛戴，飛鳥帮坐待勢大，終有一天成爲皇上的心腹大患。」

朱元璋沉吟着道：「這個人未必有這個野心，只是勢力太大了，始終不是一件好事。」目光突然轉向那兩張石床。「那兩個人怎樣了？」

南宮望道：「差不多的了。」

朱元璋微喟：「禁宮之內朕早就知道未必安全，才會叫你準備他們。」

南宮望說道：「藥物必須要有相當日子才能够充份發揮作用，幸而皇上洪福齊天。」

朱元璋道：「好像鐵虎那種武功的蒙古人幸好不多，否則再多兩個，也是無濟於事。」

南宮望道：「此事一不可再，微臣做好了必須做的事之後，再爲皇上安排。」

朱元璋道：「你的事怎樣了？」

南宮望道：「鳳棲梧已答應將九陽眞經還給少林，他還我取就是。」

朱元璋接問：「你已經有消息。」

南宮望點頭道：「少林寺的僧人已替他安排好一切，只等他趕到去。」

朱元璋道：「那你得要動手了。」

南宮望應聲倒退，在他後面的暗門與之同時打開，他正好退入暗門內。

暗門隨即關閉，朱元璋這才嘟喃一聲：「江湖人——」

對江湖人他顯然並無多大好感，却絕不反對利用江湖人解決那些只有江湖人才能够解決的事情。

× × ×

日落黃昏，少林寺在晚霞與梵唱晚經中更覺得莊嚴，烏鴉金鵬與花鷄道士都有這種感覺。

他們都是在少林寺外一座高峯上，欣賞着落日的景色。也忽然都有一種倦意。

花鷄道士忍不住一聲歎息：「空空實在不應該跟着回來少林寺的。」

烏鴉道：「也許他眞的已厭倦了江湖上的生活。」

花鷄道士笑笑。「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江湖人，只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才加入我們一齊對抗元人，我看他每一次殺人都非常後悔。」

烏鴉搖頭道：「他若是回少林寺懺悔，我們以後要見他可就麻煩了。」一頓接問：「花鷄，你會不會回去武當山繼續做你的道士。」

花鷄道士道：「我只知道暫時不會回去武當山。」

烏鴉道：「你就是害怕回去一見那種莊嚴景像忍不住又想懺悔一番。」

花鷄又一聲歎息：「你就是不明白我們那種感受。」

烏鴉道：「我只明白你若無向道之心，絕不會變成道士。」

金鵬聽到這裏，忍不住放聲大笑：「那一個要做道士的是眞的有向道之心。」

花鷄一正面色，道：「你就是不明白我。」

金鵬大笑：「看你這面色，聽你這樣說，我若還不明白，那是要打架的了。」

烏鴉插口道：「你這個大塊頭我却是肯定與佛道無緣。」

金鵬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我若是有意修行，成就說不定要在你們之上。」

「說不定。」花鷄彷彿在金鵬的說話中得到了什麼啓示，接一聲：「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金鵬反而怔在那裏，烏鴉突然問：「你知道他發現了什麼？」

金鵬冷笑道：「你又不是佛道中人，打什麼機鋒？」

烏鴉道：「我就是不直說，要你將這件事長掛在心頭上。」

金鵬大笑了起來，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從來他就不會將什麼事放在心頭，也所以他日子才會過得這樣快樂。

花鷄看看金鵬，又看看烏鴉笑道：「他若是眞的入道，成就一定在我之上。」

烏鴉笑應道：「可惜這個人是絕不會入道的。」

金鵬大笑不絕，烏鴉聽着搖頭道：「這個人其實也很狡猾，不笑的時候還可以猜測到他的心事，一笑便什麼都給掩去，看不出來了。」

金鵬笑接道：「你就是不笑的時候我也看不出，那是你要比我狡猾的了。」

（未完·一）

「黎明剿匪」故事

天譴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玉蓮脫離了紅蝙蝠兄妹的刦持，是得到黎明的暗中帮助，來到一家客棧住下，隣房有幾個漢子談論去濟南向周長城送賀禮的事，這批人都是匪徒，其中一個姓梁的發現夏玉蓮是女扮男裝，待她離店後跟踪至樹林內，欲施強暴，黎明及時施救，將姓梁的殺掉。夏玉蓮因不明黎明的身細，不敢與他同行，又被紅蝙蝠兄妹祝大龍、祝虎妞捉住，黎明又再次將她援救。這次黎明說出刀疤漢叫金銀城，原名韓雷，客棧這批匪徒原是他的手下，周長城是他的義子，他也是自己殺父仇人，夏玉蓮才放心跟黎明到他的朋友秦守仁家裏居住，三人共商殺匪計……

搶新娘失敗　親家變仇人

貴人打救

黎明睡至半夜忽被一陣聲音吵醒，細聽一下，却是風吹窗戶，令到窗戶不斷敲打在窗框上，而發出陣陣的響聲。

秦守仁也醒了，黎明道：「咱們房內的門窗都關緊！」

秦守仁道：「那就睡吧！」

「不，好像是玉蓮房間的……她若在房內的怎會這麽久還不下床把窗戶關好？」黎明想起昨夜夏玉蓮的言行，不由驚叫一聲：「不好！她一定偷偷去韓雷家！」

秦守仁也吃了一驚，急道：「快過去看看！」

兩人連忙披衣下床，走至夏玉蓮房外敲起門來，敲了一陣，黎明見裏面沒有應聲，輕聲道：「老秦，你在這裏，我到後窗處看一下！」他幌了一圈，走至後窗輕聲喚了一陣，房內沒有回聲，於是爬了進去，摸出手電筒一照，床上沒人，知道夏玉蓮必是去韓雷家，於是把門拉開，道：「玉蓮一定是去韓雷家！」

「遭了！」秦守仁担心地道：「她單身入虎穴，可危險得很呀！」

黎明道：「咱們趕快過去接應！」

兩人回房拿了些應用的工具，悄悄溜出旅館，向韓雷家奔去！到了韓雷家那棟大屋附近，只見一隊隊的壯漢來回巡邏。黎明暗呼不妙，估計夏玉蓮必已敗露，當下爬上一棟平房的屋頂望去，韓雷屋內燈光通明，隱隱聽到人聲，他心頭一沉，道：「老秦，你在這裏，我進去救她！」

秦守仁連忙扯住他的衣角，道：「不要魯莽，你現在進去，等於多賠一條人命給他！」

「但玉蓮在裏面……韓雷屋內都是些色中餓鬼，她……」

「現在急也急不來！」秦守仁沉吟了一下道：「看情況夏姑娘行藏雖然已經敗露，但還未必落在他們手中……」

黎明截口道：「你不必安慰我！」

「老黎，你平日的鎭定工夫去了那裏

？假如夏姑娘落在他們手中，他們還會大肆搜索？若是你也會悄悄把人埋伏好，等待同黨進去救她的，一網把其打盡！」

黎明苦笑一聲，道：「所謂關心則亂，這話當眞沒錯！但她在裏面，終究不能插翅而飛，落在他們手中，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咱們快想個辦法把她找出來！」

秦守仁輕聲道：「誰不知道？不過，總之貿貿然進去送死……」

「你究竟有什麼辦法？」

「現在唯一的辦法便是躲在這裏隨機應變！」秦守仁苦笑一聲：「希望有奇跡出現！」

× × ×

夏玉蓮雖然發現自己的影子射出帳外，可是梅天星就在咫尺之間，又有什麼辦法？除非自己能有一擧而擊暈他的能力！

夏玉蓮雖然初出茅廬，可是也有自知之明，自己絕對沒有這個把握！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只在眨眼間，只見梅天星肩頭一聳，眼看也就要轉身過來，夏玉蓮緊張得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個聲音：「梅師傅！您睡了沒有？」說話的似是一個年輕的女子。

梅天星聲音有點不悅。「什麼事？」

「老爺叫您到他書房一下，他有要緊的事要跟你商量！」

梅天星極不願意地把門拉開，說道：「你可知道是什麼事？老夫剛才跟他談完話！」

「剛才有人來報，說新娘子要提早進城……」

「哦，有這種事？」梅天星把燭台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夏玉蓮心頭怦怦亂跳，暗呼僥倖，忽然間，她見梅天星身形似乎一滯，一顆心又再提起，動也不敢一動。梅天星出房之後，她立即溜落在床底下，剛藏好身子，只見梅天星身子如貍貓般竄了進來，躡手躡脚走至帳前，倏地一掌劈出！

只開「嗤」的一聲，那幅布帳應聲落下，梅天星目光一掃，輕咦一聲，喃喃地道：「莫非老夫眼花？」

房外那個女僕詫聲問道：「梅師傅，您找什麼？老爺等着您哩！」

梅天星輕哼一聲，轉身出去。夏玉蓮此時才敢喘氣，暗叫好險。

過了一陣，估計梅天星不會再回來，才自床底下爬了出去，悄悄走出房外，想道：「韓雷的書房不知在那裏？」沉吟了一陣，終於跨步出去。

慶幸穿過這棟屋子，都沒有遇上韓家的人，屋子外又是一座小花園，花園之後，又有一棟小樓，上面燈火輝煌，她心頭一動：「這裏莫非便是韓雷的住所？他書房在樓上？」

當下輕提一口氣，向那裏走去，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小樓之內立即有人喝道：「什麼事？」

「咱們發現一條長繩，可能有人混進來了！」

樓內那人立道：「把所有的電燈都亮了，快搜！」

夏玉蓮接着見到幾個壯漢在她退路之處，心頭暗暗吃驚，緊接着，一道哨子聲響起，屋外簷下，花園燈柱的燈全亮了。

夏玉蓮連忙竄在一叢花樹之後，一顆心怦怦亂跳。

半晌，樓上走下一人，正是精神抖擻的梅天星，只聽他沉聲道：「將四處把守住，不得放走一個陌生人！歐陽兄弟，你倆跟老夫回房去抓人！」

兩個壯漢接了一聲，跟在他背後去了。夏玉蓮心想匿在此處也非長久之計，轉頭四望，小樓全棟都髹上乳白色，窗櫺則髹上綠色，看來既柔和美觀，又觸目大方，夏玉蓮忽然發覺一扇窗子沒有關緊，心頭一動，拾起一團土塊，用手向梅天星居住的那棟大屋拋去！

土塊落在屋瓦上，發出响聲，那幾個壯漢立即抬頭向上望去，有人叫道：「人在屋頂上，快去看看！」

夏玉蓮趁他們分神之際，自花樹後竄出，左掌震開窗子，右手在窗台上一按，輕輕翻了過去，再回身把窗子關好！

她正在慶幸自己行動迅速輕靈，沒有驚動到旁人，忽然聽有人輕聲道：「你是誰？」

剎那，夏玉蓮如同穿着單薄的衣裳，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手足都冰冷痲木了，借着外面的燈光，只見這房頗大，傢俱佈置甚是奢華，一張大床垂着帳子，帳子一動，露出一個中年女人的臉龐來，估計必是韓雷的妻妾，當下一個箭步衝前，擧掌欲劈。

那女人忽然縮入帳內，聲音變冷。「我好心問你，你爲什麼不說，若敢胡來，我可不再客氣了！」

夏玉蓮心想還是先下手爲強，當下揭起帳子，擧掌欲劈，忽然胸膛一緊，她微一呆，低首望去，只見那女人右手握住一管黑忽忽的曲尺手槍，槍管低在她胸膛上，這剎那，她身上寒氣更盛，所有的動作，都在此刻停止了。

那女人年紀雖已不小，但看來仍甚清麗，輕聲道：「把手放在腦後！」她聲音一直保持輕小，房外難以聽到。

「我相信現在你可以自我介紹了！」

夏玉蓮咬牙道：「要殺便殺，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中年女人淺淺一笑。「你以爲我是女強盜？會無端端殺人？」

夏玉蓮輕哼一聲，道：「我是來殺你丈夫的！」

「你認得我？你知道我丈夫是誰？你跟他有什麼大仇恨？」

「我跟他有殺父之仇！」夏玉蓮咬着牙道：「可惜我……」

她說到此，因心情激動，胸膛不由挺了一挺，那女人槍管抵得更緊，夏玉蓮不由原形畢露。「咦，你原來是個姑娘！」

夏玉蓮臉色微紅，道：「是又怎樣？女人便不能報父仇嗎？」

「我沒有說不能，不過也許你年紀還輕，不知道生命之寶貴……唉，以卵擊石，明知無望而來，這那裏是英雄行徑？」

夏玉蓮玉臉發熱。「你怎知我是以卵擊石？」

那女人微微一笑，臉上頓現嫵媚之色，她把槍拿開一點，道：「一進來便讓人發現，你還有把握打死金老闆麼？何況他

人多又有槍，就算你能得手，也得把命丟下，這叫做報仇？拚命而已！」

夏玉蓮道：「能夠取他狗命，我自己的命又有什麼要緊？」

「値得麼？」

「當然値得，他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恨不得生啖其肉，死寢其皮！」

那女人輕笑一聲，道：「他欠你們家一條命，你若跟他兩敗俱傷，還是欠你們家一條命，這仇算不算得報了？」

夏玉蓮一怔，這個問題她從未想過，半晌才道：「你是他老婆，當然不希望他死！」

「你錯了，我雖然是他老婆，但我跟他並無感情，他死不死與我可以說無關痛癢！」

「人說一夜夫妻百夜恩，我不信！」

「他已幾年沒來我這裏了……」

夏玉蓮一怔，問道：「爲什麼？」

那女人輕笑一聲：「豈不知人老珠黃，他現在還會留戀我麼？」

「話雖如此，但我仍不大相信，你跟他完全沒有感情，須知人非草木！」

那女人又輕笑一聲。「這話不錯，但我的感情在廿年前已交給另一個人了！」

「原來如此……」

「姑娘貴姓？」

夏玉蓮沉吟道：「我姓夏，你呢？」

「我姓蕭。」

話音剛落，門外忽然有人問道：「二夫人，你睡着了沒有？」

夏玉蓮吃了一驚，蕭二夫人臉色也是一變，房門「局局局」地响了起來。蕭二夫人示意夏玉蓮爬落床底，嘴上問道：「什麼事？」

「有刺客入屋！」

蕭二夫人冷冷地道：「刺客入屋與我何關？」

「老爺說，外面找不到，便要入房搜索，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蕭二夫人悄悄跳下床，把床前的踏几，拉後些少，又把被子找了出來，有三分一自床上垂了下來，把床底遮住。弄好這一切她才走去開門，到了門外又故意把那襲巴黎睡袍的領口拉低一點。

房外立着兩個中年的漢子，手上提着燈，哈腰說道：「老爺有令，請二夫人恕罪……」

蕭二夫人冷哼一聲：「你老爺根本已忘記我這個人，現在才突然醒起，是因爲心生悔意，還是懷疑我與刺客勾結？」

一個唇上長着一抹短髭的中年漢子忙道：「二夫人說笑，咱們……」

蕭二夫人臉色一沉，道：「我可不是跟你說笑的，不答我，便不放你們進去搜查！」

那中年漢子陪笑道：「老爺自然是担心二夫人的安全，才……」

「他告訴你們？」

「老爺雖然沒有正面說這件事，但他時常在咱們臉前提及二夫人！」

蕭二夫人嫵媚一笑，那兩個漢子俱感眼前一亮，心頭怦怦亂跳。「哼，算他還有良心！」說着便讓他們進去。「你們仔細搜搜吧，說不定我耐不住寂寞，跟刺客勾搭上啦！」

那兩個漢子連聲道：「夫人說笑了！」兩人看了幾眼便要離開。

蕭二夫人忙道：「最好仔細一點，免得將來有什麼事懷疑我！」

不料那兩個漢子眞的再度轉回來，蕭二夫人暗暗吃驚，可是話已出口，無法改變，只得閃開一邊。那長着短髭的中年漢子來至床前，撥開帳子向內看了一眼，再拉起被子，然後低頭向床底下望去。

剎那間，蕭二夫人一顆心幾乎自口腔內跳出來，連身子也忍不住發起抖起。

可是奇怪的是那漢子看後並無任何表示，向蕭二夫人行了一禮，然後要與同伴離開，蕭二夫人問道：「有沒有人？」

「二夫人請放心睡吧，沒有外人！」

蕭二夫人鎖上門，連忙跑至床底下伸頭一望，只見床底空空如也，夏玉蓮已不知去向！她心頭有點奇怪，心想夏玉蓮去了那裏？

忽然窗門又再張開，夏玉蓮「颼」的一聲跳了進來，蕭二夫人抑住心頭的好奇，跑至窗前望出去，只見對面屋簷下立着一人，背對着這邊，知道夏玉蓮行藏未曾敗露，連忙把窗子關上，問道：「你去了那裏？」

夏玉蓮說道：「我怕行藏敗露會連累你，所以趁你與他們在門口說話時跳了出去！」

蕭二夫人舒了一口氣，道：「幸好如此，要不然眞的要讓他們搜到！」

夏玉蓮憂心忡忡地道：「可是外面守得很嚴，要想離開可不容易！」

蕭二夫人安慰她道：「你且在我這裏住下，以後的事慢慢再打算！」

「但我怕……我怕我的朋友貿貿然來救我，反要害他……」

蕭二夫人笑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姑娘不必担心，快上床吧，免得被人發現！」

夏玉蓮猶疑了一下，脫下鞋子爬上床去，蕭二夫人與她頗爲有緣，替她拉好被子，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夏玉蓮隨口答道：「玉蓮，你呢？」

「我單名一個虹字！」

夏玉蓮心頭狂跳：「你叫蕭虹？以前是賣唱的？」

這次輪到蕭虹吃了一驚，脫口道：「你怎知道？」

「請輕聲一點！」夏玉蓮問道：「你可認識楊儉？」

蕭虹身子簌簌亂抖，連聲音也發起顫來：「你，你是他什麼人？」

「他是我的義父，若不是他把我撫養成人，我早已餓死了，我的武功也是他敎的！」

「這樣說來，這些年來，你都跟他在一起？他，他可好？有了孩子了吧？」

夏玉蓮嘆了一口氣，說道：「他不太好！娶不到他心愛的紅粉知己，便終生不娶，又被韓雷打傷了，他身子一直都不大好……」

蕭虹忽然抓住夏玉蓮的手掌，猛力揑着，嗚咽地道：「是我害了他……」

「不，這也不全是你的責任，爹一直都沒怪你！」夏玉蓮覺得她手掌冰涼如水，不由有點同情她。

蕭虹問道：「他住在那裏？」

「魯山之楊家寨，爹的祖籍！」

蕭虹慢慢平靜下來道：「你放心在這裏住下來，有我在你便沒事，否則我……」

夏玉蓮忽然又說道：「爹至今還在想你……」

蕭虹痛苦地道：「只要他不嫌棄我，而上天又肯作美，我一定會去跟他見一面！孩子，你睡吧！」

夏玉蓮只道今夜要遭殃，料不到不但逃過一刦，而且還遇上義父的舊情侶，頗有點感慨！

搶新娘

天色逐漸由黑變白，黎明嘆息道：「這一夜眞是難過！」

秦守仁道：「現在急也無用，假如夏姑娘已落在他們手中，就算咱們現在衝進去，也無補於事！」

黎明道：「咱們囘旅館去吧，再慢慢想辦法！」

兩人返囘旅店，天色經已大亮，黎明道：「不要囘房，咱們去吃點東西吧！」

秦守仁餓了一夜，自無異議，兩人到附近一家麵店，各自叫了一碗鹵麵，據案大吃。吃飽之後，兩人又到韓雷家附近走了一趟，見那些巡邏的壯漢巳經不在，一切恢復正常，秦守仁略感寬心，安慰黎明道：「看來夏姑娘還未落在他們手中！」

黎明冷笑一聲：「你又不是不知道，韓雷殺人不眨眼，殺個把人，從外面怎看得出來？」

秦守仁苦笑一聲：「你莫盡往壞事想，也許她吉人天相也未定，咱們囘去吧！」說罷拉着黎明的衣袖向百泉旅館走去。

到了旅館，見大堂櫃台前有人正在租房，秦守仁與黎明本也沒留意，可是當那人轉過身來時，黎明忽然怔住了，那人見到黎明臉色頗爲冷淡。「眞巧！」

黎明苦笑一聲。「是的，的確很巧！楊師傅來濟南做生意？」

原來那人正是夏玉蓮的義父楊儉。「老漢到這裏做什麽與你有什麽關係？」說罷跟着跑堂的向內頭走去，黎明默默跟在後面，秦守仁心頭甚是奇怪，又不敢動問，只好也跟着走去。

跑堂的開了門，楊儉道：「沒事了，有事我會叫你！」

跑堂的鞠躬後退，楊儉要關門，却讓黎明把門板撐住。楊儉怒從心頭起，突然一掌向黎明的手臂切去！

黎明縮臂伸脚，仍把門抵住，道：「楊師傅，我有話要說！」

楊儉冷笑一聲，倏地一拳自中掛去，這一拳勁道十足，黎明不敢攖其鋒，只得後退。「是不是要老漢保重？」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黎明道：「是有關令嬡的消息！」

房門驀地又打開了，楊儉一陣風般衝了出來，右手五指閃電般抓向黎明的衣襟，黎明猝不及防，被抓個正着，楊儉惡狠狠地道：「你把她怎樣了？」

秦守仁此際也知道了楊儉的身份，連忙上前排解。「老丈誤會了，咱們與令嬡是朋友！」

「笑話！我女兒會與你們爲友？」楊儉嘿嘿一笑。「你叫我什麽？我今年才四十七歲，你便叫我老丈？」

秦守仁暗道：「這人好怪，明明自稱老漢，却又怪我稱他老丈！咦，這人滿頭灰髮，料不到才四十七歲！」他性子比較平和，也不與之計較，抱拳道：「咱們的的確是令嬡朋友，老黎還救了令嬡幾次，而且咱們對您也沒惡意！」

楊儉怒道：「不管你是惡意，還是好意，快把我女兒交出來！」

黎明再也忍不住，喝道：「你發什麽牛脾氣？到底放不放手？」

楊儉牛脾氣一發，也豁出去了。「不放又怎樣？」

「那你也別想再見到你女兒了！」

這句話的威力可不小，楊儉恨恨地鬆了手，黎明道：「到你房間說，還是到我房間，或者是你女兒的房間？」

楊儉吃了一驚：「阿惠住在這裏？到她房去！」

黎明與秦守仁帶楊儉到夏玉蓮房內，秦守仁關上門，道：「前夜咱們跟夏姑娘投店，昨天晚上她就失踪了，咱們估計她是趁夜摸進韓雷家去，到現在還沒囘來，看來她已……」

楊儉跳了起來：「她怎知道韓雷這個人？我沒有告訴她呀！」

秦守仁道：「咱們的父母都是被韓雷殺死的，是咱們告訴她的！」

「眞的？」

黎明道：「還能假嗎？你爲什麽不告訴她，她殺父仇人的名字？」

楊儉瞪了他一眼，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未出過遠門，假如我告訴她韓雷是她殺父仇人，她一下山便會立即來此找他，那只有輸，不會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故意要她慢慢調查，只讓她有個印象，作爲她調查的對象，經過一段時日之後，她有了經驗，成功的機會便增加了！」

秦守仁恍然大悟。「所以你讓她獨自上道，却來這裏等她？」

楊儉點點頭，又問：「你們怎會碰上小女的？」

黎明這才把巧遇祝氏兄妹，要「黑吃黑」摸上馬車偷賊贓，無意中發現夏玉蓮的事說起，一直說至來此投店，夏玉蓮不斷詢問韓家情況爲止。

秦守仁道：「昨夜咱們在韓家外面匿了一夜，都找不到機會撲進去救她！」

楊儉嘆了一口氣，道：「這孩子！她一向甚是仔細，爲何這次去不先跟你們商量？」

黎明道：「我曾經告訴她，韓雷的武功十分高強，合我與她之力，都未必是其敵手，何況他還有手下，還有鎗，所以勸她從長計議！也許這原因，所以她不跟我商量，生怕我會反對她！」

楊儉跺足道：「現在怎辦？」

黎明道：「咱們也是束手無策！」

秦守仁說道：「慢慢來，也許有轉機也未定，我估計夏姑娘還未落在他們的手中……」

楊儉雙眼一翻，道：「你懂得什麽？一棟大屋，無論如何大，韓雷養了這許多打手，難道找個人，還會找不到？」

秦守仁登時閉嘴，楊儉道：「俺衝進

去，跟那畜生拚了吧？」

黎明道：「不可！衝動徒增加犧牲而已……」

楊儉粗聲道：「你還有什麽辦法？」

黎明吸了一口氣，道：「現在沒有辦法，也許以後會有辦法！」

楊儉傷心地道：「我就是怕阿惠沒有以後！」

秦守仁道：「就算要進去，也得待對方防守稍鬆才行！我認爲時間往往可以改變一切……」

楊儉又生氣了。「俺不要時間，俺只要俺女兒，你們若無辦法便別再嘮嘛！」

話音剛落，忽聽隔壁房間的門板响了起來，秦守仁道：「好像是咱們的房！」

黎明連忙開門探頭出去，只見一個跑堂拿着一封信，正在敲自己房間的門，那跑堂的見到他，道：「黎爺，原來你到隔壁去！」臉上露出一個古怪的神色。

黎明冷冷地道：「什麽事？」

「有個人送一封信給你！」

黎明心頭一跳，把信接來，問道：「送信的是個什麽人？」

「是本城的一個小要飯的，俺問他是誰要他轉交的，他硬是不說！」

黎明給了他幾文賞錢，把門關上，只見信封上寫着五個字：黎大哥親啓。他連忙把封口撕開，把信箋取了出來，急不及待地把信打開。

「黎大哥：我在韓雷家，現在很安全，有個蕭阿姨照顧我，勿念，更希勿來冒險，又及，巳查知周長城的新娘子馮承珠將於日內便到本城，會住在楊樹巷三號。

蓮，即日。」

黎明喃喃地道：「她告訴咱們這個消息，是什麽意思？要咱們拿馮承珠去跟她交換？但她爲何又說安全？」

「馮承珠？」楊儉神色一變，忍不住叫了一聲：「這信是誰寫來的！」

「是玉蓮寫的，請大叔過目！」

楊儉看了之後，身子忽然抖動起來，喃喃地道：「那有這般巧，不可能的……」

秦守仁看後却道：「俺早就說夏姑娘吉人天相，果然沒有猜錯！」

黎明問道：「你說什麽不可能的？這封信不是玉蓮的字跡？」

「不是，字是阿惠寫的沒錯！」楊儉伸手一搖，皺眉道：「阿惠寫那個消息，用意十分明白，她現在雖然安全，但却無法離開，所以要咱們用馮承珠跟她交換！」

黎明道：「咱們立即到那裏等她！」

秦守仁道：「不，這裏是周長城的勢力，咱們該到城外去！」

楊儉也同意，黎明自然不再反對，却道：「這房間咱們租下，以免玉蓮再發消息時，咱們收不到！」

× × ×

夏玉蓮躺在床上，那裏睡得着覺，蕭虹問道：「你還担心？進來的時候爲何不担心？」

夏玉蓮滿臉通紅，幸而房內一片漆黑，也不怕會被人發覺，蕭虹笑道：「一個人年青時總是這樣，所謂吃一次虧就長一智，以後做事便會考慮清楚才行動了！」

夏玉蓮道：「我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朋友因找不到我，會來救我，屆時便要害了他了！」

「他是你的情人？」

夏玉蓮剛退熱的臉又紅了，輕聲道：「不是……」

蕭虹笑道：「若不是你情人，也必是你這丫頭偷偷看上他了，要不然怎會這般關心他？」

夏玉蓮急道：「你……你不要胡說，他……他曾經救過我……」

蕭虹一笑，不再問她，却道：「你還叫我『你』麽？」

夏玉蓮沉吟了一下，又叫道：「蕭阿姨……」

蕭虹一笑輕輕擁着她，傻丫頭，快告訴我，他叫什麽名字，住在什麽地方？」

夏玉蓮期期艾艾地問：「蕭姨，你問這個幹什麽？」

「你先告訴我，蕭姨再把那原因告訴你！」

夏玉蓮只得把黎明的名及住所告訴蕭虹，蕭虹道：「我明早帶人去城隍廟還神，乘機通知他，你寫一封信給我吧！」

「你親自送去？」

蕭虹道：「你蕭姨那有這般笨的，城隍廟那裏人多，使點錢，便可派人把信送去！」

× × ×

近午，蕭虹囘來了，叫人把飯送到房內去，她一向都在房內自個吃飯，也沒引人思疑，何況她在城隍廟上香時，還去廟外的攤檔處，買了幾隻燒餅囘來。

房門關上之後，夏玉蓮才自床底下爬出來，問道：「怎樣？」

蕭虹道：「保證你那黎大哥會看到！他武功怎樣？」

「我也不清楚，不過肯定比我高！」

「希望他能夠擄住那個馮承珠，那時你便可以離開這裏了！你放心，明天下午我再找個籍口出去溜一趟！」

× × ×

巳是二月初九了，路旁的樹木巳出新綠，一片生機。

通往南城門的官道十分寬闊，路旁兩邊較低，看來官道就像築在土墩上，附近灌木叢生，再過去便是縱橫的阡陌。

黎明、秦守仁與楊儉巳在這裏等了一天多了，心頭雖然緊張，但深信新娘子的花轎必會由此入城。

風送烏雲，天色漸晚，遠處忽然出現一隊人馬，中間夾雜着三乘小轎。

黎明吸了一口氣，道：「來了，準備吧！」

楊儉道：「我先出去，引開他們，你倆衝入轎內搶人！」

黎明道：「不，我引開他們，你與老秦搶人！」

楊儉道：「不必跟俺爭，記着搶了人之後，要搶馬！」

黎明道：「小心他們有鎗！老秦我衝出去之後，你仍先躲在暗處接應！」

秦守仁道：「好，我先到後面去！」

說着弓着腰沿着官道前進。

護送新娘子的隊伍越來越近，終於來至面前，楊儉在草叢中一躍而起，脫手便拋出一把鐵蓮子！

護送新娘的人，很多都受過訓練，若

非偵緝隊員，也是學過幾年武功的壯漢，不過估計不到有人敢在城沿動手，思想難免麻痺，楊儉竄出時，猶未覺，直至鐵蓮子射到了人，才瞿然而醒！

楊儉手中長棒一掃，幾個壯漢脛骨「啪啪」一響，立即躺下了兩個。

忽聞一聲暴喝：「那個瞎眼的來擋道！」馬蹄聲一響只見一男一女排衆而出，黎明認得他倆是祝大龍與祝虎妞兩兄妹！

祝虎妞一聲不吭，手一揚，拋出飛索來，這是她的拿手絕技，黎明生怕楊儉難以應付，連忙飛出一柄飛刀，「刷」的一聲，索子自中而斷。

楊儉爲救義女，奮起神威，長棒再貼地一掃，馬匹前脚一曲，祝大龍登時栽落地上！

楊儉大喝一聲，揮着長棒擊去！這時，其他人都已抽出兵器圍了過來，一個使單刀的把楊儉的長棒架住，祝大龍才撿回一條命！

三個護在轎前的偵緝隊員，同時把洋鎗拔了出來！黎明知道再不能等待，虎地跳了上去，雙手連揚，拋出四柄飛刀！

一名偵緝隊員手腕中刀，洋鎗落地，另外兩個則閃身避過，第四柄飛刀「噗」的一聲，釘在一個壯漢的胸膛上！

「砰砰！」兩個偵緝隊員的洋鎗叫響了，衆人立即下意識地向下一伏！

由於黎明與楊儉在人羣中，那兩個偵緝隊員生怕誤傷了自己人，開槍只是示威，子彈射向半空。

鎗聲過後，黎明雙脚一蹬立即竄出，一拳擊在一個壯漢的小腹上，那漢子捂腹倒地！黎明手臂一長，把他提起，向一個偵緝隊員拋去！

祝虎妞見到黎明，又驚又喜，叫道：「黎大哥，你快跑吧！」

黎明笑嘻嘻地道：「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着你麽？」

饒得祝虎妞臉皮够厚，在衆目睽睽之下，也不禁羞紅了臉，幸而這時候大衆都無暇笑她。黎明不斷閃動身子在人羣中穿插，那兩個偵緝隊員投鼠忌器不敢開鎗。

楊儉憑着一股銳氣，一連擊倒幾個漢子，但銳氣一洩，便被團團圍住，險象橫生！

黎明心頭大急，猛地再發出兩柄飛刀！飛刀不取人而取馬，兩匹馬受傷之後，立即驚跳起來，秩序登時大亂，那三乘小轎的轎夫配合難以一致，左搖右幌，幾乎把轎子掀落地上。

黎明要的正是這個機會，趁這當兒竄前，脫手再飛出一柄飛刀，「噗！」的飛刀釘在一個偵緝隊員的腹上！

黎明再衝前，一脚把他掃倒，劈手把洋鎗奪了過來，另一個偵緝隊員的鎗口立即轉了過來，黎明提起那個受傷的偵緝隊員護在身前，鎗管自他肘後穿出，指着對方，冷冷地道：「你可能不知道俺也懂得燒鎗，不如大家一齊開一鎗試試！」拇指熟練地扳下機頭。

那偵緝隊員身前毫無遮擋，立即縮至一乘小轎之後，黎明食指一扣，「砰」的一聲，子彈自一個使大刀漢子後背穿入！

黎明有了鎗，使得那些漢子猛吃一驚，都轉頭過來，黎明大聲道：「我姓黎的跟你們沒有大仇怨，今日只是要請新娘子跟咱們走一趟，希望大家包涵包涵！」

祝大龍罵道：「臭小子，有種的便放下鎗，跟俺鬥一鬥！」

黎明鎗管一轉，道：「你給我閉嘴，要不然便請你先吃一頓『蓮子羹』！」

祝虎妞道：「黎大哥，新娘子不漂亮，你搶她作什麼？」

黎明不理她，轉過身來，槍管對着那幾個轎夫，轎夫們立即把轎子放下。

黎明道：「誰敢放冷鎗的，俺便一鎗把轎內的人打死！把鎗拋出來！」

最後一個偵緝隊員立即把鎗拋了過來，楊儉舒了一口氣，趕了過來，彎腰把鎗檢起。

黎明道：「楊師傅你守在這裏，我去搶人！」

說罷向後一退，仍把那個偵緝隊員挾在胸前，就在此刻，轎子內竄出一個人來，手上一柄短槍抵在黎明的背脊上！

「把鎗及人都拋下！」

變生肘腋，實在大出黎明的意料，只得想辦法拖延時間：「你是誰？」

「俺是鄭州，相信你也聽過我『鐵石心腸』的外號，把鎗拋下！」

黎明的確聽過他的外號，知道此人不但機警，而且心狠手辣，只得乖乖地把鎗和人拋下。

鄭州喝道：「老頭你也把鎗拋下！」

祝虎妞叫道：「鄭四哥，這老的不要，後生的留給我！」

衆人都鬨笑起來，就在此刻，官道下灌木中突然躍出一人，手一揚，飛刀一閃，貫入鄭州的後背。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直至鄭州身子一抖，欲轉身過去，才驚呼起來？驚呼未落，黎明右脚一個「虎尾脚」撑出，把他踢飛！

「砰！」鄭州手中鎗噴火，却仰天射向半空！

秦守仁身子一擰，横肱一撞，擊在他後腰上，左掌趁勢一落，拍在飛刀柄上，鄭州大叫一聲，仆倒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發生在眨眼間。那些護送新娘的漢子立即衝了過來，楊儉連忙彎腰去拾鎗，可是一條長鞭一捲，已把地上的洋鎗捲飛！

黎明離他們較近，彎腰檢起洋鎗，「巴」的一聲，子彈貫穿一個壯漢！這下立時把其他人震住！

秦守仁也把鄭州的手中鎗奪了過來，就在此刻，城內已衝出一隊人馬，都帶着長槍短火，一路响着鎗，子彈呼嘯，令人心驚！

黎明食指一扣，欲射殺一個守在小轎前面的壯漢，不料鎗竟叫不响，原來鎗腔上的子彈經已用光！

秦守仁手鎗立即發射，放倒了那漢子，黎明衝前，秦守仁轉身來對付那些圍攻楊儉的壯漢！

黎明揭起帳子，只見轎內坐着一個華貴的中年女人，一張臉早已嚇得煞白，身子不斷地顫抖着，黎明知道此人不是新娘子，忙轉身奔向前面那乘小轎！

就在這剎那，那些人馬經已衝近，子彈落在脚前，濺起不少泥沙，秦守仁撂倒

幾個壯漢，使其他人稍退，楊儉才可以脫圍。

楊儉見黎明已不能迫近那乘小轎，知道危急，連忙叫道：「黎老弟，快退！遲則來不及了！」

與此同時，那些漢子見來了援兵，也冒死上前，圍在轎前，黎明嘆了一口氣，道：「快退！」

楊儉當機立斷，立即跳下官道，彎着腰穿入灌木，黎明又發了兩柄飛刀，緊接着也跳了下去，秦守仁持鎗走在最後！

說時遲，那時快，那隊人馬已衝至，爲首那人正是梅天星。「人呢？」

「跑啦！」

「他媽的，還不快追！」

「三哥，他們跳落下面！」一個姓朱的中年漢子道：「不怕他倆跑得掉！」

梅天星道：「轎隊繼續起程，派幾個拿鎗的兄弟護送，騎馬的跟俺來，其他的跟朱老六及祝大龍他們！」說着催馬趕前，想在前面截住黎明等的去路！

朱老六、祝大龍、祝虎妞等人紛紛跳落溝內，祝虎妞道：「姓黎的飛刀很準，大伙兒小心！」

朱老六道：「用大砍刀開路！」喃喃地道：「他媽的，老三又不是不知道，他們有鎗，也不懂得……」

祝大龍道：「俺先走就是！」大踏步走前，朱老六冷哼一聲。

找了一陣，一個漢子忽然道：「朱六哥，這裏有個洞！」

朱老六走近細看，只見官道下（由於道路高出田地，因此路是築在土墩上）有個尺多高的洞，通至另一邊，估計是用來排水用的（生怕雨下多時，田陌會被水淹沒），人匍匐着，勉強可以爬過去，當下立即道：「過去兩個看看！」

兩個身裁矮小的漢子爬了過去，不一陣在另一端叫道：「六哥，他們跑了！」

朱老六與祝大龍兄妹，立即躍上路面望去，只見前面有三個黑點向城內的方向移動！

朱老六跺足道：「他媽的，騎馬的都讓老三帶走了，那裏還追得上！」

是親家也是寃家

轎隊一入城，只見周長城帶着幾個人來迎接，一個漢子低聲把剛才的情況向周長城說了一下，周長城臉色一變，沉吟道：「不知那些刦賊尚有沒有同黨……楊樹巷那裏看來也不安穩……」

漢子道：「隊長何不把新娘子接到金老爺那裏暫住幾天？」

周長城點點頭，道：「你立即先去通知乾爹，叫他派人在半路接人，我要如此這般……」

漢子露出諂媚的笑容，隊長眞是智勇變全，沒人能及！」

周長城笑罵道：「兎崽子，這話可別讓乾爹聽見！」

漢子笑容頓時不見，歛容道：「是是！金老爺第一，您第二！」說罷轉身拔足向城內跑去了！

周長城跳下馬來，走到一頂小轎前道：「岳母大人，請恕小婿保護來遲了！」

轎內飄出一個女人的聲音：「這種事誰事先想得到？怎能怪你？」

周長城乾笑一陣，道：「大人，小婿替您在本城租下一棟房舍，但現在……小婿想送您到我乾爹家住幾天，等小婿擒到那幾個小毛賊，再接您去，不知大人意思怎樣？」

那女人道：「老身有什麽關係？只望我女兒能平安就是……嗯，對啦，那幾個攔路的，是什麽人？」

周長城裝出一副慷慨的神態道：「大概因爲小婿平日很痛恨這些毛賊，追捕得緊，他們便故意搗蛋，要給我好看的！」

女人道：「狗急跳牆是常有的事，一切由你安排吧！」

周長城應了一聲，又到最後那一乘轎前向新娘子請安，最後才吩咐起程，只見護轎的人，虎背熊腰，荷槍持刀，威風凜凜，一路望楊樹巷走去。也不知是周長城有意在人前顯露威風，還是另有目的，轎隊走得甚慢。

到了一條小巷，一扇木門忽然「呀」的一聲打開，周長城立即請未來岳母及未來妻子下轎。

那母女見周長城皮膚白皙，身裁高大，神采飛揚，都暗感高興，依言入屋，周長城又道：「岳母，爲恐讓那些毛賊起疑，小婿跟着轎子繼續前進，等下乾爹便會派人來接你！」

那母女這時候還能說些什麽話？只得任人擺佈。走了一下，裏面走出一個臉龐瘦削的中年漢子來，向「親家母」行了一禮，道：「大嫂好！」

「您好……」中年婦女有點靦覥：「您貴姓？」

「俺姓風，有幸讓周隊長叫一聲二叔，我是來接你倆到他乾爹家內去的！」

「原來是風二哥，麻煩您帶路。」

「大嫂說那裏的話？要你親自把新娘子帶過來，咱們都感激得很！」

「這是老身自個放心不下而已，過兩天我便回去了！」

「如此請大嫂和新娘子跟俺去吧！」

×　×　×

蕭虹忽然閃入房內，對夏玉蓮道：「阿惠，不好了，周長城的未婚妻不住楊樹巷，改來這裏，這次……」她學楊儉的語氣，暱稱夏玉蓮阿惠。

夏玉蓮吃了一驚之後，又道：「我是怕他們會去楊樹巷……」

蕭虹心頭一沉，喃喃道：「不錯，遲一點可不能疏忽，周長城突然改變主意，說不定是你那個黎大哥洩露了行藏……」

「所以我怕他們會在楊樹巷設下陷阱，蕭阿姨，你快想個辦法去通知他們！」

蕭虹說道：「我那有什麽辦法！現在天已黑，這個時候出去，會引起韓雷的懷疑！」

夏玉蓮急得團團轉。蕭虹道：「你先莫急，我出去打聽一下，你長期在此也不是辦法！」

夏玉蓮連忙匿在一邊，蕭虹又開門出去。只聽外面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他快步走前，韓雷穿着一件嶄新的馬褂，自樓上走了下來，人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雖然有點道理，今日韓雷臉上的那三道刀疤看來便沒有那般難看。

「老二，跟我出去見個人！」

「什麽人這般緊張？」

韓雷道：「是長城的未來丈母娘！」

「爲什麽不叫老三陪你？」

「臭婊子，吃什麽醋！聽說長城的丈母娘是諸城的一個美人！」

蕭虹小嘴一撇。「既然如此，你更該找老三去！」

「老三生病了！」

「哼，她生病了你才想起我來？」

「好啦好啦！他奶奶的，你醋勁眞大，俺最近是冷落了你，好吧，今夜俺來你房内！」

蕭虹吃了一驚急忙道：「不要來！」

韓雷一怔，問道：「爲什麽？」

「你去老大那裏吧！」

「臭婊子，你在要什麽花槍？」

「這幾天我身子不乾凈，我不想空沾這種光！」

韓雷哈哈大笑。「臭婊子，那俺便在你那裏住上半個月吧，說得怪可憐的！」

蕭虹實在料不到他突然改變主意，呆了一呆才道：「不好，再過幾天才來吧，免得冲了你的吉利！」

韓雷又吃吃一笑。「臭婊子，想不到你還疼我，好啦，別再耍花槍，跟俺出去吧！」

蕭虹再無法推辭，只好跟着韓雷出去，到了花園，便見風牧帶着兩乘轎子進來，韓雷連忙走前，示意女僕掀開轎簾，請親家母出轎。

轎簾一掀，走下一個雍容華貴，風韻猶存的中年女人來，韓雷目光一及，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那女人見到韓雷，臉色一變，身子撲簌簌亂抖。衆人都知道老爺平生最好漁色，只道他震驚於那女人的風貌，都暗暗好笑，只有蕭虹覺出有點蹊蹺。

風牧忙道：「大哥，這是親家母？大嫂，這位便是城侄的乾爹金大爺！」

「老身參見金大爺！」

「親家母千萬莫客氣，到這裏便像來到自己的家！」

那中年女子身子又是一抖，韓雷忙呼女僕請馮小姐下轎，蕭虹走前問道：「親家母風華絕世，果然名不虛傳，使小妹看了自慚形穢！」

韓雷哈哈笑道：「人家是出名的美人，老二你的確不如她！」

「那裏那裏，金大爺說笑了，親家母千嬌百媚才叫人羨慕哩！」

蕭虹問道：「親家母怎樣稱呼？」

「小妹姓崔，因在家排行第三，所以叫三娘！」

韓雷臉色又是一變，蕭虹也把自己的姓名告訴她，拉着崔三娘的手入内。崔三娘的女兒馮承珠低頭跟在母親的背後。

幾個人到了花廳坐下，韓雷吩咐下人把酒菜送上來，宴上自然有一番熱鬧，只進行了一半，周長城便來了，馮承珠見到他，登時拘束起來，輕聲道：「娘，我想去休息一下！」

蕭虹道：「到我房内去吧！」

韓雷那裏知道她另有目的？連聲附和，蕭虹對周長城道：「新娘子還未過門，今晚你莫來騷擾她！」

周長城忙說道：「二娘放心，孩兒怎敢？」

崔三娘道：「珠兒，你還是跟娘住在一起吧！」

韓雷道：「不要緊，老二自己沒有孩子，一直都很喜歡孩子，你放心！」

蕭虹不分由說拉着馮承珠返回自己的房間，臨走時又吩咐廚子弄一些點心。

到了房間，蕭虹道：「你睏了便上床吧！」

「你……我，我還不睏！」

蕭虹一邊寬衣，一邊問道：「你們這頭親事是怎樣拉上的？」

「是男家派人來說的親，一切都是娘主意，我也不清楚……」馮承珠低着頭說，雙手不斷玩弄着衣角。

蕭虹換了一襲法國睡袍後，冷冷地道：「聽說你家有錢，長城是看上這一點吧，不然怎會巴巴跑去諸城求親？哼，他在城内的姘頭啦，情妹妹啦，可不少！」

馮承珠臉色一變。「你……我，我不知道，娘答應的，相信沒錯……」

「你娘瞎了眼，只道他是濟南的偵緝隊長，是個好人，嘿嘿，那知道他比做賊的還壞！」

「二，二娘，這是眞的？」

「你不必叫我二娘，叫蕭姨吧！」蕭虹聲音更冷。「我也是女人，還會騙你不成？難道你以爲我在吃醋？哼，告訴你，我也是讓他乾爹用半擒半騙的手段，娶過來的！」

馮承珠雙眼含淚，垂下頭來。蕭虹冷冷地道：「你像鮮花一般，插在牛糞上實在太可惜了，現在生米還未煮成飯，還來得及！」

馮承珠更沒了主意，喃喃地道：「我，我去找娘……」

蕭虹眼珠子一轉道：「明天去吧！」

馮承珠倔強地道：「不，我現在就去！」她怕蕭虹不肯放她，又道：「等下我再回來！」

蕭虹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送你過去！」她拉着馮承珠的手走了出去，問明了崔三娘的住所，便帶着她去。

原來韓雷也是安排她住在這棟小樓内。蕭虹敲了門，崔三娘來開門，蕭虹道：「我在門口等你！」

崔三娘見女兒雙眼濕濡，暗吃一驚，輕聲問道：「珠兒，發生了什麽事兒？」

「娘，女兒命眞苦……」

「到底什麽事，你快說清楚！」

「聽說周，周長城不是個好人，娘，你害苦女兒了……」

她估計母親聽了這話之後，一定會罵她胡說，那知崔三娘聽了之後，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張臉變成煞白，馮承珠反而吃了一驚，問道：「娘，您……」

「我問你，這些事是誰告訴你的？」

「是那個二娘，蕭阿姨……」

「她爲什麽會告訴你這些事？」

「我也不知道……她說她是被金大爺搶來的……娘，這個金大爺不是好人？」

崔三娘喃喃地道：「不錯，他不是好人！」

馮承珠吃了一驚，問道：「娘，你怎會知道？」

（未完・四）

「科學怪異」故事

布魯斯・文
可飛・圖

科學怪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松教授和助手馮漢博士研究人類怪異的構造，其想象力不是從人猿演變而來，他們是從人工化學合成手段製造生命，合成了一個人體，這不過是化學合成製造的東西，沒有人類的智慧和思巧，他們在荒島上合成了十三個怪人，以十三號類似人型，第一號怪人逃入森林將馬松的女兒馬維珍擄走，馬松、馮漢追踪找尋，沒有將「院」的門關閉，十三號也跑到森林，救了馬維珍，將一號打死。馬松認爲十三號具有人類的智慧，教會他掌握號語和社會的禮儀，還想把女兒嫁給他，馮漢對馬維珍本有愛慕之意，便將此事對她說，希望離開荒島……

怪人結隊　搶救女郎

馮漢說這番話時，十三號的臉變得越來越失望，當馮漢把話講完，他垂下頭來，用手掌捂住自己的臉，靜靜地坐着，像石頭一樣一動不動。他沒有抽泣，也沒有發抖，内心的痛苦也無法宣洩出來，只是那姿態，是十足的失望與沮喪。

馮漢很難忍得住得意的微笑，這反應效果比他預期的還要強烈呢。於是，他繼續講下去：「我的孩子，你不要太難過，世界是廣闊的，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幸福，世界上有千百萬跟馬維珍同樣美麗和甜蜜的姑娘，你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見過別的女人，所以你難以作出判斷的。」

那青年突然大叫一聲：「爲什麽他要把我帶到這世界上來呢？這是很毒辣很殘酷的。」

「我同意你的意見，」馮漢趕快表示同意，他看到另一個可使他的計劃進行得更順利。

那青年又問道：「他打算繼續幹這種事？」

「除非能制止他。」馮漢回答。

「必須制止他，」十三號說：「必要時甚至得殺死他！」

馮漢對事情起了這樣的變化深感滿意，他聳聳肩頭，走出實驗室，在走到門檻時，他指着「神秘院」，加上一句：「他錯待了我，一如錯待了你和那些怪胎，我用不了多久會作出决定的。」他走出後，故意不把門關上。

馮漢一直走到南邊的營地去找布屠倫，叫布屠倫跟他一塊走過空地，進入森林，李勝在空地北邊晾衣服，看到他們離營而去，他覺得很古怪。

當他們走到離營地相當距離後，馮漢說：「布屠倫，不必要再裝腔作勢了，把話直說吧，有些事必須立即去做，我不知道你對馬敎授到這島後所幹的事到底知道多少，不過已經夠嚇人的了，我以爲必須制止他，你大概也看到過在你們住處隔壁那些怪物了吧？」

「我看見過！」布屠倫打了個寒顫。

「敎授準備將女兒嫁給他們當中的一個．她愛我，我們想逃走，我能依靠你和你的人手帮忙嗎？在實驗室裏還有一個大箱子，我們必須帶走，我保證會好好報酬你們的，我們打算把馬松敎授和他弄出來的怪物留在這兒。」

布屠倫沒法忍住笑，這實在太合他的心意了，「馮漢博士，這事很危險啊！」他答道：「如果我們被抓住，是會被問吊的。」

「布屠倫，不會有危險的，因爲沒有人會洩露我們的秘密。」

布屠倫說：「說不定馬松敎授有朝一日會逃出這小島，那我們會被抓起來吊死的。」

「他逃不了！」馮漢回答：「他自作自受，他泡製出來的怪物巳經看穿了他，會起來跟他作對，如果他們騷動起來，連我們也不安全了。」

「怪物要騷亂嗎？」布屠倫驚叫問。

「如果你想留着老命離開這兒，最好接受我這忠告，跟我合作，如果建議敎授離去，他準會拒絕，還會設法不讓我們走，甚至把『伊沙卡』號弄沉，布屠倫，這人巳經瘋了，我們不能跟着這瘋子作陪葬啊！」

那馬來人立即心領神會，如果馮漢知道這馬來人心裏的打算，他會寧願關在他原來被關的美國監獄，也不去作這種冒險了。

「你想什麼時候起程？」馬來人問。

「今晚。」馮漢回答。

他們兩個一起密謀商定計劃，一個鐘頭後，二副帶了六個人溜進森林，向海灣走去，他們留三個人看守，其他的人則把船隻做好準備隨時開航。

吃過晚飯後，馮漢和馬維珍坐在陽台上，一直坐到馬松敎授從實驗室回來睡覺，馬松敎授經過他們身邊時，把馮漢叫到一邊談話，不讓馬維珍聽見。

馬松敎授問：「你有注意到十三號有些行動特別嗎？他很陰沉，今晚他愁眉不展，有時他望着我，目光充滿一種古怪狂野的神情，會不會他的腦子有缺陷呢？那將是很可怕的，我的工作會全盤毀掉，因爲我看不出有什麽辦法再改善他了。」

「過一會兒去跟他談談，」馮漢說：「如果你聽見我們在實驗室走動，甚至在這院子內走走，你不必担心，我可能帶他去散步，可能最近太用功，在小室裏關得太久，使他腦神經有點緊張，如果每晚散散步，可能會使他好起來的。」

「好極了，」馬敎授道：「你可能說得很對，這就按你的辦法去試試吧。」

馬敎授進屋休息後，馮漢回到馬維珍身邊，建議一起去散散步才回去睡覺，馬維珍點頭同意，他們就穿過空地，慢慢散步到營地南邊去，在黑暗的大閘門的陰影裏，却蹲着一個人，馬維珍並沒有看見他，當他們走近時，馮漢咳嗽了兩聲，然後在這人影旁經過，便走進森林去。

× × ×

穆達土王雖然同布屠倫商量好，但他對布屠倫是否把美麗的少女交給他，還是有所懷疑的，他並不知道布屠倫不只想謀奪那大箱子，還想把姑娘佔爲己有，但爲了以防萬一，他也作好了準備。

因此，當二副帶了六個人穿過小溪，走下海灘要上船時，一支由十艘馬來船組成的船隊，載有五百個凶猛的獵頭族戰士，由穆達土王親自指揮，小心地在小島另一端悄悄登陸，守候在離營地四分之一里的林子裏。

在這同時，馮漢帶着馬維珍越走越遠，離開了他們居住的北營，聽見他那兩聲咳嗽，布屠倫立即發佈信號，一會兒後，六個凶惡的印度水手就悄悄溜到他身邊。

這時馮漢和馬維珍巳完全被黑暗掩蓋，那七個人小心地沿着欄栅移動，他們這七個人心裏都各懷鬼胎，爲了一把銀子，他們是可以出賣朋友的，他們心裏都打着謀殺和淫慾的主意，誰都想把大箱子和馬維珍佔爲己有，但在這時，布屠倫則帶着這班惡棍溜到北邊去偷取財寶。

也在這時刻，十三號在實驗室裏煩燥得來回踱步，因爲在不久前，那造成他悲劇的馬松敎授還在這房間裏，他却不忍心對他進行報復，有兩次他眞想一躍而起向他撲去，但每次他們兩個目光一接觸，却有某種力量令他無法採取行動，現在敎授走了，他心裏的憤慨，却再也壓抑不住。

一想到這人將他製造出來，造得跟人類一個模樣，却使他沒有一點做人的地位，下賤得連最低等生物也不如，這使他年輕的心胸憤怒得要爆炸了。

他全無標準或經驗以確定自己對馬維珍的感情如何，他只意識到他如果能時刻親近她，每天能見到她和同她講話，才算是完美無缺。

自從那次把她抱在懷裏的短暫時刻之後，他常常不斷想着她，每次一想到她那美妙的時刻，就使他身邊每一個細胞都振奮起來，激動不巳；他還記得她含情脈脈的眼睛和臉紅耳赤的羞怯，越是想念她，他就越對創造他的人生氣。

這時，在外邊，天巳經相當黑了，通向馬松敎授居住區的門，馮漢在早些時一直讓它開着，並沒有鎖上，敎授也粗心大意沒有發現。

十三號走向那門口，把手放在門把上，一會兒後，他巳經無聲無息地穿過內院，向敎授睡熟的房子走去。

但與此同時，布屠倫和六個水手巳悄悄地從欄栅溜過來，向那安放着大箱子的實驗室走去。

而在同一時刻，穆達土王亦帶了十五個獵頭族人，從營地東邊的森林鑽了出來，到處找尋他想抱回去的那美麗少女馬維珍的蹤影。

十三號這時走上露台，從窗門往客廳張望，只見一盞古老的油燈，巳經把燈蕊弄低，昏暗地照亮了廳內，他發現廳內並沒有人，他走到大門，把門推開走進屋裏去，屋裏靜悄悄，他側耳傾聽，希望聽到什麼聲響，好找到他的仇人，或者弄清楚馬維珍或馮漢住在哪兒，但他只找馬松敎授算賬，他不想驚動屋內睡着的其他人。

他小心地走進通向客廳的四個門口中的一道門，輕輕擰動門把將門打開，裏面一片漆黑，十三號最担心的是怕驚醒馬維珍，如果她發現他在那兒，不只會嚇壞她，而且她一聲大叫就會把屋裏別的人吵醒過來。

一想到他的出現會使她驚慌，而她將會視他爲怪物，使他心中的憤怒，有如火上加油，他握緊拳頭，咬牙切齒，像隻老虎一樣無聲無息地橫過黑暗的睡房，他用手和脚摸索清楚房內的環境，然後才走進去。

他屛着氣，伸出手，向床上抓去搜尋他的仇人，可是却發覺床是空的，他發覺這事後，使他突然神經起反作用，渾身冒冷汗，他渾身無力地站在床緣，他的手指若抓住馬松敎授的咽喉，一定不肯放手，準會把這個科學家的生命永遠握殺才會罷手的。

但現在，這年輕人的心中仇恨的最高潮巳經過去，他竟然對自己懷疑了起來。

他突然想起，他要殺的人，正是他心愛的姑娘馬維珍的父親，可能她愛父親，如果把她父親殺掉，她是會很傷心的，當然，十三號他並不明白，但這想法在他心中投下了沉重的負荷，使他坐在床邊沉思默想起來，他並非巳放棄了殺掉馬松敎授的念頭，但現在却有了懷疑和障碍。

他對是非標準還僅僅是半生不熟，馬敎授的敎導和馮漢的唆擺，使他是非難辨，可是有一點他是分辨得完全清楚的，作爲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也必須估計到馬維珍的幸福，如果把她父親殺死，那才眞是沒有心肝的行動。

正因爲這種思想使他停止追求報復，他知道如果幹出這種事，就無異說明他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他並不想成爲這麽一個人。

他這時還慢慢意識到，即使採取了報復行動，也改變不了他來源的醜惡現實，馬維珍可能依然不會改變對他的看法的，一想到此，於是他搖搖頭站起來，走出客廳，繼續去找尋馬敎授。

在實驗室裏，布屠倫和他的人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那大箱子，他們把箱子拉了出去，當布屠倫正暗自高興之時，其中一個水手却提議要進屋裏去搜刮一番，布屠倫並不反對，只要他能佔有大箱子，還管得那麽多？

月亮這時巳升起來，所以穆達土王和他的獵頭族戰士仍在欄栅的黑影裏，觀察到布屠倫一伙扛着那沉重的箱子走出來，他也看到其中兩個人向屋子走去，穆達認爲這種情形只有一種解釋，布倫屠發現了財寶，而且把它偷出來了，派進去的那兩個人，是爲他去把那馬維珍抓出來的！

一想到這裏，穆達顯得很生氣，於是，他低聲下令，派了六七個戰士從屋子那邊的欄栅潛進去，去殺掉裏邊所有的人，把馬維珍刦出來，直接帶到海灘上船。

他帶着其他兇惡的戰士，當繞到布屠倫他們搬動大木箱的地方，一聲令下，便對布屠倫和印度水手發動攻擊，他們發出野蠻的狂叫向那幾個毫不疑心的人衝去，短劍和長矛在月色中閃閃發光，這是一場短暫而血腥的接觸戰，因爲布屠倫他們無所抉擇，只得與突然襲來的敵人作戰。

只一會兒，那些野蠻的婆羅洲獵頭族戰士巳砍下了五個人頭，布屠倫和另一個水手嚇得沒命地奔進森林裏去了。

而這時，當十三號正站起來繼續搜索馬松敎授的時候，他敏銳的耳朵巳隱約聽到了露台上悄悄的足音，他才一停步，就聽到營地外突然爆發出來的獵頭族戰士的吶喊聲和被襲擊的人尖叫驚呼，幾乎是同時，馬松敎授和李勝衝進了客廳，想知道外邊發生了什麽事。

布屠倫手下的兩個水手，首先衝進客廳，但他們立即被獵頭族人追上，六個用長矛短劍的戰士，將這兩個水手迫向牆角，穆達是下了殺令的，所以這兩個水手首先遭殃，他們拚命頑抗，但却很快就被砍倒，不過，那六個獵頭族戰士，他們也倒下了兩個。

李勝和馬松敎授站在門邊，這個科學家毫無武裝，李勝他們則拿着一柄長火槍，準備迎戰，看來李勝對使用這殺人武器並不陌生，他擺弄得十分熟練，就像每週洗晾衣服一般駕輕就熟。

十三號站在黑影中望望那兩個人，只見他們處變不驚，異常鎭定，李勝表現出的是絕對勇敢和鎭靜，而馬敎授目光則顯示出他根本不知道這些襲擊者是來取他命的，由於突然的震驚，他眼中露出瘋狂的光芒。

這時，留下來的四個獵頭族戰士向這兩個人撲去，李勝舉槍向最前頭的一個敵人開了一槍，馬松敎授同時發難，一躍而起撞向第二個敵人身上，同時發出一聲尖叫，將那兇猛的敵人擊倒。

十三號看那中槍的傢伙肩上流下血來，但仍狂叫着衝過來，李勝一次又一次開槍，但子彈巳打完，他知道不能再射擊了，當兩個敵人迫近來時，他倒提起長火槍，勇敢地衝過去，迎頭向敵人發狂毆打，他們爲生存而搏鬥。

強弱懸殊，但他們却勇敢地與敵人搏鬥，這使十三號震驚，這兩個人不怕危險，敢於面對死亡，此時，使十三號突然想起了馬敎授是那美麗少女馬維珍的父親，這使他突然改變了主意。

這時，只見他巳忘了自己是來殺這滿頭白髮的馬松敎授的了，他大喝一聲的，便衝進混戰的中心去，像一個人突然站在那幾個搏鬥的人中間。

他只用手一擰，就把一個獵頭族戰士的手腕扭斷．那刺向馬松敎授的短劍立即落在地上，但短劍還帶有餘鋒，因而刺傷了馬松敎授的額頭。

另一個敵人在敎授倒下時，掙開了敎授握住他的手，拔出短劍，向敎授刺下去，十三號一拳將這個敵人打得飛起來，越過客廳，同時他又抓起另一個撲向敎授的敵人，把那敵人舉起來，沉重地扔到對面的牆上，然後趕過去營救李勝，李勝雖然年紀大了，但打起來却有條不紊，那兩個敵人仍未能把他打倒，李勝十分鎭定，他巳看出十三號救了敎授，現在走過來，會把他的兩個敵人吸引過去的，這時那兩個獵頭族戰士一心想割下李勝的頭裝飾他們的長屋，根本沒有注意到那年輕巨人巳經撲到他們身邊。

十三號伸出兩隻巨手，突然抓住那兩個敵人的脖子，將他們提離地面，他們掙扎了一下，渾身哆嗦，過了一會，十三號將他們扔到客廳牆邊那兩個被他擊暈的同伙旁。

李勝走到教授身旁，只見教授倒在一灘血泊中，額頭被砍了一刀，他看見那巨人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低頭望着這老科學家。

在客廳那邊，那兩個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獵頭族人終於清醒過來，他們慢慢站了起來，發覺別人沒有注意他們，就向那巨人投過心驚胆跳的一瞥，連忙逃到外邊的黑暗裏去。

他們逃到海灘附近與穆達土王會合時，編了一個恐怖故事，說屋內有五十個可怕的白人，他們打了一場很兇狠的仗，殺了好多白人，但終於寡不敵衆，退了出來。他們發誓說，他們退却，主要是因爲馬維珍不在屋裏，所以不敢戀戰，否則一定照主子吩咐把她抓回來的。

穆達雖然不信他們的話，他能夠出乎意料獲得一大箱寶貝，使他喜出望外，也就不再追究了。他決定先把財寶運回去，遲些再來搶奪那美人。於是十艘馬來船悄悄離開東海岸繞過島南向婆羅洲駛去了。

在島北的院子內，李勝和十三號將馬松教授扶上床，李勝忙於給教授洗淨傷口，敷上了藥，包紮好。老科學家馬松仍然不省人事，十三號站在床邊，看着李勝的每一個動作。他在竭力去理解爲什麼人會一下子互相厮殺，一會兒又互相救助，他對自己感情上突然會變成同情教授感到驚奇，但他無法尋出答案，最後也就放棄探求了。李勝吩咐他做這做那，他竟服貼地看護着那造成他的不幸，而且是他要來殺害的對象。

突然，欄柵那邊傳來了怪叫、聲怒吼聲、敲打圍牆聲音，那些沒有腦筋的生物在騷動。

「怎麼回事？」李勝迅速望望十三號問。

那巨人沒有回答，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 × ×

馮漢帶着馬維珍慢慢散步進森林，他再次提出他求婚的要求，如果馬維珍能自願跟他走，自然比用強的辦法好些，但不管什麼方法，反正要把她帶走，而且必須今晚實行，事在必行，一切計劃已經在進行中了。

可是，馬維珍問他：「馮漢博士，我辦不到。不管我留在這兒會有多危險，我是不能把父親拋棄在這荒島，任由那些印度水手和畸型怪物包圍他。我眞不明白他這麼信任你，你竟想出這種主意來……

「你剛才說他瘋了，那我更加沒有理由在這種時刻離棄他，我得留下來保護他，使他不會被他自己或他的敵人傷害。」

馮漢沒聽出馬維珍對他剛才的話反應，他急忙又對自己的變節加以解釋：「維珍，我所以會這樣，完全因爲我是那麼愛你，我不忍心你因爲他那種瘋狂而被犧牲，你還不知道你的處境是多麼危險，明天十三號就會搬來跟你住在同一間房子裏，你還記得那個在森林裏被陌生人打死的一號怪物嗎？你想像得出跟這樣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同睡在一間房子裏會怎樣嗎？每天你能三餐與它一起吃飯嗎？而且，用不了多久，你就要作這怪物的終生伴侶，維珍，你留下來這是多麼危險啊。跟我到新加坡去吧，只要幾天就可以回到文明社會了，那時我們可以帶幾個好的醫生和兩三個歐洲人重回小島，將你的父親從那些可怕生物中救出來。那時，你將是我的妻子，不必再怕營地裏等待着你的噩運了。

「我們可以帶着你父親作長途旅行，讓他得到安靜和休息，使他有機會能恢復正常的心態。來吧，維珍，現在跟我走吧，我們可以到『伊沙卡』號去，一到船上我們就安全了，維珍你答應跟我走吧。」

維珍搖搖頭道：「馮漢博士，我並不愛你，我絕不答應你的要求，實在對不起。我很感激你準備去請人來救我父親，你可以自己去新加坡，我沒有必要跟你去的，我應該留在他身邊。」

在黑暗中，馬維珍看不到馮漢聽了這話臉色大變，他的回答令她心驚胆跳。

「維珍，我愛你，我打算佔有你，世上沒有東西能阻擋我的，當你更了解我時你會愛我，現在我不能不違反你的意志，把你強行帶走，免得你落那羣怪物中，如果你不自願跟我走，我只有用武力將你帶走了。」

「馮漢博士，你是永遠也辦不到的！」維珍叫起來。

馮漢不禁暗暗罵自己，自己講過了頭了，他媽的那壞蛋布屠倫怎麼還不來呢？他在半小時應把事辦好的。

「不，維珍，」他在沉默了一會後，改用一種溫柔的聲調說：「我是辦不到，雖然我的理智認爲我應該這樣辦，如果你堅持要留在這兒，那你就留在這兒好了，我也留下來保護你和你的父親。」

這話講得很好聽，但維珍忘不了剛才那番惡劣的話，她感到還是回房子去安全些，她說道：「好，已經太晚了，我們還是返回營地去吧。」

馮漢正要回答，這時突然傳來了穆達一伙人的喊殺聲。

「怎麼回事？」馬維珍用警覺的聲調問。

「天知道，」馮漢回答：「可能是我們的人發生叛變罷？」他想到布屠倫一伙，扳起的面孔浮起一絲奸笑。

馬維珍拔腿向營地跑去，說着：「我得回到我父親身邊，你也得回去，上帝保佑我們可別太遲了。」馮漢還來不及制止她，她已跑遠了，馮漢立即趕上去，可是夜色在森林中是那麼黑，加上地上的籐蔓絆脚，只一眨眼工夫馬維珍已不見了，在長滿了植物的地上，他聽不到她的足音。

馮漢向着營地跑去，但馬維珍對森林的小徑並不熟悉，即使白天也會迷路的，她正跑向左邊去，方向完全攪錯了。過了不久，最後她認爲聲音是從這邊傳來的，但聲音一停息，她就感覺自己闖進了密林，再也認不出返回營地的方向了。

後來，她走到一處林子，那裏沒有那麼稠密，透進來的月色，把空地照亮了一片，於是她停下來稍作歇息。

突然間，她聽到了一點聲音，那是有人穿過樹叢走出來，這到底是人還是野獸？她還弄不清，但那沉重的足音，無疑是向着她這方向來的。

她緊張地等着，心裏希望會是馮漢追來，但剛才聽見的喊殺聲，卻使她担心會

是什麼敵人。

那脚步聲越來越近，她站在那兒隨時準備奔逃，突然，布屠倫的黝黑的臉在月光中出現，她忍不住鬆了口氣，向他打招呼：「喂，布屠倫，營地出了什麼事？我父親在哪兒？他安全嗎？快告訴我。」

那馬來人眞不敢相信在失去財寶後還會碰上好運，他邪惡的心思轉得很快，當馬維珍還未問完，他已明白到這次有機可乘了。

他立即道：「馬小姐，營地遭到獵頭族人襲擊，我們有好幾個人被殺掉，不過你爸爸已逃上了船，我是來找你和馮漢博士的，他現在在哪兒？」

「他剛才還跟我在一塊的，我們聽到營地的叫聲，我就跑去看看出了什麼事，結果分了手。」

「他會安全的，」布屠倫道：「我留了兩個人去找他，那末走吧，我們趕快到海灣去，如果時間拖延久了，你爸爸會担心的，他正急於升帆起航，打算在獵頭族人未發現『伊沙卡』號之前逃出去。」

他這編出來的故事，立即便騙倒了馬維珍，於是她不敢遲延，立刻跟他向海灣跑去。

他們一到海邊，兩個在等候他們的水手，已駕了小艇在那兒，把他們扶上了小艇，一語不言，就划向「伊沙卡」號去。

馬維珍一上船立即走向父親的臥艙，她經過甲板時，已注意到船確實已準備好起航了，甚至她走下艙道時，已聽見把錨鍊拉起來的格格作響的聲音。

但她感到奇怪，怎麼這麼快就起航，馮漢是否來得及上船呢？所有的人能這麼快就上船嗎？這實在不可思議，同樣古怪的是，船上沒有一個她認識的人來迎接她，也沒有人在指揮這艘船。

她很快就發現父親的艙房是空的，再去一查看，就發現馮漢也沒上船。現在她的懷疑很快變成了驚惶，她倒吸了一口冷氣，趕快跑上艙門，却已經關閉，她走到梯頭，艙門早已被扣上，她是被騙了。

她用拳頭擂門，大聲叫布屠倫放她出去，但一點也不起作用，沒有人答理她。她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是毫無希望，趕快走進睡艙，將艙門關緊鎖上，盡量用東西把門堵死，然後躺在臥舖上，恐怖地睜大雙眼，等待着命運對她下一步的安排。

× × ×

且說馮漢跟馬維珍分手之後，碰上了那個逃脫了獵頭族人利刀的印度水手，這水手在逃跑時連武器也丟掉了。他經已嚇得快要瘋了，見到什麼人也當敵人。馮漢好不容易才令他鎮定下來，想從他口中打聽出營地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水手只說營地遇襲，只有他一個人逃出了獵頭族人的屠殺，其他的人，都因寡不敵衆而被砍倒了。

馮漢企圖迫那水手跟他一起回營地去看看，那水手說什麼也不肯，最後，在馮漢拔槍相迫時，才肯作出抉擇。

他們小心翼翼地向欄柵爬回去，提心吊胆，怕會突然碰上一個殺人生番，馮漢相信了那水手的話，認爲營地裏的人全都遇害了。他知道的還不很多。

馮漢回去的目的很明確，他認爲自己還可以從獵頭族人手中救出馬維珍，但他走近營地時，却發現營裏悄無人聲。

馮漢帶着那水手從營地北邊溜進了欄柵，由房子的窗口往室內探望，看見李勝和十三號正俯身在馬松教授的身上，他注意到那年輕巨人英俊的側面和完美的軀體，又看到死掉的水手和獵頭族戰士的屍體躺滿一地，跟着看到李勝和十三號將教授抱起來，走進教授的臥室去。

馮漢腦子裏泛起了一股嫉妬的狂潮，他發現那沒有靈魂的東西竟比他還高尚，從地上的屍體和打鬥的痕迹可以看出，十三號竟救了他希望他殺死的人。

馮漢現在弄清了馬維珍並不在屋裏，甚至也不在營地裏，馬維珍在與他分手後，如果不是迷失在叢林裏，也可能落在那批合成的怪人手中，要不就被襲擊營地的獵頭族人搶走了，一想到此，他又計上心頭，他得想一個法子把十三號置諸死地。

他走出營地，對那發抖的水手說：「快到海灣去，告訴那些在船上的人，我立即會趕到，準備好開航，我現在回屋去收拾點東西。」

那水手正是求之不得，話也沒說，轉身就逃進叢林中去了。

馮漢這時也快步走向實驗室，見門是開着，他筆直向神秘院走去。

在門框上的釘子掛着一條長鞭，他把它取下，拉開了扣住門的粗大的橫檔，走進月光照亮的內院去，他右手拿鞭，左手握着手槍。

有六七個不成人樣的怪物在地上翻來滾去很不安定，隔壁血戰的聲音把他們從昏睡中驚醒，在他們只有半成形的腦子裏充滿了疑問驚懼。

當他們一看見馮漢，立即咆哮着向他衝過來，但長鞭一聲如裂帛，使他們立即認出來者是他們的教師，他們便立即退開，嘟噥着，狂怒地在退縮，馮漢走到棚裏，把留在棚裏睡覺的怪人悉數趕起來。

在睡着的怪人被鞭得跳起來痛得發抖，狂怒大叫，但在鞭打下他們跌跌撞撞走出棚屋，其中有兩個向馮漢反撲，但火辣辣的鞭子抽在他們毫無保護的肌膚上，迫得他們趕快退到長鞭抽不到的地方，不一會，他們全都被趕進內院院子的中央了。

馮漢像趕牲口似的，把那些可憐的怪物趕向實驗室的門口，在門邊那些怪物害怕屋內的黑暗，都停住脚步，馮漢毫不留情的驅趕他們，就像把牛趕進牲口圈裏似的。

一次又一次他要他們出門，但每次他們都轉過來逃開，他們尖叫怒吼，差不多吵得馮漢耳朵都聾了，馮漢失去了耐性，衝進他們的堆子裏，用鞭子左抽右打，還用手槍把子用力揍他們。

大多數的怪物四散奔逃，逃回內院中央去，但有三個被迫走進那道門進入了實驗室，從實驗室他們看到另一邊門口透進月光，立即就往那邊竄出去。馮漢折回「神秘院」，再趕別的怪物，最後他終於將所有怪物全趕進北部院子的住宅區去了。

× × ×

李勝是懂得山草藥的，他在自己的房間的竹筒和瓦罐裏，自備了不少草藥。他把馬松教授在床上安置好了後，立即就想

去取藥物來救治他。

儘管內院裏響起了嚇人的怪叫聲，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勝離開了住宅，穿過北院，跑到他自己搭的小茅舍去，他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好不容易才找齊了需要的藥品，這時，他已聽到欄柵那邊不只有怪叫聲，還有拍拍的鞭聲。

等他準備齊全，要動身回馬松教授的房子去時，第一個怪物已經從實驗室衝進北院了。李勝趕忙退回自己茅舍的門裏，靜靜觀看，他知道一定有人在後邊把這羣可怕的怪物從「囚獄中」趕出來的。

李勝一個一個地數着從實驗室走出來的怪人，一共數到十一個，跟着在他們後邊，走出一個白種人，一手拿槍一手拿鞭，那是馮漢，赤道的月光照在他身上，不可能攪錯的，他看見馮漢轉過身去，鎖上實驗室的門，又看見他越過院子，從閘門走出去，關上閘門，逃進森林。

突然，林子那邊傳來了陣陣鬱雷聲，黑雲掩住了明月，一道道閃電劃破夜空，狂風大作，暴雨驟然降臨，這是熱帶雨季的第一次風暴。

在夜幕的掩護下，李勝悄悄地穿過充滿了怪物的北院，走向馬松教授的房子裏去。

當他走進睡房發現那年輕人正按照他的指示，在給馬松教授洗抹着受傷的頭。

「他們全都出來了，」他用手指着「神秘院」的方向對十三號說：「十一個惡鬼，很快就會走進來，怎麼辦好呢？」

十三號看到馮漢另一條備用的長鞭掛在客廳的牆上，他走進客廳，取得這武器，然後回到教授身邊。

在院子裏，怪人們在傾盆大雨的黑暗中四處找尋避雨的地方，每一道閃電和雷鳴，都令他們可怖的嘴裏迸出狂怒和恐怖的怪叫，十二號首先發現從窗子透出的燈光，他向同伴低吼一聲就帶頭向房子奔過來。他們爬上了走廊，十二號從窗口爬進去，客廳裏沒有人，但倒是乾爽溫暖的。

他的頭腦缺乏知識與理解力，根本找不到門口，一拳就把窗子的玻璃打碎，連跑帶跳地從窄小的窗口擠進去。一股風從破窗吹進來，把客廳的門吹開了，也在這同時十三號聽見破窗的聲響，從臥室一躍而出，走進客廳碰上了成羣畸型的怪人。

他的心一點也不同情這羣悲慘的同伴，他知道自己和房內的兩個人的生命，全靠他設法抵擋住這羣怪物。

十三號曾見過這羣畸型怪物，也曾在他們一個被帶進實驗室受懲罰時跟他們談過話，他知道其中有幾個是不可救藥，無法教導，也無法理解道理的，他們只知道餓了就要填飽肚子，但他們每一個人有着超人的力氣，打起架來，正由於他們是沒有腦筋的，所以特別兇猛慓悍。其他的，例如十二號，就比較接近人類一些，但他們很少接觸人，而馮漢平日對他們諸般虐待，所以他們對人十分憎恨。

馮漢曾讓他們知道是誰把他們弄到這世界來的，還在他們的畸型腦子裏播下了復仇的毒素。他們也有嫉妒，憎恨一切與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憎恨老教授的智慧，憎恨馮漢的暴虐，認爲他們是人類世界的代表，而這世界他們是沒有份的，仇恨、羨慕、憎恨、嫉妒，混合在一起，這羣怪人仇視人類。

這時他們看到十二號從房間裏出來。十三號向走在前邊的十二號問道：「你到這兒來想幹什麼？」

「我們是來找馬松算賬的，」十二號咆哮道：「我們被關得夠久了，我們要離開這兒，我們要來殺死教授和你，還有所有造成我們這樣不幸的人。」

「爲什麼你要殺我呢？」十三號問道：「我是你們當中的一個，我也跟你們一樣用同樣的方法製造出來的。」

十二號睜大雙眼，覺得奇怪，問道：「那麼你已經把馬松教授給宰掉了嗎？」

「不，他是被一個野蠻的敵人打傷了，我是在救他，他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但我不想殺掉他，爲什麼要殺掉他呢，他並不是存心害我們的，他以爲自己是做對了，現在他有麻煩，我們應該留下來保護他。」

「他說謊！」突然另一個怪人叫了起來：「他不是我們的人，殺他！殺他！殺馬松！那我們就跟別的人一樣是人了。」

怪人們開始向十三號迫過來，十三號低聲地說：「我已經好聲好氣跟你們講過，如果你們不明白公道，這兒有樣東西你們會明白。」

那年輕的巨人將鞭子舉在頭上，一躍跳向衝過來的兇徒，用力地抽打他們。馮漢平日抽打時，由於力氣不足，比起十三號有力的鞭打，眞是小巫見大巫，不可相比的，怪人們有一陣還頂得住這進攻，但當有兩個被皮鞭抽得在地上打滾時，他們不敢進攻，像驚弓之鳥一樣四散奔逃，竄出門外，衝進狂風大雨中去了。

李勝一直站在房門口，等待這一接戰的結果，準備必要時加以援手。他們兩個在怪人們退走後，回到房間，發現馬松教授已張開眼睛，望着他們。他一看到十三號，眼中露出疑問的神色。

「到底出了什麼事？」他衰弱無力地問李勝：「我的女兒在哪兒？馮漢？這生物爲什麼走了出來？他要幹什麼？」

砍在教授頭蓋骨上那一刀，把他神智不清，走火入魔的心智打醒過來，使他回復了理智不再瘋狂，他對過去記得很清楚，可是對不久前在客廳發生的戰鬥，却一點也記不起來，這時他對自己製造這些合成怪人，有些冷靜的看法。他聽不見回答，就叫起來：「李勝！回答我啊！維珍和馮漢到哪兒去了？」

「全都走了，我也不知道，全都走光了，也許全都死了。」

「天啊！」馬教授呻吟了一聲。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默默無言地站在門邊的巨人身上，就尖叫起來：「滾開！滾開！永遠別讓我再見你，一想起我竟然想把女兒嫁給你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我就後悔，走！在我發狂把你宰掉前，給我滾出去！」

十三號臉氣得通紅，但很快變成死灰色，他的大手握着鞭子，只要一鞭就把馬教授打死，他受傷的心中佈滿了殺意，向前跨上一步。

十三號憤慨地望着老教授，但他的目光卻落在教授肩頭旁牆上掛着的一張馬維珍的照片上，他一句話也沒說，轉過身來

，走進暴風雨中去了。

× × ×

「伊沙卡」號才剛剛駛離出小港灣口的礁石，暴風雨就突然襲至，布屠倫並不是個能幹的海員，他只是會吹拍，即使有一船水手也不易抵擋這熱帶雨季的風暴，何況現在船上只剩下幾個水手呢，風雨猛烈地吹襲這不走運的船，巨浪如山，洶湧而來，一下子就把船打得團團亂轉，狂風將船上的帆全撕碎了，在暴風打擊之下，「伊沙卡」號立即變成一艘沒有希望的沉船了。

在甲板上，那嚇壞了的馬維珍，緊緊地摟住一條柱子，有半個小時，船像懸空一樣亂擺，跟着是一聲可怕的碰撞，整艘船由頭至尾都顫抖起來。

馬維珍跪下來禱告，她相信死期到了，在甲板上，布屠倫和他的水手早已放棄在風暴中掙扎，他們把自己綁在船檣上，當船撞在港口的礁石時，那根主檣卡達一聲，竟折斷了，大檣倒下來，被海水捲下海去，他們發出慘叫，一下子就被黑夜的大口吞沒掉。

馬維珍曾兩次覺察船在衝撞礁石，跟着一股巨浪將船捲起，扔向大海海底，她閉上雙眼，默默禱告，等待海水湧進來把她吞沒的時刻來臨，她祈求死得快點，免得受盡折磨，但這折磨像永恆一樣久久不息。

最後，「伊沙卡」雖像醉酒鬼一樣，搖來擺去，終於擺正過來，看來它是被漂進港內的一灣死水裏。

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了，卻始終沒有海水湧進來將馬維珍窒息死，她意識到至少暫時地，這艘船還不至於沉沒，只是無情地在風暴中任由擺佈，她在床上躺下來，默默地等待死神的來臨。

好多個鐘頭過去了，突然而來又突然消失的暴風雨終於過去，馬維珍在船上聽不到一點人聲，她感到有點兒恐怖，覺得自己是孤單地被困在船上，她再也不能忍受這種處境不安全的感受，就走到艙梯旁，再次想推開前一陣想推開門但被人在外邊扣上的艙門。

由於她用力推門，所以沒有聽到一些赤裸身體的人爬上了船邊，赤着脚板就在她頭頂的甲板上叭噠叭噠地走來走去，正當她想放棄打開艙門時，艙門却突然慢慢打開來了。她出奇地站在那兒睜大眼睛望着沉重的艙門一點一點地掀開，露出一片藍天，說明外邊又是風和日麗的白天了。

艙門突然一下子掀了開來，馬維珍面對着的是一個野蠻人的驚異的面孔。

跟着是十多個同樣可怕的獵頭族戰士一起擠在艙門口，要衝下來，這時候，馬維珍驚叫一聲，跳回底艙甲板，跑回自己的艙房·她聽到背後傳來那羣野蠻人你擠我擁爭着下艙梯的聲音。

× × ×

且說十三號離開了馬松教授的房子，他的心情十分混亂，他小小的世界已經被粉碎掉，他的創造者，他一直以爲是自己的朋友，卻突然反臉不認人，他崇拜美麗的馬維珍生死不明，不是失蹤就是死掉，至少李勝是這麼說的，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很可憐的「東西」罷了，在這世上沒有地位，沒有立足之地，即使馬維珍未死，他把她找到，她也會像馮漢所說的，對着他恐怖地尖叫，把他視同怪物。

他沒有計劃，也沒有目標地在暴風雨中向前走，無視雷聲閃電，最後欄柵擋住了他的去路，他機械地靠着欄柵，任由狂風暴雨淋熄他心中的怒火，烟滅了他心頭的戾氣，他一次又一次擊退心頭上的謀殺意念，努力去想念他內心深處視爲神聖的馬維珍的倩影，平息自己的衝動。

十三號反覆對自己說：「他製造了我，却沒有給我一個靈魂，不過我自己已找到了一個靈魂，她將是我的靈魂，馮漢沒有辦法給我解釋清楚靈魂到底是什麼？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我比他們所有人都聰明，因爲我已經懂得靈魂是什麼了，眼睛是看不到它的，手指是摸不到它的，但那擁有它的人卻能感覺出心中充滿了一種偉大而奇妙的愛，它引導他走上高出於沒有靈魂的野獸和野蠻人的平原的一條小道。讓別人說我沒有靈魂好了，我滿足於自己找到的靈魂，它不許我做出像馬松教授錯待我的錯事，雖然他從來也不懷疑自己是個擁有靈魂的人，它也不許我像馮漢那樣粗野橫蠻，我肯定馮漢也認爲自己是個有靈魂的人，如果今晚來殺人的那伙野蠻人也是有靈魂的話，我將因我的靈魂是由我自己選擇而深感慶幸，我才不在乎有一個像他們的那種靈魂呢。」

熱帶的黎明突然來臨，暴風雨已經停止，晨光照耀周圍，使十三號看清了四周的環境，他發現在內院裏並不只他一個人，在他四周躺着十一個可怕的怪人，他們是昨晚被他趕進雨中來的，他突然感到自己對他們負有責任，由得他們在內院裏逗留，這將意味着馬松教授和李勝的立即死亡，但馬維珍可能還在森林裏迷路，把他們趕進森林去，對馬維珍是極不利的，十三號這時怎也不肯相信馬維珍已經死掉。

這年輕人——十三號決定離開營地，部份原因是由於馬松教授殘酷的話使他太傷心了，但主要原因還是想去找尋那失蹤了的馬維珍。當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在哪兒，但馮漢曾說過，他們是在一個小島上，他深信始終會把她找到的。

他望着身邊睡着的那羣怪人，決定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帶着他們一起離去，十二號睡得離他最近，他走過去用鞭子把他推醒，那怪人張開了眼睛。

「起來！」十三號說。

十二號爬起來，疑問地望着那長鞭。

「這兒不需要我們，我要走了，你們都跟我走吧，」十三號說道：「我們將找一處地方，自由自在地過日子，你們都是不希望整天被困在這兒吧？」

「是啊，」十二號答道，「但仍然望着那鞭子。

「你們不需要怕這鞭子，」年輕人說：「誰要是不生事我是不會用它來對付他的，快把其他人叫醒，把我的話告訴他，所有人都得跟我一起走，誰不肯走會捱鞭子。」

十二號照他的話辦，那羣怪人低聲交談了幾分鐘，最後十三號把長鞭拍的一揮，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過來。

「走吧！」他說。

他們當中有九個跟在他身後，走向大閘口，只有十號和三號不肯走，十三號走到他們面前，其他人停下來觀看，準備他們的新主人一有什麼不利，立即對他進行圍攻，那兩個不肯走的咆哮着向後退却，他們醜陋的臉上因狂怒變成歪扭，更加難看了。

「走吧！」十三號重複再說了一次。

十號怒叫起來，「我們要留下，我們還沒有跟馬松算賬呢！」

十三號把鞭子柄的索子繞緊了手腕，即使放掉鞭柄，鞭子也不會丟掉，他的話還沒說就一躍上前，撲向十號的咽喉，他認為若能不用武器打敗十號，可以令其他怪人害怕，以後的工作更易辦些。

那怪人垂下頭張開雙眼迎接這攻擊，他們隨即巳扭作一團，像兩隻巨猿一樣厮打起來，其他怪人立即加入戰鬥，十三號揮出巨拳將插手的怪人一拳打開，這時另一個怪人的利牙巳在他胸口和脖子咬了好幾口，他們兩個都流了血，十三號把他的重量壓在對方身上。

一次又一次，他們握住十三號的咽喉，但都被十三號有力的肌肉一抖就抖開了，這種搏鬥使旁觀的怪人十分興奮，他們畸型的心智巳經不能自已，其他有一個按不住氣，也撲上前來加入了混戰，他也參加對十三號的咬和打，只要有一個開了頭就夠了，僅一秒鐘，所有的怪人全都投入混戰，這時十三號一個人便得要對付十一個怪人。

縱然他有着很大的力氣，但一個對十一個勢力畢竟太過懸殊，何況那羣怪人個個力大無窮，這使他剛掙脫開來，又被另一些毛手扯住他的腿，把他拉下來，他明白，光靠力氣不能取勝，必須運用智謀來戰勝這羣沒有理智的怪物。

他們在地上滾來滾去，十三號設法滾向欄栅，一等他靠住欄栅，就不會腹背受敵了，最後，他背靠欄栅站穩了脚跟，這時他就將長鞭一揮而去，將最近的幾個怪人抽倒。怪人們陣脚一亂，就滾作一堆，十三號不等他們喘過氣來，立即撲向他們，揮舞起他們又恨又怕的鞭子。怪人們被打得四散奔逃，再過一陣，他就迫得他們求饒了，在內院裏，有四個怪人被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其他的身上也都佈滿了鞭痕。

十三號把他們趕到閘門附近，這時他們巳經失去鬥志，不敢再反抗了，他命令他們兩個人背一個失去知覺的伙伴，一起走進森林去，就這樣，十三號帶引他那可怕的部族出發，走向外界去尋找她心愛的姑娘——馬維珍。

一走進森林，他們就停下來，在林子裏找到一些他們吃慣了的水果充飢，等吃飽後，休息了一陣，又再次出發，他們不知不覺在十三號率領之下，向西邊走去，走到了海灣的邊緣，他們走出叢林，第一次看見了海洋，看見了小港灣和海峽，一直可以望見海峽對岸的婆羅洲遙遠的海岸綫。

在林子的另一端，有兩個人也在望着港灣的景色，一個就是馮漢昨晚派去吩咐準備起航，但到達海港時「伊沙卡」號早巳開走了的印度水手；另一個自然就是馮漢了。

他們正在望着那艘觸了礁的「伊沙卡」號，它就擱淺在港灣南端的沙灘邊，但他們不敢走出森林，因為他們看見有十艘獨木舟正向那遇難的船划近去。

穆達王爺昨晚並沒有離去，他們正想渡過海峽時風暴就來了，因此躲在一個島岸的岩洞避過了風雨。他們一離開岩洞就發現了「伊沙卡」號擱淺，所以決定到船上去搜索一下，希望能從一個水手口中打探出馬維珍的下落。

最初他們只是繞着「伊沙卡」號打圈子，不敢貿然靠近去，因為他們還不知道船上有什麼人，會不會突然遭到機槍掃射。但繞行幾周後，見船上沒有一個人影，而且船身傾側，知道船上沒有人，於是決定上船去搜刮一番，把值錢的東西全部弄走。

那老淫蟲——穆達土王並不知道他視為無價之寶的馬維珍正被困在船艙裏，他只希望在船艙裏搜出些什麼值錢的東西。他命令部下登船，自己則躺在蓆子上睡覺，頭上還張起蓬子蔽住熱帶灼熱的陽光。

十三號望見那羣野蠻的獵頭族人攀上了船，打開艙門時他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十個野蠻人爭先恐後跳下艙去了，馮漢自然也看到這情況，但他猜不出為什麼會這樣。幾分鐘後，那羣尖聲怪叫着的野蠻人從艙房走出來，他們拖着一個女人，十三號和馮漢都立即認出了是馬維珍，不過他們兩個的反應又各不相同，馮漢只是生氣得咬牙切齒，知道自己無能為力，阻止不了這幕悲劇。而十三號就完全不同了，他根本不計較自己的安危，向他那羣惡鬼一般的伙伴大叫一聲：「走！跟我來，殺掉那些野人，把那金髮姑娘救出來！」

十三號帶頭從叢林衝出去，越過沙灘，衝進海水去，他那一羣嚇人的怪物緊跟在他的後面。這時「伊沙卡」號躺在離岸邊五尺的水中，穆達王爺的獨木舟則浮泛在船對海面的一側，所以那些駕獨木舟的人根本沒看到那十二個人把海水踢得浪花四濺地從岸上衝下來。

十二個來搶救的人過去都被關在內院，除了小溪外，根本沒有接觸過大海，但他們也意識到海水是危險的，他們滑跌進水裏，被嗆一下，就知道海水不是鬧着玩的了，他們不會游泳，但他們每一個都高大而且強壯，所以能夠迅速地穿過海水到達船邊。

他們在這地方發覺要爬上船去頗為困難，但十三號立即想出了辦法，他命令怪人中最高的一個站在船邊，其他的人攀過他的肩頭，從而登上「伊沙卡」號。

十三號第一個登上了船，他一眼就看出那些獵頭族人正想從船的另一端下船，這是最後一批下船的了，馬維珍不見踪影，十三號不再等其他怪人登船，就越過甲板，他唯一的想法是找到馬維珍。

獵頭族人聽見聲響，回過頭來，看見手拿長鞭的巨人，他們立即發出野蠻的怪叫，爭先恐後搶着要砍下這英俊青年的頭，作為獵獲物。十三號理也不理他們，他只想着盡快到另一邊去找馬維珍的下落，但他發現前面有一羣發狂的又叫又跳的獵頭族戰士擋上了去路。（未完・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霸王過關

馮嘉・文　可飛・圖

殲滅頑敵　索取酬勞（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卡拉豪斯和司馬洛分道揚鏢，目的是想將敵人引開集中在司馬洛那邊，豈料事情發生在這邊，毛小雪將敵人的車炸燬，被那禿頭人的偵察飛機查出，幸好連諾將飛機射落，那禿頭人想派人圍捕亦來不及，當時天氣帶來風暴，卡拉豪斯等人躲進山洞裏避風，那禿頭人派人在洞口附近放置炸藥，準備將他們的車子中伏炸死，而司馬洛去找那禿頭人——胡剛，派方亮和森旺趕回去和卡拉豪斯一道走，連諾和方亮用無綫電聯絡，先將炸藥提前爆炸，放置炸藥的人乘車逃走，被方亮全部截殺。這時候，因為天雨太大，卡拉豪斯尚未脫險……

毛小雪想了一會，在腦海中又出現了這個地區的地圖的形勢。其實這個地區的地圖，卡拉豪斯他們自己亦是研究過了的。他們亦是會相當清楚，不過最清楚的還是司馬洛，而司馬洛不在這裏，其次的就是毛小雪了。

在毛小雪還未曾開口之前，卡拉豪斯却又再度開口了。卡拉豪斯說：「方亮，你的手，放高一點好不好？」

方亮嘻嘻笑着，把手舉高一點，放在前座的靠背的邊緣上。剛才，他的其中一隻手却是放在毛小雪的大腿上的。卡拉豪斯似乎有後眼似的，可以看得到。

毛小雪不方便做聲，因此卡拉豪斯這樣一提出來，她倒是心裏感激的。卡拉豪斯又說：「方亮，你亦有不少壞習慣，但這一種却應該戒掉。與胡剛一樣，那實在不大好。」

「對不起，」方亮說：「我祇是一時興奮。」

「好了，」卡拉豪斯說，「毛小姐，我們現在應該走哪一條路呢？」

「許多路在大雨中都是沒有什麼把握的，」毛小雪說：「不過，可以試試楓山那一條，這裏退回去，在第一個分叉路口轉左就是了。那裏地勢比較高，應該是不容易水淹的，不過高一些的地方，風當然亦是大一點了！」

「祇要小心一點就行了。」森旺說。

他們的車子在暴雨之中退回去，改為向毛小雪所指的那條路走。

後來，雨又停下來了。連諾完全不浪費時間，立即取出望遠鏡來向前頭及周圍視察，有時他也會要求停一停車，讓他看清楚了情形才前進。

大約過了二個小時，連諾忽然說：「前頭有人，先停一停，我跟森旺一起去看清楚！」

「讓我看看。」方亮也下了車，拿起望遠鏡來，望向連諾所指的地方。毛小雪與卡拉豪斯留在車子裏，看見連諾做着手勢對森旺講解了一番，不過沒有聽清楚講的是什麼。後來他們又向車子這邊走回來。連諾說：「我們應該把他殺掉的！」

連諾向卡拉豪斯請示道：「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亦可能不是。我們看不見有什麼陷阱的跡象。讓我開車過去試探一下好了。」

「為什麼我們不走另一條路呢？」毛小雪問：「避開好一些。」

「不，」卡拉豪斯說：「有一個疑問在那裏，就要弄清楚。假如是敵人就要消滅，留下來是一個後患。」

「讓我和森旺處理這件事，」連諾說：「你們下車，在這裏等着我好了！」

毛小雪與卡拉豪斯也下了車，連諾把車子開走。森旺則是步行。

他們兩個人是合作已慣的，而現在仍然是採用着合作的方式，一個開車，一個步行，步行的一個，當然就是負責掩護着開車的一個。

卡拉豪斯、方亮及毛小雪都是留在後

面。毛小雪說：「可惜現在不能够與司馬洛聯絡。」

「當然不能够了，」卡拉豪斯說：「既然他現在是正在進行着一件如此秘密的任務，我們是不方便騷擾他的。」

方亮吃吃笑着：「假如他死掉了，我們亦不會知道了。一個死了的人是無法與我們聯絡的！」

毛小雪與卡拉豪斯都不屑地看着方亮。也許方亮認為他這樣是有幽默感的，但是他的幽默却是無人欣賞。

那邊，連諾開着車子緩緩前進着，前進了一段路，就可以看到一個人正坐在路邊的石頭上，赤着身子，祇是穿着一條內褲。他的衣服則是晾在樹枝上，給風吹得劇烈地飄揚着，假如他不是穿在樹枝上的話，恐怕早已給吹走了。顯然他是給大雨淋得全身衣服盡濕，現在趁着沒有雨時就將之吹乾。

他看見有車子駛來，就跳起身，焦急地揮着手。

連諾在他的身邊停車，伸出頭去，說：「什麼事？」

「你？」那人臉也青了。他現在認得連諾，但連諾則是早已從望遠鏡中認出他了。他就是那個走私鑽石的人，連諾借用過他的車。

「世界眞小，」連諾說：「怎麼你會在這裏等我呢？」

「我不是在這裏等你，」那人慌張地說：「你看，我的槍就放在那邊，石頭後面，但是濕過了之後現在能不能用都不知道！」

假如他並不是故意在這裏等連諾的話，那他自然的反應就是害怕這一巧遇，連諾會殺他滅口了。

「那你究竟在這裏幹什麼呢？」連諾問。

「我的車子失掉了，」那人說：「我希望截到一部車子，有人載我一程，而且也提醒人家不要用這條路。」

「這條路有什麼問題嗎？」連諾問。

他看見前頭的路面有一段是一片泥濘的，不過似乎未致於不能通行。

「你看看，」那人說：「我不是有什麼詭計的，你看，我的身上，根本就連收藏一把手槍的地方都沒有呀！」

連諾笑起來：「你的身上，就祇能够收藏你那件東西！」不過，為小心起見，連諾却還是舉起早已拿在手中的手槍來，擱在車窗的邊緣指着他。那人小心地把兩手伸開在旁邊，盡量遠離身體以表示沒有什麼詭計，然後就走過去拾起一塊西瓜般的大石頭。

連諾並不担心他把這塊大石拋過來，因為，假如能把這樣一塊大石拋過來的話，應該是超人了，給他擲死也是甘心的。而那人亦的確並不是作此企圖。那人祇是把那塊石頭搬到路中心，放在地上，向前一推。

那塊石頭沿着略為傾斜的路面向前滾去，滾進了泥濘的部份，很快就給泥濘所吞沒，有幾個汽泡升上來，就不見了。那片泥濘略為波動了一下便又恢復了平靜。

「你看，」那人說：「即使是一部汽車，亦是一樣要沉下去的。這一段路凹得很深，並不是平的！」

「老天爺！」連諾說。

假如這個人不是通知他，他也眞會把車子直駛過去，以為那裏祇是一片淺的泥濘吧了。一塊這樣大的石頭亦沉下去，那麼一部汽車亦同樣可以沉得無影無踪的。即使沉下去一大半，那亦是够要命了！

「你的車子，」連諾說：「就在那裏面？」

「那邊，」那人指指路的另一邊，「大雨的時候，山泥從這邊山坡上傾瀉下來，我的車子給冲到了那邊去！」他所指的另一邊乃是一條小河，現在泥水還在狂流着，車子的影子都看不見了。他又說：「好在下雨時有水，我能够游回岸上來，現在雨停了，這路上凹下的地方就積着泥濘，像浮沙一樣，你不能駛過去。」

「謝謝你，」連諾說：「不過恐怕我們不方便載你走了。」

「我知道，」那人說：「不過我還是要通知你的。」

「看來你的鑽石沒有了。」連諾說。

「在車上，」那人說，「要找回車子已不容易，還要起出來……」他聳聳肩說

「這，就是一個問題了。」連諾說。

「不，」那人恐怖地說：「不要！不要開槍！」

「但是，」連諾說：「你失去了一批鑽石，你現在當然是很需要賺一些額外的錢了。」

「等──等一等，」那人叫道：「我不會的，我不會賺那種錢！」

「當你有鑽石的時候就當然了，」連諾說：「但是你現在沒有了鑽石。我──你實在令我的處境很困難。我的老板也許與我的想法不同，因此我未必能够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然而却可能必須做我所不喜歡的事情。」

「這樣吧！」那人又連忙焦急地提議：「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做法的，譬如──我為你們工作，如何？」

「我們等於多帶一件行李，」連諾說：「而這可能又是一隻計時的炸彈，而你又說你是不喜歡賺這錢的。」

「我不喜歡賺這錢，」那人說：「我根本不想介入你們這件事情之中，不過正如你所講的，我需要錢，選擇之下我寧可選擇你們了。」

「怎麼？」連諾說道：「寧可帮落水狗？」

「最好是不沾手，」那人忽然生氣起來似地叫道：「你看，我們是碰巧遇上的，難道這些山泥是我弄的嗎？」他揮着手向周圍一指。

「很多謝你的誠意！」連諾說：「不過，你能帮得我們什麼忙呢？當我第一次捉你的時候捉得很容易。我們難道多帶一件行李還要付錢嗎？」

「我認識你們的對手。」那人說。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對手是誰？」連諾說。

「我不是指那一個已經逃得遠遠的，」那人說：「我是指那個直接指揮這一切的人！」

「哦，」連諾說：「那個人是誰？」

「吳剛。」那人說：「也許你們聽過

這個名字？」

雖然那人所講的乃是連諾剛剛已經知道了的事情，不過連諾並沒有透露，他說：「唔，你總算是剛剛救了我們一命。這樣吧，你現在穿上衣服，我帶你回去請老板看看如何？」

那人祇好穿回那還沒有完全乾透的衣服，他不時會打噴，顯然是已經受了冷而傷風，他的情形是眞狼狽的。

他上了車子，連諾開動了，掉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范丹，」那人說：「我叫范丹。」

於是連諾也把他向卡拉豪斯介紹為范丹。

卡拉豪斯、方亮、毛小雪三個人都小心地看着范丹。范丹亦是最害怕方亮的眼光，因為看方亮的眼光，方亮似乎是贊成把范丹殺掉的，毛小雪沒有說話，不過她懷疑方亮已經正在計劃着如何在范丹的眼睛上射一個洞了。

不過卡拉豪斯這個人却是相當有人情味的，也許他的確是一個值得人家為他効勞的人，卡拉豪斯說：「范丹先生，你失去了的鑽石值多少錢？」

「連本帶利是五十萬元。」范丹說：「不過──」

「不過我沒有理由就這樣給你五十萬元呀，」卡拉豪斯說：「那些鑽石又不關我們的事。」

「他的確可能是救了我們一命。」毛小雪說。

「我實在也不是這個意思，」范丹說：「我要的是我自己的性命，我假如不跟你們，那你們就要殺我了，假如你們把我帶走，我是害不了你們的，跟你們一起我就不能與任何其他的人聯絡了，你們可以把我鎖起來，甚至可以把我像上一次那樣鎖在行李箱中。」

「這是一個不人道的辦法，」卡拉豪斯說：「你說你可以帮助我們，你說你知道那個主持與我們作對的人就是吳剛，那麼你可以告訴我，你還有什麼可以帮我的地方嗎？我們已經走了這樣遠，總不能够現在忽然跑回頭去殺死吳剛的呀！」

「你──不知道相信不相信，」范丹說着還是很不放心地看着方亮正在手中玩弄着的手槍，「我──是很熟這裏的地形的，這風雨，對你們是不利，我認為你們盡快趕路未必就是一個好主意，我看大雨使大部份的路都不通行了，你們最後祇有兩條路可以走的，他們也用不着追你，他們祇要守着那兩個路口就行了。」

范丹所講的，並不是什麼他們不知道的事情，不過，亦是他們剛剛才知道的。而且，他總算並不是在說謊的，大家都知道同樣的事情，不過沒有人指出來。

「唔，」卡拉豪斯說：「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可以帮我們的呢？」

「這個──很難講出來的，」范丹說：「總之我對吳剛這個人的作風相當熟悉，我可以在沿途向你們指出有些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的。」

卡拉豪斯看看大家（除了森旺之外，因為森旺此時正在別個地方守衛着，他們是不願意全部人在一起的），方亮第一個哈哈大笑起來，說：「范丹，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靠你做指揮，你叫我們幹什麼便幹什麼，你叫我們走哪一條路我們便走哪一條路嗎？你，一個我們剛剛認識，不知底細的人？」

范丹顯得大為尷尬，事實上，即使他講的全部是眞話但由於他與這些人的確祇是剛剛認識的，因此他這樣說，聽起來的確是相當狂妄，大言不慚的，他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希望能够講得令對方入信一點，然而却又實在想不出一些更適當的字眼，因為正如方亮所講的，他們是剛剛相識的吧了，彼此的底細都不清楚。也因而范丹就慌張起來了，因為假如對方不接受提議，他就可能要沒命。

「而且你是跟吳剛相熟的──」方亮說。

「我不是跟他相熟，」范丹連忙又插咀辯道：「我──我不過是知道得不少，做我這一行我是知道得不少的。」

「把你帶着，」方亮說：「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還是在玩弄着手中的槍，這槍不斷增加范丹的恐怖感。

卡拉豪斯說：「好了，范丹，你先下車，讓我們商量一下。」

范丹祇好下車，走開一點，讓他們在車中商量。他很明白，假如車中這些人商量過了之後，決定不接受他，那他就再也沒有哀求的機會了，會有一顆槍彈射過來射中他的。雖然，這種事情，他就是哀求亦沒有用處。

後來，卡拉豪斯說：「好了，你回來吧。」

范丹如獲大赦地走回來。

卡拉豪斯讓他回到車上，然後說道：「我們決定帶着你一起走了，主要是因為你的確救了我們的命。假如你是存心害我們的，你祇要任我們的車子駛進那泥沼裏就行了。即使我們能够逃出來，也是未必能够全部逃出的。」

「這個──」范丹苦笑，「為什麼我早沒有想到這個自辯的理由呢？」

「但是，」卡拉豪斯說：「你跟着我們走，我們却不能够給你武器。你可以盡你的能力向我們作提議或者指正我們的錯誤，我們是會加以參考的，但是不一定會接納。」

「這個沒有問題。」范丹說。

「除此之外，」卡拉豪斯說：「你也要記着，忠於我們還是比較忠於吳剛的好，我未必會給你五十萬元賠你那批鑽石，不過以後，我却是可以用得着你的，這種生意我亦有經營，你替我工作，賺回那五十萬未必就是難事。」

范丹點點頭。

卡拉豪斯又說：「另一方面，假如你在途中能够再帮到我們一些有價值的忙，那我是可能賠你那五十萬的，這一點我相信吳剛是做不到的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范丹說：「謝謝你。」

「還有什麼問題嗎？」卡拉豪斯問。

「這路──」范丹向前頭指一指，「我不希望別人的車子開過來沉下去。我們也許應該放一些標誌？」

「不能留下什麼標誌。」方亮抗議地叫道。

「這件事情——」卡拉豪斯說：「倒也不是沒有一做的價值的。這樣好了，標誌可以留下來，但不是由你動手！」

范丹聳聳肩：「沒有所謂，我亦祇是不希望有人枉死吧了。」

結果是由方亮、連諾和毛小雪動手，他們搬來了一批石頭，把路攔住，使汽車不能直接開過去，而在其中一塊大石的上面留下一件紅色的衣服，用一塊略小一點的石頭壓住。紅色表示危險，後來者也應該明白了。

汽車開動了，卡拉豪斯哈哈笑着說道：「我這生做的壞事不少，所以有機會不妨做一點好事，尤其是又不必付出什麽大代價的。」

方亮的神情則顯然認爲並不值得，毛小雪更對他沒有好感。這個人雖然精，但是却是太心狠手辣，沒有同情心。爲什麽卡拉豪斯要把他留在身邊呢？也許作用就是平衡卡拉豪斯自己的弱點吧，這一直以來，毛小雪可以觀察到卡拉豪斯這個人是名不符實的，不像傳說之中那麽不擇手段，有時會因爲感情用事而做一些有人性的事情，譬如收容范丹。方亮則是沒有這個「弱點」。

不過，起碼方亮是已不再把手放在她的腿子上了。

他們的車子向來時的路退回去，范丹提議走另一條路認爲那條路不會被水所淹，毛小雪亦同意，於是卡拉豪斯接受了。

范丹又指出：「老實講，吳剛的人即使猜得到我們現在是在什麽路上行走，也未必就能够追來的，因爲大家都不知道哪一些路是能够通行，假如碰到剛才那樣的情形，就是想前進也沒有辦法。」

大家也認爲他講得沒有錯。

「而且，」范丹又說：「我還是認爲我們不要走得太快，兜一些圈子，浪費一些時間，希望天不再下雨，那我們就可能用不着再走那兩條路了！」

這個提議卡拉豪斯却不接受，這自然是因爲司馬洛此時正在去對付吳剛，解決了吳剛的話，他們就不怕在那兩條路上通過。

而范丹說希望不下雨，這個希望又破滅了，剛剛講完了不久，雨又狂下起來，一直到晚間。

× × ×

司馬洛與那位爆炸及軍火專家翁定國此時也是正在冒着狂風暴雨前進着，在風暴之中，有些地方會下雨，有些地方則是一滴都沒有，很可能一幌眼之間情形就會改變過來了，但目前，司馬洛與翁定國那裏則也是雨下得很大，他們冒着暴風大雨進入市區，果然是沿途都毫無阻滯，向這邊走是不受注意的。

司馬洛把翁定國帶在一起，當然也是有其作用的。翁定國除了擅長那些爆炸品及懂得槍械之外，並且亦是一個好手。雖然司馬洛是喜歡一個人做事的，但是目前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是非同小可的，他也不敢大意去逞他的個人英雄主義了，有一個可靠的帮手比較好一點。

要到達他們心目中那座屋子是並沒有困難的，比較麻煩的是風雨狂襲，車子不能開得快，有時甚至連行車的路綫亦受到了影響，明明是擺向左邊也給風吹得歪向右。還好在路上行駛的車子並不多。而且，狂風大雨，亦是對他們有另一種帮助的——對方在防守的方面亦不會容易。

而對於吳剛這個秃頭而心狠手辣的暴君式人物來說，這風暴的來臨亦是有利有弊的。雖然也是利多於弊。

他在房門外那二個手下的其中一個敲門。吳剛暴躁地叫道：「進來！」

那人推門進來，又是戰戰兢兢的。做吳剛的手下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常常都是要保持提心吊胆，而且也是小心都沒有用處，因爲這個人可以想到任何料不到的理由來發脾氣。這個人進去的時候，吳剛正靠在沙發上，顯得懶洋洋的。現在他也用不着把窗簾拉開了，因爲用不着看，都可以聽到風雨正在外面肆虐。

吳剛問道：「什麽事情？」

「呃——」那個手下吶吶着說道：「那件事情剛剛辦好了，我們找到了兩架飛機！」

「這算是好消息嗎？」吳剛瞪着眼睛看着他。

「但是——」那人又感到無所適從了，「這是你的吩咐。」

「飛機現在在哪裏呢？」吳剛問道。

「現在——不能飛來，」那個手下說：「一等風暴過去了就可以送來了。」

「所以，」吳剛說：「在這樣的天氣之中，有飛機又有甚麽用？你把它們開上天堂去嗎？」

「呃——一等風勢稍弱就會送來了。」那個手下說。

「好！」吳剛說：「現在滾出去！」那個手下祇好出去了。吳剛跳起身來走到那張地圖桌的前面。

他又在看着那地圖上的形勢。

他的發脾氣又不是沒有理由的，祇不過他並未對他那個手下解釋而已。他是在想，飛機可以拿到手，那是有相當大把握的事情，因此他那個手下對他的報告就不算是好消息了。然而，飛機拿到了手也沒有用，在風暴中是不能飛行的。這場風暴已經帮了他一個大的忙了，使他的範圍縮窄，祇要守着那兩條僅有的可以通行的路就行了。然而他這個人却是貪得無厭的。

他認爲現在雨已經下够了，不再需要了，最好就是現在就變得天晴風靜，那麽他就可以派出飛機去，帮助投入工作了。很可惜，現在看來風還是沒有停而雨亦沒有歇的形勢。天氣報告，風暴中心是已經離開了，不過，還是會有很強的風尾掃過，而且還有大雨，大雨也是很討厭的，這樣的大雨，就是風不強也沒有甚麽用處，飛機一升起來就進入了那低壓的雲層中，甚麽都看不見，必須升到雲層之上去。雲層之上，不錯乃是晴天了，但是望下來亦是甚麽都看不到。

吳剛終於又離開桌子回到沙發上去，靠在那裏，仍然在咒罵着天氣的不合作，聽窗外的風聲就知道。假如風雨聲停了下來，那就是喜訊了。

心情的煩悶，漸漸又使他興起了一種需要，那就是需要一個女人。他奇怪在這樣的天氣中是否會有一個適合的女人肯應召而來？時間是適合的，祇是交通問題！

房間裏那隻巨大的揚聲器忽然起了一陣奇異的聲音。是靜電的聲音，似乎是電鈴受到了干擾。風暴來了之後，無綫電的通訊效果就已經不大好了。

他叫道：「有誰要跟我講話嗎？」

靜了一陣，然後有一把斷續的聲音回答：「我是地鼠六號，我看沒有人要請示，祇是風雨的影响，電波不大理想……」沙沙的聲音接下去，忽然「噗」的一响，就沒有了聲音。

吳剛大聲咒罵着跳起來，剛剛要把門外的手下召進來，就有人敲門了。吳剛吼叫道：「進來！」

門開了，他那個手下走了進來，却是軟軟地仆在地上，一滾，就仰天躺在那裏不動了。吳剛可以看到他的額上有一個子彈洞。

吳剛馬上一跳而前，要打開抽屜去拿他放在裏面的手槍，但是已經太遲了一點。二顆子彈「啪啪」地射在抽屜上，射得碎木亂飛，他連忙把手縮回來，再轉向門口，看見司馬洛已經走進了。司馬洛的身子是濕淋淋的，但是手上那把槍則顯然是並不受那水濕的影响的。

「吳剛先生，」司馬洛說：「認得在下是誰嗎？」

「你——你是誰？」吳剛吶吶着問。

「是卡拉豪斯先生派我來向你致敬意的。」司馬洛說。

吳剛恐怖地看着他。假如他不認得司馬洛是誰，現在亦可以猜得到他是誰了。

吳剛吶吶着說道：「不——不要，請聽我講——」

他的眼睛一面仍瞟向他那些無綫電聯絡設備。司馬洛搖搖頭：「沒有用了，你不能够再依靠那些了，我們剛剛已經把電綫剪斷了！」

那亦即是說，現在房間裏的對話就是祇有他們兩個人聽到，而不能够傳到那些手下的耳朶裏了。雖然，就是那些人聽見，亦是趕不回來救他的了。於是他匆匆忙忙地說道：「錢——我們是可以出錢的，任何價錢！你——也不過是在做一件工作吧了！」

「你也不過是在做一件工作吧了，」司馬洛說：「你的懸紅，亦祇不過是提高到三十萬，那是不够的。」

「我可以跟老板談談，」吳剛說：「祇要拿起電話就可以了。我相信我的老板可以出任何價錢！」

「這恐怕遲一點了，」司馬洛說：「假如你們早一點找我，那又會不同。我是不喜歡反悔的。我已經答應了別人，而且，我還有一位女助手在卡拉豪斯的手中，我又怎可以掉轉槍頭呢？」

「但是——」吳剛說。

「我祇是想問你一個問題，」司馬洛說：「我的朋友小文，誰先把他殺掉？誰去放火的？」

「不是我！」吳剛說：「這——不關我的事！」

「總之，」司馬洛說：「這也是你的主意了。這也是我不能够放過你的原因之一！」

吳剛顯然相信這些事情就是辯論也沒有用處的，而且利誘是不大能够收效了，因此他亦想到，有理說不清的時候，最好就是走爲上着。

於是他忽然一跳，向門口直衝出去。

「噗」的一聲槍响，是通過滅聲器的槍聲，不過却不是司馬洛手上的槍發出來的。這槍聲來自房門之外。吳剛整個人飛跌回來，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也不動了。他的額上多了一個子彈洞。一個人的額上開了一個子彈洞，當然是死定了的。事實上吳剛亦是馬上死去了。

從門外走進來的人就是翁定國，手上拿着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這一槍，顯然是翁定國所放的。

翁定國的身上也是濕淋淋的。

「本來這一槍是留給你的。」翁定國說。

「不要緊了，」司馬洛說：「我從來就不是很喜歡殺人！」

翁定國的另一隻手上這時還拿着一隻無綫電通話器。現時這無綫電通話器上却有一條電綫通到外面去，顯然他是利用這裏的天綫設備，以使電波的傳達較爲清楚，不會因爲是在室內而受到影响。這裏的天綫設備當然是特佳的。

司馬洛與翁定國在進來之前已向吳剛那二個手下問了很多，也安排了很多，祇是這房間隔聲，吳剛在門裏完全聽不到吧了。

現在，司馬洛扭開了無綫電的一個掣，說：「你們聽到了吧？」他現在是與卡拉豪斯聯絡。這無綫一直開着，卡拉豪斯那邊雖然看不到，却是可以聽到這裏發生甚麽。

司馬洛開的掣則讓卡拉豪斯的聲音也可以傳來。

卡拉豪斯說：「他現在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司馬洛說：「這個人，也不值得活得那麽久呀。現在讓我們看看，這裏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有地圖——唔，現在對我們很有用，因爲吳剛的各組手下如何分佈，都可以在這地圖上看到的。他們失去了聯絡，一定不敢移動！」

「很好，」卡拉豪斯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知道那些人分佈在甚麽地方。這些人是不能够勸諭他們投降的，我們不能信任他們。雖然吳剛已經死掉了，但是，吳剛上頭仍有老板，而上頭這位老板還是肯出錢的人！」

卡拉豪斯這個決定好像相當殘忍，似乎與他一向的爲人作風不符，但是的確是這樣的。這些人是奉了吳剛之命而做這件事情，然而他們却並不知道主使他們的人乃是吳剛，因此即使利用吳剛的無綫電告訴他們吳剛已經死了，他們也未必就會相信。而即使他們相信了，也未必就會停手的。他們知道卡拉豪斯人手不多，也許他們仍然可以憑着以衆臨寡的優勢把卡拉豪斯殺死，而分得更多的獎金。也許吳剛那一份亦會分了給他們的。

司馬洛看着地圖，向卡拉豪斯報告了吳剛手下的每一組人的所在及如何分佈。雖然吳剛自己乃是憑着號碼而分辨那些人所在的地區的，但是這地圖並不是密碼，司馬洛祇要不用號碼去講述那些地方就行了。

後來，司馬洛報告完畢了，說：「我

看也沒有甚麼了。」

「沒有了，」卡拉豪斯說道：「你們可以離開那個地方了。那裏對你們並沒有甚麼用處的，你還是趕回來，與我們會合吧。」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遲一些再聯絡！」

司馬洛關了無綫電，而把電綫拔去了，離開屋子。吳剛那二個保鏢都已給他們解決了，所以這個地方是沒有別人在留難他們的了。

司馬洛望着那隻無綫電通話機首先離開屋子，回到他們的車子。很奇怪，現在，吳剛所希望的事情就發生了。那就是，雨既停了，風亦弱得多了。天上甚至有月光透下來，天上那一塊一塊的浮雲亦沒有移動得那麼快了。

司馬洛在車中等了一陣之後，翁定國亦出來了。他對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們的事情是已經成功了，然後就登上車子，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在越來越晴朗的天氣之中離開那個地方。很快，他們的車子就遠去，而看不見那間屋子了。不過他們還是可以聽見。翁定國把一個電器的掣扭了一下，那座屋子就「隆」的一聲爆炸了。

天也好像忽然亮了一下。

這自然是翁定國的首本好戲，爆炸。

翁定國微笑着道：「現在什麼都不剩了！」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說。

他們做的這破壞工作並不是多餘的，亦並不是為了過癮而這樣做，他們是志在斷絕後路！萬一有人來接手的話，也要從吳剛的手上接過來，然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就是要接也不知從何接起。

× × ×

在卡拉豪斯那邊，天氣亦是同時開始轉好了，這與天文台的預測是稍有不符的。天文台的預測，風暴走得沒有那麼快，而且還會有一大串暴雨的日子，然而風暴總是難測的，忽然一個轉向，迅即遠離，而且把那應該來的大片雨雲亦扯到了別處去了。

卡拉豪斯與司馬洛通話的時候，已經相當接近其中一個他們必經之路的路口。范丹是一直反對他們走得這樣快的，但是卡拉豪斯叫他別管這個，祇是提供走路的意見好了，范丹也祇好依命，而他的指示也很好，並沒有走到什麼不能通行的路上去。到了現在，他們已經有兩部車，連諾駕駛着那另外一部亦是「借」回來的車子，盡可能行駛在與他們遠離然而又可以掩護着的地方。

范丹在卡拉豪斯的身邊，也可以聽到卡拉豪斯與司馬洛的通話。卡拉豪斯微笑着對他說：「現在你明白了吧？我們是不需要拖的，因為司馬洛會把吳剛消滅。我對司馬洛這件事情很有信心！」

方亮則在旁邊格格地笑起來：「這工作應該讓我跟他一起去做，讓吳剛看到我的臉也是好的。」

毛小雪說：「總之把工作做好了就是了，誰去做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范丹說：「危機還是存在的。我們雖然知道那些人分佈在什麼地方。但他們不會因為吳剛死了就投降的，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吳剛的上頭老板的手下，這裏仍是他們的地盤，他們還是會繼續的，而且，還有錢的問題。」

范丹所提出的這個道理與司馬洛心目中的亦相差不遠，所不同者乃是他的觀察比較深入一點。吳剛所指揮的那些人的確有大部份都不是吳剛的直屬手下。吳剛自己亦不過是一個僱員吧了，他受僱於卡拉豪斯這個死對頭，而這些人乃是這個死對頭的手下。吳剛死去了，這個死對頭則是仍然活着的。這些既是他的手下，在他的地盤之內，當然還是會忠於他們的老板而繼續做這件事情。

卡拉豪斯說道：「那你有什麼好主意嗎？」

范丹搔着頭：「我不知道。不過看他們的分佈，我們是很難潛過去而不受注意的，假如硬衝過去的話，就要經過一番激戰，雖然我們的人質素會好得多，但是他們亦是佔了人多的優勢。」

卡拉豪斯抬頭望望天空，說：「現在，距離我的地盤亦已不遠了，祇要一衝過去就行。」

「但是這一衝——」范丹說着，隨即明白了卡拉豪斯的意思，「既然近了，而現在他們又是陷於羣龍無首的狀態，你的人亦可以衝過來接應呀。祇要你能夠聯絡到他們——」

「這亦正是我的意思，」卡拉豪斯說：「他們正在來了，而且，天氣又轉好起來了。」

「假如你還找得到飛機的話——」范丹又說。

「我有飛機。」卡拉豪斯說。

「那就很容易了！」范丹也表示喜悅地微笑着。

「事實上，」卡拉豪斯說：「可惜我一時找不到直升飛機，不然一降下來把我們接走就行了。普通的飛機，這附近都沒有一種適合降落的平地！」

「總之在空中而他們襲擊也夠了，」范丹說：「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那就容易了，他們在地上很難與空中的火力對抗。他們又沒有火箭炮！」

「正是如此！」卡拉豪斯微笑說着，把手中那隻無綫電的掣調較一下，問道：「現在你們可以起飛了嗎？」

「沒有問題，」無綫電中傳來一把聲音說：「現在我們這邊的天氣亦已經相當好了，起飛沒有什麼大困難。」

「那很好，」卡拉豪斯說：「動手吧！陸空配合，雙管齊下，我相信他們不容易抵抗了！」

他關了無綫電，對范丹微笑。

范丹聳聳肩：「你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你的計劃也是出神入化，我實在幫不了你什麼忙的。看來，我以後要替你做一個時期的工作才能賺回那五十萬了。」

「這很難講的，」卡拉豪斯說：「誰知道世事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在這裏呆等亦沒有意思，」方亮說：「我們也應該參加玩玩呀！他們其中一個小組與我們的距離並不遠！」

「既然這工作不一定要我們做，」毛小雪不以為然地說：「那我們何必要去冒這個險呢？」

方亮瞪他一眼。卡拉豪斯聳聳肩：「他喜歡玩，就讓他去玩好了！」

× × ×

吳剛留下的那幾個人，此時正是處於六神無主的狀態。他們雖然能夠互相聯絡，但是與吳剛則聯絡不到，他們仍然以為是吳剛那裏的無綫電出了毛病，很可能是受到這大風的影响，在大風之中，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他們一時找不到電話，而且即使找得到，亦不知道打到何處可以與吳剛聯絡，因為他們是不知道吳剛在什麼地方的。

因此他們就祇能夠停下來等着，希望吳剛的無綫電能盡快修好。

他們沒有等到吳剛的消息，却等到了卡拉豪斯派來的飛機。當飛機出現的時候，他們還以為是一個好消息——應該是他們的上頭派來的飛機。因此他們並沒有開槍，祇是看着飛機低低地俯衝下來，他們並且還揮手歡迎。

但是飛機上却丟下來了一些東西。

這就使他們感到不妙了。第一組遭遇到此事的其中一人連忙大叫：「小心！炸彈！他們擲炸彈！」

大家都馬上在地上伏下來。

這個猜測亦沒有怎樣錯誤，擲下來的東西果然爆炸了，但是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強烈的爆炸。

爆炸出來的祇是一些輕烟。但這種輕烟却不得了，有着很強烈的刺激性。

「媽的！催淚彈！」那些人叫道。

但是雖然知道，却沒有什麼辦法對付，有人及時逃進汽車而把車子的玻璃絞上去，亦有更多人則連汽車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他們已經涕淚交流，苦不堪言。

這一下就是為了使他們失去還擊之力。那飛機初步做的就是這種工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每一組人集結的地方投下催淚彈。這樣，首先就使他們失去了還擊之力，任人魚肉了。

那些人仍然十分頑強地抵抗着。他們的方法就是在地上躺下來，不斷向天空放槍，希望萬一飛機經過的時候能夠把飛機射下來。不過，這却是「萬一」之舉而已。射中的機會也差不多是萬分之一。

躲在車中的人則祇能坐着，等待那些催淚氣體散去。

不過他們雖然以為自己是「幸而」能夠逃進車中，其實則並不是那麼幸運。因為，飛機第二輪再來襲擊的時候，則是主要向車子襲擊。

這也是卡拉豪斯的一個仁厚的地方。不是必要，他也不想死人太多。但這些人的車子毀掉是最好了，因為他們沒了車子，就無法追趕他們了。

因此就是躲在車中的人運氣不好。那些飛機，是一個人負責駕駛，而另一個神射手負責開槍的，而這個神射手用的則是特殊的槍彈，彈頭有爆炸的能力。一射中車子就發生爆炸及使車子着火。

飛機不斷俯衝射擊，那些車子亦紛紛毀掉了。

祇有其中一組，却並未受到這樣的對待。

這也就是方亮要留着來自己「玩玩」的那一組了。

這一組之中，也許是命運的巧妙安排，就是剛剛有一個無辜的人在着。

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不過現時美麗已打了折扣。她身上的衣服歪歪斜斜，有些地方破了，而頭髮亦是散亂的。臉上有兩塊給打傷了的瘀紅，眼睛亦是紅紅腫腫的。

在事情發生之前，她給其中一個人拖進了樹林中，衣服給扯下來。上身已經裸露了，那個人的手正在撫弄着她的乳房，而她含淚忍受着。

就在那人要把她的下身的衣服脫下來之時，車子那邊的無綫電就收到他們遇襲的消息。車子方面的人大聲叫着通知林中這個人，這個人馬上綺念全消，定在那裏，這個女郎呆呆地坐在那裏。

那人亦是呆在那裏。

「我——我可以穿回衣服嗎？」那女郎問。

那人沒有做聲，祇是抓起手中的槍。

「現在——」那個女郎說：「你要回到那邊去了？」

那人想了一想，然後狡猾地格格笑起來：「不，我才不做那麼笨的事情！」

那個女郎看看情形也覺得她是不再需要讓他發洩的了，於是她就慢慢地動手把衣服穿上。

「唏！」車子那邊有人叫道：「飛機並沒有來碰我們！也許他們不知道我們在這裏。」

那人還是沒有做聲。

不過，假如車子那邊的人以為他們是幸運的話，也沒有機會開心得多麼久。因為半分鐘之後，那個叫喊通知的人，又叫喊起來了，而這一次他則是痛苦的叫喊。

一顆槍彈當胸射中了他，亦不知是從何而來的。

他們這一組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那些人本來就已經是不知所措，正在等待變化，這一來是更加手足無措了，就是要還擊，亦不知應該向何處開槍，他們連忙四散逃竄。

但是也逃不掉，襲擊他們的人已經佔據了最佳的位置，不論他們是逃向那一個方向，他們都還是中槍的。

林中那個人的決定顯然是聰明的。他看見情形不對，就跳起身來向林中的深處走去，爬上山坡。

「我呢？」那個女郎可憐地問道：「我怎麼辦？」

「我沒有空管你了！」那人說。

那個女郎遲疑了一下，還是跟着他走，但是沒有走得那麼快。

那個人根本不扶她，而在林中爬上山坡，女人一般都是不及男人那麼身手靈活的。

不過，這個人雖然領先了，亦沒有什麼用處。過了不多久，他忽然發出一聲尖叫，就從上面滾回下來。

這個女人下意識地走過去一看，就嚇得連忙縮作一團，這個男人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已經死去了，他的一隻眼睛已經給一顆槍彈轟去。

自然，過了沒有多久，方亮便也出現了。他的手中拿着一長一短兩把槍，慢慢

地走下來。那個女人恐懼地看着他。方亮以柔和的聲音說：「用不着害怕，我不會殺你的，我還要請教你一些事情呢。」

那個女郎還是在那裏縮作一團。

× × ×

那邊，卡拉豪斯與毛小雪及范丹正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着。連諾是跟隨方亮去了做那件襲擊的工作了，但森旺則並沒有去。現在雖然還看不見森旺，實則他是正在一個遠一些，可以眼觀四面八方的地方保護着。而卡拉豪斯他們已經下了車，坐在車子旁邊的一些石頭上。陽光正從天空直晒下來，而天是忽然晴得出奇的。他們就在那裏享受着好幾天沒有見過的陽光。

無綫電中，方亮的聲音傳出來說：「我看，我們是已經把他們全部解決了！」

「你那麽肯定嗎？」卡拉豪斯說。

「我這裏有一個女人，」方亮說：「她知道他們的數目。」

「什麽女人？」卡拉豪斯問。

「這是他們捉到的一個女人，」方亮說：「看來他們起先懷疑她是毛小姐。他們截住了她，槍殺了她的男朋友。後來發覺不是的時候就把她留下來作爲取樂的工具。」

「可憐的女人，」卡拉豪斯說：「你打算把她怎樣處置呢？」

「我要把她帶回來！」方亮說。

「爲什麽不讓她走？」卡拉豪斯問。

「她實在可憐，」方亮格格地笑着說：「我們該送她一程。」

卡拉豪斯考慮了幾秒鐘，然後說：「好吧。」

范丹詫異地看着他。卡拉豪斯伸手把無綫電的一個掣關上了，使方亮那邊聽不到他們在講什麽而問道：「你有什麽意見嗎？」

「方先生，」范丹說，「他對女人是很感興趣的嗎？」

「沒有一個男人會對女人不感興趣的。」卡拉豪斯說：「而且——」他微笑着看看毛小雪。因爲毛小雪的腿子也給方亮的手在上面放過。

「但這個女人是不同的。」范丹說。

「對了，」卡拉豪斯說：「同情一向就不是范丹的美德之一。」

「而且他也明知道這女人是剛被那許多人用過的，」范丹說：「尤其是那些人。假如你問我，我會說這個女人一定是有很特殊的吸引力，才能够吸引到他的。」

「說得很對，」卡拉豪斯說：「因此讓我們等這個女人帶回來的時候看看她是有什麽特別動人的地方吧！」

那邊，方亮正在把那個女郎帶着，慢慢地走回來。那個女郎終於畏縮地說：「不如，你就讓我自己走吧，我很多謝你救了我，但是……」

「但是你害怕我有槍是嗎？」方亮格格地笑着，「別担心吧。我不會殺你的。我會保護你。」他伸手摸摸她的頭髮，「你洗乾淨身子，打扮一下，就是一個更美麗的女人了！」他果然是正如范丹所講，認爲這個女人實在有極強的吸引力，雖然是已經給別人用過了，但是洗乾淨了之後還是很好用。而這個女人的確是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女性吸引力，雖然現在是蓬首垢面，仍有極強的吸引力，難怪那些人會把她留下來用了。而假如她怕的話，可能不是怕他的槍而是把她留下來做洩慾的工具！這就等於是火熱跳進水深之中而已，並不見得是好事。

「來吧！」方亮向她招招手，「跟我來！」

她祇好跟着他走。而在他們看見卡拉豪斯等人時，他們已經看清楚了。因爲在范丹的提議之下，三個人都用望遠鏡先看過了。

卡拉豪斯放下望遠鏡，說：「我看也不能够怪方亮的，這個女人，眞的是有很厲害的吸引力。」

「你也感興趣起來了？」毛小雪問。

「對不起，」卡拉豪斯對她微笑：「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把你拿來作比較。你也是一很美麗的女人，祇是風格不同吧了。」

「多謝你，」毛小雪也嫣然一笑：「不過事實上我亦是有同樣的感覺。雖然我不是男人，很難充份明白你們男人這種心理，但是當我也對一個女人感到有點又羨又妒的時候……」

「這亦等於我說我不能够怪方亮。」卡拉豪斯說。

「我不是又羨又妒，」范丹說，「我祇是感到懷疑。雖然我知道在這件事情上跟方亮先生作對是不聰明的，但是——」

「不要緊，」卡拉豪斯說，「你有什麽心裏不舒服的地方就直講出來好了。」

「當他們回來的時候，」范丹說：「我們得想辦法跟她談清楚！」

「很好。」卡拉豪斯說：「例如要談一些什麽？」

× × ×

當方亮領着那個女郎回來的時候，他遠遠看見，范丹並不在那裏，就祇有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一起坐在石頭上，而毛小雪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卡拉豪斯摟着她，兩個人貼得緊緊的。

方亮格格地笑起來：「男人到底都是一樣的！」他提高聲音叫道：「唏，我們回來了！」

卡拉豪斯回頭看看他們，而毛小雪亦從卡拉豪斯的肩上抬起頭來。方亮揮着手，拉着那個女郎走過來。

這時，范丹却從旁邊樹林中出來了。范丹說道：「咦，徐姿！你不就是徐姿？」

這個女郎就是起先與吳剛一起，後來自己走了，沒有了音訊的徐姿。她出現得有點微妙，而果然她也是一個不尋常的人，她不認得范丹，不過一有人叫出她的名字，她就知道情形不妙了，她就是想假裝也假裝不來的。

主要是因爲假如她強辯的話，她亦必然會給搜身，而假如她給搜身的話，那她是會給搜出一件無可置辯的東西來的，這件東西就是她懷在身上的一把手槍。

她在電光火石的一瞬之間就作了決定，一隻手圓滑而迅速地把她那件破破爛爛的襯衣一拉拉起來，好像西部的牛仔般拔出了束在腰間那把手槍。這槍就是從最後死在她的身邊那個人的身上取到的。方亮並沒有搜她的身，由於她的演技極佳，而

她又是施行苦肉計，她的遭遇確是眞的。

似乎沒有人能及時制止她了。她是要對卡拉豪斯放槍，而她拔槍是那麽快速。

不過，不論拔槍的速度如何快速，仍是沒有可能快過一把已經對準着她的槍的。毛小雪手中的槍就是已經對準了她，這槍是夾在卡拉豪斯的腋下，徐姿看不到的。這亦是爲什麽毛小雪要依偎在卡拉豪斯的懷中。毛小雪的槍先响了半秒鐘，那已經够了。徐姿的身子給射得一轉，她放出了一槍亦射到了別處，跟着她就倒下來，而手中的槍亦丟掉了。

這時方亮來得及拔槍，憤怒地在徐姿的身上放完了槍中的子彈。假如毛小雪那一槍沒有取她的命，方亮這許多槍是肯定把她結果了。方亮放完了槍之後還是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徐姿的屍體。范丹、卡拉豪斯與毛小雪都走到他的身邊。

「你——」方亮瞪着范丹：「你是認得她的？」

「我聽說有這個徐姿最近與吳剛合作，」范丹說：「果然就是她。」

「你爲什麽不早說？」方亮叫道；雖然范丹現在可能是救了他的命，然而他對范丹並沒有好感，因爲范丹使他顯得像一個傻瓜。

「我也不能肯定，」范丹說：「我不認得清楚她的樣子，她這個人的面型又特別容易化裝，改一下髮型，變一下神情和動作姿勢，再加上一些化粧品，就會變成是另外一個人一樣了。祇有喊她的名字可以分出眞僞！」

方亮深呼吸着：「好厲害，連我也上當了！」

「很多最聰明的人都上過她的當，」范丹說：「她喜歡用詭計，工於心計而又心狠手辣。當她一下殺手的時候也通常是你最沒有提防的時候，死了也不知道是怎麽死的！」

「眞可惜，」卡拉豪斯說：「爲什麽她不投降呢？我是可以用得着她。」

「假如她知道吳剛已經死去，也許她就不會帶槍來了，」范丹說：「既然她帶了槍來，她也祇好應用。」

「她其實仍可以舉手投降的。」卡拉豪斯說。

「也許她認爲賭這一邊不化算，」范丹說：「當我們搜出她的身上有槍而又知道她是誰時，她不能肯定我們會怎樣處置她。但祇要殺死了你，我們沒有了效忠的對象，也許會投向她了！」

「這人胆子眞大，也眞狂妄，」卡拉豪斯說：「即使我們沒有人認得她，我們有這許多人，難道她以爲她能够成功？」

「也許她是能够成功的，」毛小雪說：「也是范丹所講的道理，她有機會跟我們混在一起，祇要一槍指住你，挾天子以令諸侯，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動的。那時，我們的一番努力就白費了。」

「不錯，」卡拉豪斯點點頭：「我猜她是可以成功的。她犯的錯誤就是把槍帶在身邊，不然她也用不着死。」

「她就是不敢放心，」范丹說：「她還是要害怕我們之中會有人認出她的。」

「很好，」卡拉豪斯說：「現在我也不後悔把你帶在一起了，你的確救了我一命，你不祇值那幾十萬的鑽石了！」

「多謝你！」范丹喜悅地微笑。

「媽的！」方亮還是老羞成怒地發起脾氣來，「司馬洛他們去找到了吳剛，又有機會向吳剛身邊的那兩手下問過話了，怎麽却沒有問出有這個女人呢？」

「他的確是問出了一個女人，」范丹雖然還未有機會與司馬洛見過面，亦替司馬洛辯護，「但連吳剛那兩個手下都不知道這是徐姿，祇以爲是一個不能令吳剛滿意的女人，早早就給趕走了！」

方亮還是認爲這件事情很令自己丟臉，不過亦沒有什麽辦法挽回面子，所以認爲還是不要再繼續討論下去好些了，於是他說：「好了，現在既然已經沒有問題，那我們走吧，不能再浪費時間。」

雖然浪費時間的實在是他。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與翁定國在無綫電之中亦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情。這時他是正與翁定國一起開着車子趕路，趕過來與卡拉豪斯會合。

司馬洛一咬牙：「老天！我們差點就百密一疏了，假如給這個徐姿幹掉了卡拉豪斯，那我們豈不是前功盡棄嗎？」

「這是你的疏忽，」翁定國說：「你不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去把吳剛盤問清楚。奇怪，這也不是你的習慣。你一向都不是那麽粗心大意的！」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做聲，似乎是不打算繼續討論是否他粗心大意這個問題了。不過過了一會之後他又說：「盤問吳剛也是沒有用的，吳剛知道有這件事情，亦不會招出來的。」

「也許是的，」翁定國說：「他大概亦明知道你是不會放過他的了，他就沒有什麽理由要供給你這樣寶貴的情報的。」

司馬洛看看腕錶：「我看我們也是趕不上卡拉豪斯的了，他一定不會在別人的地盤上等我們。不過這也不要緊，我們可以在他的地方與他見面。」

「對了，」翁定國微笑：「你還要向他收取你的酬勞呢！」

「你的問題也很重要，」司馬洛說：「他可以給你一份工作！」

「我不需要他給我一份工作，」翁定國說：「我自己是有謀生本領的，我決不會餓死！」

「但是替他工作是一件相當愉快的事情，」司馬洛說：「你這種生意，自己做老板並不是很好玩的事情，有一個賞識你的老板更好。」

「也許是的吧！」翁定國說，「到時再看看情形如何好了。」

「你的生財工具還在身邊嗎？」司馬洛問道。

「當然在，」翁定國說：「這與我是需要用的。」

「很好，」司馬洛說：「也許我們還不能够分離的！」

× × ×

那邊，卡拉豪斯一干人等果然亦不停下來等他們了，因爲正如司馬洛所說，那裏不是他的地盤。趁着對方陣脚大亂，失去了調動能力，他們就迅速乘着兩部車子離開。

他們還沒有到達那個必經之路的路口，已經有大批卡拉豪斯的手下開着幾部車子迎來了。這些車子不錯是越界的，但沒有人反對。那些受到飛機襲擊的對手是在路口附近的山上守着的，並不是直接在路邊。沒有了車子，他們就無法及時趕到路上去。而且，他們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亦已失去了鬥志了。

卡拉豪斯換了車子，登上了一部他私人的裝甲車。這之後，他們就順利地經過了那個路口，而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地盤。

卡拉豪斯在第二天晚上就已經回到了他自己的住宅。司馬洛與翁定國則是遲了一天，再一天晚上之後才到達那裏。

那座屋子警衛森嚴，任何人都不容易獲准通過而進入花園中。但司馬洛與翁定國並不是任何人，他是一位特殊的貴賓。

當他在屋子前面停車時，卡拉豪斯還親自出迎。他擁抱司馬洛和翁定國，在每人的臉頰上左右吻了一下。給一個男人吻實在不是味道，不過這是西方人的習慣。

「進來，進來，」卡拉豪斯說：「我們正在喝酒慶祝，你們來到是正好了。」

司馬洛與他一起進去了，四面望望，說：「唔，沒有別的客人！祇有與此事有關的人在場。」

「當然了，」卡拉豪斯說：「這是我們的派對！」

「那正好談談我的酬勞的問題了。」司馬洛說。

卡拉豪斯詫異地瞥他一眼：「你不是眞的那麽心急要錢用吧？」

「這是事情還未曾解決一部份，」司馬洛說：「早一些解決，不是功德圓滿了嗎？」

「很好，」卡拉豪斯說：「你進來吃一些東西，喝一杯酒，然後到我的書房裏來談談吧。」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的酬勞，我不希望守秘密，該讓大家都知道。」

這時毛小雪已經拿了酒和食物到他們的面前來，司馬洛與翁定國都接過了一杯酒和拿了一塊三文治。

卡拉豪斯舉起手上的酒杯，喝了一口，哈哈笑起來，說：「恐怕公開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因爲我已經寫了一張支票給你，支票上祇是簽了一個名字，數目你自己塡上去。」

「這還是不夠的。」司馬洛說。

「你瘋了！」方亮說：「你要多少，就自己塡上多少，這怎能說是不夠？」

這個時候，翁定國已經走到了廳子的一個角落，在沙發上坐下來，取出一隻黃色的金屬烟盒，一種很流行但也相當古老的牌子。不過他並不是把烟盒打開來取香烟抽吸，而是把那烟盒拋一拋，說道：「你們也知道我是幹什麽的了，我這盒子雖小，但是裏面的炸藥足以把這座屋子炸爲平地！」

卡拉豪斯臉色陡變，沉着聲音說：「這是什麽玩意？」

「我要的代價就是殺死我的朋友小文的兇手，」司馬洛說：「記得嗎？你是託他與我聯絡的。而他還沒有完成任務就已經死了，他連人帶屋都給燒成了灰！」

「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難過，」卡拉豪斯說：「但是——」

「我也是爲了他的死才會參加你這件事情的！」司馬洛說：「我一直很希望在吳剛的手下之中找到兇手，但我一直沒有找到，因爲兇手不在其中。」

「難道你是說——」卡拉豪斯說。

「兇手就在我們眼前。」司馬洛說。

「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卡拉豪斯說：「爲了要你替我工作，把你的朋友殺了而嫁禍於對方？這不是我會做的事情，這亦不是我的作風。」

「我知道，」司馬洛說道：「我一直觀察你的性格，我不認爲你會出這樣的主意！」

「那麽，」方亮說：「就剩下了我，連諾和森旺三個人了。」

「這事情很難肯定呀，」卡拉豪斯說：「很可能行事的人現在也已死去了。」

「有一件事情我對毛小雪也沒有提過，」司馬洛說：「我們趕到小文的家時，他的屋子着火。我衝進去，我有機會看到他的屍體。」頓一頓，「他的兩隻眼睛都給槍彈射去了。」

大家的眼睛都立即望向方亮，因爲這是方亮的作風，而他亦一再表演過了。其他人的眼光是詫異，卡拉豪斯的眼光則是表現極度的憎恨。

方亮倒是很鎭靜的，他沒有說什麽。

「爲什麽？」卡拉豪斯對方亮問道：「爲什麽你要這樣做？」

「事情要做成功就要用最好的方法，」方亮說：「我祇是用了最好的方法！」

森旺與連諾都顯出鄙屑的神情，不過他們是忠於卡拉豪斯的，他們的感覺看來並不會影響到他們倒戈。

卡拉豪斯忽然又顯得洩氣，好像變成衰老了很多。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方亮是有這樣一個可惡的缺點的，但是我是留他在身邊，是因爲他曾經捨命救過我的命。一個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而救你的人，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他轉問司馬洛：「難道你要我就這樣把他交給你，你把他處決？」

「不，」司馬洛搖頭：「我的作風與方亮不同。即使是最卑鄙的人，我還會給他一個機會的。他現在走，二十四小時之後我開始追他。自然，你不能干涉這件事，你當作是我們私人之間的事情好了！」

「你瘋了，」方亮格格地笑着：「你亦知道我與老板是什麽關係的。假如一個救過他的命的人他不維護，那麽將來還有人肯爲他賣命嗎？」

司馬洛看着卡拉豪斯：「這個決定是你的！而方亮，你亦最好不要妄動，你拔槍是不夠我們快的。我有毛小姐，而翁先生的手上還有炸彈！」

卡拉豪斯的眼睛望着地面，顯然這對於他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方亮走近卡拉豪斯，說：「叫他們滾出去吧！他們帶了炸彈到你的地方來，這算是什麽？」

卡拉豪斯抬起頭來看着方亮：「他給你二十四小時，這是很公平的。」

「我是你的人！」方亮說：「這是荒謬的！」

「你害怕嗎？」司馬洛說：「說不定你也可以在我的眼睛射兩個洞呢？」

「我不要玩這種無聊的遊戲！」方亮說。

卡拉豪斯慢慢地說：「現在司馬洛也是自己人，他不但救了我的命，而且亦等於救了你的命！」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解決這件事情！」方亮叫道。

「兩個都是救了我的命的人，」卡拉豪斯說：「因此這是你們的私人事了，你就接受這二十四小時吧！」

「你聽着！」方亮說：「我有另一個辦法——」他這時已貼近卡拉豪斯的身邊，揮着手叫着，忽然迅速執住卡拉豪斯的手臂一拉，就用卡拉豪斯做擋箭牌，而另一隻手則拔出槍來。

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計劃，他的腦筋果然動得很快，但是連諾亦是很快。連諾的手一閃，手槍就已經出來了，一連串地放完了槍中的子彈。連諾是在他們的側面，因此每一彈都能準確地射中方亮。方亮的槍咀還未有機會抬起來，手指亦未有機會扣緊槍機，他整個人飛開了，跌倒在地板上。森旺亦已拔槍在手對着他，但已經不需要了。

連諾把槍垂下來，抱歉地說：「老板，我們的工作是保護你，不能夠讓任何人對你不利！」

「你沒有做錯！」卡拉豪斯說。

「我很抱歉！」司馬洛說。

「你也沒有做錯，」卡拉豪斯說：「你已給了他最慷慨的條件，祇是他不接受吧了，他是應該接受的。」他凝視了方亮一會苦笑着：「祇可惜本來是一個慶祝的場合，現在氣氛已經完全破壞了！」

「很對不起，」司馬洛說：「也很多謝，現在我要的酬勞，我已經得到了。」

「還有那張支票。」卡拉豪斯說。

「你留着吧，」司馬洛說：「我本來就不是爲了那個而替你做事的。」

「但，」卡拉豪斯說：「這件事情還是有一條尾巴，那個聘用吳剛的人——」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的死對頭，但是，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是一個殺手，你要殺死他，你另外找人好了。」

「眞可惜，」卡拉豪斯又嘆一口氣，「找不到你這一級的人爲我做這件事，永遠找不到了。」

「我看，我們也要走了，」司馬洛說：「對不起，我不能陪你。」

「但是翁先生，」卡拉豪斯說：「你說他需要一件工作，我亦很需要這樣一個人。你肯留下來嗎，翁先生？」

翁定國遲疑一下，聳聳肩：「很好，我相信除非我自己做老板，否則我是找不到更好的老板了。」

「森旺，連諾，」卡拉豪斯說：「你送司馬洛先生與毛小姐出去吧。響了槍聲，他不便通過！」

事實上此時園中的守衛已到了，守着每一個出口。

森旺與連諾送司馬洛和毛小雪出去，送他們上車。在車子開動之前森旺拍拍司馬洛的肩膊，說：「你是一個好漢！」

出自森旺之口，這是很高度的讚譽。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樓天豪、三絕書生、三阿姨看着排教、雙獅堂木天行、金銀雙獅帶領的弟子衝上來，弟子們因內功差衝出毒烟時已全部死亡，銀獅比較鹵莽，已吸入一口毒烟，蹌踉舉步，支持不住亦倒下去了，只有木天行和金獅能夠衝到樓天豪、三絕書生的身邊，木天行中毒比金獅嚴重，以爲用排教的「一串鞭」內功向樓天豪突襲，希望能將他擊殺，可惜中毒已深，無法施展，卒被樓天豪拋下山坡，被天武牧場的弟子以兵器釘住，金獅來到三絕書生面前，佯作不動手，任由他處決，跟住回頭走，三絕書生不知是計，射出暗器未中，反被金獅用獅爪釘住他的咽喉，樓天豪來不及搶救……

誤吸一口毒　結伴入黃泉（大結局）

樓天豪道：「天武牧場上下一心。」

金獅截道：「經過這一次的事，你以爲你仍然能夠保持住昔日的英雄形象，牧場的弟子仍然會像往昔那樣尊重你？」

樓天豪笑了笑，道：「我只能告訴你，天武牧場的弟子就是再不高興也不會背叛我。」

金獅道：「這是說你早有準備了，以你的狡猾，應該不難有一個好辦法來控制他們。」

樓天豪道：「所以你還是不要白費唇舌。」

金獅道：「三絕書生難道也是天武牧場的弟子，難道你也有辦法控制他？」

樓天豪道：「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一直也合作得非常愉快，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帮助我，而將來，我們要合作的機會也相信更多。」

金獅道：「我不知道你答應了他什麽好處，只是不以爲你對那種毒烟完全沒有恐懼。」

樓天豪道：「你是說我會考慮到三絕書生會以毒烟對付我？」

金獅道：「這句話出口已經證明你有這個念頭，考慮到的了。」

樓天豪道：「他就是拿毒烟對付我，也未必能夠接收天武牧場。」

金獅道：「我倒是不相信天武牧場的弟子在毒烟威脅下全部視死如歸，絕不會屈服。」

樓天豪搖頭道：「你這個人能言善辯，口才遠在武功之上。」

金獅道：「你若是理直氣壯，我口才再好也是沒有用。」

樓天豪打了一個「哈哈」，不作聲，金獅接對三絕書生道：「你現在明白了？他是故意不阻止，讓你追上來，好讓我將你抓住。」

三絕書生說道：「我明白了又怎樣，你準備將我放走，好讓我日後跟他拚過清楚。」

金獅大搖其頭。「你們就是眞的拚上了，我看不到又有什麽樂趣？」

三絕書生再問：「你要我立即拚？」

金獅道：「以你的毒烟，要殺出一條生路還不容易，我這條命交給你的了。」

三絕書生居然還笑得出來，道：「好，我們殺出去。」

金獅亦笑問：「你眞的答應？」

三絕書生道：「我若是不答應，立即便沒命，好像我這種人才，怎會不珍惜性命？」

金獅大笑道：「只要你還想活命，一定能够活命，毒烟這樣厲害，那一個抵擋得住，還不乖乖的將路讓開。」

三絕書生說道：「只要我把手一揚，不管有沒有毒烟射出，他們都會讓路，這個……」

金獅道：「要證實還不容易，我現在先要看的還是你解毒的本領。」

三絕書生道：「解你中的毒？」

「當然了，這個時候我難道還有時間解救別的人？」金獅又打了一個哈哈。

三絕書生道：「有句老話：解鈴還須繫鈴人……」

金獅道：「我沒有找錯人，毒是你製出來的，不找你解找那一個？」

三絕書生道：「這種毒說來不易，你們排教雙獅堂又迫得天武牧場這麽急，所以我不得不及早完成，只顧煉毒便忘了煉製解藥。」

金獅道：「那麽解毒的藥方你是有的了？」

「也沒有，否則就是怎樣忙我也會弄些解藥來備用，要知道人有時也會錯手的。」三絕書生搖頭道：「現在的情形却是，那一個吸入毒烟，除非內功登峯造極，吸入的份量又不多，可以憑內功迫出來，否則便只有等死的份兒。」

金獅歎息道：「這個時候你還不說眞話？」

三絕書生道：「我說的已是……」

金獅笑道：「你易容、暗器、醫術合稱三絕，若說你只懂得施毒而不懂得解毒，如何絕得來，又有那一個會相信？」

三絕書生道：「你堅決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金獅雙爪一緊，笑道：「我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你怎能够使我失望？」

三絕書生道：「你的內功若是沒有這麽好，我反而會有解藥。那我就是胡亂說，胡亂拿出來給你吃下，在毒發之前相信你也不會懷疑。」

金獅道：「我就是吃下所謂解藥，在毒性未完全解除之前，是絕不會將你放走的。」

三絕書生道：「你不是要跟我一起闖出去。」

金獅道：「這個時候我就是語無倫次，也値得原諒的，是不是？」

三絕書生道：「到了安全的地方你說不定還是要將我殺掉，避免再被毒殺的危險。」

金獅道：「我說不會，你信不信？」

「好像沒有分別。」三絕書生道：「以你這樣的一個聰明人，想不到竟然會如此糾纏不清。」

金獅笑道：「解藥其實還是有的，你只是瞞着樓天豪必要時才會拿出來。」

三絕書生苦笑道：「你想得實在很透徹，可惜就是想偏了。」

金獅自顧道：「這個時候你還害怕他知道，我也要保守秘密。」

樓天豪終於插口：「三絕絕不是這種人，這個時候我也不以爲他還有保留的必要。」

金獅立即嚷道：「你聽到的了，這姓樓的居然如此輕視你，說你沒有解藥。」

三絕書生搖頭歎了一口氣。「我就是沒有見過你這樣固執的人，可惜我性命在你手上。」

金獅道：「你也很固執，到這個地步還不肯將解藥交出。」

三絕書生目注樓天豪。「場主，這件事你怎樣處置？」

樓天豪道：「我若是動手，他立即便會殺你，無論我怎樣快，也快不過他的一雙獅爪。」

三絕書生說道：「那只有看着我受苦了。」

樓天豪搖頭。「還有一個辦法便是遠遠走開去。」

三絕書生狂笑道：「我也是倒霉，偏在這個骨節眼上遇上這件事。」

樓天豪道：「你想想，有沒有解毒的辦法？」

三絕書生道：「這種毒烟以七七四十九種絕毒的藥物煉製出來，四十九種都有解藥，但是混在一起，我想到現在還想不到如何化解。」

樓天豪道：「將四十九種解藥混在一起會不會有作用？」

三絕書生道：「那不錯可以變成另一種藥，却不是解藥，相反變成了一種毒藥，只是不太毒，隨便將任何兩種解藥服下，都能够化解。」

樓天豪道：「你其實每一種解藥都反覆試驗過，瞭如指掌。」

三絕書生道：「場主到底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金獅笑截道：「我大概也不會太壞，可惜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怎樣我也要將你的解藥迫出來，你最好立即動腦筋，在我倒下之前將解藥弄出來。」

三絕書生苦笑，金獅雙臂又一緊，雙爪將三絕書生的頭拉近來，惡狠狠的道：「我要殺你只要手一動便成，任何人也快不過我的雙爪，你最好便不要試一試，明白你只有一個機會。」

他的呼吸有些急速，臉龐更紅，汗珠滾滾淌下，神態看來是如此猙獰，三絕書生面對面，看得很清楚，冷汗涔涔而下。

樓天豪看着他們，心念不住轉動，就是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不管他原意如何，是否有意救三絕書生，現在的確在爲三絕書生想辦法。

成剛三阿姨亦呆在一旁，包圍在三絕書生、金獅，外面的天武牧場弟子亦一個個怔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金獅等了一會又嚷：「怎樣怎樣，想到了沒有，我等不及的了。」

三絕書生歎了一口氣，道：「有一種藥丸，應該可以暫時將毒性控制，不讓再深入。」

金獅道：「那之後又會怎樣？」

三絕書生道：「盡我所能，給你種種解毒的藥物，希望能夠使你支持到我找到眞正的解毒藥方爲止。」

金獅道：「那是說我們有一段日子會這樣親密的了。」

三絕書生道：「最好你就能夠想到另一種辦法，你這雙獅爪一個不小心我的腦袋便得搬家。」

金獅道：「你明白最好，快快拿藥丸來。」

三絕書生道：「我先得聲明，那種藥丸味兒有些怪異，你莫要當毒藥才好。」

金獅道：「你難道還有第二種毒藥比這種毒藥更厲害？」

三絕書生歎息道：「當然沒有了。」

金獅道：「那還多說什麽，快快拿來，否則我現在便殺了你。」

他話說得很辛苦，能夠支持到現在可見他衝出毒烟的時候已極盡小心，只是毒烟仍然從皮膚毛管滲進。

三絕書生道：「我藏在腰帶內。」他雙手接按向腰帶。

金獅突喝道：「你小心，若是有什麽花巧，絕對快不過我的雙爪。」

三絕書生道：「沒有比我更清楚的了，你若是不放心，可騰出一隻手來拿。」

金獅看着那條腰帶，道：「還是你拿好了。」

三絕書生雙手終於按上嵌在腰帶正中的一方碧玉，將那方碧玉拔出來，樓天豪目光即時一緊，在他的意念中，那應該是一種暗器的機括，三絕書生要冒險放暗器解困。

他清楚三絕書生的爲人，那若是事實，定必是一種絕毒至巧的暗器。

這種暗器他完全沒有聽三絕書生提及，也看不出那塊碧玉的奧妙。

三絕書生讓他知道的秘密事實不多，就是那種毒藥的成份到現在他仍然不知道，他完全明白三絕書生的心情，是恐怕那種毒烟的成份公開之後便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會被他放棄。

他完全同意三絕書生這樣做，正如他自己，也一樣保留相當的秘密。

事情的變化這一次却又在他意料之外，那方碧玉拿了出來，並沒有暗器射出。

碧玉有差不多一寸厚，赫然是中空，三絕書生抽出了底部薄薄的一塊，便看見裏頭整齊的排列着九顆金黃色的藥丸。

金獅亦自鬆過一口氣，急急道：「還不送進我嘴巴來！」

三絕書生道：「這種藥丸是以．．！」

金獅道：「以什麽製造對我來說還不是一樣，就是離開這裏，要依方製造的也是你。」

三絕書生歎息道：「看來我要擺脫你是沒可能的了。」

金獅道：「你儘管放心，我這個人現在已胸無大志，只求活命，絕不會要你製造毒烟害人。」

三絕書生道：「這句話你應該對場主說的。」

「他現在不是聽得很清楚。」金獅接喝一聲：「藥丸！」

三絕書生忙將九顆藥丸倒在掌心，還未接近，金獅已嗅到一陣芬芳的藥香，本來有些混沌的腦袋突然一清，一面張口一面道：「果然好東西！」

兩柄利刄也就在這刹那從三絕書生的肘部彈出來，削向金獅的雙臂。

這一着實在大出金獅意料之外，雙臂一陣劇痛，不由自主左右一分，三絕書生把握這刹那，一下子倒退，連串暗器同時從衣袖內射出來，射在金獅身上。

金獅要撲前的身子立時給暗器撞回，他手中一雙金獅爪的爪子同時脫出，回射三絕書生。

三絕書生也一樣意外，他已考慮到那些暗器未必能夠將金獅的身形截下，金獅會發出最後的致命一擊，所以這一下倒退，也是倒退到樓天豪身旁，那金獅就是撲來，而他又來不及阻擋，只要樓天豪出手，要將金獅擊倒還是輕而易擧的事。

金獅在正常的情形下也未必是樓天豪的對手，強弩之末更應該容易對付，所以他實在放心，那知道他身形一動，樓天豪身形亦動，倒躍了開去。

三絕書生目光及處，驚呼一聲，一個身子蝦米般弓起來，隨即坐倒地上。

金獅瞪着他，大笑道：「三絕書生暗器堪稱一絕，却倒在我的暗器下。」

三絕書生道：「你這種暗器也很不錯，想不到一個你這樣的大笨人也有這種頭腦，弄出這樣的兵器暗器來。」

金獅道：「到這個地步，你還叫我大笨人？」

三絕書生道：「不錯，你若是大笨人我也是的了。」

金獅道：「看來還是你笨一些。」

三絕書生道：「不錯，我已經知道你頭腦靈活，居然沒有考慮到你在兵器方面也會花些心思。」

金獅道：「那只是你太信任那位天武牧場場主。」

三絕書生目光一轉道：「我以爲他會站在那裏替我應付接來的任何襲擊的。」

金獅道：「他若是眞的有這個心意，莫說我這些爪子，就是再厲害的暗器他也可以替你擋下來。」

三絕書生道：「以他的武功，這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情，也許他受不了這麽大的驚嚇。」

金獅說道：「看來他的胆子的確並不大。」

三絕書生面上的肌肉突然又一陣顫抖，道：「你這種暗器也不簡單。」

金獅道：「那就像鉗子打進了人體內便會摺合起來，不中要害要取出也甚困難，正中要害爪子摺合成鉗子，很容易將血

脈鉗斷。」

三絕書生目光再落在樓天豪面上，道：「你不是有意避開的吧？」

樓天豪反問道：「你認爲？」

三絕書生道：「看來好像是。」

樓天豪道：「這個時候我實在不想多生枝節。」

「當然，你已經成功，將成爲武林的霸主，應該珍惜自己的性命的，可是你應該知道，金獅到這個地步就是兇也兇不到那裏去。」

樓天豪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三絕書生道：「你其實不是小心，只是對我有戒心，恐怕我日後會對你不利，趁這個機會將我除去。」

樓天豪沒有作聲，三絕書生接道：「我若是武功在你之上，倒還罷了，那最低限度，你可以跟我拚一個同歸於盡，而且知道如何去應付，毒烟却不同，防不勝防，又是這麽厲害，無藥可救，你當然有所顧忌。」

樓天豪道：「這個不在話下。」

三絕書生道：「但你若明着殺我，難以服衆，既然有這個機會，當然不會錯過的。」

樓天豪道：「你喜歡怎樣說也可以，我方才可是的確有救你的心意。」

三絕書生道：「但你改變初衷。」

樓天豪道：「現在不改也不成了。」

三絕書生道：「也許你方才眞的有意要救我，突然倒退只是那刹那之間很自然的反應，身不由己，但那也絕對才是你的眞意。」

樓天豪道：「應該是的。」

三絕書生搖頭道：「飛鳥盡良弓藏，你所以這樣做絕對値得同情，只是一個好像你這樣不能夠容人的人，肯定不會再有太大的發展，今日之後，縱然很快雄霸江湖，也必然很快崩潰。」

樓天豪笑道：「可惜你是絕不會看到這個日子。」

三絕書生道：「這未曾不是一件好事，看着自己出了那許多氣力的成就毀在一個你這樣沒有理智的人手上，絕對不會好受。」

樓天豪道：「我們是好朋友，又不是我出手暗算你，而我對你又有過救命之恩，這個時候何必說這種話？」

三絕書生一怔，仰天大笑，金獅那邊看着亦大笑起來，他們的笑聲當然都很難聽，周圍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看着聽着，一個個怔在那裏，就像個呆子。

金獅笑罷喘着氣道：「有趣有趣，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了。」

三絕書生道：「幸好你能夠支持到現在，黃泉路上大家有一個伴，應該不會太寂寞。」

金獅又大笑，一面笑一面打滾，滾到一柄插在地上的長刀前，以咽喉迎上去，他的眼珠子也就在這個時候爆裂，鮮血四濺。

三絕書生看着亦大笑。「這個人眞還是一條漢子，也虧他忍受得住，支持到現在。」

樓天豪道：「若非一條漢子，雙獅堂的人也不會這樣信服，早給我們毀了。」

三絕書生道：「敗在這樣的一個人手下我也無話可說。」豆大的汗珠繼續從他的額上淌下，他仰天大笑，擧起雙手，反將雙肘上的利刄插向自己的要害。

一插同時他雙手突然又一翻，兩股毒烟從他的雙袖疾射出來，直射樓天豪面門，那刹那完全聽不到機簧聲，毒烟噴射的速度却有甚於機簧暗器。

事實毒烟是由銅管以機簧噴射出來，只是機簧經過改裝，聲響減低至極限，而又在利刄插進體內的時候發射，不容易聽得出。

樓天豪實在意外，他看出三絕書生痛苦難受，所以三絕書生以自殺來解除痛苦他一些也不覺得奇怪，就是想不到三絕書生在自殺同時發出最後一擊。

那若是普通的暗器，他絕對可以接下，但這種毒烟，却不是以手能夠封擋得住。兩股毒烟非獨速度強勁，而且顏色也深濃很多，一看便知道是其中的極品。

樓天豪要閃避的時候那裏還來得及，也就在這危急關頭，一條人影閃電般掠至，擋在樓天豪面前，兩股毒烟正射在她身上，爆開，迅速將她裹起來。

樓天豪緊抓住這個機會倒躍開去，雙袖同時拂出，將那個人與毒烟拂得飛起來，回撞向三絕書生。

那個人一聲不發，身形半空中一旋，竟然將那兩股毒烟以內力束起來，撞向三絕書生同時將之拍進三絕書生口中。

三絕書生看得清楚，也就在他張口大笑同時，毒烟衝進他口內，他蒼白的一張臉陡然赤紅起來，大笑着倒斃地上。

那個人隨即將三絕書生的嘴巴抹上，她不是別人，正是三阿姨。

周圍所有天武牧場的弟子都怔住，也全都忘記了躲避，怔怔的望着三阿姨。

樓天豪亦掠回來，沙啞着聲音問：「爲什麽？」

三阿姨雙手這才離開三絕書生的嘴巴，緩緩回過頭來。「我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你却要繼續完成你的霸業。」

樓天豪道：「你可是一直帮我處理一切的事情，如何說得無足輕重？」

三阿姨道：「一直以來我只是執行你的命令，這種工作任何人都可做得來。」

樓天豪道：「又有那一個做得這樣仔細，還有月香，自小由你照顧……」

三阿姨道：「她現在已經長大了，那還用得着我再來照顧？」

「你還在爲她出走的事生氣？」

「她一身武功，不讓她到江湖上跑跑，也說不過去，只是這個時候一個人離開，也的確令人掛心。」三阿姨苦笑。「現在我總可以放下這件心事的了。」

樓天豪接道：「你這個救命之恩……」

三阿姨截道：「事情已經過去了，何必還掛在嘴邊？」她的眼淚突然淌下來。

樓天豪接問：「你是否有什麽話要說？有什麽心願未了？只要你說出來我一定會替你完成。」

三阿姨呆看着他，一會才搖頭道：「算了。」

樓天豪道：「大家又不是外人，便沒有今天的事，只要我知道，也不會袖手旁觀。」

三阿姨垂下頭，歎息着道：「這麽多年來，要說的早就說了，現在還說來幹什麽？」

樓天豪看着聽着，倏的像發現了什麽，露出極之怪異的神色。「難道你……」

三阿姨的頭垂得更低，歎息着道：「我惟一失望的只是臨死之前不能夠再看見月香。」

樓天豪怔怔的看着她，搖頭道：「你應該跟我說的。」

三阿姨道：「說不說還不是一樣？」

樓天豪道：「不一樣。」

三阿姨終於抬起頭來，流着淚。「有你這句話，我已經滿足了。」

即時一陣人聲嘈雜，天武牧場的弟子左右分開，讓開了一條路，三個人當中穿過，赫然是樓月香秦玉驄與郭勝。

樓天豪目光及處又是一怔，三阿姨却露出了笑容，喃喃道：「上天可憐，到底還是讓我看到。」

月香看着樓天豪，目光轉向三阿姨，脫口叫出來：「三阿姨，你怎樣了？」

三阿姨笑應。「很好，你這個丫頭怎麽離開牧場也不跟三阿姨說一聲？」

月香道：「已經說了，就是三阿姨不答應我才出走的，三阿姨難道忘了。」

三阿姨笑着道：「你堅決要去，三阿姨不成阻止得來，總要替你想一個安全辦法。」

月香道：「我現在不是很安全，你看，我還找到了大師兄。」

三阿姨目光轉向秦玉驄。「都是好孩子，吉人天相，平安回來。」

月香道：「我早就說憑我的一身本領，跑到那兒都不用害怕。」

三阿姨搖頭。「經過這一次，你大概也知道江湖險惡，實在不好走。」

月香不由頷首說道：「這也是事實，尤其是雙獅堂排教的人，總是要找我們痲煩。」

三阿姨道：「以後不會再有這種事的了。」面上又露出痛苦的神色。

秦玉驄看得清楚，道：「三阿姨若是辛苦說話，還是歇一歇……」

郭勝突然插口道：「你們還是讓她說下去，有多少說多少，交代清楚，省得抱憾九泉。」

月香回頭道：「你又在胡說什麽！」

郭勝道：「連我也瞧出了，你們不成竟然還瞧不出她已經中了那種毒烟，快要發作？」

月香顯然這才留意，轉問三阿姨道：「方才你擋在我爹爹面前，好像有一團烟在你身上冒起來，就是那種毒烟？」

三阿姨笑笑道：「三絕書生除了這種毒烟之外還有什麽東西能夠對付我們？」

郭勝又插口說：「我看你是要完了，還說這些廢話幹什麽，交代清楚身後事好了。」

月香白了他一眼。「你還要胡說？」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道：「我可是一個老實人，有一句說一句。」

月香道：「你少說一句難道不成？」

郭勝道：「多說一句少說一句還不是一樣，我只是要提醒你別說廢話。」

月香道：「人家心都亂了，你就住口也不成？」

郭勝看看她，說道：「好，我只說這幾句，以我的經驗，她不能再支持多久的了。」

月香道：「是你才明白。」

郭勝閉上嘴巴，月香回向三阿姨，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什麽。

三阿姨歎了一口氣，緩緩道：「這件事與你爹爹一些關係也沒有，都是三絕書生的主意。」

郭勝一聽眼睛便瞪大，好像要插口，却給秦玉驄伸手按住。

三阿姨接道：「你爹爹有你爹爹的苦衷，無論他怎樣做都是應該的。」

月香看了看樓天豪，沒有作聲，三阿姨又道：「雙獅堂排教都不是好東西，若是不將他們除去，江湖上永無寧日。」

月香道：「他們是怎樣的人我是很明白的。」

三阿姨道：「此前天武牧場的弟子不少也倒在他們手上，這一戰是避免不了，生死存亡，無論用什麽手段也是值得原諒的。」

月香又一聲：「我明白。」

三阿姨沉吟接道：「三絕書生居心叵測，事成之後要暗算你爹爹……」

月香道：「三阿姨不用說我也知道這是個壞人。」

三阿姨笑笑，以手掩面，一下怪異的聲響即時從她喉嚨傳來，一口鮮血接從她指縫淌下，月香驚問：「你怎了？」

三阿姨搖頭，雙手一落一翻，插向致命的要穴，誰也來不及阻止，與之同時他們亦已看清楚三阿姨的眼睛都已經爆碎，變成了兩個血洞。

一口鮮血接從她口裏噴出，她一聲也不發，倒在樓天豪的脚下。

樓天豪怔怔的看着她倒下，好一會才如夢初覺的將頭一搖，卸下了披風，蓋在三阿姨面上身上。

天武牧場的弟子一個個面面相覷，甚至成剛也不敢作聲，消滅了排教雙獅堂一夥，他們本來都非常快樂，但這一個轉變，三絕書生暗算樓天豪再變到現在這局面，却已令他們怎也快樂不起來。

樓天豪無論怎樣做他們都毫無異議，而事情到現在都非常順利，接下來應該就是收成的時候，樓天豪應該就是宣佈他們將會得到什麽好處。

但他們都明白樓天豪現在非獨沒有這個心情，而且將會不知道如何解決接下來的事情。

他們都知道事情一直瞞着秦玉驄月香，秦玉驄月香現在顯已知道一切。

這件事情又將會怎樣解決？

所有的目光都不覺逐漸集中在樓天豪面上，秦玉驄月香郭勝也不例外。

也不知過了多久，樓天豪才將目光從三阿姨身上移開，轉落在秦玉驄月香面上，乾咳一聲問：「你們都來了。」

月香應道：「我們翻山越嶺而來，居高臨下，方才的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樓天豪點頭：「這很好，省却我一番唇舌向你們再細說清楚。」

月香忽然問道：「這一切，都是眞的嗎？」

樓天豪道：「你們親眼看到，難道還會假的。」

秦玉驄插口問：「師父的中毒只是一個佈局，要我離開牧場只是爲了引開排教雙獅堂的注意。」

樓天豪道：「沒有比你更適合的人選了。」

秦玉驄無言歎息，月香接問：「爹不是很喜歡大師兄？」

樓天豪道：「否則我也不會有意將你許配給他。」

月香只是問：「這不是一個計劃，要別人相信大師兄在你心目中的重要？」

樓天豪道：「我還不至於卑鄙到這個地步。」

月香道：「可是你這樣利用大師兄，萬一大師兄途中有什麽不測……」

樓天豪道：「他的運氣一向都很不錯，萬一出事我也無計可施。」

月香道：「那你到時候……」

樓天豪道：「我會替你選擇一個更佳的夫婿。」

月香搖頭道：「怎樣才是最佳的？」

樓天豪道：「武功相貌各方面當然都要在他之上。」

月香道：「這都是外表，你完全沒有考慮到感情方面。」

「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也沒有考慮到這個人的性格。」

「我不喜歡太有性格的人。」

「只要他能夠迎合你，服從你的命令，便已經足夠。」月香冷笑。

樓天豪道：「這最低限度可以減少很多痲煩。」

郭勝忍不住又插口：「你其實是要一個跟班，不是女婿。」

樓天豪目光一轉。「你是──！」

「郭勝，江湖人稱兔眼兒，名氣沒有你的大，但認識的人可也不少。」

樓天豪道：「我知道有你這個人。」

郭勝道：「這之前我一直都很佩服你，現在却非獨完全沒有這個心，而且很討厭。」

樓天豪道：「一個人成就太大，難免會惹人反感。」

郭勝道：「我可不管你有什麽成就，只是一向認爲你是一個英雄好漢，現在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卑鄙小人。」

樓天豪道：「你知道說這種話有什麽後果？」

郭勝道：「大不了一死。」

樓天豪道：「你不怕死。」

郭勝仰天笑道：「我雖然不算得是一個英雄好漢，却仍有視死如歸的豪氣。」

樓天豪道：「這種話我聽得多了。」

郭勝道：「物以類聚，我看你接觸的都是你這種卑鄙小人，說的話當然沒有一個能夠作準。」

樓天豪沉聲道：「那非要見識一下不可了。」

郭勝道：「我來這裏之前就沒有打算活着離開，而你給我發現了秘密，當然也不會將我放走。」

樓天豪道：「這還有何秘密可言？」

郭勝道：「最低度還有一個，三絕書生已經被你除去，以後不會再有人替你製造那種毒烟。」

樓天豪道：「藥方不錯是他的，但負責製煉的都是我的人，這些年下來，你以爲他們還不清楚其中步驟？」

郭勝道：「那你更非殺我不可，否則只要我說出來，江湖各門派的人還不趕快聯合起來，在你弄出那種毒烟之前與你拚一個死活？」

樓天豪聽得一怔，說道：「你這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若我是你就不會這樣說的了。」

郭勝亦一怔，接又大笑道：「你當然不會，你是什麽人，我又是什麽人。」

樓天豪道：「我倒要看你這個兔眼兒如何英雄豪傑。」接一步跨前去。

兔眼兒大喝一聲，立即擺開了架式，秦玉驄月香不約而同地立即擋在兔眼兒的身前。

「這是我的事，與你們無關。」兔眼兒揮手大叫。「看我幾下子殺他一個落花流水。」

秦玉驄苦笑道：「你不錯是一個英雄豪傑，可惜就是有些不自量力。」

兔眼兒道：「多你一個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秦玉驄道：「最低限度給你知道，你這種人不只是你一個。」

兔眼兒道：「你莫要後悔。」

秦玉驄道：「就是這句話，我已經受不住，要跟你拚一拚的了。」

兔眼兒搖手道：「那我立即要將話收回，我跟什麽人都可以拚，却完全不是你的對手。」

秦玉驄目光再轉，歎息道：「月香，你……」

月香截道：「我們三個人一路上出生入死，幾經辛苦才來到這裏，不是一直都合作得很好？這個時候你們却將我拋下，如何說得過去？」

秦玉驄道：「你的身份跟我們有很大分別……」

月香搖頭道：「最低限度我跟你沒有，都只是一件工具。」

秦玉驄道：「我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你還有。」

「我却不是一個甘心被利用的人，在他的眼中與叛徒並沒有分別。」月香以「他」來稱呼樓天豪，絕無疑問已經作出決定。

樓天豪雙眉即時一揚，道：「月香，你過來我這兒！」

月香一些反應也沒有，樓天豪接問：「你沒有聽清楚三阿姨的話？」

月香道：「三阿姨是一個可憐人，你若是心目中還有三阿姨，便將天武牧場解散。」

樓天豪斷然道：「天武牧場絕不能解散。」

「這是我們唯一還能夠妥協的條件，若是你堅決不肯，什麼也不用說了。」月香的態度非常強硬。

樓天豪突然笑起來，說道：「我現在實在有些懷疑你是另外一個人，並不是我的女兒，幸好三絕書生一直都是站在我這邊，否則我總得將你關起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月香歎息道：「我要說的你都替我說了，只是三絕書生易容的本領雖然高明，你到底是不是我爹爹，我還是分辨得出來的。」

樓天豪道：「你應該以有一個這樣的爹爹為榮。」

月香道：「你應該在我懂事之後便將我調教成一個唯命是從，完全沒有性格的人，那現在我一定會站在你那邊，事情也簡單得多。」

樓天豪道：「這是一個好主意，可惜我現在才知道。」

月香道：「所以現在你只有一個辦法處置我們。」

樓天豪道：「要你們保守秘密就得將你們殺掉，一個也留不得。」

月香道：「不錯，以你的武功以及這許多手下，這應該不會太困難的。」

樓天豪轉問成剛：「若是你作主，你認為應該怎樣？」

成剛愕然道：「弟子不知道，也不敢作主。」

樓天豪笑笑點頭。「這件事的確只有我才能夠決定，問你們也是多餘。」

成剛俯首道：「弟子該死。」

樓天豪聽了哈哈大笑：「你這個弟子若是該死，我這個做師父的更要挫骨揚灰的了。」

成剛不敢作聲，樓天豪仰首又是一陣大笑，接道：「想我樓天豪一生敢作敢為，偏就是到這個地步，面對這件事，拿不定主意。」

成剛囁嚅道：「大師兄跟師妹只不過一時……」

秦玉驄截道：「小剛，你不用替我們說話，這件事我們既然已有了決定就絕不會改變。」

樓天豪道：「你們是要看着我一手創下的霸業崩潰才罷休。」

秦玉驄道：「弟子只想師父少做殺孽，這件事到此為止，不要再……」

樓天豪道：「這種事開始了就不可能罷休，非到各大門派臣服，天下武林一統不成。」

秦玉驄道：「那之後又怎樣？」

樓天豪道：「我便會很滿足。」

秦玉驄歎息道：「到時候只怕師父又想更上一層樓，不以一統武林滿足。」

樓天豪道：「也許，但我未必能夠活到那麼久。」

「畢竟是死而後已。」秦玉驄搖頭。

樓天豪道：「這也是唯一能夠令我罷休的辦法，你們無妨一試。」

秦玉驄搖頭，月香接道：「就是我們的武功再好，這一戰結果也是必敗。」

樓天豪道：「你們知道必敗却還是要戰。」

秦玉驄回顧兔眼兒郭勝，道：「我們應該可以支持一段時間，你趁這個機會離開。」

郭勝瞪眼道：「什麼意思？」

秦玉驄道：「我們都欠你一條命，不趁這個機會償還沒有機會的了。」

郭勝笑罵道：「這個時候還拿這種事來說，是嫌我還不夠氣惱？」

月香道：「你應該明白，我們三個出手與你一個人出手並沒有分別。」

郭勝道：「當然了，我就是看出了破綻要下殺手，他便是躲不了你們也會替他擋下來，這一戰他是只有勝沒有敗。」

樓天豪道：「怎會有這種事？」

郭勝冷笑道：「跟你這種人說也沒用，你沒有人性他們可是有的。」

樓天豪不怒反笑，那種笑比怒容却還要令人心寒，郭勝沒有理會他，轉問秦玉驄月香：「我若是有危險，你們當然也會全力搶救。」

秦玉驄毫不猶疑的應聲道：「這個當然。」

郭勝嘟喃道：「你們一個是他的女兒，一個是他的弟子還將會是女婿，若是因為我而自傷殘殺，我是怎也過意不去。」一頓接笑道：「我也想清楚了，這樣死在這裏既沒有價值，亦於事無補。」

秦玉驄急問：「兔眼兒——」

郭勝大笑道：「我還是一走了之。」

語聲甫落，他的身形便倒翻開去，天武牧場的弟子猝不提防，又沒有樓天豪的指示，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郭勝抓緊機會，幾個起落，已經衝出了他們的包圍。

秦玉驄月香相顧一眼，身形亦動，緊追在郭勝身後，樓天豪看着沒有作聲，什麼反應也沒有。

天武牧場弟子所有的目光不由都集中在樓天豪的面上，無一不是一面的疑惑之色。

眼看着郭勝秦玉驄月香三人去遠，樓天豪突然笑起來，笑得接近瘋狂，

牧場的弟子怔怔的望着，一個個也不知如何是好，成剛雖然是最接近樓天豪的一個，也一樣猜不透他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好一會，樓天豪才收住了笑聲，悠然問成剛：「可是很奇怪？」

成剛垂下頭。「弟子愚蠢，不明白師父的心意。」

樓天豪道：「虎毒不食兒，這其實並不難明白。」一頓一歎。「做大事難免就要有犧牲。」

成剛頭垂得更低，其他天武牧場的弟子當然更不敢作聲。

到現在樓天豪仍然不以自己所做的為錯誤，仍然要繼續下去，還有什麼人能夠阻止？

× × ×

翻過了一座高山郭勝才停下來，回頭看着追來的秦玉驄月香二人，笑了。

秦玉驄月香在郭勝身旁停下，呆望着郭勝，反應都顯得遲鈍了很多。

郭勝笑顧二人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樓天豪沒有留難你們。」

秦玉驄不由問：「你怎會料到的？」

郭勝道：「這些年來樓天豪的聲名都很不錯，也做過不少好事，縱然是一個偽君子，也應該不會是一個大壞人。」

秦玉驄道：「可是這一次……」

郭勝道：「就是我，遇上三絕書生這種天才，有這種厲害毒藥也會動心的。」

秦玉驄道：「動心與付諸實際是兩回事。」

郭勝道：「也許排教雙獅堂迫得他太緊。」

秦玉驄怔怔的望着郭勝，月香也是，他們大概怎也想不到郭勝竟然會為樓天豪說話。郭勝接道：「他沒有傷害你們，可見得仍然有人性，我也想過了，百家集的事是三絕書生的主意，若是由樓天豪來決定，未必會這樣做。」

秦玉驄苦笑。「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冷靜？」

郭勝大笑道：「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別人冷靜的時候我會變得很衝動，相反，我會很冷靜！」

月香接問：「那我們應該怎樣？」

郭勝看看月香秦玉驄，道：「有情人終成眷屬，我提議你們先找一間屋子。」

月香秦玉驄啼笑皆非。

郭勝笑接道：「然後我們無妨安心的等候。」

秦玉驄道：「等候什麼？」

郭勝道：「江湖武林的變化，樓天豪若是還不太壞，天武牧場應該就不會為禍武林，滿足於能夠真正獨霸一方。」

「否則是不是會再製造那種毒烟？」

「那便會天下大亂，我們亦只有聽天由命。」郭勝仰天又笑笑。「其實我也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天理，是否真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秦玉驄月香亦不由仰首望天。

晴空萬里，看不到有所謂天網，是不是就因為看不到要為所欲為的人毫無顧慮，還是為所欲為？秦玉驄月香不知道，也不知道樓天豪將會變成怎樣子。

在他們，就只有等候，而這也才是開始……（完）

劍海飛龍

・本文承自第58頁・

朱元璋心中有些不忍，只好暫時把這個念頭擱下。

很快就到了每年祭廟的時節，他率領羣臣到太廟祭祀，舉起酒杯，在漢武帝的神像之前，誇獎他的武功，認為漢武帝有所不及，又在伍子胥的泥像前面，戟指大罵，說道：「君雖有錯，做臣子的怎能弒君？」

劉伯溫在旁聽了，驚疑莫定，翌日上朝，自稱年老多病，懇求皇帝恩准，辭官歸故里，朱元璋准如所請，他當晚就收拾細軟，翌晨離京，滿朝文武，有許多人被皇帝剪滅，單是他急流勇退，安然渡過晚年，不愧是明智之舉。

朱元璋大開殺戒，首當其衝的一個大臣就是徐達，事有湊巧，朱元璋出宮到郊外射獵，一箭射中了一頭狼，他策馬追逐，越去越遠，忽見前面車馬塞途，上前查問，才知道徐達背上生了一個毒瘡，抱病在家，當時徐達被冊封為魏國公，乃係羣臣之首，他暗吃一驚，下馬入內慰問一番，然後回宮，跟着叫御厨做了一盆蒸鵝，叫太監送往魏國公的官邸，還叫太監必須守候到徐達吃完那一頭碩大的蒸鵝為止。

背上有毒瘡的人，怎可以吃蒸鵝？君命不可違，徐達只好把那一頭大鵝分兩餐吃掉，三日後，毒瘡崩裂，流血身亡，大臣獲悉此事，人人自危，却又無可奈何。

朱元璋借故把文武大臣剪滅，果然得手，殊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皇太子順利登基，他退為太上皇，新君竟然無福消受，得病身亡，馬太后相繼病逝，只剩下他一個，晚年十分寂寞。

最後，他患了重病，把皇位交給僅有五歲的皇孫，鬱鬱而終。

任何一個大英雄，俱是如此，壯年武功蓋世，百病不侵，戰無不勝，到了衰老之年，行動不便，恍如隔世，感慨萬千，朱元璋也逃不過此種定數。

在病榻中，他想起了戰勝吳王張士誠的時期，曾經在太湖暢遊，進入「金山寺」，在寺壁題詩，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光腥，寺僧不識英雄漢，猶自嘮嘮問姓名。」

後來他做了皇帝，建立明朝，再到金山寺，發覺壁上的字跡已經洗去，勃然大怒，方丈法海趨前俯伏，口占一詩，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却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龍光射斗牛。」

斗牛是天上的星宿，這幾句詩暗中奉承他是真命天子，他聽了，龍顏大悅，不再追究，法海禪師起立謝恩之後，忽又跪下，說：「皇上，貧僧叩請皇上揮筆寫幾個字，作為鎮山之寶，朱元璋一時高興，寫了四個大字，「劍海飛龍」。

法海禪師再拜而退。

他認為那幾個字足以描劃他的一生，臨終之際，並無遺言，只是喃喃自語，反反覆覆的誦讀，太監趨前傾聽多次，才知道他說的正是「劍海飛龍」！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靜聽亡魂谷主的申訴，心情不勝感慨，此次她東山復出也是尋找巨無霸，協助他剷除江湖五惡，以洩心頭之恨，此刻四毒和七怪突然發難，向他們攻襲，而巨無霸也突然出現，協助他們迎敵，夏振華也將七怪擊傷，七怪知難而退，夏振華拜辭亡魂谷主而去，巧遇崆峒、武當、峨嵋掌門三人，他們告知「滴血傳書」之事，希望夏振華協助清除武林敗類，重振俠義，四人來到三湘一座小鎮，見到一個矮小老者，原來此人就是培養江湖五惡貽害人類的墨竹君，武當派深受其害，夏振華正想動手，而巨無霸已出現，向墨竹君交手，夏振華從旁觀摩戰鬥……

相約奔赴上元會

巨無霸掃過三人一眼後，淡淡地笑道：「三位掌門，現在可先行離去，因為滴血傳書，也正是上元之約。」

他微微一頓後，又低聲吩咐道：「剛才我們一塲惡鬥，你們都親目所見，更應回去，迅作準備，並應預作圖謀，尤應約束門下，萬勿妄動。」

他的話倏然止住，但三個掌門人，却無任何人聲辯。

夏振華始終木然未動，簡直對四人行動，毫無所見。

巨無霸又朗聲道：「上元之會，并非全是我與矮老鬼的私怨問題，也是武林正義和江湖羣魔的拚鬥，你們各大門派榮辱共存，更是休戚與共，但願迅速準備，來參加這百年來未有的盛舉……」

誤投魔谷搗機關

因為夏振華還一直沉浸在武學融會中，故未插口，巨無霸淡淡地一笑道：「這一切雖然都是由我所寫，但天下第一劍，將為上元會的主角。」他微微一沉凝，似有所思，好半晌才向三個掌門人說道：「我還有許多事，要向天下第一劍說明，你們不妨先走一步。」

武當掌門人聽巨無霸一席話以後，他的心中對巨無霸發出衷心的敬佩，尤其他所言所行，皆以武林正義為標榜，他對天下第一劍也是愛護倍至。

當下朗聲一笑道：「數十年前，巨無霸之名已享譽江湖，今日仍是豪氣不減當年。」

他雖言尚未盡，却被崆峒觀主之朗笑所打斷：「道兄，我們恭敬莫如從命，既然巨無霸大俠有言在先，我們就先回本派去料理一番。」

峨嵋上人也接口說道：「二位道兄也應有一番部署，敝派自接獲滴血傳書之後，貧僧已托敝師弟上清居士，率領峨嵋派四十八名弟子赴會，貧僧倒願先赴各地雲遊一番，順便去打聽一下江湖五惡的下落。」

巨無霸聽三人所言，淡淡地笑道：「三位能棄去成見，實為武林之福，老夫先為武林額手稱慶。」

三個掌門既不拘世俗禮儀，也不再作逗留，幾個起落，紛紛縱走，雖然還是大天白晝，也未顧到驚世駭俗。

這裏祇剩下巨無霸和夏振華兩人，但夏振華仍潛沉在綜理各家武功之中。

如果沒有特殊資質，超人的領悟能力，任怎麽也無法獲得些許成就，但夏振華却因玄武聖篇本為武學精華。

任何武功，皆出自這一脈相傳，當然墨竹君的「奪魂魔劍」總未脫離追雲劍的範疇，不過一正一邪，一執中庸之道，一走絕毒的極端。

墨竹君的閃字訣，論眞實功夫，較之意會神功，有着相當距離，惟墨竹君乃一代梟雄，他能不費吹灰之力，使得江湖五惡為患社會，甚至使整個人類，數十年幾無寧日。

當然這個魔頭不同等閒可比，尤其他能以一次假死，竟掩盡天下人耳目，要不

是有一個魁星——巨無霸，發覺了他此一陰謀，眞還不知道這個魔頭，要弄出什麽花樣來。

故他所施展的「閃」字訣，眞有似游龍，也同奔雷迅電。

巨無霸實不知道夏振華挾武林奇技於一身，尤其他就心這個天下第一劍的輕功，難稱雄武林，故才促使老怪硬拚一塲。

他對夏振華的資質，確好似預有所知，也似深深地忖知其聞一可知十，一通而百通一般。

就是他那種飄忽掌上功夫，陰抓神功，皆為不傳之秘。

對夏振華而言，却有着長短相輔，正邪並發之妙。

好半晌，夏振華似從夢中驚醒一般，望了麻衣蒙面客一眼，臉上不由微微一熱，因為不見武當、崆峒、峨嵋三派掌門在塲。

這才想到，耳際隱隱傳過巨無霸之言，祇因他心無旁注，故身邊所歷諸事，都未曾注意。但他們何去何從，自己却未曾發現，以一個天下第一劍而論，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他日傳揚開去，那還有面目見人。

就是三派掌門也將誤會自己，決非一個心理正常人物。他們心目中所塑的偶像，也將從此毀去。

他愈想愈急，心也在跳，臉上熱得冒汗。

巨無霸無限憐惜地笑道：「孩子！眞虧你有如此智慧，竟將這幾種屬于魔道上幾種絕毒武功，完全理會出來……」

他微一沉凝後，又道：「這幾種武功，在你來說，誠然微不足道，你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則下。孩子！那日上元之會，我們都將抹目，有待你施展着絕世神功的英姿。」

夏振華祇覺得這個老人身上有一股吸引之力，自己的心都好似被他所吸引，嘴角抽動了幾次，幾番欲言又止。

巨無霸的聲音又響起，說道：「孩子！祇要勇敢面對現實，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何況你的武功，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夏振華再也無法緘默，尤其聽他的口氣，宛然同天痴老人一般。

故微微欠身，輕輕地問道：「老前輩是否認識家師天痴老人，還有武林三傑諸位老前輩？」

不待夏振華說完，巨無霸却朗朗地一笑：「天痴老人聽說還是一個君子，老夫並不識其人。至於武林三傑的行踪，我倒還有過幾番相遇。」

夏振華能好似得到一個說話的把柄，先是淡淡地一笑，道：「晚輩數次蒙老前輩救助，感激莫銘。君子尚且報怨以德，老前輩相待，夏振華畢生難忘。老前輩何故掩去本來面目，如有什麽大事，我夏振華縱或冒武林之大不諱，也將相助老前輩一臂，但請據實相告。」

巨無霸聞言，兩道如烈焰一般的目光，從蒙面黑布中透出，一聲長嘆之後，隱隱聽出這老人飲泣之聲。

「孩子！此事如果我們有緣，自會據實以告，祇是在我大仇未報之前，我還不願揭開這一頁傷心史。」

他故意淡淡地一笑道：「孩子！你既然以天下第一劍自居，你的武功，却也足可稱為天下第一，祇是天下大事你却似全未放在心上。」

末了的話，拖得很長，夏振華臉色微變，但未說出。

巨無霸的話又已響起，繼續道：「孩子！滴血傳書，却係我所為，祇有由你來收塲……」

不待夏振華問出，巨無霸的話，又經響起，「因為江湖五惡、千毒上人、墨竹君等人，都將是那次會中的要角，還有武林各大門派，也都將全部與會……」他淡淡地一笑道：「孩子！那時，憑你的絕世奇才，神功絕技，當着武林天下英豪之面，獲得天下第一劍之尊譽。」

夏振華被他說得心中怦怦然動，但其壯志豪氣，也早為自己欲成為天下第一劍而奮發激動。

此時聽巨無霸說出，他祇是將胸部微挺，好似接受這天下第一劍的尊譽一般，面上紅光，更是大熾。

巨無霸朗朗之笑聲又經震蕩在空際，「孩子！你也要憩息一下，我不再打擾你，你不妨自此轉而東，經武夷、括蒼，皆為名山勝地，對你的絕世神功而言，將大有裨益。」

他望了一下天色。又道：「出鎮東三數里，有一小鎮，我們不妨先去吃一頓午餐，再分別就道。」

夏振華並未開口，隨着巨無霸而去。兩人都施展出絕世神功，故有如奔馬，三數里只是瞬息之間。

巨無霸倏然停口不說，凝神而視，夏振華還以為有強敵襲至。凝神而立，突見一身材高大之黑影向另一座林中縱走。

夏振華本擬跟去，惟恐予人以話柄，說天下第一劍，必藉別人庇護，始能放胆闖蕩江湖。

就在他微一遲疑之間，巨無霸的影子，早走得蹤跡杳然，而遠處更傳來一陣有如蚊語之聲。好似說：「孩子！我不便在大庭廣衆露面，你休息一回，就此向東而去，三月之後，我將在西湖之濱，岳王墓上相候。」聲音愈去愈小，末了更聽得一聲長嘆。

夏振華再欲追去，却再不可能了，因為這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隱俠，今日與自己談話，恐怕在他掩去本來面目之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了。

這朵武林奇葩，心性純樸，感情豐富，尤其存着有恩必報之心，故對這個蒙面麻衣人，以巨無霸相稱的怪俠，不僅發出了眞實的情感，更寄予無限的懷念，內心更暗自盤算着。

「如果他眞有那滴血傳書的深仇大恨，我為着武林正氣和江湖道義，那怕是拚掉性命，我也將不顧一切。」

這雖然是夏振華的心聲，但足以證實這少年俠士的仁心義胆和壯志豪氣。以及那種救人救世的聖潔情操。兩顆淚珠，閃過雙頰，這不是弱者的表現，正是情感和道義所聚積的淚泉。

好半晌，才聽得一聲親熱的招呼：「公子！上房準備好啦，請進去憩息。」

夏振華心頭一緊，暗自忖道：「誰曾知道我的行踪？」

待他看清楚是一個店小二裝束的人，站在身側，不由雙頰一紅，淡淡地笑道：「我這就去。」

他不知道他答覆的什麽，但店小二懷疑的目光，却一掃而空。

夏振華洗過臉，就水中反映出自己的影子，更是清秀挺拔，尤其身上膚色，因日晒，風吹雨打，更顯得結實，外面似還有一層油光。

店小二送來了上好的菜餚，夏振華雖然一愣，但仍然不露聲色，他有着逆來順受的耐力。

果然，人是鐵、飯是鋼，吃飽了就想睡，他實在需要好好睡一覺，雖然練武之人，微一運氣調息，就足以恢復體力。

但在他的年齡中，睡眠、休息、飲食，對他身體的發育，武功的成長，都有顯著的比例。

當他接觸到柔軟的臥榻時，陡覺一股屬於女人的脂粉異香，刺入鼻管中。

任是這少年俠士武功如何超絕，豪氣胆識，如銀虹貫日，此際也不禁心中怦怦亂跳。

紅日正高照大地，這房中的佈置，並無特異之處，但覺得昏昏欲睡。

他還以為近日來，疲勞過甚，正好籍此休息一日，待天黑之後再走。

倏地，耳際隱隱傳來一陣女人脆笑之聲。

夏振華心頭更為之一緊，那種刺鼻的脂粉香氣也愈來愈烈。

夏振華勉強掙扎，但覺得手足無力，目眩頭昏。

又是一陣女人脆笑傳來，他的腦際中，也立時泛出了另兩個少女的影子，她們都是低顰淺笑着。

夏振華欲出聲招呼，一聲脆笑入耳，扶在榻上的雙臂一軟，人也立時失去了知覺。

好似跌入了萬丈深淵，沉落……沉落下去……

終於，全身一軟，幾聲脆笑聲過去，這一個少年俠士竟然昏了過去。

很久，很久，才被一脆笑聲所驚醒。

夏振華心頭一懍，猛睜星目，人也欲坐起來，但覺眼皮有如千斤重，全身被剝得赤條條地。

這朶武林奇葩好生惝怳，這還是他第一遭挫敗，而且敗得如此之慘，兩顆淚珠也不禁流落雙頰。

因為這次挫敗，不是自己武功不如別人，而是遭了奸人的暗算。

他愈想愈氣，一股報復之念也油然而生，當下不禁微微一咬鋼牙，正欲恨恨地罵出。就在他此念陡轉之際，一隻軟綿綿的玉手按在他肩上，一股女人特有的幽香刺入鼻管。

夏振華陡聞異香，還以為又是那舊事重演，但一聲低微之聲響在耳際。

「天下第一劍，小不忍，則亂大謀，這裏正是一個殺人的魔窟，我師傅特請你來帮忙。」

說完，不待夏振華開口，竟塞了一顆藥丸在他口中，動作十分迅速，一股熱流直入丹田。

夏振華的眼睛，並未睜開，但覺此人說話之聲好生耳熟，祇是他對女人有着特殊戒心。

倏地，一個可怕的念頭閃幌而逝，但那異香，一時之間已透入四肢，夏振華頓覺全身舒暢之極。

「天下第一劍，你緩緩運氣試試。」那嬌滴滴之聲，又在耳邊响起。

一種求生之念、一種報復之心，同時併發，他立即微微提氣，怪！那種昏沉軟弱之感皆全然消失。

正欲翻身坐起，那銀鈴之聲又告響起，「天下第一劍，等會就有人來，你必須仍然裝作昏沉之狀，記着，不入虎穴不能得虎子。」

夏振華雖然不願聽人擺佈，但那「入虎穴」三字，却激起其好奇之心。

忙睜開星目，這不看也罷，當他星目接觸到那黑色身影時，雙頰緋紅，心頭也怦怦直跳。

原來站在身邊的人，正是亡魂谷主的愛徒黑衣少女——俞小萍。

她此際也正以一雙俊目望着這個英俊的少年俠士，在她的芳心深處正嵌上了這一個英挺秀拔的影子。

夏振華萬未料到自己在急難中又會遇見她，雖然他們那次分離是如此不正常，尤其俞小萍的心中，怨、怒、忿，兼而有之。

此際，她又來殷勤送藥，夏振華一時眞不知是一種什麽滋味，他更無法判別這個黑衣少女究竟是邪是正，因為自己明明被別人以下三濫手法所乘。

雖然黑衣少女曾經以藥物替自己解毒，事情那有恁般湊巧，因為這是在龍潭虎穴中。

夏振華的目光不斷地在黑衣少女身上流轉，從她長長的秀髮、大眼珠、兩個深深地圓圓的梨渦兒。他從黑衣少女的身上，想到另一個紅色身影。

終於，他嘆出一口氣來，俞小萍雖也為他嘆息之聲所感染，却也為這嘆息之聲帶回現實。

朱唇微啓，銀鈴之聲又已響起，「天下第一劍，你一定懷疑我會在此間出現，這個你暫時不必過問，還是勇敢地面對現實的好。」

她的話，尚未說完陡聞一陣笑聲隱隱傳來。

黑衣少女臉色大變，輕輕一推又將夏振華推倒榻上。「記着，還是裝做昏沉的樣子。」

她邊說，人已飛縱在丈許之外，瞬息之間，就踪跡杳然。

夏振華更糊塗了，但他不愧為天下第一劍，大智慧啓，大思慮開，對黑衣少女的話雖然無法加以分析，但料知其中必大有文章。

當下暗忖道：「好在我此際功力已復，那怕就眞的龍潭虎穴，我也必要闖上一番，尤其我在此間，又發現黑衣少女在，看她張惶之態顯然有難言之隱。」

此念有如電閃，脆笑之聲，已愈來愈近，漸漸地脚步聲、開門聲，都已清晰可辨。

夏振華微微提氣，先將自己各大要穴閉住，又復閉上星目裝做沉沉熟睡之狀。

一聲驕笑跟着一個銀鈴之聲，「浪蹄子，我看你這般饞涎欲滴，小心宮主打斷你的狗腿……」

不待她說完，另一個怪聲怪氣的女人也反擊道：「哼！妳別嘴硬，妳那個饞貓相，早已告訴了我。」

她故意乾咳了一聲，又繼續說道：「上次宮主找來那個瘟生，最後還不是賞了妳，尤其妳近來在宮主身邊特別得寵，這一回……」

她的話倏然而止，顯然其中有許多神秘在，門簾啓處，兩個綠衣少女，同時入室。

其中一個手中托着一個金壺，還正冒着熱氣，另一個抱着一包衣服。

她們望了望夏振華一眼，兩人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那個托着金壺的少女，忽然停步不前。終於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說道：「艷秋姊！我們這一生，如何是好。」

她這沒頭沒腦之言，那個被稱為艷秋姊的艷婢，幾乎驚惶失措，愣愣地問道：「翠冬妹！妳是怎麽啦？」

她說完，星目不斷地四週流轉，好似怕有人窺探似的。

那個被稱作翠冬的女子，一指塌上倒臥的夏振華，星眸中兀自流下兩顆淚球，低低地說道：「艷秋姊！我是說，我們這一生，終日做些殺人的勾當，將來作何了局。」

「小妮子！你是怎麽啦，難道瘋了不成，宮主聽了，這還得了？」那個較為豐滿的艷婢誠惶誠恐地說着。

「艷秋姊！我這幾天總是肉跳心驚，好似有着殺身大禍一般。」

「小妮子！我看妳早動心啦！眞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其實……」她的話說到一半，倏然止住，雙頰緋紅，芳心也直跳。

但那個小巧的身材，被稱為翠冬的女子却截斷她未完的話。「艷秋姊！我們都是女人，尤其我們的身世，也都相同，我們的父母，都成為那淫婦的犧牲品，我們的後果……」她未了的話，却因悲憤過度而泣不成聲。

但艷秋並未說話，星目中噴出兩道火一般的厲芒，銀牙緊咬，好半响才淡淡地笑道：「翠冬！哭不能解決問題，有什麽事祇管說出，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何況都有一篇血淚的深仇大恨，大槪我還不至出賣妳。」

這些話，聽得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這裏不知道又是什麽把戲，她們所稱的宮主，又不知是何許人物？」

此念方畢，那嚶嚶飲泣之聲又已響起。「艷秋姊！我知道妳對我多少有幾分成見，尤其我們的父母……」

她說時，終於忍不住那種悲憤之情，而失聲痛哭。

「賤婢！難道妳也要陷害我嗎？」艷秋面露凝霜，聲色俱厲地叱着。

翠冬驚得面無人色，忙止住那哭泣之聲，吶吶地央求道：「艷秋姐！其實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尊令堂不過是淫婦殺人的藉口，何況先父的死尙在令尊堂前面二三個月……」她微微一頓後。「艷秋姐，如此下去，我倆的命運，不僅逃不出死亡，或者比老一輩的更慘。」

夏振華愈聽愈糊塗，正自凝神諦聽，好從她們談話中，找出這個魔頭的一鱗半爪來。

一聲冷喝之聲，震得人耳鳴心裂，兩個艷婢都亡魂皆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夏振華還裝作沉睡之狀，故仍然渾如不覺，但却已運集全身功力於雙臂之上，準備隨時出手。

「哼！我早就知道，你們近日來喪魂落魄之狀，原來還欲叛離宮主，走！我們見宮主去！」

此人說話，十分冷酷，顯然無半絲情感在。

「姐姐，我們沒有說什麽？是宮主要我們來替這相公送衣服和解藥來。」翠冬吶吶地說着。

夏振華將星目微睜，始看清三人的面目，剛才那個說話極為冷酷之人，原來是亡魂谷主的徒弟——俞小萍。

他不知道黑衣少女俞小萍要什麽花樣，顯然兩個艷婢十分怕她。

夏振華還欲靜觀變化，故仍躺着不動，那兩個艷婢終於跪了下來，嚶嚶泣道：「俞姑娘！妳別看宮主現在對妳好，因為她的目的，尙未達到，如果一旦大功告成，妳的後果恐怕比我們還要慘，不過現在求妳別宣揚開去。」

夏振華聽兩人說話之間，顯有陰謀存在，她們欲施展懷柔政策，待機將這眼中釘拔除。

好一個夏振華，心思何等慧黠，暗暗地為俞小萍就上一份心事。

當下暗忖道：「如果我不提醒她，在這虎穴魔窟中，俞小萍一定會吃虧，雖然兩個艷婢有叛離之心，但殺人的惡念並未全消。」故即施展出「寓風傳音」之法，向俞小萍示警。

俞小萍耳際倏地響起一陣蚊聲，但每字每句都聽得十分清楚。

俞小萍微微一愣，待他向夏振華身上投過一瞥時，見他微張着嘴，似在馭氣傳音，一陣驚喜，使得她芳心撲通撲通地跳。因為她自己尙不能以入密傳音之法，吐出自己心意來，但她却故意向兩個艷婢說道：「我早就發覺你們有叛離之心，否則也不會將那秘密告訴別人了。」

「俞姑娘，別見怪好不好，我們姊妹並不是好惹的，不要認為你們的野，我不知道，就是去見宮主也不一定就怕你。」

那個艷秋也面露凝霜地說着，似乎她也找出了什麽把柄。

俞小萍也微微一愣後，冷冷地笑道：「那你們為什麽將巨無霸放走，還故意躲藏？」

她這話說出，幾乎連夏振華也驚叫失聲，為什麽巨無霸也會陷在這魔窟中？

艷秋和翠冬，更叫起屈來：「俞姑娘，你不要血口噴人，我們並未見過巨無霸，何況他是我們宮主的生死大敵，祇要能擒住他早就會置之於死地，難道還會由我們來照管不成……」

「別推得乾乾淨淨，你們宮主為着巨無霸，才與墨竹君連手，才弄得巨無霸家

破人亡。」

俞小萍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喝道：「你們想叛離宮主，還以爲我不知道，更欲來掩飾其過失。」

夏振華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正欲翻身坐起，但一摸自已身上赤條條地，雙頰不由一熱，故仍舊躺着未動。

兩聲脆響，震蕩在空際，原來是艷秋和翠冬，竟乘俞小萍說話之間，兩人竟暗中暴施毒手。

「哼，憑你們兩個，也敢對姑娘現眼……」語落，一掌將翠冬逼退，手中那隻金色磁壺打得粉碎。

艷秋也是應聲而倒，夏振華的榻上也微微一震，原來艷秋手中的衣包，竟被俞小萍擊落。

夏振華身形乍起，左手微抬，兩縷勁風直向艷秋和翠冬襲到，兩聲悶哼同時撲倒在地。

夏振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先將自已衣服穿好，正欲向俞小萍言謝，但俞小萍的身形，早向屋後縱去。

夏振華不暇細想，身形乍起，也就追着俞小萍而走。

雖然他起步在後，但意會神功却非等閒可比，不過這是一條狹巷，不容兩人並肩而走。

夏振華這才細細打量，原來這是一條地穴幽徑，但聽得流水之聲，轟轟不絕，冷氣逼人。俞小萍始終未發一言，前奔之勢亦未稍減。

夏振華雖施展出意會神功，也不便開口說話，因爲他對這虎穴魔窟一無所知。

又折轉過幾條廻廊，俞小萍終於停了下來，先望着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的劍在身上嗎？」

夏振華雙頰不由微微一熱，但仍然探手一摸自已那柄上古奇珍斷金截玉的追雲劍，還佩在身上。

當下鋼牙一咬，冷冷地答道：「在下即使沒有寶劍，就憑一雙掌，十個手指，就足可抵擋任何强敵，但不知俞姑娘有何吩咐？」

「天下第一劍，請別誤會，這裏不是逞强鬥狠的時候，武林三傑、巨無霸幾位老前輩，都陷在那地穴中。」

說完，用手向那深不見底的穴中一指，又低低地說道：「天下第一劍，你大概聽過神魔谷的厲害罷，這神魔谷主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但却淫亂得無以復加……」她微微一頓後又道：「剛才那兩個是她的貼身侍婢，我們將兩人制伏，這事必難瞞過女魔。現在我必須去接應我師傅去，這裏惟有你可以救他們脫險了。……」

「俞姑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連我自已也宛似做了一場大夢，難道這神魔谷主，眞有懾魂之術嗎？」

夏振華迫不及待地將自已疑團問出。

「天下第一劍，說來話長，將來我師傅巨無霸老前輩都會告訴你，現在救人要緊，他們已是三晝夜與饑寒、毒蛇和猛獸拚搏了。」說完，竟不待夏振華開口，黑影一閃，已向另一廻廊上縱走。

夏振華望着那黑氣翻騰，深不見底的萬丈深穴，全身不禁抹過一層寒氣。但想到俞小萍離去之言「救人要緊」，又不禁激起其義憤。

因爲武林三傑在自已身上所成就的，將是自已一生一世永難忘懷。巨無霸雖與自已萍水相逢，但他曾救自已於急難中，又助自已加迅練成金剛不壞身法。

尤其他曾聽巨無霸親口所說，滴血傳書雖爲他自已報仇雪忿，但主要目的還是要當着天下武林，使天下第一劍之名爲世人所公認。

不論如何，夏振華報恩懷德，救溺扶傾，自已總得盡上一份責任。

雖然前途一片黑暗，或者說是一片陷阱，但他却深信，俞小萍決不會藉此而謀害自已，因爲她那張惶之狀，顯然她也有着甚大心事，更有兩個艷婢，可爲證實。

祇是那個神魔谷主究竟何人，自已必得見識一下，否則，自已白白地被她暗中算計，這口惡氣，焉能不報。

他邊想，人也漸漸向那萬丈之深的穴口移去。

這時，千百種念頭陡轉，是天痴老人的慈愛之聲，是武林三傑的音容笑貌，是巨無霸那個萍水相逢之人的殷殷垂囑，是武林的重責大任，還有亡魂谷主及黑衣少女的關注。

使得這個鐵胆俠士，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但聽他喃喃地自語着：「天下第一劍啊！你既以天下世人的事爲念，也當以成爲天下第一劍的事爲念，因爲天下第一劍之譽，並不是一個虛有其名啊……」

他的胸膛微挺，立時豪氣萬千，人也迅即向穴中落去。

他的本性敦厚，尤其對武林三傑和巨無霸都有着一份深厚的情感存在，此時聽見這四人正在難中，豈有不迅速去援救之理。

他不知那穴底究竟有多深，祇是覺得冷氣翻起，宛似飄忽彩雲之上。他雖施展着意會神功，但疾落之勢何如銀丸飛落。

倏地，連聲巨響隱隱傳來，夏振華心頭一緊，微一提氣，却發現這穴中，還另有一條通路。閃身間，夏振華竟從一側縱起，一陣朗朗之笑震得這地穴中更有搖搖欲墜之勢。

夏振華雖然十分驚愕，但這地穴中的笑聲，却是純內功所發，就此種功力而言，顯然江湖十分少見。

這朶武林奇葩立時提高了戒心，並暗忖道：「山野之間誠不乏奇才，川澤之地亦有異能之人，這魔穴之中竟隱有此等高人，如果眞是爲害江湖社會，那還得了。」此念有如電閃而逝，另外又傳來一陣低沉而緩慢的說話之聲。

「諸位縱有絕世武功，亦難突出這魔穴之內，還不若多加調息，準備相機出手相助，這是正經。」

這聲音雖甚遙遠，但夏振華已聽出這說話之人，正是巨無霸，正欲出聲詢問，巨無霸的聲音又已傳來。

「諸位都是威鎭武林望重江湖的先進，自然有許多魔頭們覬覦，這一遭也算不上什麼。因爲這種陰謀鬼計，誰也難以防備……」他微一沉凝之後，又緩緩地說道：「祇要他不中奸人鬼謀，我想他總會設法來營救我們……」

不待他說完，另一個朗朗之聲却截斷

了話頭：「難道你還有同伴不成？」

夏振華聽不出說話之人爲誰，但巨無霸却迅速地回答說：「他雖然不是老夫同伴，但他自稱爲天下第一劍，且以武林大事爲已任，故我深信他必然要來。」

他說得十分緩慢，却深具信心。夏振華聽得十分感動，這個武林怪傑，居然對自已如此信任。

由此可見天下第一劍，對於社會的需要，尤其對武林中的興衰繼絕大任。

因爲他一時找不出進路，又惟恐賊魔乘機出手。故一急之下也施展「馭風傳音」之法，輕輕地說道：「老前輩，我已經來此，務請暫時忍耐。」

以下的話，他也不知如何措詞，因爲他實在無法找尋這密徑魔穴。

按他的絕世神功，固可貫金裂石，就是十數里之處，他們也可以聽見。

但却好半晌，沒有任何反應。當然不是有其他變故，就是魔頭們另有鬼謀。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不好！我們行動，一定被賊發覺，或者俞小萍的行踪已經敗露。」

他愈急愈想不出辦法。但砰砰嘭嘭之聲，却自四面傳來。

夏振華的身形，也如長空飛燕一般霍地拔起。一陣瑲瑯瑯嘯天龍吟之聲。因爲他已發現這地穴中有着堅强的設置，打算使用那柄斷金截玉的古劍，來毀去這魔穴中設備的機關。

他的思慮雖十分週密，但從不猶豫，故一經決定立即付諸行動。當他的身體倏然降落，一聲震天巨響也同時飄出。

夏振華的寶劍已完全刺入那石壁之內。左掌也於拔劍的同時，凌厲無儔地推出一掌。寶劍也施展出一招拔泰山而投北海之勢，連聲巨響傳出。這魔穴的構築雖堅逾鐵壁鋼牆，也硬被夏振華舉手投足之間就震開五七尺寬的缺口來。

他一招得勢，心中立即確定了掃穴犂庭之念，尤其他要報這遭被人暗中算計之仇，故鋼牙一咬，又是一劍向另一面石壁刺去。

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那一面牆壁也被震開一個大缺口來。

夏振華的身體再也不作停留，飛奔而入，他有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力，更有着世人難匹的膂力。更加上他的神功利器，足使其無堅不摧，無敵不克。雖然長此下去，他必須消耗甚多精力，但這朶武林奇葩所遇特殊，故在此際祇有顯出精力充沛。不到一盞熱茶工夫，他將這穴底五六條橫廊皆已震毀。但却未遇見任何敵人抵抗。本來他還聽見過巨無霸說話之聲以及那隱隱傳來的朗朗之笑。

但當他走遍這幾條橫廊，却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跡象。

夏振華心中一動，料定這地穴中必有機關操縱，巨無霸和自已說話之聲，都被魔頭聽見，說不定巨無霸等人已遭不幸。

此念雖電閃而逝，但全身也是幌過一層寒意，一招「牧童遙指杏花村」，劍掌齊發，一股凌厲無儔的勁風，直撲而出。又是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那一面地穴後壁，竟被完全震倒，剎那間土崩石裂，響聲不絕。

夏振華偶一凝神，人又向前縱去，雖然他施展了「意會神功」，但脚尖始終未曾着地。

一聲悠長的嘆息傳入耳際，夏振華聽得心頭一懍，暗忖道：「但不知此人是否爲女魔所擄。」

此念方轉，面前却出現一個骷髏一般的身影，雙目已瞎，雙腿齊膝切斷，鬚髮皆尺許長。一身黑色廠布衣服，破洞百出，那人好似久病方癒，亦好像受了過度刺激，尤其對接近他的人，皆視爲仇敵。

「老伯伯，你被何人幽禁此間？」夏振華低聲地問着。

那人好似故作未聞，依然舉首遙望着上蒼，似在等待着什麼。

「老伯伯，你是否被神魔谷主擄來，何時……」

不待夏振華說完，一陣嘩啦嘩啦之聲，帶起一股勁風，直向夏振華面門劈到。

夏振華低頭讓過，這才看淸這人雙臂，還被一付鐵鏈鎖住，從他一擊之勢，顯然此人並非弱者，祇是如何被老魔頭制伏，倒令人費解。

這謎一般的的魔穴，自已雖然有俞小萍引來，但如何被人暗算，這魔穴在何處，自已也未弄淸。這實在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如果自已不遇上巨無霸，恐怕始終無法揭開它。

當他虎目接觸到這個被人虐待的老人時，幾乎掉下淚來。但如何去接近他，並使他解瞭自已，或者可以從此人身上，來打探這魔穴之秘。

當下故意提高了聲音，朗朗地說道：「老伯伯爲何被人擒在此間？天下第一劍特來救你。」

又是一陣嘩啦之聲，挾着一縷勁風同時劈到。

夏振華有所準備，當嘩啦之聲起時，「追雲劍」，也同時揮出一聲脆響，那根鐵鏈，竟被揮爲兩段。

那個有如球形的人影倏地凌空飄起，雙臂上還剩下二三尺長的鐵鏈竟成了他隨身武器。

夏振華法驟不及防之下，幾乎被他擊中，但以那人的武功，確是當世百難選一的高手。夏振華雖譽爲天下第一劍，却也不是一招半式，可以使之折服！

這就想到此番入魔穴，亂子可惹大了，就是救得巨無霸等人出穴，也將有一場空前的拚鬥。就在他一愣之際，那個怪人已連番攻到，夏振華心中一動，「此人神經已經錯亂，我豈能以常理推斷。」

而那人的鐵鏈却又捲到，夏振華左掌微伸，故意裝做躲閃不及之勢，左掌一伸一收之間，兩條鐵鏈竟同時握住，輕輕一帶，那人凌空的身體，即飛撲而下。

夏振華更是出手如電，兩縷指風，點在那人的期門和巨闕穴上。

一聲悶哼，那人隨着夏振華手中鐵鏈一帶之勢，跌倒在地，手起劍落，鐵鏈全被削斷，又復在那人天靈穴上一拍，那人正欲坐起，夏振華惟恐其有變，又復在那人膝上一點，那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老伯伯，我是天天第一劍，特來救你出魔穴中。」

那人好似惡夢方醒一般，終於兩顆淚

珠滴在頰上：「我聽你聲音正是少年，眞是英雄出少年，就憑你能入得神魔谷來，你的武功也就足稱天下第一劍了。」

夏振華聽得雙頰微紅，但不便說出。

那人見夏振華並未開口，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繼續說道：「我也應當稱你天下第一劍，但不知你如何進入此間？」

「這地穴左右迴廊，皆爲我用寶劍震開，而且都在七八尺寬以上，你前面這面石牆，也被毀去。」

夏振華避重就輕地回答着，但他的雙頰却有如朝霞片片，心中也怦怦然直跳。

「我曾聽過一陣暴響，原來是這魔穴也有被毀的一日，總算上天有眼，使我得見這現實的報應……」

夏振華不知道他說什麼，故不便插口，那人微微一頓後，又道：「天下第一人劍，你大概不知道我這老怪物是誰？」

這一問，確提起了夏振華的興趣，也更增加了他的疑問。

當下朗朗地說道：「老前輩，請恕我出道時間甚短，難以猜測，但以老前輩的武功，這個什麼神魔谷主，竟能將老前輩制伏……」

「哼！老實告訴你，我就是神魔谷主，那裏有什麼神魔谷主來將我制伏。」

夏振華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人就是神魔谷主，爲什麼俞小萍說她是面如桃李，心似蛇蠍呢？

「天下第一劍，怪不得你會懷疑，任何人也都會疑竇叢生，甚至有多少好友，也都被陷此間，或喪失性命。」

夏振華已血脈賁張，怒髮直豎，正欲一掌劈死面前這個老怪物。

但一聲長長的嘆息，使他又軟了下來，接着那悲泣之聲，和牙齒咬得吱吱的響聲，同時飄出。

「天下第一劍，神魔谷主這名字早從我心中忘去，因爲我被困在此，已經整整四十年了，你不信去數一下，那牆角中，聚集斷髮，是我一年剪斷一次，又揷入壁間。」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好漢不提當年勇，我今日瞎眼缺腿，如果不是你來，這一條鐵鏈恐怕要相伴我長埋地下，甚至我的身體也無法離此三尺。」

他說時不自覺地擧起雙手，雖然他雙目已瞎，但似乎是欲從鐵鏈的痕跡中，尋回失去的記憶。

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道：「天下第一劍，這四十年來，你是我第一個所遇見的人，我也不怕你笑，不妨將這一件事完完全全告訴你，我看你古道熱腸，或可爲武林中能爭一口氣……」

夏振華胸部微挺。「老前輩有話祇管說，我旣以天下第一劍自居，就當以天下人的事爲念，那怕是赴湯蹈火，亦將在所不辭……」

那人又是一聲長長嘆息，終於說出了這一則慘絕人寰的事實，但也替夏振華找來無窮煩惱。

原來此人正是當年名震大江南北的神魔谷主，本名李若鴻，爲人偏激，屈於不邪不正之間。他旣不與武林中人物有來往，亦不與江湖朋友打交道。雖然已經四十餘歲，仍是風度翩翩，令許多江湖人物稱羨。

終於他在一次關西之行中，遇上一個女賊，號稱飛花聖手的，那時飛花聖手還不過二十左右。兩人一見之下，互訴衷腸，男歡女愛，結成了一雙佳侶。

但好景不常，當李若鴻偕同飛花聖手溯大江而東下，由川而鄂，而至江西地面，最後在湘粵贛三省交界的大庾嶺附近定居下來。

他們有着花樣的年華，也有着夢一般的幻想，故才在這大庾嶺的齊天峯下完成了這一座神魔谷。

裏面的設置，大部是李若鴻親自設計，差不多花去了十年心血始告完成。

這裏除一條暗道可通城裏，約有六十里長，餘外谷中皆按五行生尅之變化，更雜以九宮八卦洛河圖書等花樣，凡人入其中，不辨方向，都將活活累死。地穴中，更有迴廊秘室，構築十分精巧。

豈知飛花聖手天性淫蕩，初期嫁與李若鴻之後，尚能勉强安分，但年代日久，尤其李若鴻自以爲這座神魔谷，有美相伴，人生如此，尚有什麼不能滿足。

飛花聖手在關西道上能賺得飛花聖手之號，武功更是不弱，自嫁與神魔谷主李若鴻之後，武功更是一日千里。

這個淫婦漸漸不安於室起來，始則借故外出，繼則在外尋找刺激，終則與那些江湖敗類相與狼狽爲奸。

當然，那時魔道中最享盛名的爲墨竹君、一尊子等人，飛花聖手都曾與這些人勾搭過，待李若鴻發現，嚴加規勸時，這個淫婦竟惱羞成怒，先挖去李若鴻雙目。

第二次竟斷去雙腿，最後用了一條二丈長的鐵鏈將他囚禁在地穴尾端，使他終年過着非人的生活。

却不知道天不絕人，天下第一劍竟闖來此間，先爲他除去鎖鏈。

「老前輩，你先歇一會，待我救出另外四人之後，再來接你出去……」

夏振華雖然盲脈賁張，怒髮暴漲，但他仍未忘記他所以入穴的主要任務。

「天下第一劍，你找不着他們的地方，這地方的變化，在那賤婆房中，可以操縱，故你雖然發覺在東，倏地將移到南面去。」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我先將這些機關毀去，看他究竟有何法來與我相搏，祇要那賊婆敢出面，我就將爲武林除害，爲你報仇……」

「天下第一劍，並不是我爲你洩氣，這地壁中構築，愈向下層，愈爲堅固，不信你祇管向那面壁上試試。」

他微微一頓後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復幽幽地說道：「我當初構築時只是想作尋幽享樂之用，那裏會想到這個賤人，會當作殺人的魔窟。」

「噹」的一响，夏振華的短劍，雖刺入尺許，却也震得左臂微痲。

「天下第一劍，你應該相信我的話罷，底下的牆壁都是用桐油，石灰，碎石所築成，較之鋼鐵，尤有過之。」

李若鴻好似目覩一般，也好似看出了夏振華狼狽之狀。

「老前輩，這穴中還有其餘通道沒有？」夏振華急不及待地問着。

「天下第一劍，老朽尙有未盡之言，如果你能允許我一項條件，我當……」

夏振華不待他說完，朗聲笑道：「只要是有益於武林、人類、社會，天下第一劍無不聽從。」

「但是我必須說明，這一魔窟我必須將它毀掉，免貽人類災禍。」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出。

「天下第一劍，我早有心毀去這魔穴，甚至連我自己，也同歸於盡，只是我雙目已瞎，雙腿已殘，雙手被鎖，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又長長地嘆息一聲後道：「我雖然搜得了半斤硫磺，還有數斤碎石，只是找不着松香……」他面上掠過一層殺氣，又沉聲道：「雖然硫磺太少，不足以毀去魔穴，總可以將大部機關破壞。」

「老前輩，我知道你的用心啦，但你的條件究竟是什麼呢？」夏振華又朗聲問出。

「天下第一劍，我要求將那賤人，交給我來處死。」

他面色沉凝，十分堅定地說道：「少年人，你絕對下不了毒手，因爲她實在是宇宙間的尤物，人類的尅星，多少人願意爲她喪命，就是我自己要是能忍心下手，也不致落得如此……」

他鋼牙咬得吱吱作響又繼續道：「現在我只有恨，因爲我雙目已瞎，就是她再美艶如花，我也不會再受她的誘惑……」

夏振華臉上微微一熱，也不禁微微激怒。「老前輩，我夏振華頂天立地的男子，豈能爲女色所迷，如果你要親手報仇，我倒會應許。」

他朗朗一笑之後，又繼續說道：「我天下第一劍，倒不用你躭心，旣然飛花聖手以色盜技，敗德喪行，我正要爲武林除害……」

李若鴻心中大急，顫顫地說道：「天下第一劍，請別誤會，時間已經不早，你不妨從第三個迴廊走去，但不必右轉，一往直前，就可遇上你要救的人。」

未了的話十分悽楚。「天下第一劍，我的心願已了，我相信你會貫徹你的意志，但願你多爲武林珍重。」

語落，一頭向那石壁上撞去，頓時頭開血出，躺在地上。

夏振華微微一愕，那還營救得及，鮮血不住地流，那個曾經轟轟烈烈的神魔谷主，竟如此沒沒無聞地死去。

這一幕，給夏振華無比的激勵，也有着謹愼的戒備，因爲江湖上鬼詐陰險，一不小心就將遺恨千古。

他癡立在神魔谷主脚前，默然良久，終於喃喃地說道：「老前輩，你的大仇總算有人明白，我決將賤人之頭，祭你於地下，我也要將你的事跡，昭告武林人物，以爲終身警戒……」

說完，用自己獨特的流雲掌法將那些碎石捲起，將神魔谷主埋了起來，立時變成一座小丘。

夏振華又憑弔一番之後，始返身縱走。他去勢奇速，尤其他是依着神魔谷主所指方向，故迅速越離許多阻擾。

尤其他施展的意會神功，奔行在這穴道之內，更有其非常妙用。

不過要不是夏振華有着天賦資質，又因有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的共同培育，那一次巨無霸和墨竹君的一場拚搏，使得這朶武林奇葩也是獲益不淺。

故此際他內體所湧出的無比潛力，要較之往日充沛得幾多倍，連他自己一時也找不出原因。

當然這幾日來的沉睡，俞小萍曾投下在他口中的一顆藥丸，都將在他身上發出顯著作用。他本身的眞力，當施展至極限時也可以陡然增漲，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也是一個別人無法解答的問題。

就是夏振華自己也無法找出答案，因爲這是一項無法以常理測度的問題，或者將成爲永遠的謎，他循着神魔谷主所指方向一直前奔，只是避開右轉，當然左轉對他此行是有益的。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一陣陣怒喝之聲，却隱隱傳來。

夏振華因記着神魔谷主之言提高不少戒心，故奔行之間，微微納氣，並將自己天罡之氣和地極之氣相互爲用。

不僅夏振華全身上下皆被一層無形罡網所罩住，他奔行之處也帶過一片罡風，土崩石裂。一陣嘯天龍吟之聲，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也同時出得鞘來。

夏振華因那金鐵交鳴之聲的激厲，身形霍地拔起一招飛燕投環，追魂劍硬向那面石牆之上刺去。他以全力一擊，故使石牆可爲之穿，土崩石裂，但聽得一陣山崩地裂之響，震得這穴底成爲一片浪濤聲。

夏振華的掌力也同時迫進，土石飛起，那一面石牆竟被劈開丈來寬。

連聲悶哼傳入耳際，夏振華心頭一懍，還以爲賊魔先行找人下手，故不待聲落，一道劍光暴然飛出。

外面金鐵交鳴之聲更不斷地傳來，好似說：「老妖怪你吃裏扒外，我把你當成知交，你却從中來有圖於我，看我饒你不饒你？」

「哼！你爲害社會，我早欲爲武林除一害了。只因我幾種武功未成，故不便下手。」

「你現在是武功練成了，那倒好！我絕對接受你這份人情，老妖怪，我看你能否離出這神魔谷一步。」

「哼！別不要臉，憑你這個賤貨我還不必費這麼大力氣。你以爲眞能以色盜盡天下之技了。」

「老怪物！你是誰所指使，胆敢向老娘如此無禮，難道我的寶劍不會取你項上人頭嗎？」

「好罷！你旣破壞武林規範於前，又違背我們的協定在後。」

不待她說完，另一個聲音即截斷了話頭：「老怪物，我違背了什麼協定，你敢血口噴人？」

「我的徒兒，你也刧持來此，你這是什麼用心？賤人！在這谷中的少女們，那一個保全了淸白。」她說時牙齒咬得吱吱作響，顯然十分氣忿。

這一問一答之聲，都隱隱傳入夏振華耳際。不問可知這兩人，可能就是亡魂谷主和以色盜技的飛花聖手了。

因爲這金鐵之聲，所震出的拚搏罡勁，顯然他們已拚鬥了不少時候。亡魂谷主

的用心更易忖出。

如非在此際女魔任意出手，夏振華在穴中的行動，決非如此容易，最少她將撥弄機關，來作層層困阻。

故此亡魂谷主才先行動手纏住女魔，使之無法分身。才使兪小萍和夏振華有充餘時間。

夏振華劍掌併用，那面厚約三數尺之石牆，硬被震開。他一招得勢，那還會再歇手，劍若驚虹，掌似疾電，山崩地裂之響，震耳欲聾。

「你究竟是誰？爲什麼一定用這黑布蒙頭，擧道有見不得人的事嗎？」這聲音倏從左邊傳來。

夏振華不由一驚，正欲飛身縱起，一聲長長的嘆息之聲，也同時傳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的本來面目早從世人的記憶中褪色，現在只有一襲麻衣，一方黑布，成了我特殊標記……」他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笑道：「以三位在武林中的地位，江湖中的閱歷，定不難將我認出。」

一陣微微之笑也同時震起。「你眞是個大怪物，我們三人，久不蒞江湖，對許多人物都已陌生……」

不待他說完，那人也朗笑連聲道：「怪不得三位不認識我，其實我也沒有在江湖中留下什麼，不過黃河之亂源，如何遏止，三位應該不會忘記。」

「啊！閣下原來就是當年，名震武林的美劍俠——巨無霸，眞是失敬。」此人說話，低沉樣而有力，夏振華一聽這聲正是知足翁。

這一喜自非言語所能形容，正欲朗聲叫出，但巨無霸的聲音亦已響起：「好說，武林三傑威震武林，但不知如何與這賤女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都在她同一手法下着了道兒。哼！一輩子打雁，老了被雁啄了一口，眞是陰溝裏翻船，丟人丟到家了。」

這說話之聲，好像是追風叟，只是略顯低沉，顯然缺乏往日那種朗朗之聲。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不好，四位老人，可能都已誤食此間食物，或者皆已中毒。」

那還管得許多，掌劍齊揮，一招「推山塡海」，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那一面石牆竟被他推倒。霎時揚塵四起，碎石飄飛，夏振華的身體，也似穿簾乳燕，飄身飛入。

另一面，也是一陣軋軋之聲亂響，那穴道立即作輪盤般旋轉。

夏振華快捷無比，但在這地穴中還是落後幾分，因爲這地穴機關，操縱在別人手中。任是他武功高絕，對於這穴中建築，並不能全部毀壞，只是震毀了部份機關，故整個秘密，尚未揭開。

當那一連串軋軋之聲傳入耳際，夏振華身形又飄然而起，他不願就擱時間，以免誤事。

掌風發出連聲呼嘯，劍勢帶起一片長虹，山崩地裂之聲，此起彼落。

又是幾聲怒喝之聲，震蕩在空際，夏振華急得滿頭是汗，却不能找到入穴之路，幾聲軋軋之響，又掠地傳來。

一記劈空掌力，夏振華用了八成以上功力，一陣震天亂響，軋軋之聲，也寂然止住。

夏振華提氣間，人隨劍起，越過那道石牆。一陣脆笑，也同時傳入耳際。「老鬼是想死，還是要命？都只憑你們說一句話……」

夏振華微微一愣，尚未辨出這說話之人爲誰，但他判知這裏已是千鈞一髮，一縷劍風，堪堪向那石壁上擊到，但那冷冷之聲，又經傳出。

「賊婆！你想用這些下三濫手段對付我們，賤人，你也不打聽打聽，只要你敢走近，看我先劈了你。」

這說話之人十分忿怒，顯然他們已受制於女魔手中，女魔因爲他們的武功太高，或者女魔另有陰謀故尚未驟然下手。

又是一聲詭笑道：「我既然能弄下你們來，自然有制你們之策，不信，只等着瞧……」說完，軋軋連聲，十數點火星直冒。

夏振華頓時百脈賁張，一聲虎吼，掌劍齊落，人也同時撲入，一縷勁風直撞而出。

「賊魔！爾敢，看我天下第一劍可肯饒你！」

人聲落到，又是一縷勁風飛出。

夏振華的身軀，尚未着地，那邊却傳來一陣低沉之聲，「孩子！小心，這賊婆身染百毒。」

夏振華心頭一懍，劈出的掌力不由一緩，一聲「噹」的脆響，夏振華手中的追雲劍也被震開。

一種被辱之感，一種爭强好勝之心，油然而生，但當他的星目所觸，胸前如受千斤重鎚一擊，竟一連退下三數步來。

原來夏振華面前，正站着一個綺年玉貌的絕代麗人，而且一身翠綠衣衫更顯出其清麗脫俗。手中劍泛出閃閃淡光，定是一柄名珍利器。

夏振華腦際立時閃出千百種念頭，因爲這女子與自己心目中的迎風女，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與亡魂谷主的愛徒——兪小萍，也有七分相似，不過兩人的年紀較輕，長長的秀髮，深深的梨渦，碎玉一般的貝齒，都在這絕世麗人身上找得出來。

夏振華微微一愣之後，忙微斂心神，暗忖道：「怪不得神魔谷主會不信自己能下手，除去這個女魔，我若這般失魂落魄，不僅將遺留笑柄於武林中，說不好女魔亦將乘機出手。」此念陡轉，星目又從那女魔全身上下，掠過一眼，立時雙頰緋紅，心也直跳。

因爲女魔除掉頭上一頭長約二尺的秀髮，披在背後，身上並未穿任何衣服，只以一襲薄如蟬翼的綠紗，裹在身上。

故表面望去，她不僅清麗，簡直是一個惹火的尤物，那一個如凝脂般的胴體，全暴露在外面。

夏振華沒有接觸過任何女性，在當時的社會中，男女間的界限極嚴，更不用說女人公然暴露自己的身體。

故一旦接觸到那高聳的玉峯，那凝脂的肌肉，都令人發出非非之想。

任是這個少年俠士，混身是胆豪氣干雲，此際不僅心中狂跳，臉上更加火熱，人也幾乎昏昏欲睡。

幾聲軋軋之響，震蕩在空際，夏振華心頭一懍，也才被這軋軋聲，帶回現實。

微微一咬舌尖，使得整個神情都爲之一緊，「追雲劍」一抖，朶朶劍花飛洒而出。口中也一聲冷叱道：「賊魔，你大概就是以色盜技，謀害親夫，殺害同道的『飛花聖手』了……」他微微一頓後，又冷喝道：「賊魔，我今日不僅要替神魔谷主李若鴻報仇，也要爲武林中人洩忿。」他邊說，左手五指輕輕彈出，幾縷勁風，直向那軋軋聲中奔去。

他是挾凌厲罡勁，故「浮雲指」功力，也就更顯出其威猛，但見彩雲飛洒，落花片片。一陣咚咚聲響過，軋軋之聲倏然止住，那幾扇石門，也同時洞開，夏振華的劍勢一捲，一縷劍風，也逕向那綠紗上絞去。

又是一聲冷喝之聲落處，一個面垂黑紗的女人，手中提着一根鐵杖飛身而入。

「孩子，這賤人由我來打發，你快去救武林三傑和巨無霸去。」

說完，那根鐵杖竟化作萬點寒星，直向那絕世麗人劈去。

夏振華不暇細說，只朗聲答道：「老前輩，這賊婆千萬饒她不得。」

說完，人如飛燕驚鴻掠地而起，凌空一轉，追雲劍直向那面石牆上刺去，左掌也同時劈去。連聲巨響，立時碎石紛飛，呈現在夏振華面前的，却是五面石牆中間，每格中站着一人。

顯然他們帰限在這三尺之石格內，任何武功，皆無法施展。

夏振華一掠而前，追雲劍硬將中間那面石壁切斷。

第一個邁步而出的，正是頭蒙黑巾、身着麻布長衣的巨無霸。

夏振華的追雲劍又切斷了第二面石牆，一聲巨響，那些巨石竟塌陷下去，而追風叟、逍遙客、知足翁，也同時飛出。

「華兒，是老哥哥要你來的……」知足翁首先發問。

逍遙客早爆起一連串朗朗之笑道：「華兒，虧你趕來，否則我們……」他不願說出「沒命」的話來，但言詞之間，却流露出千萬般感慨。

「我早就算定天下第一劍會趕來，三位現在相信了罷？」巨無霸也流露出無限愛意地說着。

夏振華嘴角抽動了一下，幾番欲言又止，因爲他被幾位前輩高人一說，不僅愧感萬千，面紅心跳。更感到幾個老人，對自己都有同一願望，尤其巨無霸，這個當年被人稱譽的美劍客，竟以滴血傳書，來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雖然他沒有說出其滴血傳書之由，但從那日同夏振華所說的話中，這個怪傑對天下第一劍，不僅頻生愛意，也產生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情感。

倒是追風叟依然不改那豪邁之氣，「好啦，我們還是在這魔穴中，今日不僅要掃穴犂庭，對這個賊婆娘，更是饒她不得的……」

一語提醒衆人。「對！我們先去那面瞧瞧！這裏面變化甚多，亡魂谷主恐非那賊婆娘之敵。」

逍遙客手揮逍遙扇，一起一振，人如蒼鷹撲食般而起，「我去找那個賊婆娘算賬！」

他不待巨無霸的話說完竟先行而走。

巨無霸又向夏振華笑道：「天下第一劍，你去過那裏沒有，那邊金鐵交鳴之聲，震耳欲聾。」

「老前輩，這裏的通路我都已劈開，但出去時，只能向右走去……」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朗笑道：「那裏金鐵交鳴之聲，可能是亡魂谷主的愛徒——兪小萍與魔爪們相拚搏，兪姑娘的武功，深具基礎，定當無碍。」

朗朗之笑聲起，追風叟也朗聲說道：「這幾日已蹩够了！待我到那裏去瞧瞧，順便宰他幾個來洩忿，看這些助紂爲惡的兇手……」

後面的話，却因穴中連聲暴喝所打斷。知足翁站在夏振華身邊，他望着這朶武林奇葩不僅成長，也已壯大，實不愧爲天下第一劍。

「華兒！你沒有遇上你師傅？」知足翁低低問着，且面上露出戚容。

「叔叔，我們還是在南嶽別後，要不是這神魔谷中相遇，我還不知道叔叔等都被困此間呢。」

夏振華一聲答覆，並將自己也爲賊魔所乘，亡魂谷主如何入谷，兪小萍先行贈藥，自己如何先入地穴中，並將神魔谷主的遭際，以及慘死經過等等，都一一說出。知足翁和巨無霸聽了，咬牙切齒地恨聲不絕。

倏地，一聲慘呼聲傳來，三人同時一驚，巨無霸大袖一擺，竟先行跨走。

夏振華望了知足翁一眼，道：「叔叔，你身上可有不適之處？」他發現知足翁的面色不對，故此問着。知足翁老臉一紅，吱唔了半晌，但未說出，夏振華也無暇細問，只從懷中摸出兩顆藥丸：「叔叔，這是師傅上次給我的神丹，你先服下兩顆罷。」

知足翁也不客氣，先將兩顆神丹服下後，又復運氣調息一番，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華兒，走！我必須要報這口惡氣。」

說完，身形陡閃，人也向逍遙客拚鬥的方向奔去。

夏振華因不明眞相，更不知道這位武林隱傑的心事，所謂要報這口惡氣究竟何所指，故微微一愣之後，也跟踪而去，雖然這些人都是武林中前輩，武功都是出類拔萃，敢稱罕有其匹。

但這是魔窟，四圍都是陷阱，連那個親自設計這神魔谷的神魔谷主，也竟被女魔囚禁此間，最後還落得一生殘廢，受盡折磨，自己觸牆而死。

眼看他們又四處分散，如果被女魔發動機關，那時搶救不及，甚或又將貽無窮災禍。

突然知足翁拉他一道，他知道這位善良的老人，必有重大事故，他的心中實在想去尋找兪小萍，但却無法分身，而知足翁在他的心中的地位，除天痴老人之外，武林三傑是他唯一親人，故一時間左右爲難。

（未完・十一）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雙目失明，心情悲傷，獨自在房中悲哭，把小和尚嚇得一跳，麥小喬把小和尚遣走，又自在房中苦思鳳姑娘的話……關雪羽意外獲得盧幽的悉心傳授，把她幾十年的武學心得却傳授給關雪羽，還收他做義子，並把一柄弧形薄刃送給關雪羽，遂叫關雪羽離去……關雪羽回到房中，正待下榻，鳳姑娘忽然來到房中，關雪羽來至山中十數日，這才是第二次和她見面，忙問她去了何處，鳳姑娘告訴他說是去找麥小喬，並為她去了身上宿毒，關雪羽此刻面對着如此嬌美、又對他有恩的少女，心情紊亂，他無法在鳳姑娘和麥小喬之間作個選擇……

擺脫情枷鎖　不辭而別去

荷包裏還裝着一些日常備急的東西，都是他們金鳳堂馳名天下的各樣靈藥「續命丹」，「千金油」，以及八樣能解百毒的不同藥品，每一樣都用精緻不同式樣的小小瓷瓶裝着，金鳳堂靈藥，天下馳名，往往為求一粒，苦無門路，想不到一下子却得來許多，對於一個行走江湖，扶弱濟強的俠士如關雪羽之流來說，拋開鳳姑娘的私情，只是這些藥物的本身價值來說，已是萬金難求。

看着關雪羽喜歡，鳳姑娘臉上也綻開了笑意。

「這些都是我平常日子小心收藏的，就拿續命丹，千金油這兩種藥來說，我爹爹也早已不製，所剩極為有限，就是我要也要不到呢！」

關雪羽好生過意不去，要退還給她，鳳姑娘當然不肯，然後她又一樣樣地解說着各種藥物的不同用法，她這裏細細地說，他那裏細細地聽，偶而接觸的眼波，含蓄着「無猜」的情意，這情景饒是「膩人」而大費思忖了……

話說完了，四隻眼睛猶自靜靜地對看着。

一片紅雲起自關雪羽的臉上，他警惕着忙自把目光移開，禁不住熱血翻騰，全身發躁，好不氣悶！

「唉——」

重重地嘆了口氣，站起來在室內走了半轉，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電也似地射向鳳姑娘。

「姑娘對我好，燕雪非不知情……日後如有用我之處，只請隨時關照，就是為姑娘妳而死，我也值得，絕無怨言……」

鳳姑娘為之一哂，心裏可是又甜又臊，却禁不住對方那般猛烈的目神的逼視，羞答答的垂下了頭。

關雪羽這幾句話誠然是肺腑之言，祇是鳳姑娘如果夠仔細，當能聽出其弦外之音，那意思分明是在說：不惜為對方一死，却無能共效于飛——祇是鳳姑娘一時却那裏又能體會出來？

她幾乎有些出乎意外的喜悅，先時的憂怨、猜忌，一股腦的為之消失，留在心裏的只是那般無限的甜……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誰又要你去死來着？」她重綻笑靨的道：「以後不許你再提這個字……知道不？好了，我該走了！」

關雪羽想不到自己一句話，竟使得她如此開心，原以為又將別生出許多枝節，却是有些出乎意外。

他本有很多話要說，既然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就必需交待清楚，好不容易提起了勇氣，待得剖明心迹，對方却忽然又要走了，眞是捉摸不定她心裏在想些什麼？一時只看着她發呆。

鳳姑娘已經走到了門前，站住脚，回頭一笑道：「這些日子，你可是悶壞了吧？放心吧！你就快自由了……我爹這兩天就會找你……」

關雪羽心中一喜道：「是麽？」

鳳姑娘緩緩地點點頭，驀地飛紅了臉：「他……有事要跟你談……談些什麽，我可就不知道了……」

說了這幾句，她的臉可就更紅了，倏地轉身，快速離開，一逕的去了。

× × ×

關雪羽重新展視對方所送的那個珠花荷包，發覺到裏面竟然還有東西，是一塊湖青色的絲巾，銀色絲綫滾着邊兒，中間用大紅色的絲綫繡着些什麽！

「雪羽清賞」「永結同心」。

這兩行字，已是夠清晰，接着的一隻紅鳳，不啻代表了這個多情鳳姑娘的簽名，整個絲巾渲染着淡淡地一種清香，想是用燻香薰過。這個鳳姑娘只當她拿刀動劍慣了，那裏曉得她居然還作得一手好女紅，而且十足的女兒心思，倒是關雪羽前所未料及。

然而這一切看在了關雪羽眼裏，却沒有絲毫甜蜜的慰藉，反倒帶給他無比的沉重壓迫感覺。

凝視着這方絲帕，他眞個是感慨萬千，頻頻搖頭嘆息不已，自忖着終將辜負了對方一番情意……

那是因為他內心的深處，始終忘不了另一位姑娘——麥小喬的影子，這個影子一直無從追溯是什麽時候進到他心裏面來的，總之，它確已在那裏面生根發芽，隨着時間的增長，如今已蔚然成蔭，想要連根拔除，談何容易？

這麽說，並不能表示鳳姑娘在他心裏就沒有地位了，正因為鳳姑娘強烈的闖進了他的心扉，才使得他在情緒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擾，而感到難以適應。

感情之於人實在有難以理解之微，一任你天大的英雄豪傑，一頭栽進到感情的漩渦裏，也只有聽憑擺佈之一途。一入情關，想要從容進退，便是大費週章，運用慧劍斬斷情絲，更是談何容易？

站起身來，來回的在這間房子裏走着，這可是他出道以來，從未遭遇過的難題，可比面臨強敵，臨陣厮殺更惱人多了。

天色已經大亮，一片朝陽掠過屋脊，洒落在前院裏，樹上的樹枝經陽光一照，紛紛幻作異彩，自此遠眺，浩浩雲翰，更無一絲流雲，但見遠山近嶺，疊疊相重，頂上白雪亮若爍銀，刺得肉眼生疼。

君子之異於小人，正因為前者具有坦蕩的胸襟意志，後者却常感戚戚，這番道理，雖不能一概而論，却多少標明了大丈夫担得起放得下的磊落胸襟，正是那能儘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麽一想，果然大見輕鬆，較之先前，判若兩人。

陽光下，只見冰兒笑嘻嘻的提着食盒，一逕來到了近前，請了個安道：「相公早啊！」

關雪羽讓她進了屋子，冰兒一面把早餐擺上桌子，一面笑道：「我們姑娘回來了，相公你可知道？」

關雪羽點頭，不便說明。

冰兒道：「剛才我聽見堂主跟我們姑娘說話，還提到了相公你的名字來着。」

「啊——」關雪羽道：「他們說些什麽？」

冰兒「嚶！」然一笑，却又搖搖頭：「這……我可不能說，反正是……好事就是了！」又笑了一聲道：「到時候少不得還要來跟相公討賞來呢！」

關雪羽皺了皺眉，心中怔了一怔，他好不容易才把這件事撇開一旁，却不願為此再次神傷，聆聽之下，微微一笑，也就不再多問。只是心裏却留下了一分仔細。

冰兒扯東道西的又說了許多別的，關雪羽却也沒心事再去多聽，心裏却在作一個盤算，權衡着未來的得失。

× × ×

今夜似乎顯得特別寧靜。

月光下一片銀白，花葉扶疏。偶而襲來的微風，草木蕭蕭，給人靜思自反，無尚的恬靜感覺。

把一切再三思量之後，關羽雪已有了離去的打算，他決定離開這裏，否則拖下去只怕後果堪憂。

把幾方面的感覺綜合起來，所得到結果，使他瞭解到鳳七先生之所以要把自己帶來這裏，實在是有點深刻的用心，那就是，他既想收自己為徒，又想召自己為婿，以便繼承他陸家七指雪山的罕世武功。

偏偏這兩樣對於關雪羽來說，都難以從命。鳳七先生所以遲遲未曾提出，或許認為時機還沒有成熟，一旦由他嘴裏說出來之後，就不容對方有所遁詞，以他倔強之生性，到時候只怕難以收場。

關雪羽是在萬般無耐之下，才興起了「不告而別」的念頭，這與他一慣的磊落胸襟，可是大相逕庭，對鳳姑娘的一片芳心，尤其使他慚愧，然而他却知道，此時若不狠下心來一走，往後就更加難以脫身了。

一切準備就緒，他隨即抽出狼毫，在紙上留下了告別字句：『燕雪請辭，年、月、日。』

似乎什麽也不必多說，這樣最好。

時間眞快，轉眼之間，來到七指雪山已然盈月，為踐前言，毫無目的的來到了這裏，一住經月，雖說是不告而別，在感覺上來說，却也並無虧欠愧疚之處，至於對鳳姑娘的情意，却顯得是另一回事，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出得門來，但只見星月皎潔，氣溫奇寒，若非是身藏有精湛的內功，萬難挺受得住。

這裏他早已輕車熟路，略一打量，遂即發足快速奔出，霎時間，已來到了盧幽所居住的那座紅樓當前，隨即停下腳步。

十數天以來，這裏是他每夜必來之處，偶然的與盧幽結識，竟然帶給了他劃生命的改變，這十數天以來，他從這個奇人盧幽之處得到的教益，眞是形同再造，無可比擬，所謂「太乙門」的武功精湛，已在短短的十數天之內，透過盧幽的奇異傳授方法，全數傳給了他，此刻無疑是囫圇吞棗，待得大成，還須今後細細琢磨，不過，這類奇功異能一經留置記憶，他自信今生今世是永遠也不稍忘的了。

面對着盧幽所居的這座紅色石樓，關雪羽禁不住興起了一片依依情懷。雙方雖然沒有師徒之分，却有師徒之實，也虧了盧幽臨終的決定，必受關雪羽爲膝下義子，總算師承有名，圖報有方，形式上使得關雪羽減輕了一分內疚。

低低呼了一聲：「乾娘，我走了！」

隨即伏向地面拜了一拜，站起來待得離開之時，耳邊上出乎意外的竟然聽見了傳自樓內的一聲嘆息，正是發自盧幽之口。「你這就去了麼？」

語音淒然，顯然充滿了別情離緒。

隨着這句話的尾音之後，正廳前面的一扇門忽地無風自行敞了開來，一條纖細的影子，有似一抹幽靈般地飄身而出，倏到關雪羽忽然警覺到時，來人霍然已悄立面前，正是盧幽本人。

關雪羽怔了一怔道：「乾娘……還沒有休息麼？」

盧幽點點頭說：「今夜我心緒輾轉不寧，正忖着別是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原來是你這個孩子，你可是要走了麼？」

關雪羽點點頭，說：「正是。」

有些話，即使在乾娘面前，却也不便出口。

盧幽輕輕一嘆道：「走了也好……否則夜長夢多難免又生出許多意外事來。」

關雪羽點點頭，停了一會兒才道：「乾娘可有什麼事要託囑我代辦的麼？」

盧幽搖搖頭，臉上現出一抹苦笑道：「那倒沒有……見了你父母，祇說太乙門盧幽向他們問好……你我後會有期，今後或將還有見面之緣……」

關雪羽點點頭道：「乾娘說那裏話來，待我稟明父母之後，再來專程迎接你老人家，到青城山上住些日子，也容我多少盡些孝道……」

盧幽聆聽之下，由不住微微地笑了。

「難得你還有這番心意，也不枉我多日來爲你煞費苦心，我看是不必了……一個人失去了眼睛，也就同時失去了快樂，像我這樣的人，快樂是終年難得一現！燕雪，你可知道，能夠遇見你，把太乙門的武功傾囊相授與你，對我來說，這已是夢寐難求的快樂了……天不早了，來，讓我送你一程吧！」

關雪羽道：「這……不敢勞動……」

盧幽「哼」了一聲說：「以你眼前功力，通過陸青桐之埋伏，倒也並非難事，只是一個驚動了他，祇怕就不易脫身。」

聽她這麼一說，關雪羽由不住爲之陡然吃了一驚，他只當偷偷一走了事，却沒有想到還有這麼一層，七指雪山之所以傲視武林，無懼於武林各門派之敵視挑戰，自然是因爲陸氏父女武功驚人，無人胆敢以身相犯，然而他父女時常不在山上，偌大的金鳳堂並無得力手下鎭壓，就不怕敵人乘虛而入，挑了他們的老巢麼？

這麼一想，也就可以理解到，這裏勢將有厲害的陣勢佈署，是以才會不慮外人之入侵了。

「若不是乾娘提起，我倒還沒有想起有此一關，只是妳老人家……」

他因想到了盧幽雙目失明，離開她所熟悉的住處，是否仍能行動如常？却又怕損了對方的自尊，是以話出一半，便自停住。

盧幽却已經聽出了他的絃外之音。臉上立即現出了一抹淒凉的苦笑。

「你所顧慮的並非無因，這對我來說，實在也是一次艱難的攷驗，但是今天有了你，却給了我極大的信心……你就是我的眼睛！」

「是……乾娘！」

嘴裏雖這麼應着，心裏却不無疑問！這樣能破陣麼，而且……

盧幽輕輕一嘆道：「多少年了，我一直想試着把他這勞什子的陣法給破了，只是在我『神寶無相定心止觀』的功力未臻完美之前，却也不敢過於自信，萬一要是失敗了，爲他困在陣內，定必會遭他羞辱取笑，現在功力既成，諒他陣法再是厲害，却也困我不住。」

關雪羽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只是乾娘送我出去，還能認得回路出來麼？」

盧幽用一個輕蔑的微笑代替了回答——但是她心裏却實在沒有輕視陸青桐的意思，很可能長久以來，陸青桐在她心目中很有着舉足輕重的份量，直到她有一天感覺到她所研習的「神寶無相定心止觀」已經成功，那一腔藏匿在內心深處的隱憂，才自慢慢地爲之消除。

天色雖然很黯，但是借助着皎潔的星月，關雪羽依然能很清楚看清對方的臉上表情。

這半個月來，每日兩次隨着盧幽在暗室練功，由於盧幽教導有方，他的長進，簡直是匪夷所思。沒有眼睛的盧幽創始了這門功力之後，竟然形同有目，有眼睛的關雪羽領悟之後，自然更具有不可思議的奇妙效果了。

「乾娘，我們這就走吧？」

盧幽點點頭說：「爲了我們行動方便如一，還是你揹負着我較好。」

關雪羽點點頭道好，隨即蹲下身子。

盧幽把身子依靠過去，容得關雪羽揹着她站起之後，才感覺到她敢情輕若無物，一個人練氣能練到如此境界，實在稱得上「去仙不遠」了。

「你奇怪麼？」盧幽靜靜地問。

關雪羽道：「乾娘眞個身輕如燕！」

盧幽微微含笑道：「祇要你按照我所傳授你的太乙門兩種內功法勤習，以你如今根基，不出一年，也就能有如此成就！來吧，我們邊走邊談！」

關雪羽答應了一聲，隨即發步前行。

盧幽問道：「慢着，你是走的那一條路？」

關雪羽道：「是通向後山的一條小路

，想是較爲僻靜，不易爲人發覺！」

「那倒不一定，」盧幽哼了一聲道：「越是僻靜之道，越有風險，我既有心助你破陣，又何懼於他？我看不如改走大道的好！」

關雪羽應了一聲，轉向正面一條甬道踏進。

盧幽道：「這只是通向前山的一條小道，長得很呢！趁這個機會，我倒要看看你的輕功如何！」

關雪羽道：「乾娘指教！」

身形一矮，以氣提形，乃自展開了他們燕家的傑出輕功，快速向前踏進。

盧幽哼了一聲，道：「祇以輕功而論，確是十分出色的了，你們燕家門自令祖伯燕浩天，祖父燕南天，我都見識過，他們的御氣行功，確是一絕，這門功夫的特色在於神形凝一，看來你已深精此術。」

關雪羽好生欽佩道：「乾娘說的不錯，只是再想上一層，却是難極了！」

「這就是我要教導於你的地方了。」

眼前來到了一片松坪，夜風中松濤聲聲入耳。

盧幽止住了話頭，道：「到了萬松坪了！」

關雪羽說：「怎麼走法？」

盧幽道：「穿過去，放心，這裏面不會有什麼埋伏的！」於是又道：「所謂神形凝一，必須要御靜於動，御意於行，得神形俱煉功力火候，才能大成。」

雪羽道：「這麼說，豈非與道家的行蹻之法甚是接近了？」

盧幽道：「不一樣，不一樣，道法中的龍蹻、虎蹻、鹿盧蹻，那祇是一種神遊之術，我現在說的却是在於身體力行，原則在於『身是劍，意是使，意御形，神合體』，說明白了，實在是一種拋己忘境之法，能作到這一步，你的輕功必將能大爲精進。」

一言驚醒夢中人，雪羽只聽到這幾句話，便彷彿有感於自己已然大有斬獲了。

「你可明白了？」盧幽的聲音就在耳邊：「一般的輕功，不外以行走爲求速達，充其量以求其快而已，我告訴你的這種方法，其意在神，其用在體，拋己忘境，便能役形，意出身至，如劍鋒之利，一旦功力成熟，舉步不緩不急，久之自知腹氣騰然，非僅輕功而已，長生亦在此中……你要切實記住，身體力行，終日練習，不可一日間斷，終必將以大成。」

關雪羽何等智慧，經他這麼一提，頓告明悟，心中之喜悅，簡直不可言宣。

眼前行走於大片松林之中，地上遍積着厚厚地松針，人行其上，簡直就像是踐踏在厚軟的氊毯之上，簡直不聞其聲。

關雪羽必然想起那夜戲追一鹿，不知而忘其所，進入一片松林，像極了這裏，莫非舊地重來了？

一念及此，便即中止了前進。

盧幽見他忽然停步，奇怪問故，關雪羽乃以那日誤入此林，險些爲鳳七先生所見之事告之。

盧幽道：「這麼說，就差不多到下山之處了，陸青桐所住之處，定有埋伏，要是驚動了他，可就痲煩，你且定下心來，把眼前所見報與我知，再定對策。」

關雪羽應了聲是，乃將眼所見之一切報出！

盧幽祇是一聲不哼的仔細聽着，容得關雪羽說完，她才冷冷的道：「倒也不可輕視了他，你再看看，眼前松樹可有些什麼異態麼？」

聽她這麼一說，關雪羽不禁微吃一驚，怎麼也沒有想到松樹本身還會有什麼玄奧。

當下他隨即注意的打量着眼前這片松林，夜色裏，但只見一片樹海，在月色之下輕輕動蕩，搖曳出大片松影，那陣陣松濤之聲，便是引發自此，這原是合乎情理，正當之所見，只是一經盧幽提及，再次定神細細觀察之時，便自爲他看出了一些破綻。

「啊！」關雪羽像有所悟的喃喃的道：「這些松樹，莫非是假的麼？」

「對了，是假的！」

盧幽胸有成竹的慢慢道：「不過，並不會是假的，現在我們所站立之處是眞的，後面的大片林海，便爲虛幻之景了。」

接着她冷笑了一聲道：「幸虧發覺得早，否則出眞入假，一腳踏進了無邊樹海，便中了埋伏，陷入他的『乙木眞氣生死陣法』之內了！」

關雪羽對五行之學，原來就有研究，只是沒有想到而已，這時聽聞之下，細細運目向着那片樹海看時，果然即見月光之下，那松林樹梢之頂，浮露出淺淺一片綠色光彩，正是五行中的「木」氣所顯，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忖思着自己的過於大意，若不是盧幽提及，幾乎失足跨入那浩瀚乙木眞氣之海，以自己與盧幽之能，固然可保無凶，終得大費週章，萬一驚動了陸氏父女，豈非大失策事！

心裏正自慶幸，却聽得背後盧幽道：「今夜幸虧我同你一起來，要不然必生事故。」

頓了一頓，她即道：「乙從庚化，氣秉西方，最忌辛金之暗損——陸青桐這點小聰明，拿來嚇唬一般武林人物，稱得上有用，只是在我面前，還差得遠，我這就給他點顏色看看。」

關雪羽正自運思着對策。

盧幽却早有成竹道：「七二成五，你向左連進一百步！定步再看！」

關雪羽不及多思，聆聽之下，即行遵言向左速速前進了一百步，定身站住。

他這裏腳下方一站定，感覺上只聽見耳邊「轟」然一聲輕震，眼前所見便自又換了一番景像。

松林猶是松林，只是大非方才景像，夜月下，只見一彎碎石小道，迤邐當前林中，不遠處還有一方凉亭！

關雪羽隨即將眼前所見一一道出，盧幽微笑道：「這就是了，我們先到亭子裏坐會子去！」

兩者距離不遠，關雪羽一經發步，即臨亭前。

亭內置有一六角石桌，石鼓六個各置一面，身方跨入，只覺得四面寒風齊襲亭內，冷得緊！

盧幽道：「我雖眼睛看不見，可是却能感覺出來，現在既然發現了這個亭子，就更能證明我沒有猜錯！」



一面說時，關雪羽已把她輕輕放下。

盧幽突地伸出了一隻手，撫摸在當前石桌之上，却向雪羽問道：「這桌子可是白色？」

雪羽點點頭道：「正是白色！」

「大白之火！」盧幽挑了一下細細長眉道：「如果我見識不差，這亭子四週必然種有大片鮮花，或是盛開盆景！」

雪羽打量了一下，果然見四週繞亭生有許多花木，雖是夜裏，亦能見所開之盛，當下咦了一聲道：「果然有花，乾娘所見不差，這又爲了什麽？」

盧幽道：「這是以形取象，用盛開之紅花，象徵火勢之盛，又名烈火燒天，一旦陣法發動起來，大片烈火如江海之汎濫，滾滾而來，當局者如非事先具有遠見，便很難自持，一旦亂了步子，便中了道兒，那時五行齊摧，便只有聽憑宰割之一途了！」

關雪羽頗有所悟的道：「我明白了，這麽說來，此處有一火亭，附近必然有一『土』亭，按五行相生之理，後面還有『金』、『水』、『木』亭，一共是五個亭子！」

盧幽徐徐地點了一下頭，說道：「你果然具有睿智，舉一反三，所說一點也不錯！」

關雪羽道：「而所謂的五行祇不過取象而已，却並無實際義意，只是用以困擾，却足足有餘。」

盧幽又點頭，臉上有欣慰之色。

關雪羽乃道：「這我就明白了，我們只須按亭找着了控制五行收發的亭子，便可出圍了！」

「你的見解完全正確，祇是要怎麽尋找呢？」

關雪羽道：「只須按五行相生之序便可……」

「那便糟！」盧幽道：「既是相生，威力便祇有越小越大，豈非大爲不智？」

關雪羽忽然明白了。

「我懂了，如果按五行相尅，反方向以行，豈不是好？」

盧幽一笑道：「你總算想通了這個道理，我們這就試試看吧！」

說罷方自站起，却聽得空中「唏哩！」一聲清脆的鷹鳴，星月影裏，但只見一雙白點斂翼當空。

盧幽一驚道：「壞了！」

由於這雙飛禽，關雪羽以前曾見過，那夜誤入松林，窺見鳳七先生練武之時，便有一雙雪鷹翱翔邊側，衛侍甚力，看來正是眼前這兩隻。

一個念頭突然昇起——是否鳳七先生也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

不過片刻之間，鷹鳴聲再次响起，空中一雙白點已有如飛星下墜般，霍地來到亭上！

關雪羽在初見這雙雪鷹之時，已於掌心裏扣下了兩粒小小的銀丸，他平素極少施用暗器，又知道這雙飛鷹乃是此間主人所豢養之愛禽，不便傷害，只是却又深恐一旦驚動了主人父女，將是無以脫身，無奈之下，這才攷慮到必要時的出手。

這雙雪鷹下落的勢子好快。

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已是雙雙飛臨眼前，在一聲淒厲的短鳴之下，其中之一首先鼓翅而前，有如箭矢也似直向着關雪羽當頭襲來。

關雪羽原可以彈指手法，將一雙銀丸出手，直取雪鷹性命，但略一遲疑，已失其勢，見狀突起右手，駢二指，暗聚眞力，直向着這隻飛鷹身上點去。

這隻鷹乃雪山最獰厲的飛禽「白頭隼」一類，後經鳳七先生日夕調養，加以特技訓練，自是非比尋常。

眼前情形，關雪羽二指方到，這隻鷹疾鳴聲中就空一個連滾，閃開了迎面的雙指，緊接着這隻扁毛畜牲一個疾轉，却閃出了一隻鷹翅，直向關雪羽臉上掃去。

這一翅有若掄起的飛刀，極其鋒勁的劈面來到，在其張開的翅梢，有一溜閃爍的銀星，很可能鳳七先生在翅上裝有特別的物什，自然就更加具備了殺傷之力！

關雪羽猝然一驚之下，頭部向後側方驀地一閃，左手已倏地昇起，有了前次之失，他已知道這扁毛畜牲實在滑溜之極，這一次自然不會再輕易失手！

冷笑聲中，關雪羽左手的一式「翻天掌」式，大片掌影已把這隻雪鷹實實罩定，掌力輕吐「噗！」地一聲，在炸開的紛飛翎羽裏，這隻鷹被擊得重重撞向地面。

牠倒也眞不含糊！

一陣拍翅滾翻聲中，眼看着這隻雪鷹第二次騰身掠起，想是嘗到了對方厲害，再也不敢以身相試，啁啾一聲，直向亭外竄出。

關雪羽却是放牠不過！

在一縷極爲尖銳的暗器破空聲中，他手中的暗器銀丸，已然出手，眼看着這隻雪鷹即將應勢而墜，猛可裏身旁的盧幽出聲道：「不要！」

似乎在出聲的同時，她的一隻右手已然揮出，却看不出她發出的是什麽暗器。

隨着她的出手之勢，空中傳來了極爲細小的接觸之聲，顯然已爲她把那兩粒小小銀丸擊落塵埃。

幾乎是同時之間，盧幽的另一隻手，已把第二隻妄圖飛進來傷人的雪鷹擊退！

她所施展的顯然是無形的劈空掌一類，掌力一經現出，聲如長吠，隨着她出手的掌勢，空中雪鷹「咕呱！」一聲悲鳴，被擊的一溜子滾翻，就空跌出十數丈外！

兩隻雪鷹來得快！去得也快，重傷之下，雙雙鎩羽而歸，夜空裏只看見飄浮在空中的片片羽毛！

關雪羽正自奇怪，何以盧幽要阻止自己出手。

盧幽已冷冷說道：「打狗看主人，眞要殺了這兩隻扁毛畜牲，祇怕牠們主子今天晚上放不過你了……」

關雪羽一怔道：「祇是這樣豈非一樣的不妥？」

盧幽道：「這樣總好的多。」緊接着，她嘆了一聲道：「說着可就來了，你不必害怕，一切祇管明說！有我爲你作主。」

關雪羽正自奇怪何以她有此一說，緊接着耳邊上已聽見了衣袂飄風之聲，一條人影，翩若巨鳥般，已由空中直墜而下，眞正稱得上輕若無物，落地無聲。(未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